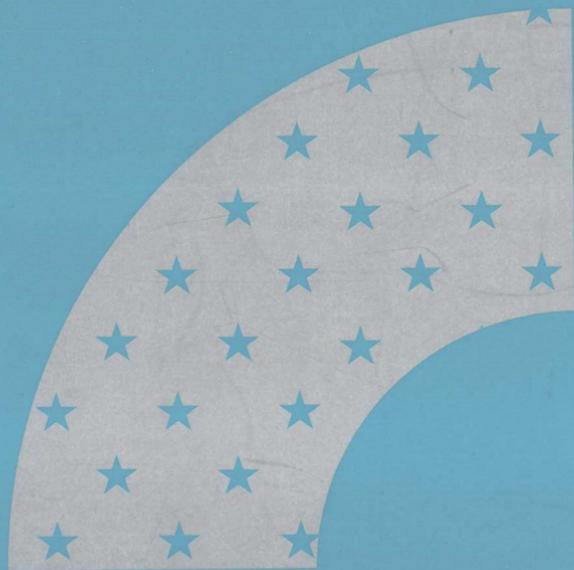


> *the World*

冲绳现代史



战后冲绳的历史，是美军统治下的历史。
战后冲绳历史的特征，集中表现在被从日本分离出去和被美军统治上。
冲绳人民的斗争，
也受制于这样的条件并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

[日] 新崎盛暉 著 胡冬竹 译

冲绳现代史

〔日〕新崎盛暉 著 胡冬竹 译

K313.5
X577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OKINAWA SENGOSI

by Yoshio Nakano and Moriteru Arasaki

© 1976 by Masao Nakano and Moriteru Arasaki

OKINAWA GENDAISI, new edition

by Moriteru Arasaki

© 2005 by Moriteru Arasaki

First edition 1996. New edition 2005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 Beijing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中文版序言

我首次访问中国，是在1975年。当年，我受到中日友好协会的邀请，作为日本文化界友好访华团的一名成员，访问了中国。第二次，是在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途中，经停北京。那是1980年代初的事情。第一次访问中国时，飞机在一片黑暗中降落在北京机场。第二次访问的时候，机场大楼里，闪耀着丸红等日本商社的霓虹灯广告；在北京火车站，我看到外地打工者露宿街头。弹指不到10年间，虽然从新闻中已经断断续续地知道中国的变化，但还是吃了一惊。那之后，又几次造访中国。我去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乌鲁木齐、与北朝鲜接壤的边境城市丹东。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发生巨大变化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对于生活在冲绳的我来说，是给予了种种启示的巨大的存在。

众所周知，冲绳在行政上属于日本这个国家47个都道府县之一，为冲绳县。但因拥有不囿于日本一个地区的独特的历史，它还是拥有

根植于独特历史的特色文化的社区社会。特别是与中国，从明清的时代开始就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现代史当中，从中国看到的冲绳，也许首先是矛头直指中国的美帝国主义的军事据点。因此，民众之间的真实的姿态反而不易看清。比如，韩国民众与冲绳民众之间存在的谴责美军犯罪、反美军基地斗争等共通的民众斗争课题，在中国的民众与冲绳的民众之间，也许过去并不存在。但是，随着东亚形势的变化，最近，这一情况已经有很大改观。在中国，对作为历史主体的冲绳民众的存在，也开始表现出强烈的关心。我的两本有关冲绳现代史的书，《冲绳战后史》（与中野好夫合著）和《冲绳现代史 新版》，被整合为一册后以中文出版这一事实本身，也许正在告诉我们这个变化。

冲绳的现代史（战后史），分为自冲绳战开始持续 27 年的美军统治时代，和 1972 年 5 月施政权被归还日本之后的两个时期。《冲绳战后史》，主要记述从 1945 年 4 月美军登陆冲绳开始，至 1972 年 5 月“回归”日本之间的时代变迁。这一时期变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统治者美军与被统治者冲绳民众之间抗衡关系的变迁上。《冲绳战后史》出版的 1976 年，围绕 1972 年前后冲绳斗争高扬时期的余韵依稀，能对以抵抗统治的历史主体现身的冲绳民众冠以“冲绳人民”的社会氛围也还尚存。

《冲绳现代史 新版》的出版是在 2005 年。这本书则主要描写自 1972 年 5 月至 2005 年 10 月，自称“日美同盟 为了未来的变革和再编”的日美协议被发表之间约 30 年间的时代变迁过程。因为回归了日本，

冲绳在制度上成了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之一，但就作为美国侵略亚洲的军事据点这一性质来说，没有任何改变。发生变化的，只是美军维持基地的责任被转嫁给日本政府。而日本政府则通过大幅提升军用地租金等措施，主要从经济手段上试图安抚收买反基地斗争。这一时期，作为基地问题背景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接连出现中日、中美恢复邦交，东西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等事件。冲绳社会的利益冲突也日渐复杂。“人民”这个词汇本身，也几乎成为“死语”。但是，从在美军政统治下到成为日本的一个县，贯穿两个时代，冲绳自始至终是日美同盟军事上的根本。在这个意义上说，冲绳现代史，就是冲绳民众与日美同盟斗争的历史。

我从 1960 年代开始，虽身居东京，但逐渐就冲绳的现状展开分析和论述。我出生在东京，但双亲是冲绳人。即使像我这种情况的人——对美军政持批判态度者——当时要想迁往冲绳居住，也几乎不可能。就在那时，予我鼓励，提携我进入活动场域的，正是《冲绳战后史》的合著者中野好夫。

冲绳被返还，使我移居冲绳的愿望成为可能。1974 年以降，我作为冲绳大学的教员，开始了在冲绳的生活。所以可以说，《冲绳现代史新版》所记述的回归日本后的冲绳现代史，直接与我个人的生活史相重合。

在冲绳，有人居住的岛屿大约有 40 个。其中最大的岛是冲绳岛，冲绳全部约 140 万人口中的约 9 成都居住在那里。因此，冲绳岛也被习惯地称为“冲绳本岛”。《冲绳战后史》中也使用了冲绳本岛的称呼。

但从在冲绳居住开始，慢慢走遍冲绳岛周边的一些岛屿后，我逐渐对把冲绳岛称为“本岛”感到怀疑。这样，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反而经常使用“冲绳岛”的说法。由此，在《冲绳现代史 新版》中，使用“冲绳岛”这样的描述语汇。

在《冲绳现代史 新版》中最后收录的“日美同盟 为了未来的变革和再编”的日美协议，意味着日本追随美国的世界战略，强化日美军事一体化，进而全面强化日本自身的军事力量，开展对全世界范围内美国军事行动的后方支援。第二年2006年9月在日本，取代小泉政权、提倡“脱离战后体制”、创造“美丽国家”的安倍政权登场。安倍政权，虽然声称要重建因小泉政权参拜靖国问题而恶化的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但本质上，却继承、强化了小泉政权的政策，是战后日本最右翼的政权。

2007年3月，安倍首相就所谓从军慰安妇问题，做出否定日本军直接干预的发言。同一时期，文部科学省在审定教科书时，指示从教科书中删除有关日本军直接干预白热化的冲绳战中的“集团自决”的记述。这与试图粉饰日本军负面印象的意图，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很具象征性地表现了他们的历史认识。

安倍有关“慰安妇”的发言，引出了美众议院的敦促谢罪的决议；审定教科书的意见，则招致冲绳舆论的全面反击。这是因为，上述做法，与冲绳民众的战争体验实在相去甚远。在冲绳，所有41个市镇村议会和县议会都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撤回教科书审定意见的抗议决议。9月29日，召开了超过11万民众集结的冲绳现代史上最大规模

的县民抗议大会。

对于在整个亚洲范围展开过对外侵略的日本来说，冲绳是唯一经历了地面战的地区。虽然广岛和长崎被投下了原子弹，东京经历了大轰炸，但在冲绳以外的地区，并没有民众日常生活的场所变为战场的经验。冲绳战体验留下的教训告诉我们，“军队，即使能保卫抽象的观念性的国家和价值观，但并不能具体保护国民，更何谈边缘民众”。

冲绳战的体验，并不依赖于直接经验者持之以恒的奋力疾呼。毋宁说，经历悲惨经验的人们，更多的是三缄其口，保持沉默。而探寻这沉默的意义，希望整个社会共有冲绳战经验的，是直接经验者之后的世代。驱使他们做出这种尝试的，是自卫队在冲绳的驻扎和强化，进一步包括建设新基地在内的美军再编、强化日美同盟等动态。

这本书，并不直接言及冲绳战本身，但毫无疑问，冲绳现代史，就在冲绳战的延长线上。这片既是日本、又没有被日本标准化的独特的地区所走过的历程，在我们展望东亚和平未来图景时，到底具有何种意义？如果这本书能为这类设问提供些许思考的线索和契机，我将深感荣幸。

最后，请允许我向为把这本书介绍给中国的读者，包括译者胡冬竹女士、解说者孙歌女士在内的所有协助这本书出版的人们，致以最深的谢意。

新崎盛晖 2009年9月

目 录

中文版序言	1
-------	---

上部 美军统治时代：1945年~1972年

前 言	5
第1章 美军政与民众	19
第2章 美军统治的确立	47
第3章 镇压下的斗争	67
第4章 举岛上下的斗争	93
第5章 过渡期的胎动	119
第6章 斗争的发展和分裂	137
第7章 美军统治的破产	155
第8章 激越冲绳	175
第9章 返还冲绳	199

下部 施政权返还后：1972年~2005年

第10章 变成了日本的冲绳	229
---------------	-----

第 11 章 被烧毁扔掉的“太阳旗”	269
第 12 章 从海湾战争到安保再定义	307
第 13 章 民众掌握政治	343
第 14 章 民众运动的停滞和再生	379
附图：西南诸岛全图 冲绳岛全图 冲绳岛的军事基地	415
附表：民意调查统计情况	418
冲绳现代史简略年表	420
译后记	胡冬竹 435
内在于冲绳的东亚战后史	孙歌 449

上 部

美军统治时代：1945 年 ~ 1972 年



冲绳战留下的遗骨，至今还散落于冲绳各地的洞窟之中。

糸满市摩文仁，1969年8月

比嘉康雄摄影集《生之岛 冲绳》

前 言

美军统治下的历史

战后冲绳^{〔1〕}的历史，是美军统治下的历史。战后冲绳历史的特征，集中表现在被从日本分离出去和被美军统治上。冲绳人民的斗争，也受制于这样的条件并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在此，我们可以看到拥有与日本其他地区不同战后历史的冲绳的战后史的独特性。

〔1〕 冲绳和琉球：冲绳（冲绳话里的发音为“吾期纳”[Wu Qi Naa]）是冲绳岛的自称。琉球是中国人用来指琉球王国的版图、文化圈时的用语。自日本设置冲绳县以来，冲绳也就开始用来指整个琉球。战后，美国占领冲绳之后，为了排除日本的影响，曾较为推崇“琉球”的用法。现在，例如冲绳大学、琉球大学、冲绳时报、琉球新报等，冲绳和琉球在各种情况下的使用，也反映了不同时代气氛的痕迹。（除特别说明外，本书的注释均为译者所加。）

那么，在这样的特殊条件下独自展开的冲绳战后史，对日本战后史具有何种意义呢？

一直以来，对日本战后史的解释，都有在冲绳战后史缺席的情况下展开叙述的倾向。在基本上无视冲绳存在的前提下，本土^{〔1〕}的战后史就直接被称为日本战后史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最近，冲绳终于开始被纳入了视野，但大多数情况下，它只不过是因作为日本一个地区的冲绳所发生的事情，被顺便提及。把冲绳战后史和本土战后史统一起来把握的视点，即从共有冲绳战后史独特性的视点来把握日本战后史的做法，很遗憾，还并不多见。

让我们再沿着具体的问题来思考。

比如，对本土战后史有重要意义的日本国宪法的成立，对冲绳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战后的冲绳，并不存在战后民主主义。如果假设它存在，那它与本土的战后民主主义的性质绝不相同。与因宪法而得到保障的民主主义相异，冲绳是在无权利的状态下形成了独自の民主主义。

并且，日本国宪法有一个大家心照不宣的别名——和平宪法。但，战后的冲绳，一直被置于军事统治之下。在促成和平宪法的诸多条件中，军事统治下的冲绳，到底是拥有何种意义的存在呢？

从这样的观点来考虑的话，冲绳战后史是映出日本战后史虚幻结构的一面镜子。但它又并不只是作为一面镜子而存在。冲绳人民的斗争，经常担负起质问本土人民斗争性质的责任。

〔1〕 冲绳本岛和离岛之外的日本。

比如，1969年2月4日，冲绳人民为要求撤走B52战略轰炸机，发起24小时总罢工。民众针对越南战争军事据点的反基地斗争^{〔1〕}的奋起，成为拒绝在冲绳复归交涉的名义下推行日美安保体制强化再编^{〔2〕}而对日美政府的一记重击。这次斗争，是拒绝美军原本对冲绳基地的自由使用，并进一步要求撤走基地的斗争。这正是凭借被置于美国远东战略桎梏下的冲绳才有的独特性而展开的斗争。此次斗争，一方面有自己的独特性，一方面也明确承担着与本土斗争共通的课题。冲绳人民针对此次斗争，向本土革新势力请求支援和协力。但本土革新势力却并没有对此次斗争进行全力支援。与日美安保体制军事中枢的反基地斗争无从连带的1970年安保斗争，到底算什么斗争？对于这一切，“二·四”总罢工无法放下自己的追问。

在此意义上，冲绳战后史是挑明日本战后史矛盾的一把利刃。

当然，不是因为这么说就对冲绳人民的斗争大加称赞。一直以来，像这样的大加称赞、本土一侧单方面的自我批判以及冲绳一侧的本土控诉，都不少见。实际上，这些都对理解冲绳战后史的真相有误导。在这里想说的是，尽管各种矛盾和问题簇集其中，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对冲绳人民斗争本身所起的作用给予关注。

1972年5月15日冲绳被归还日本^{〔3〕}，宣告了冲绳战后历史的终

〔1〕 请参照第8章。

〔2〕 请参照第8章。

〔3〕 请参照第9章。

结。复归后的冲绳的现实，还是在冲绳战后史的延长线上，一边塑造新的时代特征，一边继续自己的历史步伐。如果我们留意思索，就会发现，从古代到现代，怀着与日本其他地区不同的独特性而展开的冲绳历史，其历史背景，在战后史上也留下了自己的投影。但可能也没有什么能像战后史的独特性那样，对冲绳自身，进一步对日本全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思考冲绳的独特性到底是什么，它对日本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仅对日本，就是对冲绳自身，今后的重要性都有增无减。并且，战后冲绳的历史蕴含着思考这一问题的丰富素材。冲绳战后史，与其说是日本一个地区的历史，不如说是在可称之为冲绳问题史的扩展中不断展开的。

推动冲绳战后史的因素

冲绳战后史以占领冲绳的美军确立统治权^[1]开始，以通过日美两国间的政治交易，冲绳被归还日本（复归）而结束。而这一切，都是在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越南战争终结的世界史流动过程的紧密相连中不断展开的。

塑造冲绳战后史的直接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点。

第一个因素，是美国的冲绳政策。美国的冲绳政策一贯立足于如

[1] 请参照第1章。以1945年4月美军政府成立为标志。

何维持冲绳的军事战略价值。其首要目标，既不是政治统治本身，也不是经济上的榨取和掠夺。毋宁说，明知对冲绳实施政治统治有悖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所明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目的，在政治上是沉重包袱，但却一意孤行地把军事上的必要性置于优先地位，强行对冲绳实施排他性军事统治。由此，有时注重政治策略的国务院方面和重视军事战略的军事部门之间会有见解上的分歧，美国本国政府与冲绳美军政府^{〔1〕}或美民政府^{〔2〕}之间，在实施冲绳政策时，会出现微妙的错位。

以政治统治为前提的美国的冲绳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得不直面被统治者冲绳人民的强韧抵抗。越南战争军事和政治上的败北，标志着美国远东政策的全盘崩溃。与此紧密相关，到了1960年代后半期，美军统治再也难掩溃势，濒临破产。

第二个因素，是日本政府的冲绳政策。日本政府并不希望作为“固有领土”的冲绳被分离出去。毋宁说是希望冲绳复归，但那希望并不强有力。冲绳问题，在日美关系间存在的诸多问题中，并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当然，在战后十几年间，日本政府也就没有制定出可以称之为冲绳政策的方针。

从1950年代的后半期开始，因为感到有应对冲绳本地政治局势的

〔1〕 美军政府：U. S. Military Government of the Ryukyu Islands，在冲绳设立的由美国陆军、海军掌控的军政统治机关。

〔2〕 美民政府：U. 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美国为统治冲绳而设置的驻外机构。参照第2章。

必要性，日本的冲绳政策开始形成，但政策的基本性质，只不过是辅助冲绳美军统治居民的对策。就是这样的冲绳政策，也在1960年代后半期，以美国冲绳政策的破产和日美两国间相对力量关系的变化为前提，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也即是，承认冲绳基地在军事战略上的价值，一边承接维持这一切的政治责任，一边逐渐明确要求归还冲绳。

第三个因素，是冲绳人民的斗争。冲绳的民众，在27年间，一路与美国的远东政策直接对峙下来。这是在激烈地面战带来的军事占领下无畏坚持的27年。这自然是与本土进驻军占领性质完全不同的统治。冲绳战后史，是从美军收容所里开始的。冲绳人民的斗争，是为了生存下去而进行的斗争。

在听到日本独立、本土的战后^[1]已经结束时，冲绳人民终于义无反顾地掀起了举岛上下的反对军用地接收^[2]的斗争。以全冲绳的规模对决美军统治的大众斗争终于在被占领的10年后第一次登场了。

当冲绳人民的斗争把美军统治逼向破产时，日本政府开始出台冲绳政策。通过复归日本来谋求摆脱美军统治的冲绳人民的斗争，并不能全面否定日本政府对冲绳的政策，但在以维持军事基地为前提的复归政策被提出时，斗争的矛头就直接指向了基地本身。

[1] 1952年4月28日，《对日和平条约》生效，使日本形式上取得独立，回到国际社会。同时1956年的《经济白皮书》中使用“已经不再是战后”的评价语句，标志日本战后时期的结束。

[2] 请参照第3章。

冲绳战后史，就是冲绳人民前赴后继的斗争历史。这斗争，是无法接受片面的称赞或被单纯化的复杂而曲折的斗争。

第四个因素，是日本本土国民围绕冲绳问题的动向。冲绳人民的斗争，因为有被收编进复归日本运动的一面，所以，本土国民对冲绳问题的关心以及本土革新势力的动向，对冲绳战后史都有微妙影响。但是，本土国民对冲绳问题的强烈关心，大多只是一时之情，与冲绳人民的连带斗争，除去一个时期之外，也并不强有力。

时代区分

冲绳战后史以冲绳人民的斗争为主线，在上述所列举的四个因素的相互关系中交织而成。在这样的相互关系中，冲绳战后史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如果按更细的特征，可以区分为九个时期。

大体上区分的第一个时期，是从美军统治权确立至1956年6月的举岛上下斗争的爆发。这个时期，美国基本上单方面贯彻它的军事政策。对于这一切，冲绳人民虽舍身激烈抵抗，但却只限于较窄的范围，较为孤立，没能发展成与美军对决的全冲绳规模的大众运动。日本政府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冲绳政策，本土国民对于冲绳问题的关心也很淡漠。这个时期，可以再细分为三期。

第一期，是自1945年6月至1949年下半年。就是指登陆冲绳的美军确定军政府方针、日本军队有组织抵抗结束、美军统治的实效性开始显露、美国真正开始军事基地建设的时期。这个时期，美国军事

部门关于冲绳军事重要性的认识，还没有成为美国政府以及议会的共识，并且，即使这重要性已被认识到，但关于保有冲绳的具体政策也还没有被展开。因此，占领冲绳的美军，就在没有明确统治方针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权宜之策统治居民。

第二期，是自1949年下半年至1952年4月。这个时期，始于1950年财政年度开始的7月，美议会首次通过五千几百万美元的冲绳军事基地建设正式预算。在冲绳当地，开始实施有明确目的意识统治政策的西茨少将（Joseph R. Sheets）于10月就任琉球军政长官（Chief Military Government Officer of the Ryukyu Islands）。结束于对日和平条约生效的时期。自中国革命的成功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时开始，冲绳美军基地的建设进入正式阶段。在朝鲜战争进行当中被构想的对日和平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冲绳将被从日本分离出去。反对分离统治的冲绳（以及奄美^{〔1〕}）人民，掀起了复归日本运动，但日美两国政府对此置若罔闻，日本国民也没有对此运动抱有强烈的关心。

第三期，是自1952年4月至1956年6月。在这一时期，得到军事统治冲绳的法律根据的美国，对冲绳的施政权被认可，并以冲绳为要冲，在太平洋上空架起美菲、美台、美韩等军事条约网。在冲绳，开始镇压所有的民主大众运动，并推行军用地的强制接收，展开永久性基地建设。冲绳人民的斗争被割裂、孤立。

大体划分的第二个时期，始于冲绳人民针对过去10年间美军统治

〔1〕 指位于冲绳群岛与日本九州南端之间的奄美群岛。请参照附录地图。

的全岛斗争，到1967年2月为止。这一时期，冲绳人民的斗争经过迂回曲折，把以对冲绳的政治统治为前提的美国对冲绳政策逼向破产。美国政府企图通过修正部分政策，来回避冲绳人民斗争的锋芒从而维持现状，虽然日本政府也从旁协助，但最终失败告终，只得转换为返还冲绳政策。这一时期，可以再分为四期。总的算起来，相当于第四期到第七期。

细分的第四期，是从1956年6月至1958年下半年。也就是从被称为“举岛上下斗争”的全冲绳规模的大众斗争的爆发开始，到这个斗争的终结。也是货币体制向美元转换、日美安保条约改定交涉^{〔1〕}开始的时期。引发举岛上下斗争的直接契机，来自对美国军用地政策的反抗，但实质上，有对10年军事统治总反击的意义。这次斗争，迫使日本政府开始考虑确立对冲绳政策，唤起了日本国民对冲绳问题的关心，同时也使冲绳社会的阶层分化以及革新势力内部的主导权争夺浮出水面，最终以在美军政策转换中争取到一定经济上的让步而画上了休止符。

第五期，是从1958年下半年至1962年1月。在这一时期，日美在对冲绳政策上的协作开始具体深化，占领统治体制的受益阶层逐渐形成。换句话说，也就是对冲绳内部统治阶层的培养，一时间在表面上达到了一定效果。作为代表受益阶层的政党，冲绳自民党成立，这个自民党于1960年11月的选举中，在琉球立法院的29个议席中占了

〔1〕 请参照第4章。

22席，就说明了问题。另一方面，在这一时期，以冲绳县复归祖国协议会的成立为始，下一步斗争的基础被扎扎实实地建立着。

第六期，是从1962年2月到1964年的下半年。这个时期，以琉球立法院引用联合国大会的殖民地解放宣言、全场一致通过“美国的冲绳统治违反联合国宪章、应立即将施政权归还日本”的所谓“二·一决议”为起点。“二·一决议”是美国对冲绳政策部分的修正，如实地反映了美国对冲绳人民的权利要求交涉失去了招架能力，它的余波最终导致冲绳自民党的分裂（1964年6月）。

但是，革新势力的分裂也趋于激化，没能把上述状况在自己的主导权的范围内做有利的展开。从这时起，本土与冲绳革新势力的一部分开始呈现系列化的倾向，本土的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对立直接给冲绳的斗争带来微妙影响，并愈演愈烈。

第七期，是从1964年下半年至1967年2月。1964年11月佐藤内阁成立，在冲绳，在日本政府·自民党的压力下，保守联合（冲绳民主党）于12月成立。收拾因冲绳自民党分裂而引起的政情不稳的，是日本政府·自民党。在这一时期，第一次佐藤·约翰逊会谈、越南“北爆”的开始、佐藤首相访问冲绳、日美两国政府经济援助比率的逆转、教育权分离返还构想^{〔1〕}等，一波连着一波。也就是说，当时正处于在美国的远东政策中冲绳基地的功能问题在现实中越来越迫近、与这一切紧密相连并展开的日本政府的对冲绳政策被反复摸索的

〔1〕 详细请参照第7章。

阶段。尽管如此，日美两国政府，虽试图重整破产的对冲绳政策，但以失败告终。象征性地昭显这一切的，是发展为阻止教公两法斗争的大众斗争的高扬。具体说来，1967年2月24日，占立法院多数的民主党，试图通过警力总动员，使议会通过“教公两法”（《地方教育区公务员法》、《教育公务员特例法》），但因以武力驱散警官队的大众斗争的力量而被废除。

在大致区分的第三个时期，从1967年2月到1972年5月，是以日本政府的冲绳返还政策和对此展开的冲绳人民的斗争为中心的时期。虽然，日美两国政府因将由分离统治确保的冲绳军事战略上的价值贯穿于返还政策中，而被置于冲绳人民的严厉批判下，但到了1972年，还是实现了返还。在这一时期，冲绳问题终于变为全国关心之事，但国民并没能看破日美两国政府政策转换的意图，也并未与冲绳人民的斗争取得具体的连带。这一时期，可以再分为两期，既第八期和第九期。

第八期，是自1967年2月至1969年2月。也就是从阻止“教公两法”斗争到“二·四”总罢工的时期。这个时期，冲绳人民的斗争，是从撤走B52斗争、基地劳动者的奋起（全军劳百分之百年休斗争）、革新主席的登场^{〔1〕}运动等取得蓬勃发展，直至迎来1969年2月4日的政治总罢工的时期，该时期最终由于罢工受挫而打上了休止符。在这一时期，日美两国政府试图保持冲绳基地军事重要性的政策，由自

〔1〕 详细请参照第8章。

日本“分离”的统治开始明确向“返还”的方向转换。

第九期，是自1969年2月至1972年5月。成功地避免了“二·四”总罢工从而搬掉了冲绳返还交涉最大绊脚石的日本政府，一方面高举冲绳返还这一“国民心愿”的大义，一边向日美安保体制的再编强化突进，于1972年5月15日达成冲绳的返还。这期间，发生了如1970年12月20日的胡差（Kozza）暴动^{〔1〕}和1971年5月19日粉碎冲绳返还协定总罢工等事件，一些希望超越“二·四”总罢工挫折而前进的动向，自然地发生或有组织地进行，但终于没能改变政治的走向。

本书在上部中将按照上面介绍的九个时期的划分，以冲绳当地的政治史动向为中心，尽量具体地阐明冲绳战后史的基本走向，希望能为统一把握冲绳战后史和本土战后史提供一定的素材。

〔1〕 请参照第9章。



昔日琉球王国的都城首里已成一片焦土，越过3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搜索的身影，隐约可见远处首里教堂的断壁残垣。

首里，1945年5月29日

美国海军陆战队摄影 冲绳县档案馆提供

美军政与民众

第1章

从冲绳战结束到占领统治

1945年4月，登陆冲绳本岛的美军发布以海军元帅尼米兹（Chester.W.Nimitz）的名字命名的《美海军军政府公告^{〔1〕} 第一号》，宣布在有必要与日本继续战争的判断下，停止日本帝国政府所有的行政权，设立军政府。此后的约3个月时间里，日美两军展开了以冲绳本岛为中心、卷进约50万民众

〔1〕 公告、法令：美军政府、民政府、首席行政长官等制定、公布的法令。其中，公告规定更为重要、基本的事项。

的凄惨的地面战。6月23日，日本军司令官牛岛^[1]中将自杀，日本军队有组织的抵抗宣告结束。

在冲绳的日本军队溃败约两个月之后，广岛、长崎被投下原子弹，经过苏联参战，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2]，向盟军投降。因为日本的投降，《尼米兹公告》所提到的设立军政府的必要性已经解除，但并没有同时解除美军对冲绳的排他性统治。

自日本投降以前，在美国国内，围绕美军占领的旧日本委任统治^[3]地区的诸岛和冲绳·小笠原^[4]的处理问题，就持续地展开了讨论。军方和国务院方面的见解并未达成一致。军方认为，为了确保太平洋地域的安全，有必要把冲绳·小笠原置于美国的托管统治^[5]之下。但国务院在战后初期阶段，尚无法持相同理解，而是从政府见

[1] 牛岛满（1887~1945）。冲绳战中作为司令官指挥32军团，最后以自杀告终。在中国战场，曾参加攻打武汉、南京的战役。

[2] 《波茨坦公告》（*Potsdam Declaration*）：1945年7月26日，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美国、英国、中国的首脑发出的要求日本实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敦促日本投降的最后通牒。之后，苏联对日本宣战，同时加入此宣言。日本政府认为宣言的民主化要求并不否定天皇制，基于这一理解接受了公告。这后来成为武力占领冲绳的美军在战后也持续对冲绳进行统治的根据。

[3] 委任统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受国际联盟的委任，特定的国家对战败国的旧殖民地以及相当于旧殖民地的领土实施的统治。日本接手原属德国领有的南洋诸岛实施委任统治。委任统治为联合国托管统治制度的前身。

[4] 小笠原：指小笠原诸岛。位于日本东京东南1000公里海域上的三十几个岛屿的总称。1952年因对日和平条约被置于美军统治之下，1968年被归还给日本。

[5] 托管统治：一般指以居民的自治、独立为目标，为了促进政治、经济、教育上的进步而实行的过渡统治。具体形式为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接受联合国委托的国家（施政权者）对一定的非自治区域实行统治。

解立场出发，决定采取在将来对日和平条约阶段再予决定的方针。但是，以对日本败北后亚洲形势的变化深有敏感的远东军总司令官麦克阿瑟^{〔1〕}为中心的军方意向，当然会反映在对日占领政策上。

1946年1月29日，盟军总司令部（GHQ）提出“关于在政治上、行政上，把若干外围地区从日本分离出去的备忘录”，明确把北纬30°以南的西南诸岛^{〔2〕}从日本分离出去的事实。对冲绳的排他性军事统治，作为对日占领政策得到追认。并且，分离统治地区一直扩大到奄美诸岛（其中北纬29°线以北的诸岛，1951年12月被归还给日本）。

这个备忘录，虽然好像从形式上说，只是对日本政府实务性的行政指示，是追认既成事实的暂定措施，但从其间也不是不能读出一定的政治意图。

第二年的1947年，美国国内就对日和谈问题进行讨论时，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张把琉球群岛置于美国的托管统治之下，麦克阿瑟也主张美国对冲绳的统治“绝对不可缺少”。6月27日与美国记者团会见时，他发表如下谈话：“冲绳诸岛，是我们天然的国境。对美国保有冲绳，我不觉得日本人会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冲绳人不是日本人，

〔1〕 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1880～1964）：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官、美远东军总司令官以及首任琉球列岛民政长官。他立足于美国的军事战略，从修改宪法开始，在日本实施了种种政治改革。关于冲绳，则构想与和平宪法配合，由美国推进基地建设，实施分离统治。1951年4月，因在使用核武器和轰炸中国等作战方针上和杜鲁门总统发生分歧，被解除职务。

〔2〕 西南诸岛：从日本九州以南到台湾以东的海域中的岛屿总称。请参照附录地图。

而且日本人已经放弃了战争。在冲绳部署美国的空军，对日本有重大意义，非常明显会成为日本安全的保障。”同时提倡尽早缔结和平条约的麦克阿瑟还强调，“苏联对千岛群岛^[1]和其他地方的军事占领，使它的对日要求得到满足。因而，我不觉得苏联会强行反对和谈条约”^[2]。

麦克阿瑟非常自然地把日本国宪法第九条放弃军备和美国的冲绳统治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同时他设想，以《雅尔塔协定》^[3]追认千岛群岛的地位为条件，在和平条约中明确美国保有冲绳。

当然，他关于“冲绳人不是日本人”的谈话，表明他确实对冲绳史有一定的认识。

即，冲绳的历史包含着如下特殊的问题：（一）琉球（冲绳）古代

[1] 千岛群岛：位于日本北海道与堪察加半岛南部之间，历史上日本和俄国围绕千岛列岛展开争夺。1875年库页岛千岛互换条约规定全岛为日本领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处于苏联的统治之下，成为日本与苏联（俄罗斯）之间的“北方四岛领土问题”。

[2] 在麦克阿瑟这个讲话的两个星期之后，传出忠实于麦克阿瑟意向的“天皇口信”——“天皇希望美国继续对冲绳以及琉球其他岛屿的军事占领”。根据日本战后的新宪法规定，除了内阁发出建议和认可的国事行为以外，天皇不能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但实际上直到1952年日本通过对日合约回到国际社会为止，天皇积极地向美国方面传达了自己的政治意向，“天皇口信”也是表现之一，在1979年之前一直是一个秘密。“口信”显示出，因为战败而导致其统治地位岌岌可危的天皇，迫切希望通过与美国的合作维持自己地位的欲望。

[3] 《雅尔塔协定》：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缔结了一系列有关战争推进和战后处理的协定，总称为“雅尔塔协定”。其中包括一项秘密协议，即苏联在德国投降“2~3个月”内对日宣战，作为回报，将库页岛南部归还给苏联，千岛移交给苏联。

国家的形成是在日本这个国家之外进行的；（二）因为1609年（庆长十四年）岛津^{〔1〕}入侵琉球，琉球被编入岛津的领属，一方面被定位于以萨摩^{〔2〕}为媒介的日本幕藩体制^{〔3〕}的一环，但另一方面，又维持了以琉球国^{〔4〕}这一国家形态接受中国册封的形式；（三）为了解除近世琉球这种特殊形态的1879年（明治十二年）的琉球处分^{〔5〕}，在本质上只是为了确定日本国家领域的军事、外交政策，琉球内部并不具备与其相呼应的成熟条件，完全是在绝对武力恫吓的背景下强制施行的；（四）从琉球处分到甲午战争时期，出于对中国军事、外交上的戒备，对反对琉球处分的旧琉球统治阶层（这些统治阶层中对中国抱有亲近感的并不在少数）采取怀柔政策，为了不损害他们前近代的特权，有意延缓了在内政方面的近代诸项改革；（五）甲午战争之后，冲绳在军事、外交上的价值降低，被视作偏远的边界而放置起来；（六）因为岛津对琉球经济上的掠夺和政治上的介入，琉球处分的方式以及

〔1〕 岛津：萨摩的别称。

〔2〕 萨摩：指萨摩藩。在日本幕藩体制之下，位于九州南端，隔海与琉球相邻。别称岛津藩。1609年征服琉球。

〔3〕 幕藩体制：以日本的江户幕府（1600~1867），和在其支配下但拥有独立领地的诸藩为统治机构的封建政治体制。在领地和兵农分离的原则下，幕府、诸藩为领主，构成从百姓直接夺取以大米为主要年租的社会关系。

〔4〕 琉球国：成立于1429年，其后成为明朝的册封国。1609年被萨摩藩征服，1872年因废藩置县成为琉球藩，1879年因琉球处分王权统治结束，被并入日本。

〔5〕 琉球处分：广义上，指在明治政府的意图下，琉球被强制性地编入日本近代国家的整个政治过程。狭义上，指1879年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的措施。由此，琉球王国灭亡，变为冲绳县。



美军统治下，衣服实物均实行配给制。饥饿的人们挤满了配给所。

1945年7月5日

美军摄影 冲绳时报社提供

接下来的（四）、（五）的事实，一般给人以日本对冲绳进行“歧视（性）统治”的印象。

我们并不觉得美国军方对这一切问题都有正确的认识，而不过是在企图分离冲绳的情况下，对上述一类问题中的若干问题，以自己的方便来自圆其说。GHQ把分离统治地区扩大到军事上并不重要的北纬30°线，也是以岛津入侵后与论岛^{〔1〕}以北被萨摩割取之前琉球王国的领域为背景来考虑的。

总之，美国军方在确保冲绳作为对苏、对亚洲战略军事据点的蓝

〔1〕 与论岛：奄美群岛最南端，靠近冲绳群岛的岛屿。请参照附录地图。

图下，一步一步开始布局。但是，军方的这种想法，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成为包括美国政府以及议会在内的紧急共识，并没有专门为军方的想法而启动政策性措施。比如，管理冲绳的当地美军，占据了多达45000英亩的广大的军事用地，但并没有提供建设永久性军事基地的预算。此外，也并没有带着明确的目的意识来建立统治居民的长期政策。

在此，对日本本土的占领与对冲绳的占领有巨大的不同。即使在占领已经开始3年的时候，美军政府在说明对日本本土占领政策与对冲绳占领政策的不同之处的文件（《关于琉球列岛统治的主体》，1948年5月29日）中还强调，“只要是军政府统治琉球列岛，就不可能确立恒久的民主政府和完全的民主。只是在统治琉球列岛时，军政府在可能的范围内施行‘民主主义原则’”。

没有得到本国政府政策性支持的当地美军的占领统治，采取所谓直接管理居民的方式，但动辄恣意采取临时性措施。以港湾装卸劳工不当旷工为由发布停止粮食配给命令（1948年8月），以行政费不足为由一下子把粮食价格提高两倍（1949年2月）等，都在说明这一切。

民众的生活状况

在此，让我们以冲绳本岛为中心，来具体看看当时冲绳的民众被置于何种状况。

到冲绳战末期时，因为躲避战争而避于山野、藏在洞窟（“嘎玛”）〔1〕里的人们，被源源不断地送进美军的收容所。收容所设置在全岛的12个地方。说是收容所，有些就是用带刺的铁丝网圈出的一块地而已，人们在当中搭起帐篷或临时的小窝棚来忍避风雨。这之外，有专门收容日本军和被强制抓壮丁的朝鲜人“军夫”的收容所。恶劣的卫生环境引发了疟疾等传染病而导致大量死亡。粮食由美军配给。配给的标准为每人每天1400卡路里，人们苦于严重的粮食不足。

各个收容所之间的通行受到限制，夜间的外出也被禁止。经常发生诸如为了探访亲人的消息出了收容所而被射杀，或到铁丝网外的田里找粮食的女性被美军士兵强暴的事件。

在这种状况下，1945年8月15日，美军从各个收容地区召集战前的县议会议员和中学校长等政治、文化的领导者，通过相互选举产生了由15名委员构成的美军政府的顾问机关——冲绳咨询会。

到了9月，在各个收容地区进行了“市长”选举。名为市长，但主要的工作却是根据美军的需要调配劳工。从战斗开始到第二年的1946年3月为止，冲绳的通货已经停止流通，粮食的配给是无偿的，但代价是必须义务地提供劳工。

〔1〕 洞窟：冲绳话的发音为“嘎玛”。“洞窟”这个词本身指冲绳的天然洞窟，但在冲绳战当中，天然洞窟成为居民避难所、日本军的阵地战壕、野战医院。近年在提到“嘎玛”时，多数情况下指战时的战壕和避难所。

从10月份开始，被收容的人们，开始向原来居住的地方迁移。这样，作为收容地区单位的“市”就宣告解体。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返回原来的居住地。不少市镇居民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迁往美军指令的土地。向原居住地的迁移，在1946年中基本结束，也有的市镇村拖延到1947年下半年。当然，美军设施和周边禁止出入。在把居民赶进收容所和各地的时间里，美军圈起了面积广大的军用地。

1946年4月，冲绳咨询会摇身一变成为冲绳民政府。冲绳民政府，向居民传达美军政府的命令，并且确保其正确执行。就在冲绳民政府起步的同时，以补缺战前冲绳县议会议员的名义，设立了冲绳议会（即后来的冲绳民政议会）。战前的冲绳县议会议员中包括仲宗根源和等人，补充进来的议员有濑长龟次郎^[1]等人。无论是民政府的知事，还是议会的议员，都是美军政府任命的，冲绳议会的议长由民政府副知事担任，主持议事，议会不过是民政府知事的咨询机关。

在奄美群岛、宫古群岛^[2]、八重山群岛^[3]，美军政府把各个分支机构作为军政府的辅助机关而编入。说是分支机构，但在各自军政府（奄美群岛为北部琉球军政府，宫古、八重山为南部琉球军政府）

[1] 濑长龟次郎（1907~2001）：战后曾担任冲绳当地报纸《宇流麻新报》的社长，1947年组建冲绳人民党。在反美斗争和复归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因人民党事件（1954）、那霸市长问题（1957）等，受到美军的压迫。1968年当选立法院议员，曾任日本共产党副委员长。

[2] 宫古群岛：西南诸岛西部的岛屿群。位于冲绳群岛以南。请参照附录地图。

[3] 八重山群岛：西南诸岛西部的岛屿群。位于宫古群岛和台湾之间。请参照附录地图。

之下为独立机关，与冲绳本岛的民政府没有直接关系。之后，在奄美大岛，1946年10月，大岛分支机构改为临时北部西南诸岛政府，分支机构长成为临时北部西南诸岛知事。在宫古、八重山，1947年3月，分别改作宫古、八重山各自的民政府以及宫古、八重山民政府知事。一直到缔结对日和平条约为止，美军基本上以群岛为单位进行统治。

在冲绳本岛，1946年3月，规定被称为B元的军票和新日元（包括贴付了证明的旧日元）为法定货币，从而恢复了货币经济。至这时为止，其他群岛都在使用旧日元。经过数次改换货币，冲绳的货币被统一为B元军票时，已经是1948年7月。在被占领的日本本土没有使用的军票，在这之后的10年间作为冲绳的货币而被使用。1950年4月，规定120元B元兑换1美元的汇率，1元B元相当于3日元。1948年5月成立了琉球银行^{〔1〕}，但股份的51%被美军掌控，完成了一个可以从金融面控制冲绳经济的结构。

恢复货币经济后，开始实行工资制，同时配给物资也变为有偿。但是，当时的军劳务者的工资，平均的小时工资为79钱^{〔2〕}左右，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条烟（每包20支，一条为10包）。这种令人吃惊的低工资，是以配给物资的法定价格为基准规定的，但配给物资的比率只达到基准量的35%，剩下的65%就只能靠自由交易（黑市）。自

〔1〕 琉球银行：在美军统治下的冲绳，由美军成立的发挥“中央银行”职能的银行。在冲绳复归日本时，美军（美民政府）拥有的股份向居民开放，从而改组为普通银行。

〔2〕 钱：日本货币单位日元的辅助单位，100钱相当于1日元。1953年因为相关法律的规定，被禁止流通及使用，但仍作为表示汇率和股票价格的末端单位。

由交易的价格，大米是法定价格的30倍，盐是10倍，鱼是9倍。

1948年时，五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可以估算为2500至3000日元之间（见《冲绳全地区市镇村长协议会资料》），但港湾装卸劳动工人的工资只有300到350日元。这就可以知道调集不起劳动者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如此，被摊派到提供劳务者的市镇村被逼无奈，就出下策把被摊派到的平均每个劳动者500到2000日元的赔偿金再摊派到各个村落的各家各户，然后把这笔钱支付给劳动者。因为港湾装卸劳工旷工而作为报复措施下达停止粮食配给命令，也发生在这种状况下。

这种状况下，许多人开始自力更生地生产粮食。在军务岗位上，开始盛行盗用物资。

1947年1月，冲绳民政府发出《关于防止黑市交易的声明书》，其中，有这样的条文。

自古以来，冲绳为守礼之邦，人们遵守正义和人道，官民和谐，是以勤劳为荣的民族。

然此次战祸，令所有物资破坏殆尽，居民一时茫然自失，不知所措。现于军政府庇护下民政府与全体居民齐心一体，为冲绳的复兴尽最大之努力，逐渐呈现实绩，真乃同庆之事。但是现在也有人违背居民此种真挚复兴努力，扰乱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招致社会不安，实为无上遗憾之事。对此人等，当局本再三催促其反省，期其能良心发现、悔过自新，但终于大失所望。此人等却愈发猖狂，物以类聚，蔑视德义，光天化日之下公然行盗窃、黑市等败德之举……

这可视为反映当时冲绳社会荒废情状的资料。战败之后，军务岗位上的物资盗用和黑市交易本身，在全国各地都能看到，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冲绳因为战争遭到彻底破坏，情况就越发严重。另外在冲绳，把盗用美军物资称作“取得战果”。“战果”这个词，很好地体现了占领军和民众关系的一个侧面。

关于当时占领美军的实际状态，访问冲绳的《时代》周刊记者富兰克林·齐布尼在该杂志 1949 年 11 月 28 日那一期上，作了如下报道：

这里的冲绳，被称作陆战军人们最后的宿营地，司令官中有人颇怠慢，工作没有效率。这里的军纪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驻扎美军都要糟。驻扎冲绳的 15000 人的美军部队，统治着在绝望的贫困中度日的 60 万居民。……冲绳成了收容美国陆军中无能和落伍之辈的垃圾站。截止于刚刚过去的 9 月，过去 6 个月之间，美军士兵犯下了杀人 29 起、强奸 18 起、盗窃 16 起、伤害 33 起的令人震惊的罪行。

这个记述，是于战后史第一个时期到第二个时期的转换期访问冲绳的记者，在表达对第二个时期的“民主的军政”的期待中提到的。连对“民主的军政”有所期待的美国记者都忍无可忍地记录下这一切，由此可见冲绳战后史的第一个时期确实处于严重状态。

政治运动的开始

战后冲绳的政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形势下开始的。在初期

政治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人们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在1946年末从本土迁移回来的。在战败之后，身在本土的冲绳出身者认为，比起本土，在美军直接统治下的冲绳的民主化进程更快，民众的生活也更安定。可是回来之后看到的现状，却和预想的完全两样。大家觉得无论如何要改变现状。经过一部分人的呼吁，1947年5月，以设置代表民意的机关、高扬道义、使粮食和其他物资配给正常化等为题目，召开了冲绳建设恳谈会。

以此为契机，结成政党的时机急速到来。第二年6月，冲绳本岛地区战后最初的政党——冲绳民主同盟结成。被推举为民主同盟委员长的是仲宗根源和。仲宗根源和在1922年（大正十一年）参加了日本共产党建党，在1923年的党大会上与堺利彦^{〔1〕}、佐野学^{〔2〕}一起被选为3名常任干事。在冲绳咨询委员会时，他是社会事业部长。在咨询会转变为冲绳民政府时，他就成为冲绳议会的议员，对倚仗美军政府的冲绳民政府的自以为是作出了激烈批判。关于建党的目的，民主同盟解释为“促进冲绳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的民主化，并期待这一切的确立和展开”，但并没有明文化的纲领，而主要是

〔1〕 堺利彦（1871～1933）：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思想家、作家。1922年参与日本共产党建党，后脱党。与幸德秋水共译的《共产党宣言》，是该宣言在日本最早的翻译版本。

〔2〕 佐野学（1892～1953）：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家。1922年参与日本共产党建党。1925年日共重建后，1927年担任委员长。1933年在狱中发表“转向声明”指出，苏联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运动方向错误，应该摆脱共产国际，追求以天皇上重的“一国社会主义运动”，引起争议。

以启蒙演讲会、文化讲座、促进选举运动等为主要活动形式。尽管倾力建党的人们有巨大的热情，但是因为作为政党没有明确自己的方向性，脱党的人接连不断，最终，仅作为地方政治家的联络机关、启蒙团体而无奈结束了短短的政党生命（1950年10月解散）。

比民主同盟晚一个月成立的是冲绳人民党。冲绳人民党中包括了相当数量的有战前社会主义运动经验的成员。第一代委员长是浦崎康华，常任中央委员为濑长龟次郎和兼次佐一等。

冲绳人民党擎着如下的“党的目的”：“我们党代表劳动者、农民、渔民、领薪金者、中小工商业者以及所有勤劳大众的¹利益，遵从《波茨坦公告》主旨，与各种保守反动势力作斗争，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领域确立民主主义，期待对全冲绳民族的解放。”

从建党的目的和代表成员的脸孔可以明显看出，冲绳人民党在建党初始就试图代表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但是，刚建成的人民党在立场上比民主同盟更接近冲绳民政府。濑长龟次郎是被美军政府和冲绳民政府指定为机关报的《宇流麻新报》的现任社长，浦崎康华是《宇流麻新报》的前原^[1]支局长，兼次佐一是本部^[2]支局长。在交通、通信手段都不发达的当时，掌握军民两政府公认的报纸，对人民党的活动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条件。1947年3月冲绳全岛终于恢复了白天的通行自由，但基本上没有交通工具。一般人只能喊着“Take

[1] 前原：指前原地区，位于冲绳本岛中部，相当于现在宇流麻市的一部分。

[2] 本部：位于冲绳岛西北部。

me（搭上我）”向美军的卡车和吉普挥着手，请求让自己搭车到目的地附近。《冲绳的证言》（冲绳时报社编）后来证实，当时除了“Take me（搭上我）”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

本应该代表勤劳大众利益的人民党离“权力”如此之近，好像有点矛盾。人民党在战后史的第一个时期，一直把占领美军定位为解放军。1949年12月，冲绳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向军政官提出的报告书中写道：“我们感谢击溃从冲绳人民那里剥夺言论、结社、集会出版自由和信教自由的日本军阀、解放冲绳人的美军，为了使美军给予我们的结社自由得到适当的发挥，为了使冲绳民主化，于1947年7月20日建立冲绳人民党。”

但是，就强烈批判民政府的仲宗根源和等来说，也没有识破狐狸后面老虎的真面目，所以，他们的批判就带有“对无法体现美军政府意图的民政府的批判”的局限性。另外，距离民政府较近的人民党对于作为民政府知事咨询机关的议会的存在方式也并不满足，对民政府批判的倾向逐渐强烈起来。

面对这种情况，冲绳民政府决定利用军政府镇压对自己进行批判的势力。1948年4月，因为报道了由于民政府首脑总辞职而展开的公选知事、确立议会政治的运动，民主同盟的机关报《自由冲绳》当即接到停刊命令，发行人山城善光受到罚款2000日元的处罚。另外，在1949年8月，人民党开始显现反民政府倾向后，民政府利用掌握报刊用纸配给权的美军政府给《宇流麻新报》施加压力，迫使濂长龟次郎社长辞职。

在1949年的时候，民主同盟和人民党作为步调一致的友好党派，向美军提出知事和议员的公选要求，并召开演讲会，展开为了扩大自治权的陈情和启蒙运动。

比人民党晚了几个月，社会党建党。社会党也对民政府持批判态度，但并不是高举社会主义纲领，规模上也比民主同盟和人民党要小。

一方面，再看看其他地区，在宫古，民主党在1946年间，社会党在1947年后半年，自由党在1949年分别建党。在八重山，1946年曾出现若干政党争乱的局面，在1948年它们被整理统合进民主党和人民党（后来改称自由党）。

另外在奄美大岛，1946年3月，结成了奄美大岛自治同盟。1947年1月，在日本共产党影响下由中村安太郎和岛本忠雄等成立了被视作非法组织的奄美共产党。然后，在1949年8月，组成了打着反共旗帜的协和党。

解放军定位与冲绳独立论

这个时期的政党，在奄美、冲绳、宫古、八重山的各个群岛分别成立，这是美军初期占领行政下对各个群岛采取的分别统治方式。政党的建立，各个地方虽有不同，但也不是无法看出它们的共通点。

共通点的第一点，是这些政党都以“民主化”为最大的口号。并且向《波茨坦公告》寻求民主主义的源泉。共通点的第二点，是把占

领军视作解放军，采取协作姿态。并且，至少奄美和冲绳的政党共通的第三点，是立志于奄美和冲绳独立的想法。冲绳人民党所说的“对全冲绳民族的解放”，显然表现了冲绳独立论的志向。特别是在《宇流麻新报》和《人民文化》（实质上为人民党机关杂志）上刊载的濑长龟次郎的论文中强调，在1949年到1950年的阶段一直贯彻着“全冲绳（琉球）民族的解放”、“冲绳（琉球）民族的主权确立”、“协助作为解放军的美军建设民主冲绳”、“树立人民自治政府”、“召开制定冲绳基本法的宪法会议”等说法。协助作为解放军的美军建立人民自治政府和确立冲绳民族的主权，从这些展望开来的全冲绳民族解放的意向，基本上可视作冲绳独立论。但是，因为这一时期，关于冲绳归属问题，对日和谈还没有像能给出明确选择那么具体化，所以也并不是反对复归日本主张独立。但即使是对冲绳将来的展望还很茫然，也还是可以把独立论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

没有明文化纲领的民主同盟情况也相似。作为独立论者，仲宗根源和在冲绳颇有名气。他明确地展开独立论调是进入1950年代之后。但是，根据参加创建民主同盟的人们断断续续的追忆，民主同盟的成员也大多抱有独立论调，社会党也同样。

奄美大岛也有这些相似点。奄美共产党把（一）成立奄美人民共和国，（二）在美国的托管下振兴经济、推进民主化，（三）追究战犯责任，（四）《波茨坦公告》对奄美的适用等等都写进纲领（见松田清《奄美大岛复归日本运动史料》）。非法组织也并不对占领美军持敌对态度。

但在奄美大岛很有特点的是，“民主化”的要求，并不只是停留在观念性的口号上，而是与相当激进的大众行动结合在一起。这也就没少让美军伤脑筋。

比如，1947年2月，在德之岛^{〔1〕}成立了佃农农会，为了要求立即适用农地法而组织了示威游行。在4月，奄美土木建筑工会、木材工会等相继组建起来。这些工会一起策划了战后最初的五一劳动节活动计划，但遭到美军政府的禁止。第二年8月，纪念奄美青年同盟成立的演讲会被美军解散，11月，组织本身也被强令解散。这些都是因为美军政府看到了在农民运动、劳工运动、青年运动背后共产党影响的力量。在纪念奄美青年同盟成立的演讲会被解散的同一天，中村安太郎被以利用遣返船只从日本偷运共产主义文献为理由逮捕，在军事法庭被判以重劳役一年的刑罚。这是发生在GHQ镇压共产党之前的事件。奄美共产党也如它的纲领所明确的，当初把占领美军定位为解放军，但党本身的实践活动超出了占领行政的掌控范围。在这种状况中，协和党在排斥共产主义的宗旨下成立，迎合美军政府。

在奄美大岛的五一行动被禁止的同一年，在八重山，也计划了以港务劳工为中心的五一行动，但是也被美军政府禁止，领导这一计划的宫良长义和大滨孙良被判6个月重劳役的刑罚。

这个时期在冲绳本岛，并没有发生此种形式的与美军政府的冲突。美军在很早的阶段就明确表现出反共的姿态。这一时期在冲绳本

〔1〕 德之岛：奄美群岛中的一个岛屿，请参照附图。

岛，没有出现“共产主义策动”的动向。顺便需要指出的是，在宫古和八重山的政党中，基本上看不到奄美和冲绳本岛政党共通的独立论思考。

但像这样把“民主化”口号、占领军视为解放军的看法以及冲绳独立论式的看法，并不仅限于冲绳的政党。比如，日本共产党，在1946年2月的第五次党大会上，通过了给冲绳人联盟的“祝贺冲绳民族独立”的宣言。

……被迫隶属于几个世纪以来日本的封建统治，明治以来，苦于日本天皇制帝国主义榨取和压迫的冲绳的人们，在此次民主主义革命世界性的发展之中，终于获得多年来希望的独立和自由的道路，你们一定感受到无比喜悦。

……即使说在古代，冲绳人与日本人出自同一祖先，近代之后的历史之中，非常明显，是日本统治冲绳。就是说，冲绳人是作为被压迫的少数民族。

把岛津入侵琉球之后冲绳的历史，视作日本对冲绳的“歧视统治”的历史，并且把这一切与广义的解放军的解释相结合，然后从中引导出独立论，这是战后冲绳独立论中共通的逻辑。日本共产党在这个宣言中所表现的思考方法，在1947年12月的第六次党大会上，发展为南方诸国独立的方针。

在当时，不论保守还是革新，一般都认为要求归还冲绳、奄美、

小笠原等地是违反《波茨坦公告》。比如，1947年6月，当时的外相芦田均^[1]对外国记者团发表“关于《波茨坦公告》适用于冲绳和千岛的一部分，日本人多少感到有疑问。虽然冲绳对于日本经济并不是非常重要，但从感情上来说，日本人希望归还这个岛”的谈话时，加藤勘十^[2]代表日本社会党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提问，“关于琉球、千岛等领土的发言，让人感到明显违反《波茨坦公告》第八款，请问做何解释”。对于这个提问，芦田外相做出如下答辩：虽然知晓因为冲绳是日本固有国土而希望归还还是违反《波茨坦公告》，但冲绳和千岛历史上就属于日本的政治经济圈，人种上也是一体，所以在和谈会议上希望得到盟国的最大谅解。

日本固有领土冲绳被美国统治违反了《波茨坦公告》，这作为一般见解被广泛接受是在1951年的和谈会议前后，特别是在苏联批判美国的冲绳统治是违反《波茨坦公告》之后。

众所周知，《波茨坦公告》的第八款如下所示：“《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内。”《开罗宣言》中也写到，“盟国决不为自己图

[1] 芦田均（1887～1959）：战后日本的大政治家。1947年任片山哲内阁外务大臣，1948年就任第47代日本首相。在日本国宪法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其后在“举岛上下斗争”的高潮时期，曾做出如下发言：“与战争刚结束时期相比较，现在的冲绳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只靠东京政府的力量很难恢复到这个程度……也许不是所有人都想回到日本”，引起了人们的反感。

[2] 加藤勘十（1892～1978）：日本昭和（1926～1989）时期的政治家、劳工运动家。历任日本社会党众议院议员、芦田内阁劳动大臣。

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

不论是加藤勘十还是日本社会党，都并不积极主张冲绳独立论，但在对作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源泉的《波茨坦公告》的阐释方式上，可以说对独立论有一定倾斜。

在刚刚战败之后，关于众多进步知识分子把占领军视为解放军的看法是错误的，恐怕现在谁也无法否定。但是，表现冲绳独立论或独立论志向的发言，在那当中，虽然只是萌芽，但已经包含了可以称之为冲绳自决论的思考。在此所谓的冲绳自决论，是指相对于日本这个国家把自立冲绳的地位作为前提，并以此出发，由冲绳人民自身决定冲绳将来的设想。比如，通过琉球民族基本法宪法的制定来确定自治政府的想法当中，就包含了这样的契机。此外，人民党还在政策中提出，应该要求日本政府对战争受害做出赔偿，“通过日本获得冲绳重建所需各种生产资金”。提出对日本的赔偿要求的，不只是人民党，还有冲绳建设恳谈会等。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并不是要求对战灾复兴的援助，而是要求战争受害赔偿。这个想法，如果不以把相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自立冲绳的地位为前提，恐怕无法产生。但同时冲绳独立论也有迎合统治者的权宜之计的侧面。比如，冲绳民政府的志喜屋知事^{〔1〕}，就一边迎合美军一方的意图，一边“希望独立”。

〔1〕 志喜屋孝信（1884～1955）：历任冲绳咨询会委员长、冲绳民政府知事、琉球大学首任校长。

民众的意识状况

那么，一般民众的意识状况如何呢？能帮助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线索极少。但是，在经过激烈地面战斗遭到彻底破坏的过程中，目睹了本应不灭的大日本帝国一边露着最狼狈的丑态一边败北的民众，在支撑自身的价值体系崩溃的同时，第一次感到与日本和日本人的距离，恐怕没什么不可思议。占领刚开始时的美军政，多为就事论事的权宜之计，强暴妇女等美军犯罪横行一时，但部分当政者偶尔显露的美国式的人文主义也让民众感受到与“天皇军队”不同性质的世界。在战败初期，冲绳的民众中，把日本人区别于自己而称之为“加帕尼”（日语中英文“日本人”的音译）的做法流行一时，这也表现了冲绳人与日本和日本人的距离感。

另一方面，作为战前和战争期间被灌输的“英美皆为鬼畜”的思想^{〔1〕}痕迹的反美感情也根深蒂固。战败之后，因为营养不良，人们接二连三地死去时，美军在井水中投了毒（细菌）的流言，就被传得有鼻子有眼。

这种混乱状况中，在一般民众的眼中，从整体看占领美军，也许是与“天皇的军队”相异质的存在，但却远远谈不上是解放军。付出惨重的流血代价把冲绳夺到手的美军将校们，从始至终都抱着胜者意

〔1〕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为了鼓动国民的战争意识，称英美为“鬼畜英美”，以强调其残忍性。

识不放。他们一方面把冲绳人与日本人区别对待，但另一方面，在与居民会谈时，也会突然用左轮手枪敲着桌子，叫嚷“到底是谁输掉了战争”。占领美军忽冷忽热的宽容，不过是想显示对软弱无力而招人怜爱的未开化民族的一点恩惠。1955年在日本也上映的电影《八月十五的茶屋》^{〔1〕}，就明确表现出他们的冲绳人观。冲绳民政府知事因为英语的进步而被涨了工资，也显示了他们对冲绳人态度的一个侧面。

在占领初期的这种状况中，不断讨好统治者的机会主义者和战前的社会主义者们游离于民众而把占领美军定位为解放军的实际感觉，在断绝与战前价值体系关系的方向上，摸索着对冲绳社会将来的展望。相对于此，一般民众的意识状况，则在无政府的混沌状态中摇摆不定。对于被置于绝望的贫困之中的民众来说，比起对冲绳社会将来的展望，挣扎着活过现在比什么都重要。人们辛苦经营的生活在战火中被彻底破坏，失去父母兄弟，一方面变得只争朝夕，同时抱着庶民的乐天主义，在荒废和混乱的社会中拼死挣扎。

复归日本思想的萌芽

一方面，民众失去了自己的依凭，呈现出无政府的意识状况，在表面上作为政治主张的独立论占统治地位的阶段中，复归日本运动也

〔1〕《八月十五的茶屋》：美国电影。描写美军进驻冲绳时，身负教化居民“民主主义”任务的大尉，反被居民调弄，用以讽刺纸上谈兵的占领政策。

迈出了第一步。点燃复归运动的，是战前的新闻记者、首里市^{〔1〕}市长仲吉良光。

在自己市长任内被卷入冲绳战、在战火中逃向南部的仲吉良光，在冲绳本岛南部的知念成为美军的俘虏。他的回忆录《冲绳复归祖国运动记》追忆到，不可能失败的日本有一天被打败了，自己也变成俘虏，失魂落魄地度日如年时，有一天，在眺望浮现在知念海岸的于琉球开辟传说中声名卓著的久高岛^{〔2〕}时，脑海里突然浮现出300年前琉球的政治家羽地朝秀（向象贤）^{〔3〕}的话语：“此国无疑乃依靠日本赐生，草木鸟兽之名皆相通”。

作为近世琉球杰出政治家而闻名的羽地朝秀，是从日琉同祖论^{〔4〕}的立场出发编纂琉球最初的正史《中山世鉴》的人物。仲吉良光在价值体系的崩溃中继续思想的彷徨时，突然浮现在脑海中的，是这个羽地朝秀的语言。可以追溯到近世羽地朝秀的日琉同祖论，是在近现代

〔1〕 首里市：现在是冲绳县那霸市的一部分。琉球王国时代，曾作为王都繁盛一时。

〔2〕 久高岛：位于冲绳本岛东南海面上的岛屿，参见附图。琉球王国时代，国王曾到岛上参拜祭神，并创建以12年为周期在岛上举行的神女（久高岛出身的女性）祭祀仪式“亦载感”为琉球王国的信仰基础。此仪式至1978年为止一直延续举行，在琉球王国精神文化的研究上，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传说中，久高岛为琉球的“五谷发源之地”。

〔3〕 羽地朝秀（1617～1675）：冲绳历史上有代表性的政治家。唐名向象贤。羽地朝秀的时代，是琉球面临如何协调与萨摩的关系，如何使与中国的关系更安定，如何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日趋凋敝的琉球王国重新振兴的时代。

〔4〕 日琉同祖论：主张通过在学术上论证日本人与冲绳人为同一民族起源，日本人与冲绳人在人种、文化上的同一性，来强调民族的一体化。

追究冲绳人在人类学、语言学、历史学上的定位的冲绳学所一贯证明的。它的成果也被冲绳的知识分子积累下来。

仲吉良光后来回忆，在反复思忖羽地朝秀的语言的过程中，逐渐锁定去留未定的冲绳应该选择的道路除了复归日本之外，别无他路。就是说，他通过羽地朝秀的话所确认的，是横跨在自己内部的冲绳和日本强韧的文化上的一体感。这种体验，并不止于仲吉良光一人。最终，它给了民众无政府意识一个安身之所，而把这一切收拢到一个方向的，不是独立论而是复归论。与其说是复归论，不如说是复归思想。这里所说的复归思想，是要求复归日本的民众感情和使之正当化的理论的总称。

另一个给处于暗黑状态的他以新的勇气的是“天皇制得以维持”的信息。他后来写到，在美军士兵扔下的《生活》杂志上，读到美国国内有关天皇制问题的讨论，得到天皇制将得到维持的结论，“记得不知为何心里涌起一股温暖和勇气”。但是这个体验，并不是仲吉良光一人或冲绳知识分子所特殊拥有的，而是与众多日本人息息相通的。

在战后的混乱时期，日本人大多数都不能否定天皇制，接受了天皇的“人间宣言”^{〔1〕}，欢迎天皇到地方巡幸，这些都确认了维持天皇制从战前到战后价值体系的连续性，但也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寄托，

〔1〕 天皇的“人间宣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至少在形式上把天皇定位为“现人神”（活着的神）。在战败第二年，1946年1月1日颁布的天皇诏书中，天皇否定自己的神性，宣言自己为人。由此，缓解了废除天皇制论和昭和天皇退位论带来的压力，是维持天皇制、迎合想利用这一切的统治阶层和占领军的策略。

从而逃避由于战败所引起的价值体系的崩溃和无政府的意识状况。

仲吉良光绝不是狂热的天皇主义者，也不是超国家主义者。从年轻时就是基督徒，在冲绳当地和东京当过新闻记者，曾经在美国待过两年的他，不如说就是一个旧式的自由主义者。他历经激烈的战火，一边目睹天皇军队的行径，一边朝着复归日本的目标挺进。他在对立志复归运动的回忆中所流露的心情，正好与受到绝对对天皇制压迫的历史学家津田左右吉^{〔1〕}在试图选择新的国家体制的阶段于论文《建国的情况和万世一系的思想》（《世界》，1946年4月）中吐露的对皇室的无限敬爱一脉相承。

在仲吉良光的记忆中，他向占领美军提出复归日本陈情书，是在1945年8月4日。陈情书强调，复归日本的要求源于人的自然感情，并不来自特定的政治立场。这个陈情书在第二年9月，在刚刚成立的冲绳咨询会上被提出，但被征求意见的咨询会成员认为，陈情书并没有代表大多数冲绳人而未予以理睬。这些成员要么是通过迎合占领政策而看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要么是寄托了对冲绳独立解放的希望。美军将校示意仲吉良光，因占领冲绳的美军是战斗部队，所以关于冲绳复归问题的努力方向，应该指向GHQ。1946年夏天，仲吉搭上护送冲绳战幸存者中本土相关人员的船只，经由鹿儿岛到达东京。这是在遣返于本土避难的冲绳出身者之前。到东京的同时，他动员冲绳出身的有影响的人物，成立了冲绳诸岛复归日本期成会，开始向外务

〔1〕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日本古代史研究者。

省和 GHQ 提出复归日本的要求。这一时期，在冲绳出身者团体冲绳人联盟中，日本共产党的冲绳独立论的影响还很强烈，提倡冲绳日本复归的仲吉良光被非难为超国家主义者，甚至被 GHQ 作为国家主义的复归论者而告发。

但是，与本土不同，在冲绳，仲吉看到有众多的青年大众和教育家们对自己的想法有共鸣，感到意气轩昂。在当时的冲绳，虽然基本上没有像仲吉那样明确的复归日本的主张，但教职员阶层，从较早的阶段就开始要求在与日本的一体化中寻求教育的根本所在。战后冲绳的教育，从收容所的露天教室开始，最初在美军的指示下，也尝试过编写冲绳独自の教科书，但接受民政府文教部的强烈要求，美军开始认可从本土引进教科书。在 1948 年，学制也从八·四制变为六·三制，开始展开与本土看齐的教育。



麦克阿瑟于1950年8月1日首次踏上冲绳的土地，只停留了1个半小时，就匆匆离去。除了手里没拿烟斗，其志得意满与5年前在东京附近的厚木基地走下舷梯，准备走马上任占领军总司令时一模一样。

冲绳嘉手纳基地，1950年8月1日
美国陆军摄影 冲绳县档案馆提供

美军统治的确立

第2章

基地建设正式开始

冲绳战后史最初的转换期，伴随着中国革命的进展而到来。在中国革命的成功已成定势之时，在冲绳，永久性军事基地的建设宣告开始。美国的议会，在1950年的年度预算中，增加了五千几百万美元的冲绳基地建设正式预算。这个预算被通过时，GHQ的涉外局（Public Relations Section, GHQ）终于宣布，麦克阿瑟将军获得了解决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最大悬案的手段。

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的同一天，西茨少将就任琉球美军政长官。他接受麦克阿瑟司令官的指示，改变此前临时性的统治政策，推出战后冲绳的复兴计划和“民主化”政策。各群岛的军政府接受琉球军政本部的统辖，更换了引起民众反感的无能的军人和随军人员。但同时，民众也被迫体验了久已忘记的防空演习。同样在10月，美参谋总长克林斯大将视察冲绳和日本，对冲绳基地的优秀给予很高评价。

另外，在12月上旬访日的陆军次长包里斯，归途中在火奴鲁鲁发表讲话时提到，“就如何把日本人以及冲绳人的劳动力用作陆军及空军的建设工程，从而给两个地区的经济带来好的影响的可能性，与麦克阿瑟将军进行了讨论”。西茨长官指出，在美军工程中，约雇佣了岛民25000人，这对冲绳经济的自立复兴计划有非常巨大的意义。同时，对当时苦于恶性通货膨胀的日本经济来说，也具有重大意义。在1949年11月末，已经有鹿岛建设、清水建设、间组、大成建设、竹中工务店等本土9个大型土建企业的设计技师和测量技师造访冲绳，为估算设计进行了测量。第二年的12月末，GHQ的涉外局宣布，为冲绳基地的建设，从日本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基本建材。

在日本财经界的部分领域还出现了“冲绳热”这样的说法，对美国远东政策的推进寄予巨大的期待。并且过了不久，吞噬下冲绳热的血腥热潮从朝鲜半岛扑面而来。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日本经济在吸足了流淌在朝鲜半岛上的累累血迹后缓过了一口气，在所谓的

朝鲜特需^[1]中，冲绳美军的需要占到不小的比例。

西茨施政，也即永久性军事基地建设本身，对冲绳经济的复兴政策具有意义，GARIOA（占领地区救济基金）^[2]援助的额度也暂时有所增加。援助的额度1948年为1400万美元，1949年为2500万美元，到了1950年度，翻了一倍，增加到5000万美元。其中的一部分作为冲绳经济复兴的长期贷款使用。1950年4月设置了琉球复兴金融基金（1亿B元）。从1949年到1950年，由于有了这些资金援助，接连成立了运输、粮食、石油销售等民间企业。但占领地救济基金的援助在1950年达到顶峰，其后急剧减少，1951年度为3600万美元，1952年度为1300万美元，1954年之后降为一百几十万美元。取而代之增加的是基地相关收入^[3]。这项收入1950年度还不到300万美元，但1951年度就增为2000万美元，1952年度更猛增到4600万美元。冲绳经济自立政策的本质，其实是在军事经费的名目下，以最少的费用维持基地，换句话说，就是通过从基地获取收入而把居民

[1] 朝鲜特需：朝鲜战争时，在朝美军、在日美军向日本订购的军用物资和服务。另外还包括在日联合国军、外国相关机构的间接特需。

[2] GARIOA 基金 (Government and Relief Occupied Areas Fund)：占领地区救济基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了缓解当时美国占领地区的饥馑、疾病等社会不安定状况，通过美国政府预算展开的援助基金。

[3] 基地相关收入：战后的冲绳县的经济，严重依赖美军基地，形成所谓的“基地经济”。从美军相关处所得的收入被称为“基地相关收入”，主要包括：美军雇佣者所得收入、基地建设高峰期带来的相关收入、美军人和军属的消费支出，以及军用地租收入。

绑在基地上。

群岛知事选举

另一方面，西茨的“民主化”政策，通过1950年9月到10月的奄美、冲绳、宫古、八重山四个群岛各自的群岛知事和群岛议员的选举而具体展开。战后5年，终于设置了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的地方领导人的政府。

西茨长官明确要实施选举，是在1950年7月3日，很快就得到这一信息开始准备参加冲绳群岛知事选举的，是冲绳民政府工务交通部长松冈政保^{〔1〕}。当时，占领地区救济资金援助物资被转卖后所得的资金^{〔2〕}，被充作军队的日元预算，用于支付基地劳动者的工资、行政费用、复兴费用。因为其中复兴费用通过与军队直接相关的民政府工交通部支出，所以工交部长的势力，超过民政府知事。复兴费用（1950年度约75000万B元）相当于以税收为重要财政来源的民政府预算（约15000万B元）5倍的数额。所以在当时，不依靠松冈政保，市镇村庄的复兴就有可能落后，经常能看到村镇干部到工交通部走关系。说到在冲绳全岛构筑牢固的选举地盘，松冈政保处在绝好的位

〔1〕 松冈政保（1897～1989）：琉球政府的政治家和实业家，1964年至1968年期间担任琉球政府行政主席。

〔2〕 当时，占领地区救济基金的运营方式，主要采取以紧急向日本输送粮食、石油、医药品等物资，然后在日本国内转卖后变为救济基金的方式。

置上。但同时，因为资金分配不公等，他也招致不满和抗拒。

可是选举开始实施时，民主同盟就召开中央委员会，推荐松冈政保。接着社会党也随其后。可以说，从这一时期开始，民主同盟和社会党放弃了自己批判权力的政党性格，开始投向权力一侧。这个时期的冲绳社会中，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统治阶层还未形成，权力的源头都控制在占领美军手中，独揽复兴资金的松冈政保，就作为典型的殖民地官僚站到了权力的顶点。松冈政保把“向军政府率直申明民意，以促成军民政治一体化”作为竞选公约的第一条。

为对抗松冈政保，7月下旬，琉球农林省总裁平良辰雄^{〔1〕}表明参加竞选。支持他的主要成员，是民政府中有力量的干部们，把大家统合起来的最大公约数，是对松冈政保权势的抗拒。可以看出，这也有几乎作为独立机关的工交部（因为它的所在地被称之为大典寺民政府）与民政府（同理被称为天妃民政府）之间派阀之争的强烈色彩。

但是，为了结成应对新自治时代政党的知识青年团体也支持平良辰雄。另外，作为仲吉良光盟友的平良辰雄自身“也为复归问题利用知事选举”。据他在回忆录《战后政界幕后史》中的记述，“通过报纸得知围绕起草对日和平条约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上的动向，心理怎么也平静不下来。就想能否在这一时期作为知事把复归问题定位在一个方向，没有其他的目的”，就这样下定决心，参加竞选。但，就是这样

〔1〕 平良辰雄（1892～1969）：冲绳群岛政府以及琉球政府的政治家。1950年当选冲绳群岛知事，冲绳社会大众党第一任委员长。

的平良辰雄，在竞选公约中，也没有提起复归问题。他把“确立议会政治”的民主化要求放在第一位，委婉地批判了披着军事外衣的独裁政治。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当时的居民感到美国权力就在身旁，主张复归日本好像是一种禁忌”，“所以尽管表面上没有明确提起复归问题，但在选举中各地的恳谈会时，几乎逢会必讲，一上来就提这个问题”。这些，与当时青年活动家们的证言也一致。

另一个已成形的政党人民党，也在竞选战已经开始的8月13日第四届党大会上，突然决定推举濑长（龟次郎）书记长为独立候选人。

人民党在那约半年前，试图揭露疑云重重的复兴费的内幕。因为当时曾发生有关挪用复兴预算公基金的事件。特别被揭露出，分发给战灾惨重的中南部的复兴费较少，而在松冈政保出身地周边的地区则较多。相当于人民党机关杂志的《人民文化》第7号（1950年7月）把调查结果以《复兴费的去向》为题刊载。接着在第8号上把与拒绝公布资料的松冈政保之间的交涉内容以《复兴费呀，你到底去了哪里？》为题公开。从复兴费开刀，更加明确自己作为批判权力的政党性格的人民党，与松冈政保和支持松冈政保的民主同盟处于对立局面，是必然的结果。另外，濑长书记长在解释人民党不能支持平良辰雄的理由时提到，“如果平良有独立奋起的勇气，冲绳的革新势力都会齐心推举他。但他与反动保守的大本营天妃民政府相勾结，完全背弃了人民的期待”。人民党把“确立人民自治政府和宪法议会”放在政策的第一条投入选举。平良辰雄在记述中，把这称为“把当选与否置之度外的扩张党势的手段”。但是，人民党的批判更加强烈地面向松冈一派。

在投票日5天之前的9月12日，美军政府突然发令禁止《人民文化》的发行。《人民文化》“以正确分析和批判来自军政的应该为冲绳全体人民服务的复兴费预算，请人民自行判断为前提来书写（《复兴费的去向》）”，显然，对这样的活动本身，美军政府无法容忍。在此，就显露出“民主化”政策的局限性。

选举的结果，平良辰雄得票158052张，松冈政保为69595张，濑长龟次郎为14081张。平良与松冈的票差，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预估。

从战前到战后，平良辰雄一直在与农业相关的部门任职，处于比较容易掌握农民阶层情况的位置。当然，松冈政保也因为掌控经济实际利益而争取到了村镇政治领导者的支持。平良与松冈的不同，在于前者拥有包括冲绳青年联盟（冲青联、冲青协的前身）干部在内的知识青年组织和教职员等知识阶层的支持。其中最大的理由，在于对平良辰雄复归日本志向的共鸣。

特别是这一年的3月，冲绳教育使节团首次参加日本的教育指导者讲习会，得知日本与冲绳教育上的差距后受到巨大的冲击。在这个使节团中，就有作为知念地区教育长的知念高中校长屋良朝苗^{〔1〕}。

另外，在这一年的5月召开的全国都道府县知事会议，接受仲吉

〔1〕 屋良朝苗（1902～1997）：琉球政府以及冲绳的政治家、教育家。1968年11月当选唯一的公选行政主席，一直担任到冲绳复归日本。复归后曾担任两届冲绳县知事。从知事上退位后，在冲绳传统的保守革新对立中，作为革新阵营的象征，支持革新共斗会议。

良光等的请求，通过了冲绳、奄美大岛的日本复归的决议，向麦克阿瑟提出了陈情书。仲吉良光们呼吁当地居民表明自己的意志。在民众生活实际感觉的基础上，大家已经知道，美军不可能是解放军。在相传和平会议就要召开的当口，在冲绳，噩梦般的防空演习又死灰复燃，冲绳作为防共的据点将被从日本割离开去的消息一传再传。

社会大众党的成立

到了这一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因为地面战而遭到彻底破坏并在战后的五六年间继续被置于美军直接统治之下的冲绳社会的现实，和战争受害程度较轻、处于联合国军间接统治下、推进了一定程度的民主改革的日本社会现实之间所存在的显而易见的差别，正是冲绳被从日本分离出去的原因。并且，和日本即使是拐弯抹角也想独立相比，冲绳实质上将像现在一样一直被置于美军统治之下。那么，得到文化上一体归宿感的民众的政治意识，流向复归日本的方向也很自然。基于悲惨的战争体验而向往和平的愿望，在权宜性军政统治中开始萌芽的权利意识，因为生活方式全盘美国化而产生的对自身独特文化受到侵害的危机感，这一切，终于都化为复归日本运动的能量。

左右选举结果的因素，也有在政策上的争论焦点之外诸如候选人与支持者的个人的人气、选举技巧、地缘血缘关系等因素。在思考冲绳群岛知事选举时，离不开谁与民众的复归志向结合得更紧密的问题。

在群岛知事选举一周后，举行了群岛议会议员选举。在这个选举中，从已经有强烈亲美独立论倾向的民主同盟中产生了仲宗根源和委员长下面4名候选人，但全体落选。民主同盟本身也被1950年11月成立的保守的共和党所吸收。本来影响力较小的社会党，也在1950年代初期自然消失。人民党推举了4名候选人，从那霸地区把作为既成政党唯一的一名议员、《人民文化》的编辑发行人仲里诚吉推荐到群岛议会。

这一年的10月，平良辰雄的支持者们结成了社会大众党。委员长为平良辰雄，书记长为原人民党常任中央委员的兼次佐一，副书记长为平良幸市，青年部长为西铭顺治。社大党申明“作为农民、渔民、中小工商业者以及一般勤劳阶层的结合体，实施民主主义的社会政策，期待基于国际正义的新琉球建设”，但还未提出复归日本。后来当选的奄美群岛知事江实孝、宫古群岛知事西原雅一、八重山群岛知事安里积千代等也与社会大众党合流。

11月4日，代替4个民政府和民政议会，各群岛政府和群岛议会开始运行。就任冲绳群岛政府文教部长的是屋良朝苗。他上任后立即召开了战后首次全岛小学、中学、高中校长大会，向驻日美国大使、参众两院议长、文部和外务两大臣陈情“教育行政上与本土的一体化”要求。主要内容为，不止于建立与日本同一的教育制度，并应把教育制度置于文部省的直辖管理下，设置文部省直辖的学艺大学，在日美协作下实现建筑校舍、充实设施、升日本国旗，实行与日本同样的国民性庆典等。

在冲绳沉浸在群岛知事选举中的1950年9月，美国政府在所谓对日和谈七原则^{〔1〕}的基础上开始与各国的预备讨论。对日和谈七原则对外公开是在11月下半月，在10月初，几乎已经通过新闻报道传达了正确的内容。报道称，琉球诸岛被置于以美国为施政权者的联合国托管统治制度之下。

对日和谈七原则对外公开后不久的12月5日，美远东军司令部接受美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命令，向琉球军司令部发出《关于琉球列岛美国国民政府的指令》（FEC指令）^{〔2〕}。这是以通过美国方面的构想实现的对日和平条约的成立为自明前提，继承发展西茨政策，整備统治机关，试图明确统治政策的指令。通过这个指令，美军政府（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 of the Ryukyu Islands）更名为美民政府（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一直以来兼任军政长官的琉球军司令官变为民政副长官（Deputy Governor），远东军司令官变为琉球列岛美国国民政府长官（Governor）。第一届民政长官为麦克阿瑟将军，民政副长官为毕德拉少将（Robert S. Beightler）。

〔1〕 对日和谈七原则：美国提出的体现对日和谈构想的七项原则。1950年11月24日被公开。其中第三项“领土”的（b）项为，“同意通过联合国，以合众国为施政权者的对琉球群岛以及小笠原群岛的托管统治”。

〔2〕 FEC指令：美远东军司令部（Far Eastern Command）依据美国军事、外交政策的最高决定机关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的决定，发出的长期统治冲绳的指令。

对日和谈与复归日本运动

琉球诸岛的复归日本运动，当初，主要是像仲吉良光所代表的那样，由居住在本土的冲绳人和奄美人推动。到了1949年，在国会关于和谈的讨论中，不论保守还是革新，在冲绳和奄美大岛的归还问题上，都觉得从日本的立场来说，再当然不过。曾立场鲜明地提出冲绳独立论的共产党，也在1948年8月中央委员会总会通过的《关于对日和谈的基本方针》当中主张“民族地、历史地来看，使原本应该属于日本的岛屿复归日本”。但也并不是说因为如此，这一时期，在冲绳和奄美出身者的运动之外还存在积极的冲绳归还运动。

当地的复归运动，首先从奄美大岛开始。在奄美，1947年8月，在村镇长会上曾经通过复归日本的决议。这时，却因为军政官的“只谈希望的想法和无意义的己见会乱添麻烦”的发言而不了了之。那之后，1950年3月，名濑市（现奄美市）青年团就复归问题首次召开听证会。当时，发生了美军政府以进行政治活动为由，对青年团干部实行50天拘留的事件。接着在5月份，奄美联合青年团向奄美全郡的青年团发送了应该回应本土奄美出身者关于复归日本的要求的呼吁。这也被视作违反军政，团长大山光二被判处一年徒刑。在这一系列动向的背后，在非法组织奄美共产党内部，批判独立论的见解似乎逐渐变得强势。

在临近群岛知事、群岛议会议员选举的1950年8月，在奄美，主

张“集结所有勤劳大众的力量”、“立足于社会主义”、一边“协力美军政”、一边“期待民主主义的实现”的社会民主党成立了。社会民主党是对抗协和党的非常宽泛的组织，其中有一部分甚至影响到了非法组织奄美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把党内右派一系的一名候选人推荐到了群岛议会中。

社会民主党开始受到注目，是在1951年2月，公开复归日本的方针，催生了奄美大岛复归日本协议会的成立。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收集了对象居民的99.8%，共139000人的签名。知事和议会向各个相关方面发出了复归请愿电报。到了7月，传来对日和平条约最终草案后，召开了名濑市民总誓师大会和奄美郡民大会。8月，复归协议会议长实施祈愿复归120小时绝食，全岛实施24小时绝食斗争。

顺便需要提到的是，社会民主党在和平条约签字后的1952年1月，决定与冲绳人民党的合并，成立了琉球人民党大岛地方委员会。并且，据日本共产党琉球组织会议议事录记载，1953年7月，在冲绳成立了日本共产党琉球特别地方委员会，在人民党的内部，共产党的领导权得到确立（见高安重正《冲绳奄美复归运动史〔上〕》）。由此可推断，非法组织奄美共产党是在此时合流进来的。协和党在复归运动中有名无实，于1951年12月解散。

到了1951年2月，在冲绳，在人民党的呼吁下，四政党分两次举行了超越党派的归属问题的讨论。但是，社大党和人民党主张立即复归日本，共和党主张独立，社会党主张美国的托管统治，没能达成统一见解。这种情况下，社大党和人民党在3月18日分别召开大会通过

了推进复归日本运动的决议。第二天，冲绳群岛议会经过长时间的讨论，以17：3的结果（反对者为共和党，社会党没有议席）通过了要求复归日本的决议。

4月29日，在社大、人民两党之外又加进民主团体，组成了琉球复归日本促进期成会。另外，在冲绳青年联合会与社大党的青年部新进会中也组成了促进复归日本青年同志会。之后通过复归期成会和青年同志会，组织了地区恳谈会和以20岁以上居民为对象的署名运动，在约3个月的时间里，收集了占对象居民72.1%的199000人的签名。在宫古群岛也开展了同样的署名运动，在5天里得到占对象居民88.5%，共33000人的签名，并向群岛知事、杜勒斯特使^{〔1〕}、吉田首相^{〔2〕}、和谈会议议长等发出了请求复归的电报。

在冲绳的运动中，学习奄美经验的地方也不少。但在冲绳，没有像奄美那样举行大规模群众集会。

奄美的运动之所以特别激烈，是因为有传闻说在围绕和谈的讨论中，琉球群岛的一部分有可能不得归还，也有鹿儿岛县的支援，还有奄美的状况在琉球群岛中特别窘困，有组织大众运动的经验积累等。奄美群岛的人口，战前约为185000人，从行政上被从日本分离之后，

〔1〕 杜勒斯（J. F. Dulles）：美国政治家。1950年4月，被任命为美国国务院顾问，负责对日和谈问题。从1953年至1959年，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内阁中担任国务卿，展开冷战外交。1959年因病辞职。

〔2〕 指吉田茂（1878～1967）。日本外交官、政治家。曾任第45、48、49、50、51届日本首相。

因为复员和遣返的因素，人口急剧增长到 218000 人，在没有基地关联工作机会的经济封锁中，很多人被置于困窘之中。

一方面，奄美和冲绳在对待美军的方式上也有若干不同。在冲绳，至少这一时期，并没发生明目张胆的对复归运动的镇压。但在奄美，从 1950 年上半年开始就有露骨的镇压。名濑市民总誓师大会也被奄美地区美军政官命令中止，在不懈的交涉下，大会最终以撤去标语牌、让小学生退场、中止游行为条件得到默许。但与其说这是对复归运动的镇压，不如说是为了防止奄美共产党扩大影响力。在大会召开一周后，琉球列岛美民政府发出“关于复归日本的公共讨论，从本质上说，不应视为政治性运动，为公开讨论复归日本问题而展开集会并无大碍”的指示，修正了奄美地区美民政官关于复归运动为政治运动的见解。在和平谈判的讨论中，承认在归属问题上，作为当事者的居民可自由表达意见。积累遵循既定方针的既成事实，在形式上承认被统治者表达己见，是他们的民主主义的本质。

复归日本期成会的主张

那么，从 1951 年开始发展的复归日本运动，到底有何种主张？促进复归日本期成会的成立纲领写道，“从琉球历史、地理、经济、文化和民族上的关系来说，迅速复归日本可以给琉球人带来繁荣和幸福”。在此，主要是以文化和民族的一体感为基调的。不仅如此，还提出“不主张全面和谈并反对提供基地，把此项运动限定为琉球的归属

问题”，积极地排除政治性主张。冲绳群岛议会的要求复归日本决议的提案理由也基本相同。即，“同一个民族被置于同一个政治态势之下，是人类社会本来的姿态”，即使从经济或文化发展的观点来看，复归日本也是为了冲绳。全面和谈和基地问题，根本没有成为讨论的对象。这些情况也与奄美大岛相同。但濑长龟次郎等一边小心翼翼地回避反对提供基地，一边又把“即时复归日本”的要求和“早日缔结全面和谈”、“绝对反对任何战争”的要求结合起来。

复归运动，是由政治领导者追认在大众中自然发生并逐渐形成的复归思想，并给予它在政治上的正当性。或者反过来说，以文化上的一体感为基础的复归思想，在这时得到了使之正当化的政治理论基础。

因为游离于民众的实际生活感觉，执着于（把美军）定位为解放军的独立论陷入了孤立。复归运动的指导者们一边心系独立论，同时又特别强调和平宪法（日本国宪法）下的民主制度。具体表现为在公选知事的基础上设立公选的议会，向参众两院输送冲绳人民代表。这时，对比冲绳的负面现实，日本的现实被不必要地美化的情况也不少见。作为独立论前提的历史性“歧视统治”的问题，并不是通过对“歧视统治”具体意义的讨论，而是以战后重生的日本已与战前的日本不同的形式，被简单地清算。冲绳要复归的祖国（当时更多地用“母国”这一词汇），不是强行推行“歧视统治”的日本，而是拥有和平宪法的民主国家日本。但是，过去强烈表示对独立论倾斜的人民党和它的领导者，却并没有对诸如也是琉球民族基本法的宪法的制定要求中包含的意图到底为何物、它与和平宪法下的复归有何关系、通

过向复归论的转换为什么放弃了对日本政府战争受害赔偿的要求所有这些问题进行追究，而是听任它被敷衍了事。另外，被视作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超国家主义者的仲吉良光等，也一下被简单地重新评价为有先见之明、在旷野间呐喊的预言者。无论内容如何，复归思想就是因为是复归思想而被赋予了正当性。这里就暗藏了作为战后冲绳唯一正统的革新思想的复归思想的致命弱点。

对日和平条约的成立

这一时期在本土的关于和谈的讨论，主要以全面和谈论、中立论、反对军事基地化论、反对再次军备论为中心展开。从日本的立场来说，冲绳等固有领土的归还被视作理所当然，关于奄美和冲绳的复归运动，虽然不能说完全不为人知，但也不是人们关心的重点。反对加强以美苏为两极的世界冷战结构的单方面和谈的主张虽然很强硬，但是对把处于美军政下的同胞放置一边而独立的痛苦以及不触及冲绳基地而主张反对军事基地和再军备的毫无意义，都基本上没有自觉。

在这种情况下当中，1951年9月8日，《对日和平条约》^{〔1〕}被签

〔1〕《对日和平条约》(*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为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和盟国之间战争状态的存续等未解决问题，维持两者之间和平关系而缔结的条约。1951年9月8日于旧金山签署，1952年4月28日生效。但它并不是全面讲和条约，日本只与有交战关系的48个国家（有交战关系的共55个国家）缔结了条约。因为围绕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台湾的国民政府，美英的意见对立，中国没有被邀请。条约的第三条，向国际社会宣布北纬29°以南的奄美和冲绳与日本的行政分离。

订。在同一天，也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1〕}（旧安保条约）。关于冲绳的地位，《对日和平条约》的第三条中作了如下规定。

日本对于美国向联合国提出将北纬 29° 以南之西南诸岛（包括琉球群岛与大东群岛）、孀妇岩岛以南之南方诸岛（包括小笠原群岛、西之岛与硫磺列岛）及冲之鸟岛与南鸟岛置于联合国托管制度之下，而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之任何提议，将予同意。在提出此种建议，并对此种建议采取肯定措施以前，美国将有权对此等岛屿之领土及其居民，包括其领海，行使一切及任何行政、立法与司法权力。

这第三条，从当初条约成立时开始，就被称为既逃脱了吞并的恶名，又得到了伴随吞并到手的所有利益的“法律上的怪物”。但是，日本政府强调保留了上述诸岛“潜在主权”^{〔2〕}的第三条和明确规定放

〔1〕《日美安保条约》（*Security Trea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全称《日本国及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安全保障条约》。当初，日美安保条约带有很强的基地出租协定的色彩，也就是说，美军是应没有设置军队的日本政府的要求而驻扎在日本的，但到了 1960 年，由于国民的反对，并且自卫队也在不断壮大，为了使其更接近于共同防御条约，对条约进行了修改，成为现行的新安保条约（《日本国及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2〕潜在主权（Residual Sovereignty）：一国领域的一部分由外国全面行使施政权时，该国保有的原始权利（该地区的领土权和其他权利）。也称残存主权。类似于列强在中国租借的领域（租界）上，作为租赁国中国保有的主权。

弃朝鲜、台湾、千岛、库页群岛的第二条的差异，对联合国表示感谢。拒绝出席和谈会议签字仪式的苏联，指出第三条的不正当性，但一方面，苏联对北方领土的领有问题通过雅尔塔条约得到了解决。没有被会议邀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周恩来的声明，对关于领土问题的苏联的立场给予全面支持。尼赫鲁首相领导的印度政府，以对第三条的不满为最大理由，拒绝出席和谈会议。此外，埃及虽出席会议并在条约上签字，但还是表示并不一定就同意条约内容。

在和谈问题被推进的过程中，1951年4月，成立了琉球临时中央政府。第二年4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发展成为拥有行政府、立法院、上诉法院三个机关的琉球政府。起步不到一年半的群岛政府被解散。全琉统一政府的成立是民众一方的要求和愿望，从一连串的经过来看，被认为会成为一种类似联邦政府的形式。也有意见认为，群岛政府的解散与公选知事和群岛议会的复归运动有关。琉球政府的行政主席，虽然也被称为是首次公选，但却被美民政府下令无限延期。在1952年3月举行的第一次立法院议员选举中，从8个选区中选出了31名议员。选举结果为，社大党15席、人民党1席、无所属15席。主张独立论的共和党在选举前被解散。1952年4月28日，《对日和平条约》与《日美安保条约》一起生效。



为抗拒美军暴力征收村落赖以生存的土地，伊江岛真谢地区召开村落大会，决定为了生存，也为了向世间控诉美军的暴行，由村民组成“丐帮游行大队”，边行乞，边控诉，纵贯冲绳本岛南北。“丐帮游行”从1955年夏天一直持续到1956年2月的旧历新年。

那霸和平大街，1955年夏

阿波根昌鸿摄影集《人居住的岛屿》（英文版）

镇压下的斗争

第3章

无限期领有冲绳基地宣言

从《对日和平条约》生效至1956年期间，对冲绳民众来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通过《对日和平条约》得到统治冲绳合法依据的美军，高举彻底军事优先政策和反共政策，强行实施对军用地的接收和政治镇压。在美国本土，1952年11月总统大选的结果，艾森豪威尔政权建立，杜鲁门时代任国务卿顾问、总统特使和对日和谈会议全权代表的杜勒斯^{〔1〕}被任命为新一任的国务卿。

〔1〕 杜勒斯 (J. F. Dulles)：1953年至1959年在艾森豪威尔政权内任国务卿。

在对日和谈即将开始之前，美国已经根据通过让日本加入太平洋反共同盟来打消太平洋诸国对日本会再次侵略的担忧的杜勒斯构想，缔结了美菲条约（《美利坚合众国和菲律宾共和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1951年8月30日签订，1952年8月27日生效）和澳新美条约（《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美利坚合众国三国安全保障条约》，1951年9月1日签订，1952年4月29日生效）。澳新美条约在前言中明确指出，美国“对琉球有维持军队和行政上的责任”是一个前提。

1953年8月8日，企图构筑军事上对中苏的牢固包围圈、为了要求日本再组建30万以上的地面部队而在草签朝鲜战争停战的美韩条约（《美利坚合众国与大韩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后的归途中访问东京的杜勒斯，向日方告知奄美大岛的归还（1953年12月25日），以此作为见面礼。

相应地，奄美大岛的归还，是附着日本政府“为了便于保卫、强化冲绳的防御系统，考虑美利坚合众国认为必要的要求”（归还奄美协定的附属交换公文）的条件的归还。另外，在归还奄美时，杜勒斯发表声明表示，只要远东还持续着威胁和紧张，美国就继续行使对其余琉球诸岛的权限和权利。把日本和冲绳的“国境”从北纬29°移到北纬27°，是想通过归还战略价值较低的奄美大岛，再次明确无限期领有冲绳。归还奄美后，美国政府首脑开始露骨地强调在《对日和平条约》第三条的相应讨论中没有被明确的统治冲绳的真实意图。

1953年11月，作为总统特使对亚洲诸国作亲善访问的尼克松

副总统，经由汉城（现改称首尔）访问东京，表示“必须增强日本的防御力量”，然后在从东京前往马尼拉的途中，顺路经停冲绳，视察了基地，言明“只要共产主义的威胁还在，美国（就将）领有冲绳”。

继杜勒斯和尼克松言明无限期领有冲绳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1954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也表示“准备无限期领有我们在冲绳的基地”。后来艾森豪威尔在1955年和1956年的预算咨文中，也反复宣称将无限期领有冲绳基地。

琉球民主党的成立

在冲绳，1952年8月，第一代民政副长官毕特拉^[1]对立法院讲话时，赤裸裸地发表反共演讲，扬言“琉球人民党的主义以及目的与国际共产主义的原则及目的在同一个轨道上”。那之后，以第一代任命行政主席^[2]比嘉秀平^[3]引领的执政党，成立了打着亲美反共旗帜的琉球民主党。比嘉秀平在群岛知事选举时，是平良辰雄拥立派的一员，也是社大党中央委员。但是，在复归运动当中因为“如果是暂时

[1] 毕特拉 (Robert S. Beightler)：第一代民政副长官 (Deputy Governor) 1950年12月15日上任。

[2] 任命行政主席：至1968年美国总统修改行政命令为止（参照第8章中“主席公选选举”部分），琉球政府的行政主席，为任命制。

[3] 比嘉秀平 (1901 ~ 1956)：冲绳的第一代行政主席。在军用地问题中对美军的态度上有所动摇，受到居民的批判，于举岛上下斗争中突然逝世。

的，也不反对托管统治”的发言，受到社大党青年部（新进会）的抨击，在脱党之后，得到任命行政主席的地位，与过去的政敌松冈政保联手起来，开始聚集自己的执政党势力。

琉球民主党一方面表明亲美反共的立场，一方面宣言琉球居民的最大幸福是恢复民族的本来面目，在纲领中也写进了“早日实现复归祖国”的内容。大致说来，民主党主要由共和党、社大党右派系以及奄美出身的议员多数派三部分构成。与主张独立论的共和党联手的民主党打出早日复归日本的旗号，说明他们虽避免与其他派系的调和，但复归思想在民众中间已经扎下了根。复归日本运动，因为《对日和平条约》的签订而受到挫折，但复归思想却抓住了众多民众而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几乎没有给冲绳独立论留下任何余地。

另一个特征是，奄美出身的8名议员中有6人参加了民主党。这在表明了奄美复归运动性质的同时，也说明离岛出身的无党派议员通过接近权力来为出身地区谋利益的倾向较强。

这样，民主党虽然争取到了18个议席，但没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在重新选举和补选中，被人民党和社大党击得节节败退。这种情况下，美民政府开始进行露骨的选举干涉。1953年4月举行的冲绳本岛中部第四选区的补选中，社大党的天愿朝行当选时，美民政府向选举管理委员会发函指示：“当选者犯有不知廉耻之罪的前科，应暂缓公布当选决定。”面对这一切，共同推举天愿朝行候选者的社大党和人民党，结成了反对殖民地化共斗（联合斗争）委员会，反对干涉选举，

没有理睬选举委员会和美民政府的公函，发表了当选结果。民政官路易斯^[1]立即向选举管理委员会发出公函，指示重新选举，同时对反对殖民地化共斗委员会发出了解散命令。

接着美民政府以归还奄美为时机解散立法院，开始实施一人一区的小选举区制度。各个选区的配额，在当时没有明确，RycomG2^[2]（琉球军司令部参谋部）与美民政府参考以往选举结果的详细分析资料，规划了扶助保守派大政治家当间重刚和松冈政保的令人惊异的“蜥蜴脚尾”选区^[3]。

但即使是这样，1954年3月第二次立法院议员选举的结果是民主党12席、社大党12席、人民党2席、无党派3席，显示了民众对美军的坚韧抵抗。并且，立法院的正副议长被社大党在与在野党联合的形势下独占。这样一来，美民政府视人民党为共产党，社大党为人民党盟友，完全无视立法院正副议长的存在，在美民政府开展相关活动时，根本不作邀请。这时的立法院议长是平良幸市^[4]。民主党通过

[1] 民政官路易斯 (Governor James M. Lewis)；1951年6月就任。

[2] RycomG2；Ryukyu Command G2的缩写。

[3] “蜥蜴脚尾 (Gerrymander)”选区：为了使自己一方党处于有利形势，而改变选区。181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州长 E. Gerry，为了使自己一方党处于优势，划分了不自然的选区，形状类似于希腊神话中的动物 salamander，形似蜥蜴。由此两个词合成为讽刺不光彩选举行为的 Gerrymande、蜥蜴脚尾选区。

[4] 平良幸市 (1909 ~ 1982)：琉球政府以及复归后时期的政治家。1976年6月首次当选冲绳县知事，在尊重传统、主张自治权、反战和平为基础的思想信念之下，参与处理复归和战后问题。历任社大党书记长、委员长，在团结革新势力方面，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选举得到多数席位，是1956年3月的第三次选举。这时的结果是，民主党16席、社大党8席、人民党1席、无党派4席。

复归祖国期成会的成立

那么，这一时期的复归运动，处于何种状态呢？在奄美大岛，尽管有《对日和平条约》的签订、生效等状况的变化，复归日本协议会还是坚持开展活动，在1952年，举行了“撤销条约第三条”的第二次署名运动，这也达到了几乎100%的成果。但是，在署名活动之后，比起撤销第三条给人以反美印象、更应该以在实质上实现复归为目标的呼声愈来愈强烈。1953年1月，人民党被从复归日本协议会中排挤出去。

在冲绳，在促进复归日本期成会完成署名运动，提出陈情书并按照其要旨解散后，有一段时间不再有以复归运动为目标的大众组织。但是，以教职员会和青年联合会为中心，重建复归运动的呼声高涨。1953年1月，成立了冲绳诸岛复归祖国期成会。期成会的会长由历任冲绳群岛政府文教部长和教职员会会长的屋良朝苗担任。教职员会会长屋良提议，“复归是政策之前层次的问题，希望避免因参加政党而被卷入政治纠纷，希望可以在纯粹的立场上来实现复归”。在这样的提议下，期成会由教职员会、青年联合会、妇女联合会等6个民间团体组成。期成会以向相关诸国、诸机关宣传复归和“为了高扬冲绳国民意识的宣传教育”为目的。但是，当奄美的归还被决定下来，情况越发

严峻时，大家反省到只由6个团体支撑的运动的薄弱，1953年11月，对期成会进行了改组，使民主/社大、人民三个政党、民主团体、经济团体、报社等冲绳当时几乎所有主要团体都加盟进来。

但是，奄美的归还，就是永久统治冲绳的宣言，也是镇压复归运动的宣言。美民政府认为，复归运动破坏了经过祖国日本认同的合法的国际秩序，只是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利益。1954年2月，首席民政官布拉姆利^[1]向复归期成会会长、教职员会会长屋良朝苗发出公函，警告“教职员要专心儿童的教育”。更有甚者，在屋良朝苗和喜屋武真荣^[2]准备为领取在本土的冲绳战灾校舍复兴资金募集运动中筹集的资金而上京时，美民政府拒绝放行。到了5月，第二代民政副长官奥谷颠^[3]把相关报道机关集合起来，发表了关于防共问题的施政见解，其中特别把教职员当靶子，谴责“他们教授共产主义，为了补充共产党员的后备军而开展教育”。在这样歇斯底里的反共攻势下，屋良朝苗被迫辞去期成会的会长职务，最终组织本身也自然消亡了。

劳动斗争风潮及美军的干涉

却说这一时期，也是新的性质的斗争终于开始抬头的时期。以“确

[1] 首席民政官布拉姆利 (Civil Administrator Charles V. Bromley)；1953年6月12日就任。

[2] 喜屋武真荣 (1912 ~ 1997)；冲绳的政治家。作为冲绳革新共斗会议的候选人之一，是革新统一运动的象征性存在。曾任参议院议员。

[3] 第二代民政副长官奥谷颠 (Deputy Governor David A. D. Ogden)；1953年1月3日就任。

立作为日本人的权利”为目标，在冲绳本岛，1952年由人民党那霸支部发起了战后首次五一劳动节活动。

另外，与战败初期在军工作业现场自然发生的消极怠工不同，有组织的劳动斗争风潮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接连爆发了日本道路会社（清水建设的转包公司）（1952年6月）、松村组^{〔1〕}（1952年6~8月）、清水建设本部^{〔2〕}碎石厂（1953年1月）等一连串的罢工。这些工潮基本上以本土建设业者为对象进行斗争。当时，从事美军基地建设的大土木建设业者大约有40家，其中约有20家公司是日本的企业，剩下的是美国、香港、台湾、菲律宾的，最后才是冲绳本地的公司。在当时的冲绳，因为地都在战争中被打变了形，产业基础遭到彻底破坏，广大的军用地被接收，从困窘至极的奄美涌入了大批想在军工厂做工的人们，这样就出现了庞大的失业和潜在失业人群。这些企业，驱使被置于失业状态下的众多的人们在恶劣的劳动条件下像奴隶一样地工作。此外，在美国人、菲律宾人、日本人、琉球人之间因种族不同而实施歧视性等级工资的做法也横行一时。

这样，在当时的工潮中，就提出了“要求立即发放拖欠的工资”、“收回不当解雇”、“改善形同猪窝的宿舍，配给蚊帐、草席，设置厕所等卫生设施”等要求，人权斗争的色彩较为浓烈。这也使它得到立法院和一般民众的强烈支持。在针对日本道路（会社）的劳动斗争发生

〔1〕 松村组：日本本土的建筑公司。

〔2〕 本部：地名，位于冲绳岛西北部。请参照附图。

时，出现了应劳动者大会的要求，立法院变更议事日程，把保守派的议长和文教厚生劳动委员会的成员装上卡车拉到劳动斗争的团体谈判^[1]现场、加入交涉^[2]调停的一幕。民众和议会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接近。在那一刻，可以说是存在冲绳“战后民主主义”。在当时的冲绳，还没有劳动组合和劳动法。在这种状态下，立法院开始匆忙制定劳动三法。

面对这一切动向，美民政府开始加强干涉和镇压。日本道路（会社）的劳资争端交涉发生时，美民政府站在第三者立场上；到了松村组劳资斗争时，就向立法院议长发出“立法院在被大众行动所左右的情况下进行公共活动并不是众望所归”的劝告公函，对立法院的行动给予指摘；当立法院急于制定与本土看齐的劳动三法时，又立即发出“在以农业经济为根本的琉球，并不适宜采用与本土同样的劳动基准法，劳动三法的制定可暂缓”的公函。但即使如此，1952年11月，立法院还是通过了《劳动组合法》和《劳动关系调整法》。这回美民政府发出公函要求主席暂缓签署，使之胎死腹中。如果问题是个别企业的争端，美军或许会采取宽容的第三者立场，或进一步扮演通情达理的调停者的角色。但一旦劳动者的自觉斗争连锁反应式地展开，并且民众的支持把任命主席的执政党也席卷进去，最终发展成要求建立保

[1] 团体谈判：日本国宪法第28条规定，劳动组合与雇佣方就劳动条件展开谈判交涉的权利。

[2] 交涉：日本国宪法第28条规定，劳动者为了实现劳动条件等有关自身的主张，团结起来与雇佣方进行交涉的权利。

障劳动者最起码权利的法规，就有可能影响以牺牲劳动者为代价强行推进的基地建设，而这是美军所不能容忍的。

在美军政和劳动运动的对立日益加深的过程中，1953年5月，在劳动组合成立准备大会的号召下，组织了第二次五一劳动节集会。被写进这次五一劳动节决议文中的近30个项目的要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民众所直面的问题。

要求即时复归日本和尽早制定劳动法等要求自不必说，像“反对琉球的军事基地化”、“要求即时撤走外国军队”等要求，在大规模民众集会的场合公开宣讲，也是第一次。“绝对反对威胁农民生活的征收土地”、“要求即时撤销土地征用法”等请求也开始登场。

此外，也出现了“反对殖民地化教育，即时罢免琉球大学校长、副校长”的要求。这显示了美民政府颁令于1950年设立的琉球大学拥有何种性质。这项要求起源于因组织原子弹爆炸展览、灯火管制（防空演习）下在宿舍中点灯等为理由遭到察看处分的学生们的控诉。对学生的控诉，校方采取了报复措施，学生们遭到退学处分。这就是所谓第一次琉大事件。

“言论、出版、集会、示威行动的完全自由”被特别提出，也是这一时期的特征。其实于1952年12月，在奄美大岛的名瀬（今奄美市）已经发生了因为发放《和平》杂志被军事法庭起诉的事件。第一次琉大事件，从本质上说也与表现的自由有深切关系。另外，美民政府也开始对本土留学生展开思想调查。

这一时期的五一劳动节集会，像大会决议中包含的多样要求所显

示的那样，几乎是没有组织的民众可以公然表明自身要求的唯一的群众集会。

在这样蓬勃的运动支持下，立法院在1953年7月又一次表决通过了劳动三法。这一次美民政府也只有默认，劳动三法终于在9月1日公布，10月1日开始施行。但美民政府在劳动法马上要被公布之前（8月18日），公布了第116号法令《有关琉球人被雇佣者的劳动基准以及劳动关系法》，规定被基地相关的事务所所雇佣的劳动者，不在劳动法适用范围之内。116号法令不仅从基地劳动者那里夺走了团体交涉权利和劳动斗争交涉权，并且更加严格地限制基地设施内的劳动组合活动，此外，除对违反法令者实施解雇等民事处罚之外，还规定可以实施罚款、徒刑等刑事处罚。

在当时的冲绳，除去公务员相关职务岗位（公务员法于1953年1月设立），一多半的雇佣劳动者都是被美军或基地相关企业所雇佣，这个法令，实质上想使劳动法徒有其表（进一步，于1955年3月公布了第145号法令《认定劳动组合的手续》，宣布如果没有美民政府的认可，所有的劳动组合，不得擅自成立）。

对于随后的第二年1954年的五一劳动节集会，也采取了更严厉的镇压措施。4月24日，美民政府新闻处发出了“五一劳动节是共产党员的‘圣经’的作者卡尔·马克思的诞辰日，共产党员之外的人，不应该参加”的通告。两天后，也许是觉察到了这个错误，美民政府情报教育部长迪芬达法（H. Earl Diffenderfer）作了进一步解说，“五一劳动节是从古希腊时代传承下来的古典节日，现在的五一劳动节被共

产主义分子所把持，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劳动者的庆典，所以请非共产党员不要参加”。大言不惭地发表这样的公开发言，也显示了当时美政府对共产主义理解的程度。在这些军人掌握绝对权力的情况下，冲绳人民强忍痛苦。这之后，美民政府又颁布命令对50人以上的集体游行加以琐碎的限制。从4月28日到30日，出现了众多公司发布“如参加五一劳动节，将视为有损公司名誉，一律解雇”的社长通告的报道，社长谈话被登上了报纸。琉球海运、国场组、冲绳配电、琉球石油、琉球银行等，几乎所有主要公司的名字都被登了出来，夹在社长们中间，教职员会的屋良会长也表明“本会与五一劳动节无任何关系，当然不会参加”。社大党也没有参加。

第三次五一劳动节，就在负责警备的警官队、警察报道班、CIC^[1]（美军谍报机关）的包围中召开，演讲大会淹没在呼啸往来的美军直升机的轰鸣声中。美民政府新闻处事后发表声明强调，“共产主义者主办的卡尔·马克思日的演讲大会和示威游行，一般居民不抱有任何关心，遭到惨败。大会参加人数只有区区396人”。但是，美民政府发表的这个很准确的数字，却反过来说明了不屈服于任何镇压的劳动者的存在。当时，以参加五一劳动节民众集会的照片为根据遭到解雇，或在申请前往本土时不明就里地被拒绝的事件时有发生。报纸和广播都加强事先的自我审查，回避批判军政，言论自由完全被抹杀。

[1] CIC (Counter-Intelligence Corps)：该机构对被美军视作“反美破坏”分子嫌疑的个人或团体进行逐一追查，并向美军参谋部第二部报告。

人民党事件

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军的反共攻击就集中指向了人民党。美民政府一方面指示立法院制定防共法（共产主义政党调查特别委员会虽然也被建立起来，但却在立法化上遭到失败），另一方面也开始出手直接镇压。后来被称作人民党事件的美民政府对人民党的镇压，是从1954年7月15日向奄美出身的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林义巳和畠义基二人发出48小时以内离岛的命令开始的。面对两人的询问，美民政府联络官回答，两人参与复归日本运动和煽动居民的行动，违反冲绳的利益。

像这个离岛命令所显示的，奄美被归还后，居住在冲绳的奄美出身者的身份变得暧昧不清。

随着冲绳的基地建设正式开始，从奄美流向冲绳本岛的人据说接近50000，因为奄美被归还，其中的一部分人向京阪神^{〔1〕}和京滨^{〔2〕}地方移动。但是，留在冲绳接受外国人登录的也达到28000人，如果加上未登录者，1954年左右在冲绳的奄美出身者约为30000人。

在奄美被归还后的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因为卖淫、走私、杀人未遂、抢劫等嫌疑和违反登录令被强制遣返和接到驱逐命令的奄美出身者超过140人。这当中，有的是犯罪嫌疑还没弄清，就在30分钟

〔1〕 京阪神：京都、大阪、神户地区。

〔2〕 京滨：东京至横滨的工业地带。

之内被军事法庭下达了判决，有的是外出时碰巧没带登记证，就不问青红皂白地被抓进拘留所，然后就那么被直接遣送回去。

后来，在各方不断的呼吁下，虽然对从奄美被归还之前就居住在本岛的人，给予了“半永住”的资格，但他们的无权利状态毫无改善。他们身为琉球人的所有权利被剥夺殆尽。比如，没有被赋予以立法院议员为首的各种选举的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只有这一点在1968年7月后得到改善），当不了公务员，不可能取得土地所有权，也没有资格成为日美两政府的奖学生。这么说来，奄美出身者本应该有作为外国人的权利，但事实上也并非如此。例如，在美军占领下的冲绳，外国人比起琉球人，只需付极低的所得税。但是，从奄美被归还之前就住在冲绳，在奄美被归还的同时成为非琉球人的奄美籍的人们，却没有得到成为外国人的恩典。他们从税法上被当做琉球人。就是说，在权利被剥夺时他们不是琉球人，在承担义务时又与琉球人平起平坐。

对林义巳和畠义基的驱逐命令，是美军对人民党的一个挑衅。两人根据“琉球是日本的领土，拒绝日本人居住在日本的领土上是不当判断”的人民党的主张，没有服从驱逐命令而潜入地下。但约40天后的8月27日，畠在丰见城村的共产党员的家里被捕，9月1日在军事法庭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期满后强制遣返。之后，畠提出“今后不从事政治活动”的誓约书，被免除了强制遣返。林后来逃出了冲绳。

美军以此事件为开端，对相关人士恫吓和怀柔政策并举，由此得



因人民党事件入狱的冲绳人民党总书记濑长龟次郎，走出冲绳监狱，向500名热烈欢呼的群众致意。

那霸冲绳监狱，1956年4月9日上午

冲绳时报社摄影

到部分供词后，10月6日，以帮助和教唆犯人藏匿的嫌疑，逮捕了丰见城村村长又吉一郎和人民党总书记长濑长龟次郎。丰见城村是濑长龟次郎的出生地，也是人民党的地盘。随后，又以印刷、散发抗议对濑长龟次郎等的不当逮捕的传单和海报为理由，对大湾喜三郎立法院议员等二十几人实施大拘捕。然后，在连律师也没有的军事法庭上，濑长龟次郎被判处两年徒刑，又吉一郎被判处一年徒刑。这就是人民党事件。

如果从短期和表面上来看，美军通过人民党事件，削弱了人民党的力量。但是反过来，也加深了民众对反美政党人民党的信赖感。对

于民众来说，濑长龟次郎是冲绳黑暗时代的一颗闪烁的星。濑长和又吉被下狱时，冲绳监狱被一片出人意料的欢呼声所包围。即使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可以再失去的、处于最底层的民众，还是率直地表现了对人民党和濑长龟次郎的感情。

在那半个月之后的11月7日，突然爆发了所谓冲绳监狱暴动。服刑人员在5天的时间里，占据了整个监狱。这个主要要求对服刑人员尊重人权和改善待遇的暴动，被美军和琉球政府宣传为人民党在俄国革命纪念日的这一天计划的行动，但没能予以证实。

却说在畠义基刚刚被捕之后，美民政府情报教育部长发表了，由RycomG2从某个渠道获得的“可称为日本共产党对琉球政策基本纲领的秘密文件”，说明人民党的所有行动都是依照日本共产党的指示进行的。1954年4月，日本共产党通过非法的机关报《和平与独立》，发表了可称为琉球地区的党的活动指南的政治方针（即《关于琉球的形势》），呼吁灵活运用合法和非法两种手段来强化组织活动。美军也许在第一时间就得到了这个文件，但美民政府发表的文件本身，并不是出自对冲绳现状的严厉批判而写的。另外对于立法院共产主义政党调查特别委员会的照会，美民政府情报教育部长回答道，“这个指令是从RycomG2得到英文文本然后翻译过来的，这里没有进一步解释的资料”，根本无意出示日本共产党指令文件的实物。

总之，美军使尽了种种手段镇压人民党，想把刚刚露出苗头的日本共产党琉球特别地方委员会等非法组织的实体一点点带出来。人民党事件之后，CIC的绑架、拷打事件接连不断。

暴力性的军用地接收

这一时期的军事优先政策，以暴力性接收土地所象征的军用地政策所表现得最充分。在这一时期表面化的军用地政策，是对1950年12月5日的《关于琉球列岛美国国民政府的指令》的具体展开。这一指令指示，“（民政副长官）必须优先实施对土地所有权的登录并确保执行”。在战后的冲绳，由于土地契约书等被烧毁和地形的改变，使土地所有权变得非常不确定。即使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说，也需要明确土地所有权，所以从这个指令被颁布之前，相关手续就已经在推进。但是，这个指令又特别强调给予这项工作优先权，是为了“购入或征用”“合众国政府永久需要”的土地，并“获得它的所有权”而作的必要准备。

美军在占领冲绳的同时，在把居民赶入收容所的阶段，就像在空白地图上画上疆界一样，接收了广大的军用地，并无偿使用。根据普莱斯劝告（见第5章），在1945年那一阶段，美军接收的土地约为45000英亩，那之后归还了约5000英亩，在1955年阶段约占有40000英亩。也就是说，冲绳本岛面积约13%为军用地，其中44%是原来的农耕地。那么当然，在很早的阶段就有要求支付军用地租的呼声，美军一方也上溯至1950年7月1日，发表了支付的方针，进行土地的鉴定评价。1952年11月，公布了规定军用地租借契约的方法、租借时间、使用费用等第91号法令——《契约权》。

依照这个法令的要求，首先行政主席要与土地所有者缔结租借契约，然后再与美军签订契约。租借时间为从1950年7月1日开始的20年，使用费用为1950年7月1日时地价评估价格的6%，即一年平均每坪1日元8钱。租借时间为20年这么漫长，使用费用却惊人地低廉。最后签订契约的，只占土地所有者的不到2%。这时，为了找到消化预算的出口，美民政府在1953年3月，暂时发布了《关于从1950年7月1日至1952年4月27日，被美国政府使用的琉球人私有地的租借契约的缔结以及租地费用支付的履行权限》这个有长长名字的命令，并强行付给行政主席约106万美元作为军用地租借费用，然后再由行政主席向各个土地所有者支付。接着在1953年12月，公布第26号公告《对军用地区内不动产使用的补偿》，单方面宣布：不管契约是否成立，因为美军一方“土地使用”的事实，美军已经得到租借权并支付了地租。

另一方面，美民政府在1953年4月，为了进一步接收需要的土地，公布、施行了第109号法令《土地征用令》。以这个法令为根据，在真和至村安谢、铭刈（1953年4月）、小禄村具志（1953年12月）、伊江村真谢（1955年3月）、宜野湾村伊佐滨（1955年7月）等地，动员武装美军，镇压农民的顽强抵抗，暴力性地接收土地。

《土地征用令》施行一年后的1954年3月，美民政府发表了美陆军省军用地租一次付清的计划。具体说，就是一次支付美军制定的16.6年的地租（地价的6%），通过一次性支付标准地价中相应部分的费用，来设定永久租借地权。自《关于琉球列岛的美民政府的指令》



美军暴力征收土地过程中，竖立的第一块禁止农民进入自己土地的告示牌。上书“美军用地，除美国人之外，禁止入内，违者严惩”。

伊江岛真谢地区，1955年夏

阿波根昌鸿摄影集《人居住的岛屿》(英文版)

以来，美军以购买军用地为原则性方针。相应地，一次性支付一方面照顾到农民对土地的执着，另一方面想把购买土地的种种权利都抓到手中，是种狡猾的尝试。

对于一次性支付，行政主席比嘉对“希望把地租一次付清从而给农民的生活生产提供资金”的“军队的父母心表示感谢”。美民政府军用地政策的顾问机关、冲绳一方的土地委员会，也表示支持。更准确地说，美民政府接受了冲绳一方的建议，然后向本国政府提出了一次

性付清的方案。原来，民主党和拥有较大规模军用地的地主，虽然懵懵懂懂，但觉得反正5年、10年内土地回不来，就趁机先拿到手一笔整钱，然后考虑如何有效地运用，觉得这是上策。他们是站在这种经济合理主义的判断立场上的。对他们来说，土地的估价是唯一的问题。

对一次性付清地租最感到危机的，恐怕是人民党。人民党把美国的冲绳统治政策定义为殖民地政策，一次性付清地租这种实质上的购买土地行为正是对领土权的侵害，是殖民地政策的具体化。对把美军统治冲绳视为继续无视（对日）和谈的占领政策的社大党来说，购买土地也是无法容忍的政策。并且，购买土地与中小农民对土地无尽的依恋直接正面冲突。当时，正处在反对基地斗争中与农民感情紧密联系的口号“钱是一时，地是万年”传遍全国的时代。令人瞠目的低廉的地价，被放置一边的损害赔偿，加上对新的接收的不安，如果说一次性付清地租是实质上的购买土地行为，那么就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触怒中小农那朴素的感情的了。

在一次性付清地租的方针发表后的1954年4月12日，传来了美议会正在讨论土地购买问题的消息。人民党和社大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巧妙的反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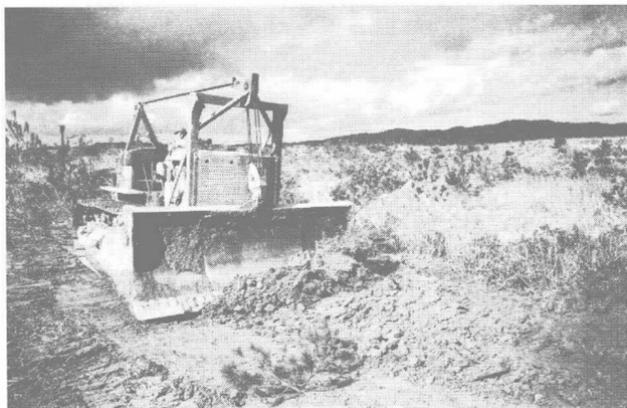
1954年4月30日，立法院全体表决通过了《关于军用地处理的请愿》，表明了反对一次性付清地租、正当赔偿^[1]、损害赔偿、反对新

[1] 正当赔偿：对现在正在使用中的土地给予恰当并完整的补偿。土地使用费用标准，根据居民合理的计算决定，并且必须以年为单位支付。

的接收等四项要求。这些要求后来被称为“保卫土地四原则”。立法院决议首先说明，即使以军用地主维持最低生活的标准来说，低廉的土地使用费用也相去甚远；美军带来的巨大损失和伤害，没有得到赔偿；在指出强制性的土地接收把居民推向一片不安之后，总结道：“值此时节，美国国会进一步抬出购买冲绳土地和永久使用、一次性付清地租等问题，造成好像这一切都是琉球居民的希望所在的印象。这给居民以巨大冲击，现在已无法抑制居民对美国土地政策的不信任和不满。”人民党巧妙地把民主党等的经济要求也捆绑在一起，把坚决反对一次性付清地租的要求，推向全岛。

与这个决议通过的同时，行政府、立法院、市镇村长会、土地联合会（约4万个军用地主的组织）4个团体结成四者协议会（即四者协），与美民政府展开交涉。面对交涉，美民政府解释“在行使统治权的期间，如果为了公共的需要而被要求，任何私有土地皆可征用”（民政副长官给立法院的公函）是基本原则，变更此原则，已经在当地民政副长官的权限之外。如此，从四者协议会中选出6名代表，直接与美国政府展开交涉。一直挥舞着绝对权力强行推进露骨的军事优先政策的美民政府，之所以只在军用地问题上避开强硬的当地解决，而允许访美代表团对本国的陈情，是认为四者协的陈情只限定在纯粹的经济要求上。并且判断，作为使居民折服的形式上的步骤，做出倾听民意的姿态更有效果。事实上，四者协代表的大多数，也确实不少场合把反对一次性付清地租作为提高土地使用费用的交换条件。

根据四者协访美代表团的要求，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向冲绳派遣



美军在边野古一带建设基地。

边野古，1956年

冲绳时报社摄影

了以 M·普莱斯 (Melvin Price) 为委员长的特别分科委员会。这个调查团向议会递交的报告书 (《美众议院军事委特别分科委报告书》) 就是所谓的“普莱斯劝告”。

普莱斯委员会于 10 月 23 日晚抵达嘉手纳机场，实际上只经过短短两天半的现场视察和意见听取，就离冲绳而去。但即使是这样，众多民众还是期待议会能拥有与军部不同的美国民主主义的传统。在第三次立法院议员选举 (1956 年 3 月) 中，持对美协调路线的民主党占有多数席位的理由之一，就有民众对普莱斯委员会的期待。但是，不言自明，那个报告书还是背叛了民众的期待。报告书强调：冲绳基地 (一) 作为无制约核武器基地，(二) 作为对付亚洲各地区争端的美军远东战略的据点，(三) 作为日本和菲律宾等亲美政权倒台时的避难

所，具有重要意义；包括军用地政策在内的一直以来的美军占领政策基本上正确。冲绳一方的四原则，被一概否定。

《朝日新闻》的报道

却说在日本本土，和平谈判生效后，冲绳依旧是“被遗忘的岛屿”。在这当中，把冲绳的现实推到国民面前的，是1955年1月13日《朝日新闻》的专题报道《震惊于美军的“冲绳民政”》。占去社会版整版的这组报道，主要以自由人权协会经过约10个月的调查结果为中心，《朝日新闻》在之后也从各种角度对冲绳问题展开了集中的专题报道。这个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美远东军司令部在3天后，对报道中言及的事实给予全面否定。然后，在这一年的4月，邀请内外记者团25名记者到冲绳进行5天的采访。记者团的当地报告书与美军的意图相反，最终证实了人权协会的调查。

但同时也必须引起注意的是，成为《朝日新闻》报道基础的自由人权协会的调查，最初是受纽约国际人权联盟议长波德温（Roger N. Baldwin）的委托而进行的。使波德温开始关注冲绳问题的，是住在冲绳的一名美国传教士发表在《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杂志上的批判军政的论文。

因为《朝日新闻》的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总评^{〔1〕}和左派社会

〔1〕 总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的简称。

党等计划派遣若干冲绳调查团，但因为没有得到美民政府进入冲绳地区的许可而无从实现。国际自由劳联的冲绳调查团，几乎是唯一的例外。日本国际自由劳联加盟组合联络委员会，在1955年5月国际自由劳联第四届世界大会上申诉冲绳的劳动者人权遭到侵害。申诉引起大会的重视，由此派遣了调查团。1956年5月访问冲绳的调查团受到处于孤立状态的冲绳所有革新政党和劳动组合的欢迎。调查团的成员包括两名美国的劳动组合相关人士、都劳联委员长冈本丑太郎、全递^[1]教宣部长堀内达男四人，另外又加上作为顾问的日本驻留军劳动组合的门司亮、日教组的绀谷敏夫。调查报告书在以美军统治为前提这一点上，并不能使舆论满意。但指出“第116号以及145号法令，复杂且相互矛盾，繁琐而难于理解”，调查了“扑灭了向常人生活水准看齐的意愿和希望”的低工资、不公正的种族歧视工资的实际情况，并在当时取得了相当的效果。这个意义上来说，值得给予评价。

《朝日新闻》报道的另一个影响，是给予被迫处于孤立斗争状态的冲绳民众以无限激励。《朝日新闻》的报道，是射向被封闭的冲绳社会的来自祖国的一束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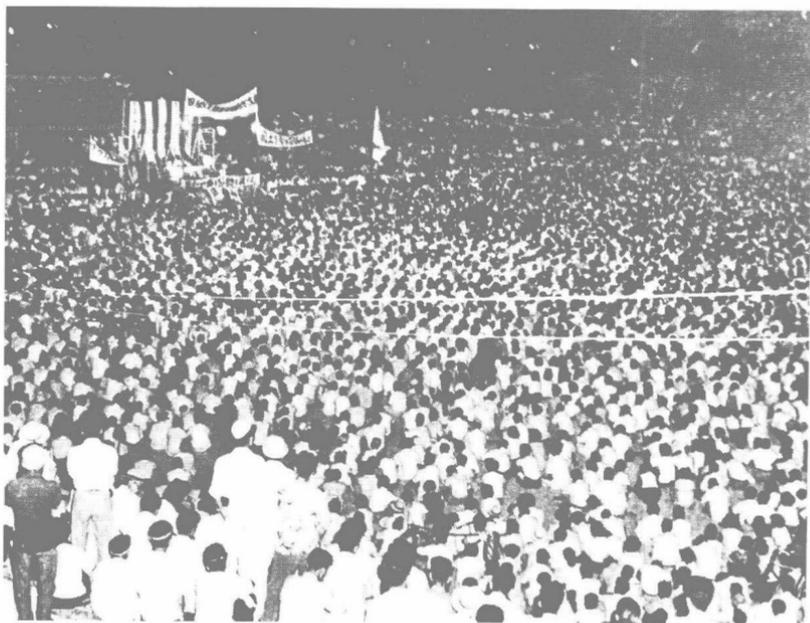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这一时期，民众对于美军士兵犯罪的愤怒，终于由大众自己表现出来。本来，美军士兵的犯罪，无论在发生的数量上，还是残暴性上，这个时期都不十分特殊。这一点，从前文引用的《时代》周刊杂志的报道中也可以看出。但是，众多的受害者，只

[1] 全递：全递信劳动组合的简称。日本邮政公社劳动组合的前身。

能暗自饮泣。可是到了战后快 10 年时，已经到了民众忍耐的极限。

1952 年 11 月，立法院通过《关于拥护琉球人民的基本人权》的决议，向美民政副长官请求“根绝腐败事件以及给受害者公正的损害赔偿”。民众的愤怒以居民大会等形式得到大众性的表现，是从 1955 年 9 月发生的被称为由美子事件的残杀 6 岁幼女暴行事件开始的。通过这个事件浮出表面的民众的愤怒，到第二年的 1956 年 4 月，拾破烂的妇女被诱导进禁止入内区域而射杀的事件，即所谓悦子事件时，继续喷发。

民众对于美军犯罪的愤怒，在劳动运动和政治活动被严厉镇压的情况下，成为冲绳人民新的斗争的导火索。



为了反对军用地租费一次性支付而团结起来的冲绳县民，举行反对《普莱斯劝告》的“贯彻四原则居民大会”。共聚集了15万民众。

那霸高中，1956年6月25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第4章 举岛上下的斗争

土地斗争空前高涨

1956年6月，冲绳人民在战后史中，首次以历史主人公的姿态出现在地平线上。自民政副长官莫尔^{〔1〕}传达普莱斯劝告主旨的1956年6月9日这一天开始，在冲绳，一轮新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这一天，立法院召开紧急全体会议，确定贯彻（保卫土地）四原则的态度，希望日本政府作为领土主权国，对美国超越《对

〔1〕 民政副长官莫尔（Deputy Governor）：James E. Moore，1955年3月5日就任民政副长官，1957年7月4日就任首席行政长官（High Commissioner）。

日和平条约》第三条后半部所规定的权利的领土侵害，采取坚决态度。行政主席比嘉也宣誓贯彻四原则。

6月14日，土地联合会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为阻止普莱斯劝告，除了全体居民每个人都采取坚决拒绝一次性付清地租的态度，死守领土权之外，别无他法”的决议。决议指出，四者协议会（行政政府、立法院、市镇村长会、土地联合会），不应成为施政者践踏80万居民意志的代行机构，提议“对行政政府以及立法院负全责的人们，作为基层行政干部的市镇村长以及议员，相关方面的军用土地联合会干事”以总辞职的形式，来阻止军用地政策的强制执行。进一步，土地联合会提出了各种团体首先共同组织居民大会，然后通过居民大会选举出代表向民政副长官莫尔传达居民的意愿的想法，以及土地联合会给代表们作坚强后盾，组织有秩序的游行示威等运动方针。

四者协面对土地联合会的提案，经过14日、15日两天的激烈讨论，决定了总辞职、召开居民大会、向本土派遣代表的方针。16日，总辞职的决议书被递交给莫尔。接着，18日，四者协设立了贯彻四原则本部，确定了“保卫四原则的基本思想准备”。这个“基本思想准备”，可以被称为运动的实践纲领，由“不拘各自利害，坚定保卫土地和领土正义主张的决心，大无畏地勇敢斗争”、“即使美国实施武力干涉，我们坚持以无抵抗的抵抗面对暴力的原则”、“我们是与美国的方针斗争，不是与在冲绳的美国人个体进行斗争，不得侵害作为个人的美国人的人权”等7个项目构成。

同一天，教职员、冲青联、三政党、土地联合会、市镇村长会等

民间 16 个团体，召开联络协议会，决定开展支持四者协的贯彻四原则运动，创立居民斗争组织。6 月 23 日，16 个团体结成解决军用地问题促进联络协议会（联协）。同一天，市镇村议会议长会也加盟四者协，四者协变成了五者协。

普莱斯劝告的全文被传达到冲绳的 6 月 20 日，全冲绳 64 个市镇村中的 56 个市镇村同时召开了市镇村居民大会。据报道，有约 16 万到 40 万的民众（占全人口的 20% 到 50%）参加了这些大会。接着，第二次居民大会于 6 月 25 日在那霸和胡差（Koza，现冲绳市）召开，分别有 10 万和 5 万民众参加。两天后，由 4 人组成的第一次渡日代表团上访东京。

冲绳人民奋起的消息，不仅在日美两国传播，也被传向世界各地，莫斯科也给予广播报道。土地斗争如火如荼，只能用“爆发”来形容。人们认识到，土地问题并不只是军用地所有者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冲绳全体人民的问题。这是针对过去 10 年美军统治的“举岛上下”的总反击。1956 年举岛上下斗争之于冲绳战后史，在 1960 年安保斗争对于日本战后史的意义之上。

另外，这次举岛上下斗争，也具有复归思想支撑下的复归日本运动的一个侧面。不仅在向日本政府和本土相关团体的请求书中，并且在各种团体内部为相互沟通思想的决议和方针当中，也无一例外地呼吁“死守领土权”、“国土防御”。这不只是出于战术上的需要。美军针对复归运动的镇压，反而使民众更加确信复归运动的方向正确，更加心向复归，这些在普莱斯劝告出台后一下浮出水面。“坚守作为日本人

的灵魂和骄傲斗争到底”这样的口号受到强烈支持，也是因为如此原因。

另一方面，如普莱斯劝告中所提及的，本应“没有激烈民族运动”的冲绳掀起的举岛上下斗争，使美国本国政府和当地美民政府吃了一惊。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企图强行推进既定方针。美民政府一边表面上静观事态，一边暗示如果五者协总辞职，美方将不惜直接统治。他们全力制定了通过接触民主党的部分干部和财界人士，策划包括更替比嘉主席在内的平息事态的方案，并直接与军用地所有者暗中交易以破坏团结。

在这样的形势下，夹在高涨的大众运动和铜墙铁壁的美军之间的比嘉主席和民主党的部分力量开始动摇。同一时期，那霸市长当间重刚在会见美国记者时提到，“如果以美国不要求获得所有权为前提，承认冲绳所主张的正当赔偿，那么对于一次性付清地租，我们并不反对”，引起轩然大波。他代替比嘉主席，强调了冲绳统治阶层的经济合理主义的判断。

却说这边五者协与联协之间，围绕贯彻四原则的举岛上下的居民斗争组织的构想，思路上的分歧日渐尖锐。联协一方在6月末时，已经考虑如果五者协总辞职，就建立五者协和联协一体的居民会议，希望以此作为居民意志的决定机关。相对于此，五者协一方的立法院议长与仪达敏（民主党）则质疑“联协构想的居民组织是人民政府吗”，以示抗议。不过说起来，举岛上下斗争，虽说还不十分明确，但确实开始构想超越美军式的三权分立政治机构的人民政府的居民自治组织。



保卫冲绳土地协议会成立大会。会议选举结果，会长屋良朝苗，副会长竹野光子、瑞庆览长仁，事务局长阿波根昌鸿。
那霸市美荣桥镇冲绳教职员会馆，1956年7月18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但是，随着主席和民主党的动摇，这样的构想也大大后退了。7月18日，五者协明确了“行政府主导的五者协，是拥有独立功能组织的联络协调机关，是与日美两国政府交涉的主体。居民运动的实践组织应予以另设”的《关于贯彻四原则运动组织的基本方针》。在这次会议上，土地联合会会长桑江朝幸以“我们和五者协相关的任务已经完成，今后希望作为保卫冲绳土地的协议会的核心开展实践运动”的说法表示了自己的不满。自普莱斯劝告以来，作为五者协中先锋的土地联合会，随着比嘉主席的动摇，对五者协的不信任感越发强烈。

在五者协把自身组织的真实情况明文化的同一天，联协发展为保

卫冲绳土地协议会（土地协），并发表如下声明：

一、我们与全县人民一起，为了连一坪国土也不转让给美国，倾尽民族无限力量进行斗争。

一、我们与全县人民一起，健全组织，加强铁的纪律，不向任何困难屈服，斗争到底。

一、我们与全县人民一起，高举独立、和平和民主主义的旗帜，为保卫祖国和民族斗争到底。

保卫冲绳土地协议会的会长，是教职员会会长屋良朝苗。通过成立土地协，举岛上下斗争的主导权，就从五者协转移到了土地协。土地协的成立声明以复归思想为基调，强调了彻底依靠大众进行斗争的方向性。

7月28日，集结了十余万民众的贯彻四原则县民大会，在听取了渡日代表团的报告后，选举在人民党事件中被投监、刚刚出狱不久的濑长龟次郎和被美军贴上“共产主义者”标签的社大党的兼次佐一作为第二批代表团。另外，此次大会上，通过了要求比嘉主席和那霸市长当间重刚下野的决议。

本土的反响

举岛上下斗争在日本本土也引起巨大反响。

当时是鸠山^[1]内阁时代。在前一年1955年的7月，共产党召开六全协^[2]；10月，社会党统一；11月保守联合（成立自民党）等。各种政治势力为了摸索战后政治的新方向，纷纷做出调整。随后，1955年9月，发生了东京都管辖下的砂川基地^[3]和山形县的大高根射击场围绕强制测量警官队和反对派的冲突事件。所谓旧金山（和约）体制下的日本的矛盾，开始一举喷发出来。在这样的时期，因为和谈条约产生的冲绳问题，随着激烈的群众运动，被抛进日本的政治进程当中。

冲绳4人代表团上访东京的6月27日，在羽田机场，在日本山妙法寺和尚们震天的团扇太鼓声中，来自自民党、社会党、共产党到右翼团体的建青会共二十几个团体约1000人出迎。在举岛上下斗争爆发后的约两个月时间里，报纸和广播连日来对冲绳问题进行大幅报道。并且这一时期的报道，基本上正确传达了“抗争的冲绳”的姿

[1] 鸠山一郎（1883～1959）：1954年12月10日至1956年12月23日任日本第52、53、54届内阁总理大臣。在任中成为自由民主党第一任总裁，实现与苏联的邦交正常化。

[2] 六全协：日本共产党第6届全国协议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宣布总书记德田球一已在北京去世，选举野坂参三为第一书记，通过决议，放弃之前受中国革命影响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路线（山村工作队等）。

[3] 砂川基地：1957年7月8日，在位于东京都北多摩郡砂川町（现在的立川市内）的美军立川基地，反对基地扩张的部分游行队伍，摧毁美军基地禁止入内的栅栏，进入基地。其后，游行队伍中的7名成员被以违反刑事特别法为由起诉，砂川斗争引发了诉讼。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判决把日本政府允许美军驻扎的行为裁定为“违宪行为”。后来虽然被最高法院驳回，但成为暴露安保体制和宪法体制矛盾的标志性事件。

态，字里行间也渗透着对斗争的共鸣。报纸的投书栏等，也明确显示出一般民众的民族共鸣。

日本政府内部也存在“因为冲绳居民是日本国民，日本政府拥有在日本政府对在外国国民保护权的基础上，干涉美国政府施行的政策”的见解，但这也只能算是例外。日本政府的正式态度是，虽不拥有对美国的干涉权，但通过非正式的斡旋，在关于正当赔偿和损害赔偿的问题上，要求若干的政策修正。但政府也担心，如果冲绳问题变成一团乱麻，会带来一定的政治影响。7月8日，是参议院选举的投票日。面对上访东京的代表团的要求，政府一面巧辞应对形式上的对美交涉，一面尽量拖延时间，静等冲绳一方乱了阵脚之后再做安抚状。

一方面，共产党在《赤旗》的号外（1956年6月30日）中，以《死守国土，“寂静的斗争”，炽烈激荡的日本民族的心》为大标题介绍冲绳斗争的实情，表示“我们党，为了发展实现冲绳同胞要求的国民运动，要进行诚挚的努力”。

社会党在选举口号中加入“反对冲绳的永久基地化”，誓言“绝不允许对冲绳见死不救，社党（社会党之略称）站在救援的前列”（《社会新报》，1956年6月25日）。

这样一来，参议院投票日4天后的7月4日，在东京日比谷露天音乐堂，由自社两党、总评、全劳、全学联、建青会等数十个团体主办，共产党作为观察员参加的“解决冲绳问题国民总誓师大会”胜利召开（在此前后，以大阪为首的各地也举行了类似的集会）。但是，在

此集结的数十个团体的“解决冲绳问题”的想象，已经与当初有了很大出入。共产党和全学联，试图把此次斗争定位为为了“死守国土，日本民族独立”的斗争。社会党等其他团体，则把这次斗争还原到基地问题。自民党等把这次斗争矮小化为经济斗争，只在其封闭框架中开展行动。在这一阶段，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都没有以一般民众的民族性共鸣为基础来组织与冲绳连带的有自己特色的运动。

此外，新闻界的言论领袖们，也把这一问题作为日本战后责任问题来定位，但却并没有讨论如何主体性地解决问题。从1955年1月《朝日新闻》的报道到这一时期，报纸和周刊杂志分数次对冲绳的实际状况作了大幅报道，但综合杂志等却一律保持沉默。对于这个问题，论坛的领袖们，还不具备预备知识和问题意识。但也正因为如此，没有添加任何偏颇解释的原始信息，被直接传达给了本土的民众，一定程度上也引起了巨大共鸣。但反过来说，这种共鸣也没能扎下根。

如此种种，举岛上下的斗争在日本的政治进程里，一石激起千层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急速地沉寂下来。

“美军人员禁止入内”及琉大事件^{〔1〕}

综上所述，尽管爆发了举岛上下斗争，美军一方也显示出贯彻既

〔1〕 举岛上下斗争时期的这次琉大事件，也称“第二次琉大事件”。见第3章所述1953年的“第一次琉大事件”。指两次均以学生运动为由勒令学生退学的事件。

定方针的强硬态度，但看起来好像对有关斗争的直接妨害和镇压还持慎重态度。但是，当土地协站到民众运动的前台后，美军就好像蓄意埋伏已久，突然开始露骨的反击。

对中部地区发出的 Off Limits^[1] “美军人员（全体军人，军属）禁止入内”宣言，和对琉球大学反美学生的处分要求，都是具体表现。

8月7日，美军发表声明，“鉴于居民大会和游行（示威游行）的煽动性意见和行动结果，作为避免可能发生的琉球人和美国人之间冲突的预防措施”，宣布从8日起，以胡差（Koza）市为中心的中部地区一带，为美军人员无限期禁止入内地区。以胡差为中心的地区，以美军士兵为对象的色情服务业者密集，对这个地区实施美军人员禁止入内命令，当然有断敌粮道的效果。第二天，在胡差市召开了琉大学生和归省学生共同主办的解决土地问题促进大会，7月28日县民大会上琉大学生会的“过激的反美行动”，是此次美军人员禁止入内禁令的实施理由。至此为止，在美国人和冲绳人之间还没发生任何冲突。被当作口实的7月28日的琉大学生会的行动，也只是约400名头缠太阳旗的学生，举着写有“美国佬滚回去”、“别忘了伊佐海边”、“埋葬叛徒”等口号的标语牌，从大学的宿舍出发，与另外归省学生约50人一起游行到作为县民大会会场的那霸高中的操场，仅此而已。

[1] Off Limits: 美军当局以治安和卫生为理由，对军人、军属发出的禁止进入特定民间区域的命令。

因为美军的美军人员禁止入内宣言，8月8日学生们的集会也显得极为紧张。面对250人的集会，超过1000人的色情业者与从业人员为了阻止游行而被紧急召集起来，最终，游行被迫终止。

进一步，胡差市和中部地区的市镇村相继宣誓，不批准召开反美的居民大会，并发表声明，不承认在刚刚结束的大会上被选为日本派遣代表的濑长龟次郎和兼次佐一为居民代表。由此，美军人员禁止入内禁令被解除。市镇村会长和市镇村议会议长会、联合协议会，也追随中部地区市镇村的态度，声明“濑长、兼次两者不是市镇村会长、议长会的代表”。

另一方面，对于琉球大学，美民政府于8月9日发出了断绝财政援助的通告。琉大理事会和校长立即给举行反美游行的几名学生以察看处分，但因美民政府对处分并不满意，又取消处分，给“玩弄反美言辞”的6名学生以开除学籍处分，1人以察看处分。

美民政府，试图把单个的军用地所有者从周围的组织和群众中割离开来。察觉到美军这种用意的民主党政调会长星克，提议解散土地协。这之前，民主党已经没有参加7月28日的县民大会。

提案解散土地协的民主党，虽然也言及“居民运动太过火”和“向反美运动的倾斜”，但表面上的方针，还是主张组织的一元化。就是说，土地斗争在组织上应由“保卫土地之会”来一元承担。保卫土地之会，出于人们痛感覆盖整个地区、扎根于各市镇村、部落的抵抗组织的必要性，构想建立横向的组织、与像土地协那样的纵向组织联合体相结合、形成坚固的网状的全体居民组织的想法。但是，在实

际的组织过程中，保卫土地之会却把纵向组织的末端部分从中央切断，直接放进市镇村单位的保卫土地之会。这事实上使保卫土地之会作为行政单位而与市镇村行政体制一体化了。在这样的方向下，就偷换了它的性质。随之而来的，解体土地协、把它的构成团体吸收至保卫土地之会旗下的民主党的提案，成全了市镇村长会和议长会的意向。

同样，行政府也以组织的一元化为理由，提案解散五者协。行政府企图从五者协的规制中脱身出来。

这样到了9月20日，就成立了保卫冲绳土地会总联合（土地总联合），规定“此会由市镇村保卫土地之会以及赞同本会宗旨的各种团体组织构成”，33个名额中的8名，被分配给土地联合会、教职员会、三政党和青年联合会。余下的25名理事是市镇村保卫土地之会的代表。但实际操作时，保卫土地之会的代表，由15名市镇村长、10名市镇村议会议长构成。就是说，土地总联合的主导权，被市镇村长会和议长会所掌握。

11月30日，土地协召开总会，发表“为了贯彻四原则而把组织一元化至为正确”的声明，然后解散。全会一致通过了决议。虽然大家希望，为了贯彻四原则的居民组织，从五者协经过土地协，发展出更强有力的组织，但实际上，反倒倒退回五者协之前的水平。土地总联合，像美军人员禁止入内禁令时市镇村长会和议长会的行动所表现的那样，基本与民众运动无缘。土地协的解散，不管当事者是否自觉到，事实上意味着教职员会、青年联合会、社大党、人民党等从作为

民众运动的土地斗争中的撤退。

这样，军用地问题就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登台的是那霸市长问题。

濑长市长的当选和镇压

1956年10月25日，一直犹豫动摇的比嘉主席突然去世。以此为契机，作为一段时间以来的悬案，要求主席公选的舆论高涨，但美军一方却置之不理。11月1日，民政长官莱穆尼茨^[1]任命那霸市长当间重刚为继任行政主席。

当间重刚在战前就出任过那霸市长，是担任过大政翼赞会冲绳县支部事务局长一职的大牌政治家。他曾与比嘉秀平一起，推举平良辰雄为群岛知事候选人。之后他既不属于社大党，也不属于民主党，而是从琉球终审法院^[2]首席法官的位置上成为那霸市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治势力。

在任命当间重刚为主席时，琉球银行总裁兼琉球商劳动组合议所会头富原守保，与国场组社长国场幸太郎等财界人士都曾积极推荐。他们对当间重刚“不反对一次性付清地租”的军用地政策充满期待。

[1] 莱穆尼茨民政长官 (Governor): Lyman L. Lemnitzer, 1955年7月1日就任。

[2] 琉球终审法院: 在琉球政府阶段的司法制度下, 设置了巡回法院、治安法院、终审法院。自回归日本之前的1968年1月起, 根据日本的制度分别被改名为地方法院、简易法院、高等法院。

主张“承认一次性付清地租，应把它的资金投入经济复兴”的富原守保等财界人士，在当间就任主席的同时，开始展开承认一次性付清地租的署名运动。

如果政界和财界以明确的目的意识为基础联起手来，也就意味着新的统治阶层的成立。一直以来，买办资本家以个体为单位寄生于美军，美军在任命欣赏的资本家为行政负责官员时，并不考虑这层关系。但现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随着当间重刚就任主席，那霸市长选举就进入了新的政治日程。最先做出反应的，是人民党。人民党，在当间重刚被任命为主席3天后的11月4日，就把那霸市长选举定位为“在强化土地防御、复归祖国的民主统一战线上，具有重要意义”，宣言“推立党公认候选人，全党团结一致，为了集结以那霸市民为首的全冲绳所有的民主势力而奋斗”。然后，在11月18日，人民党决定濑长龟次郎为候选人，并向各革新团体呼吁支持濑长：“我们相信，为了日本的独立、和平、民主，集中所有力量，来取得此次那霸市长选举的胜利，意味着冲绳复归祖国、夺回日本的主权，实现民主主义和国家繁荣。”

一方面，保守派对候选人的选定却磨磨蹭蹭。当间重刚一派推举已经从政界引退的原群岛知事平良辰雄，遭失败后，改为推荐原议员仲井宗一，但反当间一派的原那霸市长仲本为美也成为候选人，结果，市长选举分成了三派力量。12月25日举行的投票结果为，濑长龟次郎16592票、仲井间宗一为14648票、仲本为美9802票。濑长龟次郎当选市长，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在保守派系两名候选人竞争中渔翁得

利的因素，但更大的理由，是民众对当间重刚和支持他的特权集团的激愤。

濂长市长的登场，给美军和美军迎合者们以很大刺激。美民政府为了使濂长市政陷入困境，指示琉球银行停止那霸市的补贴资金和融资，并冻结了账号。财界人士联合署名，声明不会支持反对美军的市长。但是，通过非民主的手段，弹劾通过民主程序选出的市长的方式，遭到了舆论的批判。虽然在30名市议会议员中人民党的议员只占3名，但却迫使市长不信任案的提出拖延了半年的时间。但那霸市议会最终还是在1957年6月17日以24票对6票表决通过了市长不信任案。第二天，濂长市长解散议会。市议会议员选举于8月4日举行。

反市长一派结成了那霸市政重建同盟。拥护市长一派组织了拥护民主主义联络协议会（民联）。组成民联的，人民党之外，还有社大党那霸支部，反对市长不信任案的无所属的前市议会议员等，他们以反对金权政治、复归祖国、贯彻四原则为口号集结起来。选举的结果，市长派12票、反市长派17票，中间派1票。民联的席位倍增，反市长派虽然过了半数，但已经后退了一大步，没能获得再度通过市长不信任案所必需的三分之二的议席。

这种情况下，美民政府在1957年11月颁布法令，修正市镇村自治法和选举法。修改后，第二次市长不信任案过半数即可成立，另外，被判处重罪或不知廉耻罪的人，没有被选举为市镇村长或议员的权利。这样，于1958年1月12日举行了市长选举，但濂长龟次郎由于曾因人民党事件被投入监狱而被剥夺了被选举权。

通过修改法令来强行把濂长赶下台，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本土的革新势力和新闻界也予以谴责。但保守一派还是千方百计要从人民党和民联那里夺回那霸市长的交椅。作为承担这个角色的保守统一候选人，当间重刚又一次把平良辰雄推了出来。

当时，借举岛上下斗争的余波，民主党势力在立法院内虽然还占有多数席位，但已经呈衰退趋势，保守派被分成了当间一派和立法院议长与历任总裁的民主党的两部分。当间主席和与议长在反民联、反人民党方面站在共通的立场上，企图通过此次那霸市长选举，创出保守联合和稳定势力。进一步，当间重刚利用平良辰雄动摇社大党，切断社大党和人民党携手共斗的关系，构筑出作为保守新党和中庸革新派社大党的所谓两大政党制的舞台。

面对这一局面，社大党反对弹劾濂长的法令，并展开严厉批评，认为那霸支部等与民联唱同调，但同时在国内，人民党握有主动权的民联把行政的领域当作政治斗争的舞台来利用，制造不必要的混乱。围绕市长选举，社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激烈讨论，全会一致通过推举独立候选人与民联共同斗争的方针。

以濂长龟次郎为议长的民联，对此提案置之不理，在没有经过组织内部充分讨论的情况下，就决定推荐兼次佐一为社大党那霸支部长候选人，并把这一决定推给了社大党。如此，社大党内又重新展开讨论，中央执行委员会以 16：4 确定了“党以自己独特的立场收拾那霸市政局面”的基本态度。包括兼次佐一在内的 4 名中执委和他们的支持者批判占据党内主流的宗派主义，然后宣布脱党，并“与日本社会

党在同一条线上建立新党”。他们希冀以民联为后盾集结新的政治势力（1958年2月冲绳社会党成立，1962年变为日本社会党冲绳县联，1963年变为日本社会党冲绳县本部）。无论是社大党、人民党，还是希望结成社会党的团体，各自都怀有维持和扩大自己党派的意图。

社大党让平良辰雄复党，并推荐他为社大党候选人。社大党认为，正是“作为初代冲绳群岛知事率先倡导复归日本而被赶下政治舞台的”平良辰雄，才是“最能胜任进行抵抗和收拾局面之人”（该党的声明）。这与当间重刚们所设想的局面多少有些出入，但他们没有能力拥立自己的独自候选人，除了在社大党公认的平良辰雄身上寄托夺回市政的期待，已经别无他法。对美民政府来说，这也是中策之举。美民政府还使出了在投票日5天前突然通过一直没有被承认的教育四法的手段。教育四法，是指《教育基本法》、《社会教育法》、《教育委员会法》和《学校教育法》。

因为冲绳的教育是在被颁布的法令的基础上展开的，所以相关的教育者从很早的阶段开始，就强烈希望能制定注入自己教育理念的教育法。特别是教职员会，热烈地希望把儿童和学生“作为日本国民”来教育。这些意向得到反映，立法院在1956年1月一次通过了以在前言中主张把冲绳人民“作为日本国民”来教育的《教育基本法》为首的教育四法，但美民政府没有予以承认。表面上的理由是，中央教育委员会（中教委）的权限强化，“会产生独立于以法令通告为依据的三权分立机构的政治部门（有行政、立法权限的实体），这违反了琉球政府机构的原则”。美民政府颁布的第66号令《琉球教育法》中规定，

虽然以市镇村地区为基础单位的地方教育区教育委员会由居民直接选举产生，但中教委的委员，却是行政主席的任命制。民政府立法院的《教育委员会法》，“更彻底地贯彻教育行政的民主化”，制定了中教委的委员由地方教育区的教育委员选出的间接选举制。

尽管遭到美民政府的拒绝，但在土地斗争和要求复归日本的高涨气氛中，立法院再度表决通过了教育四法，却再次遭到被否决的命运。但立法院又第三次通过了法案。5天后就要举行那霸市长选举的1月7日，美民政府批准了法案。以作为多少缓解民众反美感情的一种手段。

这样，在日本本土教育委员的公选制被切换成任命制（1956年6月）后，冲绳的教育委员公选制被确定下来。但是，这个阶段，民众对于教育委员公选制，并没有表现出很强烈的关心，不少地方教育委员选举的投票率离50%还差一大截。教育委员公选制的意义开始被广泛认识，要等到教公二法问题（后述）引起关注的1966年、1967年左右才开始。

兼次市长当选与民联热

经过这一番动作后，市长选举变成了社大党的平良辰雄和民联的兼次佐一的一对一单打。选举口号体现出了两者的不同。民联的口号从“反对原子弹氢弹基地”、“贯彻（保卫土地）四原则”，到“撤销弹劾法令，保卫复归祖国的堡垒那霸市政”、“坚守日本人的灵魂和骄傲斗争到底”，是把政治主张推到前台。相对于此，社大党虽然也提

出“排除非民主的权力，确立自治”、“阻止一次性付清军用地租”等主张，但着重点还是放在“整備道路网络以及上下水道”、“市营医院、母子寮、职业介绍所的扩充和强化”等行政措施上。映在民众眼中的是完全站在两极的对立观点，具体说来，一方是在补助金和融资都被停止并导致城市计划事业延迟的牺牲之下，仍然坚持反对权力政治的斗争；而另一方则虽也反对弹劾法令，但采取妥协的态度收拾局面。

面对这次选择，那霸市民偏偏往非妥协斗争的前途赌了一把。选举的结果，兼次佐一得票 35491，平良辰雄得票 34507。外电甚至用“太平洋的塞浦路斯”^{〔1〕}的字样来形容这次选举，冲绳内部则产生了“民联热”这一语言。

接着在 3 月 16 日，举行了第四次立法院议员选举，民联乘胜推立了超过社大党和民主党的 19 名候选人，并毫无顾忌地放言全员当选：“民联十九，社大零蛋”。但是选举的结果，社大 9 席，民主 7 席，民联 5 席，无所属 8 席（选举后一名加入社大党，一名加入民主党，余下的人组成了保守派系的院内团体新政会）。在那霸地区，社大 4 席，民联 1 席，无所属 1 席。民联虽大幅出击，但民联热只持续了不到两个月就退烧了。

濂长龟次郎在就任市长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明，“本人对市长市政所持的态度，基本上为保卫并培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确实，濂长当

〔1〕“太平洋的塞浦路斯”：当时，塞浦路斯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受到注目，有的外电报道中，也以此来比喻冲绳的状况。

选、市议会的不信任案、市长解散市议会、民联进军市议会、颁布弹劾濂长令、兼次当选这一连串过程，正是在可称之为“前近代的”军事统治与坚持从这当中创造民主主义的“近代的”市民之间展开的一段颇有戏剧性的冲突场景。市民一边置身于冲突的展开过程，一边加强了对民主主义的确信。但是，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各革新党派争夺主导权逐渐表面化的过程。

市长选举之后，兼次市长发表“与民联的关系主要为政策本位，并不一定受这个政治团体束缚”的讲话，引起注目。兼次市长一度在市议会上撤回了自己的发言，但围绕那霸市政，希冀发挥自身党的特性的社会党与希望把市政置于民联统治之下的人民党之间的对立日渐加深。美民政府和当间主席当然不会坐视这一切不理。补贴资金和融资的冻结虽被解除，兼次市长也不得不做出一定妥协。这之后，兼次市长重视议会对策，不断重复与保守派之间无原则的妥协，1958年12月，在社会党大会上遭到批判，第二年的1959年12月被党除名。

从濂长登场到兼次当选的过程，对军用地问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时期。1956年12月20日，美民政府直接与冲绳本岛北部久志村边野古部落一带628英亩土地的所有者签订了租借契约。契约期限为5年，地租为每年一付。这是举岛上下斗争之后的首例新规征用。1957年2月，公布了代替民政布令第109号的第164号法令——《美利坚合众国土地征用令》，接连不断地通告取得带限定条件的土地拥有权（即一次性付清通告），并把租用土地的资金寄放在琉球银行。劝诱人们参加领取一次性付清奖励的金融机构的宣传员也四下暗中活动。

在这种状况中，脱离民众运动，躲在那霸市长问题阴影里的土地总联合的苦恼，越来越严重。1957年3月，土地总联合提出《解决军方使用土地问题具体案》。具体来说就是，契约期限为5年，更新时，根据双方的意愿重新商定地租；地租原则上每年支付，关于地租的提前支付，如果属契约期限之内，和新征用地为不毛之地的情况下，给予最小限度的承认。民主党在立法院沿着这个具体案，想采纳通过《关于请求解决军方使用土地问题的决议》。社大党和人民党对此都强烈反对，在立法院占超过半数议席的民主党在1957年9月依仗多数强行通过了决议。附在《解决军方使用土地问题具体案》上的这个决议，成了代表冲绳一方的意志、正式传达给美军和美国本国政府的东西。通过土地协的解散清除了一些外围障碍，但自己亲自动手的土地斗争，却因为这个具体案的提出，自己封住了自己的退路。但是，立法院中的少数派社大党和人民党，在土地斗争被立法院封锁，欲涉足险滩的时候，也没有把土地斗争问题向民众做出解释，或把民众组织起来。

岸信介^[1]·艾森豪威尔会谈

那霸市长濑长登场之后的1957年2月，岸信介内阁在本土成立。濑长市长的登场和美军方对此的露骨干涉，使本土国民的眼睛再次离不开冲绳。1957年2月，在群马县相马之原还发生了所谓基拉德事件

[1] 岸信介（1896～1987）：1957年至1960年间，任日本第56、57届首相。

(美军士兵射杀农妇事件)，使要求纠正对美关系的舆论沸腾起来。岸
信介内阁就成立于这样的背景之下。岸首相——藤山外相路线提倡的
“日美新时代”，也是企图巧妙利用冲绳、砂川、相马之原等地所显示
的能量。在此形势下，1957年6月访美的岸首相相对美交涉的中心问
题，是对明确返还冲绳的时期和强调日本自主性地改定安保条约这两
个问题的试探。但是，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美国一方的回应。

岸首相虽然力陈，“日本国民强烈希望归还对琉球以及小笠原诸岛
的施政权”，但却被艾森豪威尔以“只要远东还处于被威胁的状态，恐
怕美国要维持现在的地位的必要性，会得到承认”的言辞挡了回来。
关于安保问题，虽然也确认了条约的暂时性，但关于条约的修改，却
没能达成协议。日本政府被要求再做进一步的努力，例如建立加强自
卫能力的体制。

美国对日本方面一定的努力，比如一定程度上的自卫队^{〔1〕}强化
等给予评价，为了给日本面子，又加了一条：“包括所有美国地面战斗
部队尽快撤离”。但是，在日美军地面部队的撤离，并不是作为日美会
谈结果而产生的，强化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的地面兵力，把这作为
远东防御的前沿，背后则配置美国海空军，这不过是当时美国远东战
略的一环措施而已。原来设置在日本的远东军司令部，也在7月1日
被废止，远东整个区域的美军都被归到司令部设在夏威夷的太平洋联

〔1〕 自卫队：1954年6月，《日本防卫厅设置法》、《自卫队法》公布。规定将保安部队改
组为陆、海、空三军方式，担任防御外敌的任务。7月1日施行。

合部队之下接受管辖。随着远东军司令部的废止，美国把对冲绳的统治改为以总统行政命令（关于琉球列岛管理的行政命令）为基础，把民政副长官改为首席行政长官（High Commissioner），实行首席行政长官制。这是岸首相访美 10 天前的 6 月 5 日的事。

岸·艾森豪威尔共同声明中加进了在日美地面军队撤离的条目，是想把既定方针作为政治宣传工具来利用。这个意图，一方面能避开本土反美斗争的矛头，另一方面，让冲绳的斗争触到厚厚的现实之壁，切断两者的关系。把重点放在海空军远东战略的再编，战略据点冲绳基地的比重自然加重，并且在日美地面军队的撤离，也并不意味着全部撤回美国本土，而是为了机动地配置到各个据点，其中就有一部分移动到“太平洋上的基石（Key Stone）”冲绳。比如，第三海军师团（师团是日本人的说法）就集中在冲绳。这给人“把基地转嫁到冲绳”的印象，成为加深冲绳民众中孤立感的一个开端。

经过 1957 年 6 月的岸·艾森豪威尔会谈，日本的统治阶层不得不再次确认，“日美新时代”中日本的自主性，也只能通过对美国远东政策的进一步协力，才可能实现。这样的认识，与冲绳的当间主席们也是共通的。他们加紧强化统治体制，与中央（日本本土）权力密切联手，一边得到相应的支持，一边与美国的远东政策合作以对付眼前的课题。对于当间主席来说，相当于岸首相改定安保的政治课题，就是解决土地问题。对统治体制的强化，终于随着 1958 年 8 月冲绳经营者协会的成立、1959 年 10 月冲绳自民党的成立而趋向表面化。

统治体制的强化被推进，革新政党的对立抗争开始浮出水面时，

美国政府开始下决心修正政策。1958年4月12日，首席行政长官莫尔宣布暂时中止一次性付清地租政策。4月15日，国务卿杜勒斯明确表示美国政府正在重新讨论冲绳的军用地政策。5月20日，美陆军长官布拉克邀请当间主席等6位访美。当间主席一行先在东京与岸首相、藤山外相等协议之后才踏访美行程。访美代表团与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负责人在两个星期内举行会谈，于7月7日发表了联合公报。

联合公报有三点主要内容：（一）美国政府充分友好地斟酌代表团的意见，（二）代表团充分理解冲绳作为反共基地的重要性，（三）关于具体的细则条目，在当地磋商。从8月11日至11月3日，遵循联合公报的精神，在当地进行了磋商、协调。最终，当地磋商以大幅度提高地租为中心，在《解决军方使用土地问题具体案》所给出的方向上得到了解决。新的土地征用被默认，损害赔偿问题没有解决。地租规定为每年支付，但如果主动要求的话，可以提前支付10年的地租。12月末，立法院不顾民联的反对，表决通过了相关法案，土地斗争就算被打上了休止符。劳动组合等的组织化，也是其中之一。1956年5月时存在的被认可的劳动组合只有5个，成员约有600人。但到了1958年年末，已经有约50个劳动组合，近万名劳动者被组织起来。1958年8月6日，成立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冲绳县协议会（冲绳原水协）。使第145号法令变成一纸空文的未经许可的劳动组合活动，也开始引人注目。民间企业的劳动纷争也频频发生，其中，特别是1958年4月在冲绳纤维工业株式会社，被迫在难以置信的低工资下劳动的未经组织的妇女劳动者，自发奋起罢工，引起大家的关注。在后援的劳动

组合和革新政党的支持下，罢工就势进入第11天时，以按B元计算的
小时工资从4元75钱提升到8元80钱为条件，在公司一方和从业人员
代表之间达成了协议，但在人民党和一部分从业人员的反对下，罢工
继续进行，最终，在4月30日夜晚，在几乎与当初达成的妥协基本一
致的条件下结束了斗争，自5月2日起重新开工。社会党批判人民党
劳动组合的支援人员从斗争当初就把罢工定位为民族运动的突破口，
想把罢工拖到五一劳动节。社会党和人民党之间的对立已经是决定
性的。



冲绳的货币由B元切换为美元（1958年9月16日至20日实施），金融机构处于森严警备之下。居民开始进入新的美元经济，一直持续到冲绳复归的1972年。

1958年9月21日

冲绳时报摄影

第5章 过渡期的胎动

虚假的繁荣

土地斗争告一段落后，美国在1958年9月把冲绳的货币从B元切换成美元。这样，在采取促进日美两国资本投入措施的同时，制定了琉球经济援助法^{〔1〕}（即普莱斯法，1960年7月）。这是指，以每年600万美元（1962年修正为1200万美元）为限度，给予经济援助。另外，于1959年9月设立了作为美民政府辅助机

〔1〕 琉球经济援助法：全称《促进琉球列岛经济以及社会发展之法律》（*Act to Provide for Promotion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Ryukyu Island*）。

关的琉球开发金融公社，目的为“提供从其他私人或公共财源无法得到援助的长期贷款，以促进生产及其他重要产业”。以把货币切换到美元为主轴的一系列经济政策，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为了开发冲绳的经济和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但实际上，却是在把冲绳经济完全收进美元经济圈的同时，积极培植冲绳内部的统治阶层，也就是美军统治下的受益阶层，妄图以经济繁荣的幻想来掩盖政治矛盾。

随后，这些经济政策，表面上看起来取得了相当的效果。土地斗争的结果是，每年有600万美元的军用地租被支付，从1959年9月到1960年9月的一年间，包括提前支付10年地租的情况，有2000万美元的地租被集中支付。另外，1960年日本政府以抚恤金^{〔1〕}和遗族年金^{〔2〕}的形式集中支付的860万美元等款项，也造就了一片繁荣景象。

但如果从根本上分析这片繁荣，就会看到，社会保障制度几乎等于零，1959年下半年的台风灾害又给宫古诸岛带来被称之为“苏铁地狱”的严重的粮食危机。繁荣之中包含着巨大的阶层、地区区别的扭曲。苏铁地狱是指，不得不把毒性很强的野生植物苏铁去毒后用来充饥的状况。

此外，被迫与基地为邻而引发的悲惨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特别

〔1〕 抚恤金：根据1923年抚恤金法制定的以公务员为对象的年金制度。1956年起逐渐演变为共济年金制度。

〔2〕 遗族年金：以阵亡军人、军属的遗族为对象支付的年金。姬百合部队的阵亡者，也以军属对待。

是1959年6月30日，美军的喷气式战机坠落在冲绳本岛中部石川市的宫森小学内，造成包括11名学生在内的17人死亡、121人轻重伤的惨祸。此前也有若干因为美军而出现死伤者的事故，与美军犯罪后的情况相同，不少受害者都只能忍气吞声（最大的一次事故，是1948年8月在伊江岛的码头，美军的弹药处理船发生爆炸，造成106人死亡的事件）。但是到了这一阶段，美军方面为了减低居民的反美感情，虽不充分，也开始应对来自民众的赔偿要求。毕竟民众的力量越来越强。1961年4月，成立了冲绳人权协会。但即使是这样，这一阶段还残存着一种很强的宿命感，民众的愤怒没能超越对受害者的强烈同情而向反基地斗争发展。

这样，在这一时期，虽然怀着内在的深刻矛盾，但随着电视和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的普及、与本土同步出现的私家车热等现象的出现，确实发生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状况。

尽管美国丝毫没有改变维持冲绳统治的意思，奈克导弹^[1]的发射演习、霍克导弹基地和核弹头导弹梅斯B基地^[2]的建设等在一步步推进，但也提出从立法院第一大党任命主席，公布的法令《新集成刑法》^[3]也因为意在镇压复归祖国运动而遭到激烈反对就把法令的

[1] 奈克导弹 (Nike Hercules)：1959年3月配备的美国制造的对空 (SAM) 导弹。

[2] 梅斯B (Mace B)：1961年2月至1969年12月一直驻扎在嘉士纳基地的美空军装备的第498战术导弹群的中距离弹道导弹 (IRBM)。

[3] 《新集成刑法》：1959年5月13日第23号首席行政长官令公布的《琉球列岛的刑法以及诉讼程序法典》(Code of Penal Law and Procedure)。

施行无限期延期（后来被废止），在经济政策之外也显示了有弹性的态度。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1959年2月出台了10年后砂糖总需求量的一半在国内生产的国内糖料资源自给强化政策，其中包括了对冲绳产糖的需要，由此使冲绳的甘蔗生产大幅增加。同样，受日本政府对冲绳的积极政策的支持，把日本作为唯一市场并依存于它的特惠措施的菠萝生产也得到提升。同时，本土资本也急速进入到冲绳的制糖工业和菠萝生产工厂当中。

另外，日本政府从1958年夏季开始提及援助冲绳的可能性。到了1959年8月，在日美合作下制定了开发西表岛计划，1960年初，从本土派遣了西表岛调查团。西表岛属于八重山群岛的冲绳第二大岛，基本上处在未开发状态，当时亟待开发。

对举岛上下斗争颇感棘手的日本政府和自民党，在期待冲绳政情稳定这一点上，与美国一致。

日美琉新时代

在这样的时代状况中，1959年10月，冲绳自由民主党成立。接受首席行政长官布斯^{〔1〕}关于立法院从第一大党任命主席的要求，由松冈政保任总裁的民主党、以当间主席为中心的行政官僚组织和新政

〔1〕 首席行政长官布斯 (High Commissioner Donald P. Booth)：1958年5月1日就任。

会三者组成了冲绳自民党。被选为下一届主席的，是成为自民党总裁的前副主席大田政作。

冲绳自民党的成立，体现了冲绳的保守势力乘着美元切换之后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怀抱着他们的展望和自信的大同团结的姿态。冲绳自民党认为“日美新时代”下的日美协作关系，直接意味着“日美琉新时代”的到来。在这样的理解之下，冲绳自民党认为，扩大日本政府的经济援助，推进本土与冲绳实质上的一体化是通向复归祖国的道路，并提倡所谓“循序渐进方式”。根据这一构想，带着诸多申请援助事项上京的大田主席，受到日本政府、自民党、日经联^{〔1〕}、驻日大使麦克阿瑟等“国家元首级接待”，承诺在下期选举中为对抗左翼势力而合作，然后返回冲绳。这一年11月的第五次立法院议员选举中，自民党宣称要使22名候选人当选，并如愿以偿（社大5、人民1、无所属1）。当然，在背后，有小选举区制和革新三政党的混战式的抗争。

安保条约改定与冲绳

回过头来再说，几乎与土地斗争结束同时开始的另一个重要动向，是日美安保条约改定的交涉。1958年9月的藤山·杜勒斯会谈，在回顾了1957年日美首脑会谈后的形势后，同意开始交涉安保条约的

〔1〕 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的简称。

改定。在会谈中，以解决土地（军用地）问题为前提的日本政府的冲绳援助计划也被加以讨论。举岛上下的斗争把冲绳问题的性质定位为归还施政权问题。岸（信介）首相在1957年6月的日美会谈中，也在形式上提出了土地问题。解决土地问题，使冲绳问题被置换成了经济援助问题。由此，以承认美国对冲绳的排他性军事统治为基础的日美协力体制被进一步推进。

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安保条约改定的真正目的，是通过把基地租借协定方式改为共同防御条约方式，强化日本的自主立场。从而，新条约中关于日美共同防御的区域，就成为条约改定讨论的焦点。在条约改定交涉的初期阶段，日美双方都理所当然地认定冲绳、小笠原被包含在共同防御的地区内。日本政府希望，作为对日本承担冲绳、小笠原防御义务的交流，以美国明确对日本防御义务的形式（旧条约中美国一方不承担任何义务），确立双边关系。

此外，日本政府判断，把冲绳放在共同防御地区之内，会使自己在与条约改定的反对派的对峙中，处于战术上的有利地位。依此战术，岸首相展开了所谓“如果根据条约的改定，我们可以在冲绳有联合行动，那么美国施政权就会被迫收敛、萎缩”的“施政权抑制论”。给人造成的印象是，把冲绳放进共同防御地区，是施政权归还的第一步。而事实是，冲绳已经处于美菲、美韩、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共同防御地区，美国的施政权已经在菲律宾、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牵制下有所收敛。也就是说，“施政权抑制论”不过是诡辩之词。事实上，把已经因为美菲、美韩、美台条约被置于“美国管辖之下的地区”的共

同防御区内的冲绳和小笠原，再放进新条约的共同防御地区中，正意味着结成 NEATO（东北亚条约组织）的构想。所以，不仅革新势力，就连自民党内部也对此进行了强烈批判。在美军基于美台、美韩条约把冲绳当作作战基地的前提下，日本如果介入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的纷争，就会自动被卷入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在自民党为了使因所谓警职法^{〔1〕}问题而一度中断的安保改定交涉重新开始而准备展开党内调整的时候（1958年11月末），岸首相——藤山外相路线放弃了 NEATO 构想。可是，由于自民党总务会长河野一郎和他所在的团体春秋会突然向政府发难，要求把冲绳和小笠原放进防御地区，所以，这一问题就一直拖到了1959年4月自民党决定《日美安保条约改正要纲》的时候。

共同防御地区囊括冲绳论，给冲绳带来了巨大冲击。最初在冲绳，社大党和教职员会等的赞成囊括论也很强烈。但在后来讨论的过程中，随着冲绳已经在美菲、美韩、美台条约的共同防御地区之内等问题变得越来越明确，虽然在心情上还是倾向于赞成囊括论，但大家已经意识到，与其让这个问题离间舆论，不如利用这个机会要求返还施政权，舆论逐渐在这个方向上集结起来。正好1959年1月有报道称，“日华经济协力委员会”成员在访问台湾的归途中将访问冲绳，并就共同防御地区问题征求当地的意见。所以，以原水协为中心的民主团体和革新政党，以“要改定安保，先要复归”为口号，召开了促进

〔1〕 警职法：《警察官职务执行法》。规定警察在必要时，可以立即强制执行的法令。

复归祖国县民大会，表明了自己的意志（以此为契机，大家痛感为了复归运动组织起来的必要性。第二年1960年4月成立了冲绳县复归祖国协议会）。

但在冲绳，相对于赞成囊括论，也有“因为会被卷入美国的战争，所以反对囊括冲绳”的强烈的反抗。比如，《琉球新报》（1959年1月16日）表示，“之所以反对日本社会党和自民党中一部分人把冲绳囊括进安保条约，是因为战争被挑起时，绝对不会有人愿意为了火中之粟的冲绳去受伤。这是多么奇怪。反过来说，一旦面临战争，只有冲绳人被扔在战祸中，日本国民难道不仅仅是旁观而已吗？”对于囊括论，《冲绳时报》（1958年11月21日）也看到了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保卫本土”的名义下，为免殃及本土，把冲绳暴露在“铁之风暴”〔1〕之下的做法同样“狡猾”。这种心情的蔓延，也势必给复归思想带来微妙变化。从这一时期开始，在复归思想的内部，一方面被本土强烈吸引着，但有时又有强烈的反叛。这种扭曲的心情渐渐强烈。

成立复归协

在这样的状况下，冲绳县复归祖国协议会（复归协）成立了。复归协在1960年4月28日召开成立大会，把次年1961年《对日和平条

〔1〕 铁之风暴：冲绳战中，众多平民被发自美军战舰的弹片击中身亡。三个多月的冲绳战期间，共约3500万发炮弹倾倒在冲绳岛有限的土地上，所以，冲绳战又被称为“铁之风暴”。

约》开始生效的这一天定为“屈辱之日”，并开始展开复归行动。发起成立复归协的团体是教职员会、冲青协（冲绳县青年团协议会）和官公劳（冲绳官公厅劳动组合协议会）这三个团体。复归协与1954年自然消失的冲绳诸岛祖国复归期成会一样，希望成为能承担举岛上下超党派复归运动责任的组织。但是，尽管成立复归协的发起人再三诚挚相邀并作出各种让步和努力，在新的政治形势下排挤一切斗争和抵抗、以“循序渐进方式”追求“与祖国实质上的一体化”的冲绳自民党，根本无意加入复归协。这样，复归协作为包括前面所提到的三个团体、革新三政党以及PTA联合会^[1]和遗族联合会等覆盖面非常广泛的组织，成为这之后革新共斗（革新势力联合斗争）的基础。复归协的第一代会长是官公厅委员长赤岭武次。

复归协的目的和工作，与复归期成会基本相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复归协更强调具体的个别改良要求。比如，“撤回法令公告以及敦促适用日本的诸项法规”、“升太阳旗以及获得自由进出（冲绳的权利）”、“推进主席公选”、“冲绳代表出席国会”等等。

自不待言，复归协运动的基础，是已经支撑了举岛上下运动的复归思想。但是，到了这一时期，复归思想经历了因“基地转嫁论”而导致的孤立感加深，和进一步对“火中取栗论”的强烈反对，在反映民族意识感情的侧面上，已经逐渐淡出了。复归协依旧把“民族意识

[1] PTA (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 联合会：“家长与教师联合会”的简称。

的昂扬以及孕育国民感情”作为运动方针，并加以实现，但“国民感情”表面上的扩大，却并不伴随着内涵的充实。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复归协通过在工资水平、税制、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与本土的比较，从功利主义的侧面强调复归的有利之处。

复归协的成立，正好在1960年安保斗争的昂扬时期。但复归协并不是在寻求与安保斗争的连带中成立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恰恰成立于安保讨论被搁置的时期。同时反过来说，从整体上看，日本战后史上划时代的1960年安保斗争，也没有把冲绳放进自己的视野。例如，1959年11月，驻冲绳美军招待内外记者30人观摩奈克导弹的公开发射演习。在那之后，东京的美海军当局发表消息，称在冲绳进行了马特多阿导弹^{〔1〕}的试验发射，以美太平洋联合部队司令官菲尔德为首，来自日本、菲律宾等亚洲17个国家的军人一同观摩了发射。但是，阻止安保国民会议等组织没有认识到，这是与安保改定相关的重大问题。此外，1960年5月，正值安保斗争达到最高潮时，美众议院承认了冲绳梅斯B基地的建设。4天后，立法院在通过反对梅斯B进入的决议时，也没有提议与这一问题有直接连带的行动。就连不断强调与本土民主势力连带的濑长龟次郎也指出，冲绳的反基地斗争被置于困难状况，其首要理由，当推本土的反安保势力没有组织与冲绳的具体连带斗争（见《世界》1960年5月号）。

〔1〕 马特多阿导弹：The Matador surface-to-surface cruise missile，地对地巡航导弹。

艾森豪威尔到访冲绳

在日美新安保条约^[1]被自动通过的1960年6月19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到访冲绳。关于艾森豪威尔在访问菲律宾、台湾地区、日本、韩国时会中途经停冲绳的消息，在5月末就已经被透露。对于艾森豪威尔访问冲绳，复归协计划召开要求复归的大会和请愿游行。在艾森豪威尔预计通过的道路两旁布置了示威队伍，高举太阳旗，齐声高呼口号，以表达希望复归的意志。复归协特别强调，“游行时，全体都要手持太阳旗，不许携带其他旗帜或扰乱秩序的标语牌，我们要静静的群众游行”。琉大学生会的部分成员因为从阻止艾森豪威尔访日的全学联“六·一五”行动（冲击国会）和推翻李承晚的韩国学生的示威游行受到巨大震撼，而主张应该在琉球政府前的道路上阻挡艾森豪威尔一行。

当天，艾森豪威尔一行所经道路两旁被官方组织的欢迎队伍和参加复归协游行的数万群众塞得满满的，太阳旗、星条旗和红旗迎风飘舞，刺刀武装的海军部队和警察部队里三层外三层地严阵以待。艾森豪威尔乘坐敞篷车，穿过游行队伍的震天口号和海军陆战队人墙的夹缝，到达琉球政府所在地。由于以琉大学生会为中心的游行队伍与部

[1] 新安保条约：《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相互协力以及安全保障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此条约在1951年9月8日与对日和平条约一起签署、第二年4月28日生效的旧安保条约（《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安全保障条约》）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分劳动者和市民会合后，冲破管制人员的制止和警备队伍的人墙，涌到琉球政府的大门外并展开激烈示威，艾森豪威尔只好缩短停留时间，改道从琉球政府后门还没铺好的路离开后赶赴韩国。

这次斗争成为一次契机，自此开始出现一股批判复归运动的异端的政治潮流，并于1961年1月最终成立了琉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琉大马研）。研究会最开始以行动上的激进主义为基础展开“运动”批判，终于渐渐以日本帝国主义自立论^{〔1〕}为依据，开始加强批判“复归”论。他们认为，日本资产阶级正欲把冲绳重新纳入国内市场，冲绳地区的资本也准备恢复自己作为日本资本一员的本来面目，并利用美军的权力。那么如果要与美军权力作斗争，只有通过打倒本国权力（日本政府和它的驻地方代表机构琉球政府）才能实现。琉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它影响下的学生们，加强批判以日本帝国主义自立论为基础的复归运动的背景，在于日本政府的政治介入、日本资本的流入、琉球政府的变质等这些冲绳越来越依附于美国的现实。所以，他们的批判矛头直指无视这些现实的复归运动。但是，把日本帝国主义自立论适用于冲绳，不免有失片面。在这一阶段，美军统治下的冲绳与本土不同的各种特殊条件，基本上被忽视。

不过，关于支撑异端政治潮流的思想，如果深入到思想旗手们的

〔1〕 日本帝国主义自立论：从1960年安保运动时期开始，有学说主张，因战败而完全从属于美帝国主义的日本资本主义，在战后经济复兴的过程中，开始准备一定的自立。在日本从属于美国的形势下，人民解放的斗争，应该是（反美）民族独立斗争。如果日本的帝国主义开始自立，打倒本国权力就是它的主要目标。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冲绳。在嘉手纳基地发表讲话后，造访琉球政府，引发了武装士兵和警察与要求立即复归祖国、反对征用土地的游行队伍之间的冲突。
那霸市琉球政府前，1960年6月19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内部，就会发现与行动上的激进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自立论不同性质的思想萌芽。例如，从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中期作为琉大学生运动的中心人物、刚刚毕业就选择自杀的青年中屋幸吉^{〔1〕}，在1962年9月10日的日志中这样写道：“冲绳。对，我深深地觉得，现在的我，只能为表现浓缩的冲绳风土而存在。生于冲绳，长于冲绳的我。冲绳，那么冲绳的我。对于日本人来说，太过冲绳的我。冲绳的思维方式。冲绳的现实认识。……”（《中屋幸吉遗稿集 名字！站起来走》）

〔1〕 中屋幸吉（1939～1966）：在激烈的学生运动经验中，逐渐转向对复归运动的批判。

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还比较笼统，但已经萌生了从区别于日本人的冲绳人的立场给予自身定位的想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可称为反复归思想的心情被表现了出来。固然，也并不是所有这些想法都潜伏在复归运动批判的底部。不如说，把琉球政府和日本政府视为一体的想法，和立足于日本人和冲绳人差异的反复归思想，互不相容。所以，这一时期反复归论所代表的情绪，本身并没有诉诸政治性表现。中屋幸吉也在政治性诉求上自始至终坚决否定反美民族主义，强调阶级立场和追求国际主义。但是在这一时期，也可以说随着复归思想的变迁，反复归思想的心理基础开始形成。

池田·肯尼迪会谈

日美新安保体制建立之时，岸（信介）内阁变成了池田内阁，艾森豪威尔总统也被肯尼迪总统所取代。然后在1961年6月，在高举高度经济增长政策上台的池田首相，和在美元危机中险胜前副总统而登台的肯尼迪总统之间，举行了日美首脑会谈。这次会谈的中心议题是表现形式为协助美国在亚洲的反共政策的日本的发展中国家援助，而冲绳归还施政权的问题则被搁置一边，只强调了居民福利上的日美合作。尽管如此，作为此次日美会谈的结果，为了表示承认日本的潜在主权，规定在节假日的公共建筑物上要升太阳旗。教职员会等都表示欢迎这一决定，但施政权问题被搁置一边，也使革新势力批判自民党的“循序渐进方式”为“维持现状方式”的主

张获得了说服力。实质上的一体化政策，也因为美民政府对由此可能向施政权问题发展的戒备，而变得停滞不前，已经派遣了调查团的西表岛开发、应该已经得到池田首相和麦克阿瑟大使首肯的日美琉恳谈会最后也都不了了之。

另一方面，第五次立法院议员选举的结果，使革新诸政党开始反省抗争对立。自1958年的那霸市长选举以来，总是难免被收进保守派阵营的社大党，也不得不自省到，“在非民主权力统治掌握终盘力量的冲绳政情之下，有的只是伪装的民主政治”。人民党也意识到，只是把社大党形容为“基地权力者的服务集团”，好像近在眼前的敌人一样一味进行攻击，非但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而只能让自民党从中渔利。这样看来，虽然也有权宜之计的味道，但在1961年11月的系满镇长选举、12月的那霸市长选举中，革新共斗体制被建立起来了。随后，在系满镇长选举中取得胜利，在那霸市长选举中虽以700票之差败北，但在“循序渐进方式”碰壁的情况下，已经能渐渐看到革新势力挽回败势的曙光了。

成立全冲绳劳联

这一时期，另一件应该受到注目的事，是1961年6月成立了全冲绳劳动组合联合（全冲劳联）和全冲绳军劳动组合联合（全军劳联）。1950年代后期，随着劳动组合不断被组织起来，结成中央组织的气氛也变得热烈非凡。另一方面，从1958年起，美民政府的劳动政策从“把劳动组合主义和共产主义同等看待的倾向”（国际自由劳联调查

报告书), 逐渐向“健全育成”劳动组合的方向转换。这个政策的转换, 在从 1959 年 9 月承认国际自由劳联冲绳驻扎人员的常驻到 1962 年 2 月颁布废止第 145 号令的过程中逐渐完成。从 1956 年派遣调查团以来, 作为唯一能在国际上宣传被置于特殊状况下的冲绳的劳动状况的渠道, 自由劳联在劳动组合的相关人员之间, 非常受重视; 冲绳官公厅劳动组合协议会(官公劳, 1958 年 11 月成立, 1960 年加入连合会, 1962 年改组为单一组合)在成立之后, 立即直接加盟自由劳联。

但是, 在自由劳联在本土的全劳会议上与各方取得紧密连带, 试图把冲绳的中央组织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以后, 要求与总评加强连带的官公劳等开始对其动向有所戒备。总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在 1960 年 1 月, 在考虑于冲绳设立类似县评的地方组织的前提下, 在鹿儿岛召集约 50 名冲绳劳动组合相关人员举行了为期 6 天的组织会议(这次会议的最后一天, 在总评、原水协、冲绳县人会、社共两党的提议下, 召开了有 3000 人参加的反对奈克导弹发射演习、要求归还冲绳的国民誓师大会。其后开始了以东京为目的地的要求归还冲绳的和平游行)。

另一方面, 1960 年 2 月, 美国政府以“国民指导员”的名目招待 11 名冲绳的劳动组合代表, 让代表们接受 AFL·CIO^[1] 干部的指导。同年 8 月, 5 名劳动组合代表被派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参加自由

[1] AFL·CIO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nd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美国劳动总同盟各劳动组合会议的英文简称。

劳联亚洲劳动大学的夏季讲座。

这样，在希望成立中央组织的动向渐渐加强的3年后，在种种错综复杂之中，全冲劳联成立。委员长是后来作为革新派系无党派人士当选立法院议员、又在其后加入民主党的琉球海运劳的滨端荣，书记长是后来成为人民党中央委员的那霸市职劳的前原穗积。

全冲劳联的成立，反映了劳动者要求统一劳动战线的殷切希望，同时也是留有内部矛盾的妥协的产物。并且，全冲劳联，在当时结成劳联、冲绳纤维劳动组合要求大幅加薪的斗争（1961年4～6月）时，对分裂组织的第二劳动组合，实质上采取了支持的态度。与自由劳联派系、人民党派系有对立关系的社会党和琉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从最开始就对这次斗争给予支援，是因为普遍认为第一劳动组合处于其影响之下。最终，在这次斗争中，第一劳动组合败北，冲绳纤维劳动组合的行政职位和现场班长的主导权在第二组合的领导下被重新整编，成为全冲劳联内部颇具力量的右派劳动组合。虽有种种问题，全冲劳联在1961年中还是成为集结了四五个劳动组合、13000名成员的组织。

全冲劳联成立的第二天，全军劳联也宣告成立。而且，在一直被第116号法令封锁得铁板一块的美军周边的工作岗位上，1960年之后，也开始孕育着成立劳动组合，最后共成立了6个劳动组合（成员2600人）。这些力量在自由劳联的指导下又汇总成立了全军劳联。1963年7月，全军劳联成为单一组织的全军劳，每年组织成员不断增长，成长为冲绳最大的劳动组合。



“四·二八”海上集会。

1963年4月28日

冲绳时报摄影

斗争的发展和分裂

第6章

“二·一决议”及其影响

1962年2月1日，琉球立法院从在1960年12月第15次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所谓殖民地解放宣言）中，引用“庄严宣告无条件迅速终止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的必要性”的部分，提出“面对日本领土内违反居民意志，实施不正当统治的现实，希望唤起联合国各成员国的注意”，全会一致通过了向联合国各成员国发送复归协议的决议。这就是所谓“二·一决议”。在自民党占压倒多数的立法院，能通过这样的决议，几乎

没有先例。当时，居民对于搁置归还施政权的池田·肯尼迪会谈的不满，已经在慢慢转向对自民党“循序渐进方式”的不满，自民党想尽办法要从这个困境中挣脱出来。因为这一年的11月，就要举行第六次立法院议员的选举。

主张上述联合国宣言适用于冲绳、是复归运动的有力武器并迅即展开行动的，就是仲吉良光。仲吉良光在1959年年初，曾主张通过把冲绳放进日美新安保条约的共同防御地区，来制造归还施政权的线索，但两年之后，却突然锋头一转，开始关注联合国宣言。为了能复归，不管是岸信介还是赫鲁晓夫，都可以利用，这就是他的行动准则。对池田·肯尼迪共同声明大失所望的仲吉良光，1961年8月10日向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代表处发送了陈情书，呼吁支援日本革新政党。仲吉良光的活动被《冲绳时报》大幅报道，不仅给革新势力，而且也给渴望打开局面的冲绳自民党以很大启发。

通过“二·一决议”后，仲吉良光又一次向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代表处发送附有立法院决议的陈情书（1962年4月），之后给开罗的亚非人民连带机构常设事务局也发送了陈情书（1962年7月），加强了对A·A（亚非）集团的工作。1963年2月，在坦噶尼喀^[1]的摩西召开的第三届亚非各国人民连带会议，通过了“把4月28日定为‘冲绳日’，向所有亚非人民呼吁，掀起国际连带行动”的决议。

在联合国大会上对这个宣言投赞成票的日本政府，因为“二·一

[1] 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

决议”而大为慌张。日本政府发表“一个民族榨取另一个民族是殖民地，但冲绳情况不同”的见解，试图防止影响的扩大。冲绳自民党也为预想之外的反响而动摇，大田主席和自民党干事长新里都发表辩辞，企图控制“二·一决议”的影响。

反过来在革新力量一侧，则希望以这一切为基础进一步发展运动，于2月23日召开了解放冲绳县民大会。这一时期的复归协和原水协（原子弹和氢弹协会），也在讨论成立“解放冲绳统一战线”之事，特别是给复归祖国运动加上了“解放冲绳”的口号，这曾被视作摸索斗争的新方向而备受关注，但却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另一方面，这个决议使本土的革新势力又想起了冲绳问题。1962年2月，与访问日本的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会见时，革新团体的领导者们都纷纷提出冲绳问题，司法部长归国后向约翰·肯尼迪总统汇报说，“日本人对冲绳问题的关心，超出想象地强烈”。另外，在以社会党、总评、日青协、冲绳县人会等为中心的冲绳联（解决冲绳问题国民运动联络会议）的呼吁下，社共（社会党和共产党）两党和民主团体召开会谈，通过了把《旧金山和约》生效10周年的4月28日定为归还冲绳国民总誓师大会的日子。这次国民总誓师大会在东京的九段会馆召开，只有不到500人参加，与同一天在冲绳的数万人集会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如此，也还是显示出各个团体对冲绳问题的关心，特别是从这时起，“四·二八”在本土也扎下了根。第二年1963年，本土的执行委员会与复归协相呼应，首次在北纬27°线上举行了海上集会。

肯尼迪新政策与卡拉维^[1] 施政

在“二·一决议”之后的3月19日，肯尼迪总统发表了所谓冲绳新政策。但是这个新政策虽然因为以总统特别助理凯森（Carl Kaysen）为团长的调查团^[2]的派遣（1961年10月）而被大肆报道，却并不让人有任何新鲜之感。1962年10月，发生了“古巴危机”；在亚洲，南越和老挝的内战也在持续。1962年2月，美国防部设立了援助南越司令部，已经摆好架势，准备正式介入越南战争。在冲绳，1962年3月，完成了梅斯B基地的建设，1963年11月，冲绳的美军陆上兵力的一部分开始向越南移动，1964年1月，举行了被称为“快启动”（Quick Release）的紧急出发演习。肯尼迪在声明中提到，“在冲绳基地展开兵力，是鉴于远东和平所面临的威胁，这对于维系我们的威慑力量是最重要的”。这是美国在即将正式对东南亚进行军事介入之前，再次确认冲绳基地是其行动的基础。所以肯尼迪新政策是在“继续美国的施政，在军事上绝对必要”的前提下，承认“琉球诸岛是日本本土的一部分”。这不过是在明确对冲绳“实施援助供给上，协助日本政府”的同时，答应美国政府会给予大幅度经济援助。另外，虽然提

[1] 卡拉维：Paul W. Caraway，1961年2月16日就任首席行政长官。

[2] 肯尼迪、池田会谈之后，以增加美国对冲绳援助的措施，为了缓和冲绳的反基地运动而提议改善居民福利为主要目的的调查团。

到“给予立法院对行政主席的提名权”，但却附带有“须得到首席行政长官的许可才有可能”的条件。

这样一来，冲绳自民党内部也爆发出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1962年11月的立法院选举中，自民党的席位大幅减少（自民18、社大7、人民1、社会1、革新无党派1、中立无党派1），部分原因是由于革新派之间重新携起手来，但对肯尼迪新政策的失望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来自党内的对大田主席顺从于美国从而导致自民党席位大幅减少的批判声也开始浮出表面。选举过后，为了提名主席虽然召开了议会，但提名大田已经很困难。并且，批判大田的声音，骨子里是藏着对肯尼迪政策的不满，很有可能直接转向对日美两国政府的政策批判。因此，日本政府和本土自民党亮出了强烈拥立大田的态度。选举之后不久，访问冲绳的总理府总务长官德安发表了“应该全党一致维护日美亲善关系”的谈话。自民党干事长前尾也明确提出，“大田主席理当再次当选”。

两年前，代替当间重刚率领跃进的自民党志得意满地登上顶峰的大田主席，这次则依靠日本政府·自民党的支持才好不容易坐上主席的位子。并且提名大田政作为主席的议会中，只有自民党18名议员参加。在野党一方认为，以首席行政长官许可为条件的主席提名制，与任命制毫无区别，对此坚决予以拒绝，强烈要求主席公选。社大党过去曾经认为，从立法院的第一党中任命主席，是向自治迈进了一步，但这次的情况显然与当时完全不同。

民众的权利意识，在非政治方面也越来越尖锐。比如，在美军事

法庭就军用卡车司机（美军士兵）撞死正在绿灯情况下过人行道的中学生一案做出无罪判决时（1963年5月），以教育、福利方面的团体为中心，民众掀起了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就是所谓国场君事件。自喷气机坠落石川市宫森小学事件之后，这个事件引起了民众意识更大的变化。

就这样，当看到民众的权利意识超出自己政策的管理范围而要继续发展时，作为统治者的首席行政长官卡拉维，不得不考虑给民众套上紧箍咒，妄图挡住民众的洪流。这就是所谓“卡拉维旋风”或“首席行政长官卡拉维的直接统治”。当然，这也反映了卡拉维追求军事官僚式合理性的强烈个性，但从本质上说，这是统治者对“二·一决议”引发的政治状况的应激性反应。卡拉维的基本姿态，在被称为“自治权神话说”的有名演讲中有充分体现。他于1963年3月，在金门俱乐部（从美国留学归来人员的组织）每月例行的聚会上发表演讲，指出在并非独立国家的冲绳，“自治”只能是神话。在这样的姿态下，他最大限度地使用总统行政命令所给予的权限来介入立法院的法案审理和人事问题，考虑到日本政府对冲绳政策触及到施政权，就严厉实施本土·冲绳的离间政策。“关于援助冲绳的日美协议委员会”，虽然早在1962年11月的大平外相和驻日本大使赖肖尔^[1]的会谈中，就已经决定设置，但到真正召开，却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这也是上述

[1] 赖肖尔（1910～1990）：Edwin Oldfather Reischauer，美国历史学者。自1961年至1966年任美国驻日本大使。

离间政策的一个例证。当然，由于长期处于军事统治之下，冲绳统治阶层内部串通一气的腐败，已经不断遭到民众的批判。若干对金融机构的整肃、追究贪污腐败的措施，虽然有些独断，做法不免引起人们的反感，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它有部分的正当性。

但这一切却招致自身特权利益受到威胁的统治阶层的动摇，加深了自民党内部的分裂。1964年3月，自民党发表的《对肯尼迪新政策的评价和将来的课题》，反映了反主流派系的意见，指出在扩大自治权、出入境自由化等问题上还未得到改善。4月下旬，首席行政长官将于8月被更替的消息公布后，围绕卡拉维之后的主导权争夺，反主流派系（主张刷新党内，也被称作刷新派）的活动骤然活跃起来。尽管如此，首席行政长官卡拉维在剩余任期内，依然采取强硬手段，从而使民众的不满激增。反主流派系便乘着民众的不满，在自治权问题上追究主流派，1964年6月13日，终于脱党。由于11名立法院议员和那霸市长西铭顺治等刷新派的脱党，自民党沦为在立法院内仅余下7个议席的少数党。自民党分裂的三天后，大田主席向首席行政长官提出辞呈。脱离自民党的立法院议员，组成院内团体民政俱乐部，10月结成冲绳自由党。

日本政府无法坐视这一事态，总务长官野田在与池田首相、大平外相商议之后，拜访了美国驻日本临时大使埃玛森，递交了提请卡拉维首席行政长官注意的《请求备忘录》。面对急剧发展的事态，卡拉维也以任命能够听命于民政俱乐部的人物作为主席辞任之后的后任主席为条件，呼吁自民党和民政俱乐部进行保守再联合。这一做法不仅是

日本政府所希冀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可能也是像模像样地标榜新保守主义的民政俱乐部中很多人的想法。但是以自民党的分裂为契机，民众希望公选主席的要求，已经开始向超越民政俱乐部打算的方向上发展。这样一来，民政俱乐部虽然也有些许动摇，但终于开始投入到主席公选的斗争中去。

巧妙地洞察自民党的分裂、开始领导要求公选主席舆论并迅速点燃主席公选斗争的，是报纸。比如，《冲绳时报》（1964年6月17日）就指出，“只要任命主席的做法存在一天，只要自治受到局限，像这样的矛盾和摩擦就会一直重演下去。难道自治意识的向上，政党的成长，此次这一连串动向，不正说明了任命制度已经走到尽头了吗？”这样，就把自民党的分裂和主席公选问题联系起来进行了论述。

报纸关于这个问题的议论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革新势力也已迎来了严重的分裂时期，无法完全把握主席公选斗争的主动性。

全冲绳劳联的分裂

如前所述，“二·一决议”产生的背景在于，人们普遍认为，冲绳自民党的“循序渐进方式”并不能消除对基本人权的限制，也不能扩大政治权利。所以，决议不仅作为立法院内的决议拥有重大意义，同时作为院外民众运动新的起点，也具有很大意义。事实上，从“二·一决议”到1963年的“四·二八”行动这段时期，正是革新民众运动的发展期。

特别是1962年，由全冲绳劳联组织的冲绳劳动运动史上的首次统一

春斗^{〔1〕}，受到很大注目。全冲劳联要求“工资与本土看齐”，动员超过组织人员半数的约 8000 人参加的春斗总誓师大会拉开序幕，并在同一战术下连续发动示威游行、罢工，撼动了琉球政府和冲绳经营者协会（冲经协）。这次春斗，虽然全冲劳联获得的加盟工会平均工资上涨 6 美元的结果，远远没能填平原定目标的冲绳和本土 30 美元的工资差距，但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大幅的工资上涨。冲经协指责这是“无视区域经济水准与企业支付能力的掠夺工资的暴行”。劳联在刚成立时，曾经暗地里把冲绳纤维劳动组合的每小时工资提升 5.3 美分的要求视作非现实性的要求而支持第二劳动组合，因此，可以说这已经是劳联巨大的变化。

可是，在紧接着的 1963 年春斗的过程中，全冲劳联的内部矛盾一下子暴露出来。这次春斗中的一个着重点，就是公交系统劳动组合（公交共斗会议）的斗争。公交共斗会议根据琉球政府人事委员会调查的一家 4 口 58 美元的标准生活费，指出公交系统劳动者的平均工资只有 40 美元的实际情况，要求基本工资一律上涨 15 美元，但经营者一方以财政困难为由完全拒绝。公司一方举出的财政困难的理由之一是，11 年间，公交汽车的票价一次也没有提高，要把涨工资和提升票价捆绑在一起。6 家公交汽车公司，于 1961 年 6 月，向琉球政府提出汽车票价提升 25.9% 的申请。面对这一局面，劳动组合方面指出，在 1962 年的年度结算中，6 家公司中出现赤字的只有一家，其他的公

〔1〕 春斗：春季斗争的略称。1955 年以来，每年春季，围绕要求提高薪金的问题，劳动组合以全国性规模组织的日本独特的联合斗争。

司都有 20% 到 30% 的分红，过去更曾经有分红 70% 的公司；与其讨论提升票价，不如废除以筹集战败后复兴资金为由向公共汽车、出租车车费中摊派的 10% 的通行税。就这样，双方的主张完全是平行线。公交共斗会议从 4 月 2 日开始，组织了全面罢工、部分罢工、分时段罢工相结合的被称为 50 天罢工的大规模斗争。

但是对于这次斗争，全冲劳联没能给予全面支援。这是因为，人民党系统下的全冲劳联中央执行委员认为，公交共斗会议的斗争方针“没有把阻止提升票价的政治斗争，和要求大幅增加工资的经济斗争结合在一起”，批判这是错误的。不仅如此，同时担任人民党中央委员的全冲劳联中央执行委员岭井政义等指出，公交共斗会议在斗争中越过公交系统劳动组合执行部直接进入劳动组合支部的斗争方针是错误的，并给予了严厉批判，从而招致公交共斗指挥部的激烈反抗。

结果，公交共斗斗争最终以低于中劳委斡旋案上涨 7 美元的平均⁴上涨 5.07 美元（若包括定期上涨部分，为 6.75 美元）的条件达成妥协。琉球政府的运输审议会，许可公交汽车的票价上涨 14%。

那之后，7 名全冲劳联的中央执行委员发表“由于人民党的组织介入，导致全冲劳联无法运行”的声明，全体辞职。其后，虽由多方斡旋补救，但都以失败告终，中央执行委员接二连三地辞职，一个月之后，20 名中执委只剩下 5 名。脱离全冲劳联的一派主张，中执委应全体辞职后重建全冲劳联，而留下的中执委认为，这是自由劳联团体为了排挤人民党派系中执委的策反，而予以拒绝。6 月 25 日，全日海冲绳支部、全纤同盟冲纤劳等 5 个单独劳动组合宣布脱离全冲劳联。8

月15日，公交系统的三个劳动组合也宣布脱离劳联。1963年10月，为决定重新统一组织方向，召开了全冲劳联第四次临时大会，但诸方各执一词，毫无结果。5名留在全冲劳联的中执委提出的《统一组织的基本方针（案）》，否定“各种经济斗争必然转化为政治斗争”的经济要求以及经济斗争的独特性；此外，关于政党和劳动组合的关系，主张“劳动组合的领导机关，应参考革新政党的方针来确定组合的方针，领导层必须把它作为组合成员自己的方针，为使它通过而努力”。

第四次临时大会失败后，通向全冲劳联重新统一的道路，实质上已经被堵死，本来应该并立一处的人们也被两派争来夺去，引起分裂。这样，就迎来了1964年9月县劳协（冲绳县劳动组合协议会）的成立。县劳协中，除了脱离全冲劳联的派系之外，还包括没有加入全冲劳联的全军劳等，共24个单独劳动组合、24000人参加。结果，全冲劳联成为拥有25000人左右成员的组织（后来因为新闻业界劳动组合的退出，规模更加缩小）。形式上认为在冲绳不应有组织扩张纷争的总评和全劳，都表示支持县劳协的成立。

从1963年春斗到全冲劳联第四次临时大会的这段时期，是卡拉维直接统治日渐露骨的时期。所谓自治权神话说是在这一年的3月。但对劳动运动来说更直接的问题是，全体人民要求的减税等问题遭遇首席行政长官的不断介入。例如，官公劳^[1]和全递（全递送劳动组

[1] 官公劳：日本官公厅劳动组合协议会的略称。原本为政府公共机关劳动组合联络协议机构，1958年解散。现在作为相对于民间劳动组合之外的劳动组合的总称。

合，日本邮政公社劳动组合前身）通过集体谈判取得的工资上涨的承诺，被首席行政长官以一纸公函又废除掉了等等。但是，因为全冲劳联问题而产生混乱的劳动战线，没能抓住回应这些攻击从而扩大自治权斗争的契机。

全冲农的成立

在回顾这一时期的各项革新运动时不能忽略的是蔗农的运动。1950年代农民的斗争主要作为反对美军征用土地的抵抗运动被组织起来，关于农业生产诉求的农民运动，基本上没被组织起来。但是受到日本政府国内糖业资源自给强化政策的刺激，冲绳的蔗糖生产大幅增加，加上本土制糖业资本的流入，在琉球政府、糖业资本和农民之间，围绕甘蔗的收购价格，产生了尖锐的对立关系。特别是在1962年，出现了以顺应贸易自由化、加强国际竞争力等为口实从而压低甘蔗收购价格的动向。对之做出抗争的农民运动，最终在4月9日成立了全冲绳提升甘蔗收购价格农民协议会联合会（全冲农）。

由于全冲农的活动和国际市场砂糖价格的上涨，甘蔗收购价暂且保持在了一定水准。但由于1963年8月日本的砂糖市场自由化，甘蔗收购价格事实上的决定权被移交给日本政府，开始出现以企业合理化、废除竞争为名目的制糖工场的合并。全冲农指出，工场的合并实质上会导致压低甘蔗收购价格，从而坚决反对。特别是在蔗农比例极高的宫古岛，从战前到战后一直饱尝垄断企业的垄断价格压榨的农民

的阻止合并运动，最终发展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1965年7月，琉球政府和糖业公司一方从那霸市向宫古岛派遣警察部队，企图不顾农民的反反对，强行召开关于合并的股东大会。但情绪激昂的农民把警戒股东大会会场的警察队伍赶出会场，粉碎了会议。最后，甚至上演了美军用机增援下的警察部队鸣放卡宾枪“镇压”群众的一幕。但是，以此次宫古农民斗争为高潮的农民运动也就此急速地衰退下去。这与蔗糖生产的停滞、农业破坏的日益严重是分不开的。

“四·二八”与“八·一五”

到了1964年，无论是复归运动还是海上集会（大会）都产生了很大裂痕。复归协在1964年2月8日召开了总会，全会一致通过了举行包括第二次海上集会在内的“四·二八”行动。但是，在本土一侧，自1963年8月原水禁（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以来，受原水禁运动分裂的影响，没能组织起统一的“四·二八”行动。

像海上集会（大会）这样的行动，比较适合共产党、AA连带委、和平委等冲实联（要求归还冲绳国民运动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络会议，之后取代“联络会议”变为冲实委）系统团体的性质，所以，对海上集会表现出热情的是冲实联。冲实联继前一年之后在1964年也考虑过参与包括海上集会在内的“四·二八”行动，也向冲绳联发出了呼吁。可是在准备阶段，就已经明摆着在8月将有两个原水禁（禁止

原子弹、氢弹)大会要举行。这样一来,就看谁能动员更多的人参加,谁能邀请到更多的外国代表,谁能发挥更大的特色,总之,是展开了竞争。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海上大会与原水禁大会结合、海上大会于8月举行的提议。但是这需要看冲绳联怎么走下一步棋,而且,对于海上大会不在“四·二八”(冲绳日)而在8月举行,内部也有不同意见,必须要为改期找到一点根据。这样,在摇摆不定之间就进了4月,已经离预定日期越来越近了,就以“去年的冲绳游行,是在‘四·二八’从与论岛出发向东京方面挺进。今年,是‘以夺回冲绳的姿态向与论岛进发’,所以海上大会的日期必然要定在8月15日”为理由,最终定为“八·一五”海上大会,并且摆出一副好像复归协会也会改变自己的方针而赞成这一方案的姿态。

一方面,冲绳联对海上集会已经兴趣不大。但,冲实联通过决定“八·一五”海上大会,得到了回应的复归协要求“四·二八”海上集会的大义名分。对它的“政治意义”给予注目的冲绳联,决定排除万难举行“四·二八”海上集会。再加上共产党的4月8日呼吁公劳协停止4月17日半天罢工的声明,更加剧了二者的对立。

在冲绳,按照以复归协为主流的总会的决定,如期举行了“四·二八”海上集会,人民党和民青等团体则遵循“祖国的爱国民主势力”的决定,把“四·二八”海上集会定位为分裂集会,最终参加了“八·一五”海上大会。冲绳人民党在1965年1月的党大会上,对强调冲绳一方的主体立场的“冲绳主体论”给予严厉批判,认为此理论是破坏“八·一五”海上大会的右翼分裂主义者作为理论武器而采

用的意识形态之一。进一步，人民党在1967年6月的党大会上，又展开了自我批判，提出“解放冲绳”这一说法拘泥于冲绳的特异性，由此而产生好像本土已经被解放的误解。

尽管如此，因为围绕海上集会的复归运动的分裂，其原因并不在于内部，“复归运动要全岛一致”的思想也掷地有声，所以，运动本身并没有走向组织的分裂。

这一时期的另一处分裂，发生在冲绳原水协（原子弹氢弹协会）。与全冲劳联的情况相反，人民党派系成员打破组织束缚，脱离派与留守派都顶着冲绳原水协的名称活动，出现了两个原水协并立的局面。综合来看，在1964年6月，劳动运动、复归运动、原水禁运动等革新群众运动的各方面，都出现了深深的裂痕。

即便如此，在人们要求主席公选的强烈呼声中，复归协紧急决定召开主席公选·夺取自治权的县民大会。6月26日的县民大会中，民政俱乐部的议员也参加进来，主席公选斗争呈现出一派“第二次举岛上下斗争”的样子。

保守再联合

这一时期，比美国政府还热心卖力地促进冲绳的政情稳定、保守再联合的，是日本政府和自民党。总理府总务长官春井和自民党财务委员长小坂被派往冲绳，为保守再联合而四处奔走。

日本政府的介入产生了一定效果的背景是不断增长的日本政

府的经济援助，特别是当时针对冲绳产砂糖的收购政策。1963年8月开始实行砂糖自由化的日本政府，同时也决定，“在糖价过于降低的情况下，收购国内产糖”。关于冲绳，制定出“关于政府收购冲绳产糖的特别措施法”，但因为核实预算的工作不够充分，到底让政府收购多少冲绳产糖，成为冲绳政治家生死攸关的问题。卡拉维很讨厌这种日本政府的发言权深入冲绳的情况，但他的后任首席行政长官瓦特森（Albert Watson，1964年8月就任）反而非常积极地利用这一切。当然，从根本上说，冲绳财经界也强烈希望实现保守再联合。

最终，民政俱乐部（自由党）被迫屈服于日本政府·自民党的压力。压制主席公选斗争幕后的主角，不是美军，而是日本政府·自民党。9月21日，民政俱乐部声称，为了确立在立法院被予以不信任处理的主席必须辞职的规矩，决定接受后任主席的指定提名，从而退出了主席公选斗争的行列。这之后至保守再联合完成（结成民主党，1964年12月）的保守派的动态，不过是一边追随中央权力、一边争权夺利的地方政治家之间可怜的派系之争。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选择了松冈政保作为后任主席的候选人。新闻界和民众原本对民政俱乐部的高度评价，突然一转而受到出卖的愤怒爆发出来。10月29日，虽然召开了提名主席的议会，但6000人的游行队伍高呼阻止主席提名口号与警察部队发生激烈冲突，使这次议会宣告破产。10月31日一早，排除了游行队伍的影响，议会再度召开，松冈政保被提名为主席。几天后，首

席行政长官瓦特森通过广播、电视发表特别讲话，对强行阻止主席提名的行动予以非难。同一天，《朝日新闻》也在社论中指出，“对于在野党一味在立法院试图强行阻止主席提名的态度，难以赞成”，谴责了这次群众行动。想想之前的《朝日新闻》报道，不得不承认，时代已经变了。



教公二法阻止斗争。为了反对教公二法案中禁止政治活动、剥夺罢工权利的条款，以教职员为中心的各革新团体约2万余人包围了立法院，阻止法案通过。

1967年2月24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美军统治的破产

第7章

越南战争的新阶段

1964年11月佐藤内阁的成立，对冲绳战后史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佐藤荣作^{〔1〕}在1964年7月自民党大会上与池田勇人^{〔2〕}争夺自民党总裁时，明确地把自己的立场定位为重视宪法自主修订这一立党精神的党内右派。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作为首项重点政策，他就抬出了冲绳问题。之后，由于池田首相病退而

〔1〕 佐藤荣作（1901～1975）：1964年至1972年之间任日本第61、62、63届首相。

〔2〕 池田勇人（1899～1965）：1960年至1964年之间任日本第58、59、60届首相。

掌握政权的佐藤首相，在转过年的1965年1月，与美国总统约翰逊^{〔1〕}举行第一次首脑会谈，在确认日本和美国对冲绳有共通军事利益的基础上，表明希望实现冲绳的早日复归。约翰逊总统对这一愿望表示理解，并发表讲话，“期待允许实现这一愿望之日的到来”。在这一阶段，日美协作还只是停留在相互约定超越经济援助范围的水平上。

在第一次佐藤·约翰逊会谈中确认冲绳基地的重要性的一个月后的2月7日，美国开始轰炸北越，并开始全面介入南越的地面战斗。开始轰炸北越后，随着美军基地使用得越发频繁，由基地引起的冲绳人受害和美军士兵的犯罪激增。尽管冲绳原水协率先于4月8日召开了“抗议介入越南争端县民大会”，但之后不断发生美军拖轮上的冲绳人乘务员被命令前往越南（5月14日）、B52战斗轰炸机以躲避台风为由直接从冲绳出击南越（7月29日）等事态，冲绳整体受到极大的冲击。

面对这一局势，7月30日，立法院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为的决议》。这个决议，从冲绳战的惨痛经验开始阐述，认为“冲绳的美军基地成为出击越南的基地，冲绳被直接卷进战争的旋涡，直接给县民带来不安和恐惧，绝不仅仅威胁到冲绳的安全，同时也威胁到本土的安全”。仅就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是贯彻了受害者意识。

〔1〕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1908～1973）：1961年至1963年任美国第35届副总统，1963年至1969年任第36届总统。

但是在报纸的投书栏中，可以看到诸如“南越军队在冲绳接受游击战训练，以冲绳为中转站，武器兵力被输送往南越，冲绳在事实上被越南战争利用这一点，难道不是美国的越南政策在客观上加给冲绳居民的负担吗？”（《冲绳时报》，1965年5月22日），以及“给美国提供基地、协力美军的冲绳，对每天受到轰炸、挣扎在生命线上的越南民众来说，难道不是加害者吗？”（同上，1965年8月27日）等见解，民众的意识已经渐渐超越立法院决议，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直以来只盯着祖国和美国的双眼，因为越南战争，开始重新面对整个亚洲。

在这样的时刻，有消息传来，一名从属于冲绳美陆军特殊部队的美军中尉以“越南战争不值得一名美军士兵付出生命”为理由，拒绝出征前线，被提交军法会议。琉球大学学生会立即通过支持这名美军军官行动的决议，反战学生会议的学生们在基地城市胡差向美军士兵散发了英文的反战传单（1965年7月）。这一行动，是对“冲绳人民的解放，必须在包括美国国内反战运动在内的国际反战运动的连带的基础上实现”这一主张的具体实践，也显示了民众中间逐渐形成的反战意识。可以说，这次行动，成为全国范围内支援反战美军士兵运动^{〔1〕}的契机。另外，立法院新设作为居民节假日的宪法纪念日、以对出入

〔1〕 反战美军士兵运动：指从越南战争时期开始，通过“以良心拒绝兵役”（Conscientious Objection）、在没有申请离队许可的情况下的离队（Absent without Leave）等形式，表达反战意志的运动。在冲绳，反战士兵对特种部队的内幕和心理作战部队的政治、经济策略，嘉士纳基地的秘密活动予以揭发，产生了巨大反响。并且在基地劳动者的支持下，直接动摇了基地内外的军权。

境限制的损害赔偿请求为内容的冲绳违宪诉讼，都发生在1965年。

佐藤首相访问冲绳

佐藤首相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为了增强日琉一体感，提高冲绳对日本政府的信赖度而访问了冲绳。1965年8月佐藤对冲绳的访问，是通过日美首脑会谈对冲绳美军基地的重要性加以积极确认后的佐藤政权，试图以此为起点解决冲绳问题而做出的第一步尝试。

战后首次迎来现任首相的冲绳的表情，颇为复杂。诚然，民众的意识在急剧变化，但与强烈的反美（军）情绪相比较，反（日本）政府情绪非常薄弱。当然，冲绳对20年间一直将被置于异族统治下的自己弃之不顾的日本政府怀有焦躁怨气和反抗之意，但反过来说，这也是对祖国政府期待感的一种表现。佐藤访问冲绳当天的《琉球新报》（8月19日）写道：“迎接佐藤首相的冲绳的表情，有‘欢迎’、‘请愿’、‘抗议’、‘阻止’等，不一而足，但大体上，是一种欢迎归欢迎，但该申诉还是要申诉的气氛。”事实上，比如虽然复归协表明了“满怀积怒向佐藤首相提出抗议，要求明确具体的复归日期”的立场，但有若干复归协的加盟团体，参加了以行政主席松冈为委员长的“欢迎佐藤首相会”，屋良教职员会会长也作为副委员长，榜上有名。

踏上冲绳的佐藤首相表示，“我深知，只要冲绳复归祖国还没有实现，对我们国家来说，战后就没有结束”，好像对着民众朴素的民族感情喃喃自语，但这同时也昭示出他的帝国主义野心。



佐藤首相战后首次访问冲绳，停留了3天，发表了“只要冲绳还没有复归祖国，我们国家的战后就没有结束”的讲话。

1965年8月19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佐藤到达冲绳的第一天晚上，复归协在那霸高中的校园里召开了“向首相要求复归祖国县民大会”。这个大会约有50000人参加，其中，可以看到众多白天与儿童学生们一起挥着小太阳旗欢迎首相、晚上参加县民大会的教职员的身影。大会结束后，胸怀这20年间的种种回忆，20000名与会者在军用干线道路一号线（复归后的国道58号线）上展开Z字游行，向首相下榻的东急饭店行进。那时，首相因为出席首席行政长官举行的欢迎宴会，没有在饭店。复归协会会长喜屋武真荣等6名代表向总理府总务长官安井递交了复归请愿决议书，宣布19日的行动按原计划就此结束。但是，要求与首相直接见面的游行队

伍，却动也没动，丝毫没有撤走的意思。这样，复归协当场召开执行委员会，改变行动方针，决定进入静坐，绝不撤离，直至见到首相为止。这样，连日来输送满载着向越南出发的美军士兵的卡车和坦克的1号线被占领了400米的长度，在长达5小时的时间里，交通完全瘫痪。

在这种情况下，复归协和政府访问冲绳代表团之间，围绕会见的条件持续交涉，但谈判最终破裂。凌晨1点半，首相一行暂时避难至美陆军司令部内的招待所。凌晨两点过后，得知首相已不会返回下榻的饭店，复归协会长喜屋武“无法对进一步发展的事态负责”，以及人民党“暂且解散，待21日再进行最大的抗议行动”的意见，压过了主张继续静坐的社会党、社青同、琉大学生会的强硬意见，通告全体解散。那之后，挥舞着警棍的约1000名警察，扑向坚守到最后的约2000名学生和劳动者，造成众多人员负伤。

佐藤首相为了躲避游行队伍，不得不在美军基地内度过一夜的事实，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也许还不充分，但冲绳人民的愿望、不满、愤怒已经强烈地传达给了各方。1960年代前半期日本本土的报纸，有动辄就把冲绳问题归结于纠正经济差距问题的倾向，只在这一时期里把冲绳问题作为施政权问题来讨论。内阁成员中，也开始有人做出诸如“只要复归祖国没有实现，无论政府做出多少经济援助，也无法使冲绳的同胞们满足”，以及“应该把问题提交联合国，为从速复归而努力”的发言。虽然美国政府没有公开发表见解，但《纽约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对这次“反美”、“反日”示威游行表示了相当关注，特别是《华盛顿邮报》指出，“如果不采取有先

见之明的大胆措施，美国无疑会在冲绳基地问题上，被卷入无底深渊”。

像这样，超过日美两国政府预料的不断发生变化的状况，绝不是日美两国政府所希望看到的。佐藤政权刚刚开始准备积极解决冲绳问题，但也只是确定认识冲绳美军基地的重要性是解决问题的起点。但为此关于日美双方角色配合的讨论，还没有正式开始，美国一方也无法就归还施政权做任何让步。佐藤访问冲绳之后，首席行政长官瓦特森立即发表讲话，称“关于冲绳施政权，没有考虑任何让步”，日本政府也在佐藤访问冲绳之后立即召开的内阁成员协商会议上，再次确认美国统治冲绳的合法性，决定以此为前提扩大经济援助。

以首相就冲绳的承诺为基础的冲绳问题^{〔1〕} 内阁成员协商会在首次会议上决定，第二年即昭和四十一年（1966年）年度预算中，援助冲绳的总额约为58亿日元。这个数额与对本土同等规模县的国费支出相比，还不到三分之一，但已经是昭和四十年援助的两倍，并且首次超过了由普莱斯法规定的美国的援助额（上限为1200万美元，约合43亿日元）。此外，援助的支柱部分是，义务教育教职员工资的一半由国库负担，免费发放中小学校教科书等。这显示出，政府对冲绳政策的目的，是面向复归运动的核心部分：冲绳教职员会。

总之，日美两国政府，沿袭着已有的政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反复尝试。

〔1〕 冲绳问题：作为政治焦点的有关冲绳的问题的总称。特别在1956年“普莱斯劝告”之后，该词开始使用。

冲绳共同防御论

佐藤访问冲绳之后，在重新讨论对冲绳政策的过程中，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个是基于民众感情的本土·冲绳一体化论的“冲绳日美共同防御论”，另一个就是所谓“基地·施政权分离论”。意即佐藤首相在1966年3月10日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表明，如果出现冲绳被攻击的情况，“从根本上说，即使美国会做出保护，我们也有责任为了冲绳同胞，做出有日本人风度的防卫”。这之前，早在1965年5月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他就发表讲话，称如果冲绳受到攻击，我们应该采取“有日本人风度的行动”。这一信念，在佐藤访问冲绳后的状况中，得到更明确的放大。这一发言，最终在讨论中断5天后，以“在维持现状中，无法让自卫队向冲绳出动”的重新答辩的形式被撤回。但它如实地反映了利用冲绳复归来增强军事力量的意图，这种发言本身，无疑是企图一点点凌迟“和平宪法感觉”。像这样的想法，自岸（信介）首相的“施政权抑制论”以来，一直在本土政府、自民党的内部贯彻，在1962年美司法部长肯尼迪访日时，自民党政调会长田中角荣就做出“以冲绳复归为前提，美国就日本修改宪法和再军备做出提案如何”的发言，从而引起争论。

此外，1966年11月，为了首次日美联合导弹演习，自卫队的导弹护卫舰“天风”号访问了冲绳。

在这些动向的背后，自民党冲绳问题特别委员会（冲特委）于

1966年6月发表了《关于冲绳复归的中间报告》。在报告中，按照功能，把施政权细分为户籍、教育、社会保障、产业等类别，提倡按照对基地没有影响的顺序依次归还的“按功能分类复归”的构想。这只是从很早以前，作为在美方的军事必要性和冲绳民众的政治要求之间的现实性的妥协案，未经深思熟虑就被大谈特谈的所谓“基地·政权分离论”的一个变种而已。

教育权分离复归构想

同一时期，为了本土资本和冲绳资本之间的利害调整，以民间力量为基础，1966年7月建立了以日本工商会议所和琉球工商会议所为窗口的冲绳经济振兴恳谈会。

之后，政府冲绳政策的负责部门总理府的总务长官森（清）于1966年8月在自民党冲特委主张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权分离复归的构想。这个构想，在冲绳的舆论中，相对地获得了好感。为了推进这个构想，由大滨信泉、茅诚司、大河内一男、森户辰男等11人组成的冲绳问题恳谈会也开始活动。美国一方对此则反应冷淡。不仅如此，在日本政府内部，外务省也认为这个没有明确“日本为维持基地应负的责任”就想接近施政权问题的构想根本不可能实现。

教育权分离复归构想终于在1967年1月17日因为佐藤首相在大津市的记者招待会上“施政权的归还，比起分离出教育权，还是一次性归还更为理想”的发言，被打上了休止符。这个天津发言，曾在很

短时间内，被认为代表了日本政府在施政权归还问题上的倒退。但实际上这意味着，佐藤政权在磕磕绊绊的尝试中逐渐加深了一次性彻底归还的构想。这之后，不出半个月，就提出了所谓“挟核归还论”。

撤回诉讼移交斗争

就在同时，美国政府以及美民政府，一边通过糅合点滴让步政策和行使强权来维持现状，一边静观日本政府如何出招。但是，以美国轰炸北越和佐藤访问冲绳为契机，随着冲绳人民打破现状动向的多样化的不断加深，整体的连带更为强劲。面对这一切，要维持现状非常困难。尤其是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使用强权，反而会导致自掘坟墓。

采取与卡拉维相对立的日美协调路线，以灵活施政闻名的首席行政长官瓦特森，在这一时期唯一一次的行使强权，是诉讼移交命令。具体说来，就是瓦特森在1966年6月7日命令琉球终审法院（后来的琉球高等法院）把两个已经结束审理、正等待判决的民事案件，移交给美民政府法院。这两个案件，一件是1965年11月立法院议员选举中事实上已当选，但被以第67号法令（《琉球政府章典》）为依据剥夺被选举权的社大党的立法院议员候选人友利隆彪控告对方候选人当选无效的“立法院议员选举当选无效请求”（通称友利诉讼）；另一件，是琉球渔业株式会社以琉球政府为对象提起的诉讼“通关物品误纳金返还请求”（通称秋刀鱼诉讼）。这两个乍看毫无关系的诉讼的共同



移交诉讼。首席行政长官瓦特森命令琉球终审法院把友利选举诉讼、秋刀鱼课税诉讼两案件移交美政府法院。居民们因为裁判权遭到侵害而奋起抗议。

1966年12月2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点，在于法令颁布效力的问题。并且，中央巡回法院（后来的那霸地方法院）分别对两个案件做出了支持原告的判决。

判决中最大限度地活用了“首席行政长官对于琉球居民，必须保证包括其作为民主主义国家人民所应享受的言论、集会、请愿、宗教、报道的自由和财产受保护在内的基本自由”这一美总统行政命令的原则。就是说，“遵循上一级规范的行政命令”判定因下一级规范的法令、通告而剥夺权利为无效。

这些判决，并不是否定美军对冲绳的统治。说到底，不过是试图在美总统行政命令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给居民以权利保障。但是，

通过诉讼，从结果上说，暴露了美总统行政命令原则和本质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尖锐揭露了冲绳统治的矛盾。这样的情况下，就出现了冲绳法院行使法令审查权的棘手局面。如果听之任之，那么包括军用地征收的法令等在内，都有可能成为审查的对象。

越南战争的全面扩大，就必然需要扩张身为推进战争的最大军事据点的冲绳基地。美军在1966年1月对具志川村昆布的8公顷土地发出新的征用通告，接着还计划对另外几处土地也进行征用，但都遭到当地居民的反对。此外，因1950年代末土地斗争的终结应该已经对新的土地征用做出默认的立法院，也在民众反战、反基地意识的高涨中，通过了反对强行征用军用土地的决议（6月10日）。在这样的状况下，行使法令审查权这个法院的法律行为，就有可能使反对征用军用地斗争鼓起勇气。换个角度看，法院下决心行使法令审查权的行为本身，也是民众反对美军施政意识高涨的一种反映。

总之，首席行政长官对这样的事态，已经不能听之任之。首席行政长官预想到如果听任案件被呈送终审法院，有可能出现同样的判决，就把这两个案件视作“影响合众国的安全、财产、利害的重大案件”（出自美总统行政命令），发出了移交命令。

但是，大大超过美民政府的预想，诉讼移交命令掀起了巨大波澜。终审法院明确移交命令出台并做出移交决定，是在6月16日，可从第二天开始，各种团体和个人就接连不断地表示抗议。革新政党和民主团体当然不在话下。6月20日，下级法院的全体法官发表批判移交命令的声明，对接受移交命令的终审法院法官施以重压。21日，立

法院全会一致通过抗议决议，以此为开端，各市镇村议会也纷纷采取相同行动。在决定诉讼移交的时候声言“只是遵从法律”的终审法院的首席法官，在27日被迫辞职。28日成立了撤回移交诉讼共斗会议。29日起，开始在美民政府前静坐。人们也许会有疑问，像诉讼移交这样一般不太好理解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渗透到民众之中去。但面对诉讼移交这样的行使强权，民众的感知被磨砺得异常尖锐。抗议行动呈燎原之势，没用几天就发展为“举岛上下的斗争”，从而宣告，妄图通过使用强权来维持现状的时代已经结束。

最终，虽然移交命令没有被撤回，在审查诉讼移交的美民政府法院的3名法官被任命的9月28日，首席行政长官瓦特森被更替。12月，美民政府法院下达的有关诉讼移交的判决中，在承认立法院议员友利隆彪当选的同时，也部分地认定了冲绳法院的法令审查权。

此外，11月2日新到任的首席行政长官安格（F.T.Unger）废除了导致友利隆彪诉讼的《琉球政府章典》中剥夺被选举权的条款。并且，安格在把法令、通告的明细递交琉球政府的同时，明确主席公选正在讨论过程中，显示出了比瓦特森更灵活的姿态。

诉讼移交命令，是最后一次为维持现状而行使强权。这一时期，接到新征用土地通告的军用地，也没有一处被强制执行。

阻止教公二法斗争

美军的强权统治后退之后，美国与冲绳这一对立关系就基本上退

到幕后，取而代之的，是冲绳社会内部的对立开始浮出水面。

1959年保守派的大联合（结成冲绳自民党），是在冲绳内部一定程度的条件成熟的基础上发生的，虽然只是一时，但也算带来了政治上的安定。而1964年底的保守再联合（结成冲绳民主党），不如说是在优先对待日本政府、自民党政策要求的情况下产生的，所以没能产生任何新气象。民众运动的高扬，也不断反弹到各种选举上，民主党势力逐渐衰退。1965年11月的第七次立法院议员选举中，因为革新势力共同斗争体制的不完备，和剥夺被选举权条款的存在，民主党好不容易才维持住现状（民主19、社大7、社会2、人民1、革新无所属2、中立无所属1），但得票率不到50%，民主党的危机感不断加深。1966年8月的立法院议员补缺选举和9月的胡差市市长选举中，民主党均告败北。因为友利议员被恢复了权利，立法院中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议席比率缩小到17：15。

每到选举就突显出来的问题，是于冲绳的角角落落扩展组织、深深扎根于共同体单位中的教职员会的影响力。一路衰退下来的冲绳民主党，为了挽回劣势，首先要对复归运动的核心势力冲绳教职员会的行动加以限制。这样，就加紧制定了与本土看齐的、包括禁止教职员政治活动和参加劳资纠纷及勤务评定的教公二法，即，《地方教育区公务员法》（相当于本土的《地方公务员法》）和《教育公务员特例法》。

制定教公二法的动作在195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1963年1月，议案也曾被送交立法院，但当时在卡拉维施政下，冲绳内部的矛盾还没有那么尖锐，即使是保守势力一方也无意与教职员会做全面对决，

所以，最终审议没有完成，成为废案。教公二法案于1966年5月再次被送呈立法院文教社会委员会（文社委）。

教公二法问题，在一段时间里被笼罩在撤回诉讼移交斗争和归还教育权分离构想的影子下。但当撤回诉讼移交斗争平息，首席行政长官开始隐晦地涉及主席公选问题时，教公二法问题就带着前所未有的紧迫感浮上表面。

阻止教公二法的斗争急速发展的时期是从1966年末到1967年1月。最初的契机，是首届全冲劳连委员长、历任县劳协副议长的滨端春荣加入民主党。滨端春荣在1965年11月的立法院议员选举中，以革新无所属身份成为候选人，战胜民主党的竞争对手当选。民主党在执政和在野势力相当的文社委中，事先安插好滨端议员，让他加入民主党，使民主党掌握多数，试图一举通过教公二法。

这样一来，革新势力也开始稍有紧张。1967年1月6日，教职员会发出“不惜任何手段阻止”的紧急事态宣言，冲破因教师职业而产生的抵触感，决定“行使年休”^{〔1〕}（休假斗争）。第二天，以教职员会为首的革新三政党、复归协、县劳协等结成了阻止教公二法县民共斗会议。终于，教公二法由教职员会的问题发展成为革新势力总体的问题。

不仅如此，《冲绳时报》等也频繁发表社论，从“政治活动与参加劳资纠纷是基本人权”的立场出发，反对通过法律来限制人权，如果

〔1〕 行使年休，通过劳动基准法规定的带薪休假手段所展开的斗争。

希望自己作为教师的行为不为人耻笑，即使稍感无奈也应参加年休斗争。滨端议员的“背叛”，一方面显示了民主党异常的决意，另一方面，也挑起了民众的愤怒，从而使阻止教公二法斗争广泛开展起来。教职员会在1月10日决定，有史以来第一次实施“一成年休斗争”〔1〕，以阻止文社委召开会议。

民主党在1月10日决定，通过警察部队驱除共斗会议的请愿团，在18日进入实质性的教公二法审议阶段。进一步在18日成立尽早促进教公二法立法协议会，并于20日召开党大会，明确了“调入警察处置抗议团体，如果在野党缺席审议，不排除单独审议的可能”的强硬态度。1月30日，冲绳经营者协会、琉球工商会议所、琉球工业联合会三团体组成“父母会”，摆出了与集结在阻止教公二法县民共斗会议四周的革新势力全面对决的架势。

滨端议员加入民主党之后，阻止教公二法斗争的转机，是1月25日文社委强行通过决议。这一天，教职员会20%的成员一齐利用自己的带薪休假，赶到立法院。在以教职员会为中心的共斗会议的请愿团、举行绝食斗争的教职员会代表与警察部队对峙的时间里，民主党在在野党一方委员缺席的情况下，召开文社委会议，在后来赶到现场的在野党议员的怒吼声中，通过了经过部分修改的教公二法，并向2月1日召开的常务会议递交了这份法案。至这次强行表决通过，文社委审理过的《地方教育区公务员法》只有三分之一左右，而《教育公

〔1〕“一成年休斗争”：10%的劳动者同时进入带薪休假，展开斗争。

务员特例法》，连一条也没有被审理过。

这次强行表决通过，带给默默支持阻止教公二法斗争的人们以很深的挫败感和无力感。但同时，也使人们决意进行超越以往的新的斗争。2月1日，立法院议会例会开幕的这一天，教职员会在来自下面的强烈要求下，实施“十成年休斗争”〔1〕（实质上的全面罢工），与斗争会议属下的劳动组合成员、学生一起，共15000人拥堵在立法院周围。这其中琉大学生会和与之持相同见解的青年劳动者，阻止民主党议员团进入立法院，使会议本身流产。但是，共斗会议的方针，并不在阻止立法院会议的召开，而在于把教公二法退回至文社委，并重新慎重审议之后，再交给执政党和在野党的议员共同讨论。在此后与立法院议长和民主党的交涉过程中，也一再强调“慎重审议”和“需要冷却的时间”。设定冷却时间，本来是用来平息群众运动的高涨，使群众运动失掉时机一方的理论，1956年，面对举岛上下的斗争，日本政府用的就是这个策略。

但是，民主党开始沉不住气了。1965年以来，一直被步步紧逼的民主党，无法相信冷却时期的作用。不如说，更害怕这个冷却时期，会变成革新一方面向“四·二八”（冲绳日）的强化时期。因担心冷却期所起的作用，民主党选择了用警察力量来短期决战。

2月23日傍晚，民主党召开议员运营委会议，决定在第二天上午10点开始召开全体大会。这是采取了不给共斗会议以动员大量人员的

〔1〕“十成年休斗争”：所有劳动者同时利用带薪休假，展开斗争。

时间的战术。民主党很明显地采用了以武力冲突为前提的战术。教职员会再次实施“十成年休斗争”，共斗会议对加盟的21个团体的20000人发出紧急动员指令。指令发出时，虽然已经过了下午5点，但通过电视和广播得知情况的劳动组合成员们，没有坐等指令，从23日夜里就开始向立法院前聚集。从这里，可以看出战后冲绳民众运动的光辉传统。

2月24日一大早，约500名的警察队伍驱赶约2000人的静坐示威队伍，让民主党议员进入立法院。但是，示威队伍越来越壮大，到预计的开会时间时，示威者已经超过了20000人。之后，当混乱中传来会议强行表决的消息时，示威队伍与警察部队反复发生严重冲突，最后终于占领了立法院的大门。这时，上午11点刚过，立法院议长宣布中止全体会议。但是，把立法院整个包围的示威队伍纹丝不动，要求废除教公二法法案。

共斗会议指挥部和立法院内的三个在野党，在此次武力斗争的背景下，与民主党展开强韧交涉。对带薪休假斗争都有很强抵触心理的以屋良朝苗为中心的教职员会的上层和共斗会议指挥部，对武力对抗警察队伍这一事态，简直难以想象。指挥部也有了很大动摇。在向民主党提出废案要求时，一再强调“为了避免不测事态”。

同时，选择武力对抗并败北的民主党，深深感到示威队伍的重压。虽然示威队伍坚守自主纪律，但民主党以“感到生命危险”为由，电话联系松冈主席，恳求为了逃脱，通过主席向美民政府请求出动直升机。但是，美民政府以“此为内政问题，应由贵政府自行解

决”为由，予以拒绝。当然，不用说直升机，就是坦克，美军也曾出动过，但这时他们已经必须考虑这样做会带来何种政治上的得失。最终，在漫长的8小时谈判之后，立法院内的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达成了实质上的废除法案协定。

当初，瓦特森在武力阻止主席提名斗争之后，发表了强烈谴责“不法暴力行为”的特别广播讲话。但安格在比此前升级了许多的阻止教公二法斗争的暴力面前，却保持了沉默。现在需要更高明的政策。就是说，他们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只按照现在的方式继续统治冲绳，是否就是维持美军基地功能的唯一办法？

这样的认识，与日本政府也是共通的。现在，只靠小小的政策修正，已经不能安定冲绳的政情。为了肢解团结到复归祖国运动中的冲绳人民的诸项要求，化解它的能量，必须想办法实现“返还冲绳”。这样一来，所谓“挟核返还论”，就逐渐显示了它的现实意义。



全军斗争。

冲绳嘉手纳基地前大道，1971年2月

比嘉丰光摄影集《红苦瓜》

激越冲绳

第8章

挟核返还论的背景

1967年2月1日，在外务次官下田（武三）的发言中，首次提及所谓“保证自由使用冲绳基地，是返还施政权的前提条件”之“挟核返还论”。当时，发言的重点主要在强调施政权返还的困难上。转眼到了3月末，在这种想法的基础上，日本政府同美国开始了非正式的接触。

当然，初始时，挟核返还论并不是政府的正式见解。一边强调“在复归之际，冲绳基地应该是‘空白’状态”，一边又渗透“如果非核

三原则^{〔1〕}也适用于冲绳，那么复归也许会推迟”，从而暗示“空白”的内涵。就这样在一进一退之间闪烁其辞，用欺瞒粉饰的手段诱导国民舆论。

同时，提倡挟核返还论的外务次官下田，被美国务院方面视为“会在1970年的日美安保更新期大有作为”，而被任命为新的驻美大使。随之，这年秋天佐藤访美也被提上具体的政治日程。此外，2月17日，参众两院成立了“关于冲绳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冲特委）”。一直以来，政府和自民党总的来说，想尽量使冲绳问题远离国民的视线，通过政府单方面的当地政策进行处理，所以，对冲特委的设置持反对态度。可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他们突然态度一转，举起早日实现冲绳复归这个“国民性愿望”的锦绣大旗，就返还施政权、核基地和日美安保条约等，显示出积极展开讨论的姿态。到了8月，作为总务长官咨询机关的冲绳问题恳谈会，升格为作为首相咨询机关的冲绳诸问题恳谈会。

同时，在美国一方，不仅对教育权分离返还构想持冷淡态度的美驻日大使约翰逊和首席行政长官安格对日本政府转换方针表示好感，就连太平洋联合军司令官夏普也在发言中透露，如果无损军事行动的自由，那么也可考虑变更行政责任。随后在7月1日，出席韩国朴总统就任仪式的佐藤首相在与美副总统亨富利的会谈中被告知：第二次佐藤·约翰逊会谈的主题为冲绳、小笠原问题。美国方面也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改变冲绳的现状，所以积极希望展开协议。

〔1〕 非核三原则：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的“不拥有，不制造，不准带进核武器”原则。

导致日美两政府发生政策转变的直接契机，当然来自阻止教公二法斗争中所暴露的他们对冲绳统治的失败，另一个密切相关的因素，是美国越南政策的失败。

在这一年的1月，美国国防部已经宣布，派往越南的军队已经超过朝鲜战争的白热化时期，达到了473000人。渐渐地，任谁也能看出，不管美国投入多少兵力，也不可能取得越南战争的胜利。同时，越南战争的无限扩大，激化了美国国内的反战运动，从根本上动摇了美国的越南政策。此外，像“北爆”所象征的政策，也受到所谓自由主义诸国的批判，使美国的国际威信直线下降。再加上军事和政治上的失败进一步波及到经济方面，从1960年代初开始渐渐抬头的美元危机越来越严重。以越南政策为顶点的远东政策的整体破产，终于导致冲绳统治的失败。

美国为了重新调整失败的远东政策，需要它在亚洲最大的同盟国日本的协助。这样一来，对强调协力关系之强韧的日美两国政府来说，冲绳的现状，也就是同盟国一方的军队统治另一方的领土和居民的状态，是致命弱点。但同时，动摇美军冲绳统治的人民斗争与强韧的复归日本的愿望相结合，也让人看到，可以转化为政策上的优势。

这样一来，归还冲绳就被定位为美国为了重新调整远东政策而强化日美协作关系的中心环节。1967年9月，在三木外相^{〔1〕}与拉斯科

〔1〕 三木武夫（1907～1988）：1966年至1967年任外相，1974年至1976年任日本第66届首相。

国务卿之间举行的关于佐藤访美的预备会议中，拉斯科着重提出了，在归还冲绳时，日本在远东整体的安全保障当中将起到何种作用的问题。

美国向日本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接替美国对东南亚诸国进行经济援助，也就是给反共军事诸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打上一针强心剂。

接下来，是在政治上对越南政策的支持。对于在国际舆论中越发孤立的美国来说，大国日本对越南政策表明支持态度，具有一定意义。

此外，不仅要求可以自由使用冲绳的基地，对在日美军基地的整体，也要求超过现在水平的使用自由。在美元危机和反战运动的高涨中，对不得不整理缩小海外基地的美国政府来说，必须通过扩大现存重点基地的功能来填补空白。进一步说，这就是从缔结旧安保条约时，美国政府一有机会就一再要求的日本军事力量的增强。

像这样的要求，对日本政府和统治阶层来说，并非难以接受。比如，接替美国对东南亚诸国进行经济援助，不过是为了在日韩条约（1965年）之后，促进日本打进急速发展的东南亚经济。这是为了确保急剧膨胀的日本经济的原材料供给和出口市场。

对于美国越南政策的支持，会刺激国内的反战运动。但日本统治阶层的经济利害关系，已经深陷于越南战争之中，从而不可能否定美国的政策。

关于承认在日美军基地的自由使用，日本政府也并无抵触。只要把日本的经济权益扩大到亚洲反共亲美诸国，那么维护美国利益的美军行动，就会直接维护日本的利益。日美在亚洲的军事目的基本一

致。但是，对于经济发展力量和维护经济权益的军事力量的不平衡，眼前还可以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最终，也需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来填补空白。特别是在1960年代末期，膨胀的军需产业也强烈要求增加军费，以满足其经济需求。

然后，在固定期限约为10年的日美安保条约即将到期的1970年，在废除安保的运动的高涨中，为了强化日美军事协作，必须给为实现冲绳复归这个“国民的愿望”所需要的条件赋予意义，这对实质上强化安保体制很有效果。比如，不顾甚至出现死者的反对运动而访问南越的佐藤首相，在西贡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遍访东南亚，会给冲绳、小笠原问题带来好的结果”。

就这样，1967年11月，在作为第二次佐藤·约翰逊会谈结果的日美共同声明中，日美两首脑明确了双方首先确立“创造使亚洲诸国免受中共威胁影响的环境，非常重要”这个基本共识。在此基础上，以日本对美国越南政策的进一步支持、坚持日美安保条约的方针以及冲绳美军基地对日美双方重要性的再确认和日本表明扩大对东南亚的援助等为前提，确定了把冲绳的施政权归还日本的方针。佐藤首相强调，“应该在两三年之内，就双方满意的归还时间达成协议”。作为此次会谈的结果，1968年6月，小笠原被归还给日本。

冲绳返还讨论的虚实

从佐藤政权开始真正着手冲绳返还事宜，这个问题就成为新闻界



1970年5月31日，具志川市发生女高中生被美军士兵刺伤事件。“绝不饶恕无视人命的美军士兵的犯罪”，人们立即展开抗议行动。约1万名高中学生、教职员参加了在具志川市前原高中举行的县民集会。

具志川市前原高中，1970年

平良孝七摄影

的中心论题。不少人认为，如果有可能挟核返还，那么也不失为一种办法。这些人的论据，是主张本土也应与冲绳负担同样的重担。他们认为，只有本土坚持非核三原则，却置“核”于冲绳，是本土的利己主义。这并不见得就是忠实代言政府的政治意图的人们的发言。在否

定安保体制的人们中间，也有人把一直以来对冲绳问题漠不关心的愧疚，通过对本土的利己主义的自我批判表现出来。

即便如此，因为国民的反核感情（所谓核过敏^{〔1〕}）根深蒂固，大多数人还是一致认为，挟核返还带有危险。部分人士断言，于现有的国际环境中要求归还冲绳，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应该避免过于草率匆忙地解决冲绳问题。但是，以这样明显的维持现状论来对抗国民规模的愿望论，显然非常困难。由此，全国主要报纸的论调和部分进步文化人，都提起“与本土看齐返还论”的对抗案，通过强化支持这一论调的舆论来否定危险的“挟核返还论”。

连否定安保体制的人们，也主张基地与本土看齐的返还论，这当然反映了人们不能容忍把重压都加给冲绳的心情，只从这一点来看，“挟核返还论”还算从一而终。

即使是这样，只从表现上来看，比起“挟核返还论”与“无核自由使用返还论”，“与本土看齐返还论”的危险性更小，且比过去革新势力的口号“要求立即无条件全面返还”，给人以更现实的印象，所以，在舆论调查中，拥有最高的支持率。

在政府有意挑起的冲绳讨论中，当许多在新闻论坛上发言的论者，就从战前到战后几乎所有日本人都对冲绳漠不关心、持歧视态度的问题做出反省时，在冲绳方面，对这种反省做出呼应，也开始涌现

〔1〕 核过敏：指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因广岛和长崎被美国投下原子弹，日本国民对核武器问题敏感而复杂的感情。

出感情用事的对歧视的控诉。

如前所述，（日本本土对冲绳的）歧视问题，在战后初期的独立论中被提出，成为独立论思想的一个根据。在复归思想确立其正当性的同时，歧视问题被视作已处理完毕。但是，应该在战后已获得新生的日本，对冲绳却依旧冷淡，当（冲绳）民众直面这一切时，由身受歧视的境遇，就重新激起了愤恨和辛酸。

重视与本土连带的复归运动，不如说是试图限制上述民众感情浮出表面，但来自本土的对歧视的反省，就揭去了这层限制。但口口声声被宣扬的控诉歧视论，只是一味向“繁荣的祖国”索取赔偿，对冲绳内部的矛盾却弃之不顾。最终，只是停留在代言民众郁结的受歧视的感情，并且给这感情以喷发的出口而已。控诉歧视并要求偿还的复归论，显示了崩溃期复归思想的一个特征，1969年11月的佐藤·尼克松会谈之后，就发展成盲目的反大和（反本土）感情的潮流。

革新势力的冲绳返还论

总之，这些关于冲绳返还的讨论的特征，是缺少对日本政府为何从1967年上半年开始突然对达成“国民的愿望”变得热心起来的认识，而只是停留在在现实和道义上何种返还方式更为众望所归的讨论上。说到底，在国民对冲绳问题关注的一片高涨中开始声言“作为1970年斗争突破口的冲绳斗争”的革新势力，在没能看穿日美两国政府政策转换意图这一点上，也并无两样。这是由于他们先入为主地认

为，美国不只是通过基地，而且一手还握着施政权来维护冲绳的战略价值。所以，美国不可能放弃施政权，那么，对于从属于美国的佐藤政权来说，也不可能要求任何形式下的冲绳返还。从这样的理解出发，“挟核返还论”就是散布只要附带核武器条件冲绳就有可能被归还的幻想从而扰乱复归运动的欺骗性政策而已。

明确表示佐藤政权不可能要求任何形式的冲绳返还的，是共产党，但在社会党和部分新左翼势力中，也有相同见解。第二次佐藤·约翰逊会谈之后，这样的见解开始呈后退趋势，但即便如此，希望两三年之内确定返还日期的是佐藤首相一方，而美国一方并没有同意，即使两三年内确定返还日期，实际的返还也可能要再过 100 年的意见，还是根深蒂固。

按照这样的思路，冲绳复归运动就容易变成只不过是政府为了吸引国民广泛关注，创造使通向废除安保条约的道路更为平坦的政治状况，或者，能够树立废除安保、主张归还冲绳、小笠原的主张的宣传运动而已。认为美国不可能放弃施政权的主张，从 1969 年 11 月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以后，大致转换成日美联合声明中所指的归还冲绳，而并不是真正的归还的解释。相对于这样的归还，就是要求真正的归还，即完整归还的运动。

直指基地的斗争

同时，从对教育权分权返还构想的否定到挟核返还论的转换，也

让冲绳的舆论不知所措。当然，对“共同分担重担”，大家是有共鸣。但是，下田外务次官（后来的驻美大使）的一连串发言，已经露骨地显示出，这是通过把冲绳的舆论引向“附带核条件也罢，只求尽早实现复归”的方向，并以此来挑衅本土的“核过敏”，所以，招来冲绳舆论的强烈反感。此外，大家认为，保证美军自由使用基地的措施可能会限制居民的权利，戒备的气氛越来越强。就在这样的期待和抗拒中，在佐藤访美之前的1967年11月2日，复归协主办的要求立即无条件归还冲绳的县民总誓师大会，聚集了超过10万名群众。以喜屋武会长为团长的向佐藤首相申诉团，要求“完全消除对冲绳的歧视待遇”，携申诉状上京。

在迎接复归协代表上京的东京，11月9日，由冲绳联、冲实委、复归协三方共同主办，召开了“要求立即无条件全面归还冲绳、小笠原的中央集会”。当天，在日比谷露天音乐堂，因为对冲绳问题的广泛关注，有大大超过11年前的解决冲绳问题国民总誓师大会规模的约12000名劳动者和学生参加了集会。但是，围绕对反日共派系全学连的处理方式，冲绳联与冲实委在会场上产生了对立，集会最后以流会告终。

1967年11月20日，结束了日美首脑会谈归国的佐藤首相，在羽田机场高呼三声万岁时，在那霸市召开了“抗议日美两国政府县民大会”，通过了《要求佐藤内阁辞职的决议》。在复归协内部，虽然还不十分明确，但已经开始有要求复归运动发生质的转变的呼声。在这之后的琉球新报社举行的舆论调查中，关于冲绳复归交涉，表示今后对佐藤内阁“期待”的人占32.1%，超过了“不能期待”的26.4%。这

里可以看出被夹在希望尽早实现复归和对佐藤政权冲绳政策批判之间的冲绳舆论的复杂性。

但是，日本政府越是强调基地的价值，以复归协为中心的革新势力，就越发强烈地要求撤走基地。在佐藤首相归国之后，自民党干事长福田立即发表“妨害冲绳复归的，就是那些主张撤走基地的家伙们，要说归还施政最大的障碍是什么，那就是赤旗^[1]”的讲话，警察厅设置了冲绳对策委员会，在12月就为了加强冲绳警察力量而派遣了调查团。这一系列政策的露骨展开，招致群众的强烈不满。

刚刚进入1968年，在被空军基地征收了村子大部分土地的嘉手纳村，以复归协嘉手纳支部和冲绳原水协召开“抗议基地受害，要求撤走基地的冲绳县民大会”为首，各地都开始现实中展开各种要求撤走基地的斗争。2月5日，B52飞临嘉手纳基地，并开始呈常驻趋势，也与这一切有关。数天后，掀起了大规模要求撤走B52的斗争。各种抗议集会和表明自己意志的行动，扩展到了初中生和高中生中间。在嘉手纳基地的大门附近，警察部队和示威队伍短兵相接。冲绳的斗争，很明显地开始指向基地。然后，从基地内部开始出现呼应的行动。这就是全军劳的奋起。

全军劳的“四·二四”罢工

1968年8月24日，冲绳全岛六十余处基地大门附近红旗飘飘，宣

[1] 赤旗：指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行的日刊机关报纸《赤旗》。

告冲绳斗争中新的主人公登场。这一天，全军劳要求撤销第 116 号法令，要求平均 32 美元的大幅加薪，断然进入“十成年休斗争”（事实上的 24 小时全面罢工）。据全军劳介绍，当时劳动组合成员为 18000 人左右，相对于此，包括部分非组合成员在内，参加年休斗争的共有 23000 人。全军劳虽然是冲绳最大的劳动组合，但因为受到基地这个特殊因素的制约，无论是自身还是外界，都承认其力量薄弱。但就是这个全军劳，受到从 1967 年到 1968 年形势变化的鼓舞，终于挺身站了出来。

此外，全军劳要求撤销第 116 号法令的请求，通过县劳协到复归协在全冲绳的铺开，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从 1953 年 8 月被公布时起，一有机会就会被当作问题提出来的撤销第 116 号法令的要求，特别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广泛呼应。其背景当中，暗含对以保持基地功能为前提的佐藤政权交涉冲绳返还的警惕。大家认为，重视基地，可能意味着像 116 号法令所直接表现的那样，使劳动者无权利状态进一步被固定下来。首席行政长官安格在“十成年休斗争”就要开始的两天前，修正了法令的一部分，并承认团体交涉权，想借此找到取消罢工的借口，但组合成员群众的高昂斗志根本无法阻挡。

4 月 24 日的年休斗争（带薪休假斗争）虽然因复归运动质的转换和现实中撤走 B52 斗争高涨的触发而受到带动，但它本身却并不为撤走基地斗争而展开行动。这次斗争成功之后，全军劳执行部强调，斗争本身“与撤走基地、反战和平的斗争全无关系”。此外，挑动斗争的下级组合成员和立场相同的非组合成员的意识，也不尽相同。在这里，强烈的反战意识和曲折的生活感情等复杂地缠绕在一起。处于军

事统治最底层，被迫饱尝屈辱生活的人们也加入到战斗中来，其中很大的因素，恐怕是民族屈辱感。23年来受尽凌虐的种种回忆，最终以“与美国佬誓死一拼”的形式喷发出来。

意料之外的全军劳罢工，使美军基地的功能陷入混乱，给日美两国政府以巨大冲击。4月26日，首席行政长官安格虽然一面以“只限于本次的措施”的言辞加以拒绝，但还是向全军劳通告，“避免惩罚，只扣发工资”。虽只是一时性的，但第116号法令在武力斗争的面前完全变成了一纸空文。随后，美军承诺，每月工资平均从15.60美元上涨到18.72美元。

但是，在第二次佐藤·约翰逊会谈之后，以B52飞临为具体契机高涨起来的反基地斗争，以“四·二四”全军劳斗争为高潮，其能量逐渐转向主席选举的方向。

主席公选

1968年1月31日，美国总统约翰逊对《关于管理琉球列岛的行政命令》做出部分修改，批准了行政主席公选。在复归运动逐渐发生质的转变的时期，美国选择以B52常驻为象征的强化冲绳基地功能的这一时机，作出了一直以来在这个悬案上的政治让步。就这样，1968年11月10日，首次主席选举与下期立法院议员选举同时进行。

3月5日，首先，冲绳自民党（1967年12月冲绳民主党再次把党名改作自民党）决定拥立那霸市长西铭顺治为候选人。西铭顺治，东

施效颦地想模仿以前的那霸市长选举，向平良辰雄请求声援，但平良辰雄予以拒绝，反而努力推举革新统一候选人屋良朝苗。平良辰雄希望这样可以早日实现复归。4月3日，革新势力确定拥立屋良。

担任“勉励屋良会”会长的平良辰雄，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讲称，“我们的结论是，包括冲绳居民在内的全日本国民中，对美国的施政，如果相对于协作的态度，批判和反对的势力不能强大起来，那么，冲绳的复归就没有希望”，以激励群众。这样，复归势力的大联合就宣告成立。革新势力乘胜结成了“创造明朗冲绳之会”（主席、立法院议员选举革新共斗会议），把主席选举和立法院选举，再加上选举西铭市长后任的那霸市长选举作为三大选举连接起来，这样，就都聚集在全面共同斗争体制下进行斗争。

冲绳自民党不管怎么垂死挣扎，在以率领教职员会的屋良朝苗为候选人，以作为第一届公选群岛知事，在初期复归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熠熠生辉的平良辰雄为后盾的革新共斗面前，显然不是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冲绳自民党就从经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对革新一方的基地反对论展开激烈攻击，企图由此来挖开屋良支持层的墙角。所谓“要是选了屋良，就得回到吃蕃薯、光脚板的日子”的蕃薯·赤脚论，就是攻击的口号。蕃薯·赤脚论的出处，来自安格首席行政长官“如果基地被缩小或撤走，冲绳立即就得回到以前只有蕃薯和甘蔗的赤脚经济”的发言（1968年8月）。他们无法让居民承认冲绳基地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就经常以基地经济效用来说教，妄图攻破其中的薄弱环节。

总之，冲绳自民党列举详细数据，企图说明冲绳经济是如何依赖基地，基地反对论会使生活崩溃，从而煽动人们对生活的担忧，迫使人们积极肯定现状并产生对革新共斗体制的敌意。当时，因为美元防御政策的渗透，对基地相关的需要已呈减少趋势。1967年8月，以胡差商业会议所的成员为主体成立了反对即时复归协议会（即反协），所以，也不能说这种攻击冲绳薄弱环节的战术一点没见效。

当初为了得到广泛支持，革新共斗一直在回避基地问题。但是，在冲绳自民党的激烈攻击面前，它也不得不把“基地”作为中心议题。作为回击，革新共斗指出，自民党的基地容忍论实为战争容忍论。如果借用当时《冲绳时报》上的话来说，关于主席选举的选择，是以“要蕃薯还是要战争”的形式，被反复地讨论。这样的讨论形式下，虽说与论点失之交臂，但某种意义上，也显示了本质性的选择基准。

同时，日本政府、自民党为了支援处于劣势的冲绳民主党，积极地介入这次选举，向冲绳派遣了很多阁僚、党干部、明星议员和演艺明星。但是，一开始看起来还有效果的日本政府、自民党的声援，从公布选举公告时就开始帮倒忙。特别是自民党干事长福田^{〔1〕}反复重申“是要和平繁荣，还是要混乱贫困，这取决于冲绳居民的选择。如果屋良先生当选，会对复归祖国和提高民生，产生障碍”的几近威胁

〔1〕 福田赳夫（1905～1995）：1976年至1978年任日本第67届首相。曾于岸信介和佐藤荣作担任自民党总裁期间，两次出任自民党干事长。

的发言，触怒了选民感情，使冲绳自民党不知所措。出于对这种高压姿态的反抗，从这时起，从人们的嘴里开始迸发出“第二个琉球处分”这样的语言。

最终，因为群众对和平的期盼和反权力感觉，以及对本土说不清道不明的不信任，自始至终坚持复归论的屋良朝苗成为首任公选主席。选举的结果，是 237566 票对 206011 票，投票率为 90.58%。选举结果刚刚揭晓，日本政府、自民党相关人员就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称赞屋良朝苗的人品，并强调屋良在当选之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用到的“县民党”这一词汇，开始期待它的超党派性。同时举行的立法院议员选举的结果是，自民 17 席、自民党推荐无所属 1 席、社大 8 席、人民 3 席、社会 2 席、革新派系无所属 1 席。次月举行的那霸市长选举中，由于自民党难以找到候选人，社大党的平良良松，以绝对优势胜出。

“二·四”总罢工的中止

离主席选举结束不到 10 天的 1968 年 11 月 19 日凌晨，在嘉手纳空军基地，一架起飞失败的 B52 发生了大爆炸。在核贮藏库附近发生的核战略轰炸机的坠落事件，把众多群众抛向恐惧的深渊。在爆炸事故发生的当天，在嘉手纳村，就召开了抗议这次事故的村民大会。复归协、县劳协、原水协、教职员会等也迅速地行动起来。12 月 7 日，举行了成立“保卫生命县民共斗”（撤走 B52·阻止原潜〔核潜艇〕靠港县民共斗会议）的大会，决定“采取包括总罢工在内的所有行动”。14

日，县民共斗主办了要求撤走 B52 县民大会，并在嘉手纳基地周边组织了大规模游行。

因为被淹没在主席选举当中、看起来好像沉睡了半年以上的撤走 B52 斗争，一下子被唤醒。把主席选举当作战后斗争的总决算，表明“就是吃蕃薯也要反对战争”决心的民众的巨大能量，再次灌注到重新构筑撤走 B52 斗争的过程中。“保卫生命县民共斗”中包括从政党、劳动组合、民主团体到宗教团体、职业训练团体的各种团体，集结了比复归协更广泛的阶层。

1969 年 1 月 6 日，县民共斗干事会在听取了来自县劳协、教职员会、官公劳等的群众讨论的基础上，决定自 B52 开始常驻正好一年的 2 月 4 日举行总罢工。此外，当天，在嘉手纳举行了 10 万人集会，决定以包围嘉手纳基地的形式，在军用道路上展开静坐。1 月 12 日，“二·四”总罢工的核心部队全军劳召开临时会议，以 223 票赞成、13 票反对、1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之势，决定 2 月 4 日实行 24 小时罢工。

1 月 24 日，县民共斗聚集了 40000 人召开“预祝‘二·四’总罢工成功县民总誓师大会”，并举行了大规模游行示威。第二天，为确立罢工体制的宣传活动的重点，开始从工作现场向地方社区移动。在那霸市，以 1 月 31 日格布河中央商店街组合决定歇业一天为首，各个地方都开始讨论实施歇业罢工。部分渔民开始计划海上示威。在冲绳本岛中部的北谷村、读谷村等地方，大家计划以全村歇业的方式参加大会。

1 月 28 日，为了与日本政府的交涉和与本土劳动团体的协议上京

的龟甲县民共斗议长（县劳协议长），从东京发出总罢工的预备指令。各劳动组合、团体的活动家们，都在为最后的准备倾尽全力。从为确保罢工者参加嘉手纳集会的交通，制定私家用车的比例，到设置救护总部，再到活动厕所的配备等，尽量确保万无一失的体制。就是在战后拥有漫长民众斗争传统的冲绳也几乎是没有先例的、彻底的、有组织的举岛上下斗争体制，被确立起来。

总罢工的方针，像流进干涸沙堆的清水，迅即渗入群众的心田，是因为全军劳拥有“十成年休斗争”的经验和成绩。这个斗争，在带给基地劳动者极大自信的同时，也让全体冲绳人民认识到，正是全军劳的罢工，使基地的功能瘫痪，成为从根本上动摇美军冲绳统治的最大武器。

大家之所以提议包围嘉手纳基地、在军用道路上静坐、使基地无法运作等武力斗争形式，也是在1964年11月武力阻止主席提名斗争、1965年8月抗议佐藤来冲斗争等传统的基础上，从1967年2月24日取得胜利的阻止教公二法斗争的经验教训中吸取而来。并且，就像2月24日阻止教公二法斗争并不是一时冲动一样，包围基地的武力斗争，也是与受到广泛舆论支持的总罢工联系到一起，才终于有了意义。

此外，“二·四”斗争并不仅仅停留在要求B52撤走、拒绝核潜艇靠岸就完事大吉。B52对冲绳人民来说就是冲绳基地的象征。换句话说，B52既是美国远东战略的象征，同时也是强化日美安保体制重新整编的象征。早在1968年11月23日的官公劳大会上，仲吉委员长就发表演说称，“要求撤走B52的总罢工，意味着站在与1970年安保作



因为祖先墓地所在土地被美军强征，妇女们只能隔着铁丝网遥拜祖先。

冲绳嘉手纳基地，1970年

平良孝七摄影

斗争的同伴们的最前列，是引爆的力量”。另外，全军劳牧港支部（牧港补给基地）的活动家们就罢工的意义解释道，“美军正在越南苦战。如果来自冲绳的补给被截断，那么他们在解放战线的包围下，就只能束手就擒。所以，在冲绳，罢工的效果可能看起来不明显，但实际的影响会在越南展现出来”。从1965年左右开始形成的拥有国际视野的

反战意识，通过“二·四”斗争的展开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扎下根来。“二·四”斗争是集既有斗争之大成的标志。

在被定位于1970年代日美安保体制军事中枢的冲绳，扎根在“保卫生命”这样已无退路的生活感情之中，在与越南人民的连带意识当中逐渐壮大了要求撤走庞大基地的斗争，对日美两国政府来说，颇为棘手。

到了这一时期，比起美国，日本对于冲绳的影响力飞速增长。美民政府本来准备在1月11日公布被称作116号法令改恶版的综合劳动法令，但在日本政府的要求下，把施行日期延至1月23日，对于“二·四”斗争采取了观望政策。所以，策动取消总罢工的主角，怎么说也是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从两个渠道向冲绳当地做工作，要求取消罢工。一方面是直接对屋良主席做说服工作，另一方面，通过总评（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同盟（全日本劳动总同盟^[1]）等间接地做工作。

日本政府对屋良主席表示，以前已经有使综合劳动法令延期的经验成绩在，就与美方交涉撤走B52的问题，也得到美方会在6、7月份撤走飞机的暗示，希望以此为条件说服取消总罢工。并且强调，对于“期望通过日美交涉，尽早实现复归”的屋良主席来说，总罢工会妨害冲绳复归交涉，有可能使复归时间推迟。

这时，总评与同盟接到冲绳方面要求协力24小时全岛政治总罢工的请求，不免陷入两难之地。总评和同盟与冲绳县劳协有着紧密联

[1] 全日本劳动总同盟：1964年结成的与“总评”相对抗的劳动组合的一个分支组织。

系，对冲绳的斗争无法袖手旁观。但是，这一时期，在本土，重视政治斗争的反战派劳工运动，也越来越明显地抬起头来。这一时期，如果在冲绳，出现大大超过1960年安保斗争政治罢工的大规模斗争，那么在本土劳工运动的内部，也有可能会在试图摸索超越既有领导层制约的新方向上，出现与之呼应的动向。

1月10日，同盟的泷田会长、重枝书记长与保利官房长官会面，表示会努力介入要求撤走B52的谈判，但希望（日本）政府能提供避免双方短兵相接的环境。美民政府宣布延期实施综合劳动法令的时候，政府和总评、同盟的有关人士，就回避总罢工的问题频繁地交换了意见，讨论日本政府“在美军于泰国建设中的撒塔希普飞机场完工的6、7月份，B52就会撤走”的估计，是否能作为取消“二·四”总罢工的理由。反之，本土的劳工团体，丝毫没有支援“二·四”总罢工的迹象。在此，可以看到“二·一”总罢工受挫以来本土劳工运动的局限性。

同一时期，最后一任首席行政长官兰巴特^{〔1〕}中将，在赴任途中于横田基地走下舷梯（1月24日），在东京停留数日，与以佐藤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相关人员进行磋商后（1月28日）飞往冲绳。在发生B52爆炸事故的第二天，就公布了首席行政长官安格被解任的消息。

1月31日晚上8时40分，屋良主席终于向县民共斗提出请求，指出“（日本政府做出的）6、7月份撤走的估计”，几乎是通向解决的唯一道路，希望“能忍则忍，取消总罢工”。正好两年前，抛向民主党

〔1〕 兰巴特：James B. Lampert，1969年1月18日上任。

的“为避免不测发生”的语言，这回被抛向了县民共斗。接受屋良主席的请求，同一天晚上10时召开的县劳协干事会，决定为避免把革新政权逼向绝境，向县民共斗提议取消总罢工。

县劳协干事会的表态，给全军劳以很大影响。美军为了不重蹈1968年4月“十成年休斗争”的覆辙，强化了镇压体制，不仅对参加罢工者给予惩戒处分，发出警告，并且强迫劳动者签订劳动誓约书，在基地内设置了临时宿舍。全军劳的活动家们，就是在美军如此阴险的管制下，与之对抗，在紧张得窒息的气氛中支撑着罢工体制。但县劳协的表态，猛然使这个对抗体制坍塌下来。

也有一种解释认为，县劳协不得不决定介入取消罢工的理由之一在于，如果断然实行罢工，与全军劳相关，将有近50人被解雇，为了防备万一，县劳协向本土劳工团体请求协调约5000万日元的牺牲者救援资金，但没有得到答复。但是，全军劳中央斗争委员会不得已做出取消总罢工的判断，是在县劳协干事会决定取消罢工的第二天，并没有在它之前。在这个阶段，全军劳的活动家已经预见到，不管是否斗争下去，基地劳动者被大批解雇都不可避免。果然，在取消罢工后随即到来的4月中旬，美军通告的解雇基地劳动者的人数，是决定总罢工时预测人数的3倍（约150名）。这是基地合理化的第一步，是终将到来的大批解雇的先兆。反对这次解雇的全军劳，在6月5日实施了24小时罢工，但解雇通告没有被撤回。

总之，从县劳协干事会表态取消总罢工的第二天开始，县民共斗展开了激烈讨论，为防止总罢工体制崩溃，活动家们不懈地做着最后

的努力。另一方面，屋良主席隐约流露出辞职之意，以就取消总罢工问题施加压力。从本土赶来的总评政治福利局长安恒与同盟·总评各中央单产（单一产业劳动组合）干部，就6、7月份撤走B52的推测，交换了意见，说明了保卫革新主席的必要性。最终，在一片大混乱中，总罢工分崩离析，县民共斗在完全脱离县劳协的情况下，展开了“二·四”统一行动。

2月4日，瓢泼大雨中，心怀断肠惋惜，45000名劳动者和学生，集合在嘉手纳的综合大门处，举行了要求撤走B52的示威游行。

“二·四”总罢工的挫折告诉我们：因在没有强烈自我主张的情况下就被并入了本土革新势力的系统，特别是在优先复归日本的思想感情之下，冲绳没能打开摆在自己眼前的困境。



1972年5月15日，冲绳复归日本。在复归庆典的同一时刻，那霸国际大道上视复归为“冲绳处分”的游行队伍。

那霸，1972年5月15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返 还 冲 绳

第9章

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

因为把“二·四”总罢工逼到“取消”的地步而看到通向冲绳复归希望的日本政府，开始进入复归交涉的总收尾阶段。关于成为悬案的复归日期和基地的状态，政府明确宣布，以“1972年、去核、与本土看齐”为方针。

关于复归后冲绳基地的状态，之所以有“挟核”、“去核自由使用”、“与本土看齐”的讨论，是以在本土的美军基地和冲绳的美军基地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为前提的。即，冲绳的美军基地，美军可以完全自由使用。但本土

的基地，则受到日美安保条约的限制。1960年改定安保时，为了避免日本被卷入美国的战争而作为制约装置被强调的，就是所谓“事前协议”。意即，有关美军装备和配置的重要变更，或日本方面的作战行动，需要日美之间的事先协商。

但是，“去核、与本土看齐”的复归方针开始被明确之后，这个事先协商的结果，却被强调成也有出现日本自主性地支持美军的军事行动的可能。如果日美之间关于国际形势和军事行动的必要性的见解完全一致的话，那么确实，所谓事先协商，就不可能制约美军的行动。

同时，逐渐出现了“免于给近邻（韩国和中国台湾）带来不安的冲绳复归”的提法。然后，在日本政府开始明确“与本土看齐的复归”的1969年3月，美军举行了以冲绳为中转站把美国军队输送到朝鲜半岛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焦点作战”）。1971年3月，又举行了被命名为“自由作战”的同样的演习。此外，1969年7月，传来美军基地发生毒气泄漏事故的消息，冲绳贮藏有毒性化学武器的事实从而被曝光。1969年12月，美国国防部发布了至第二年春天为止把毒性化学武器移送美国本土的消息，但迫于国内的反对，一再推迟，到了1971年终于开始了撤走武器的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在爱知（揆一）外相和罗杰斯（William P. Rogers）国务卿之间举行了3次会谈，为1969年11月的佐藤·尼克松会谈做准备。

佐藤·尼克松会谈之后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首先从为了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呼吁开始紧密的日美合作。接下来，佐藤首相积极

论述，这个和平与繁荣有赖于远东美军的存在。并且进一步强调，“韩国的安全对日本自身的安全来说，非常紧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维系，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会谈之后的演说中，佐藤首相暗示，这意味着对在美日军对上述地区出动兵力的事先承认。

接着，联合声明在把越南战争定义为，“为了确保南越人民在不受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决定政治前途的机会，美国所做出的努力”，强调冲绳复归必须“在不影响上述美国努力的基础上”实现。这不过是表示积极介入越南战争的态度，比第二次佐藤·尼克松声明中提到的“支持北爆”更进了一步。当然，“复归后冲绳局部地区防御的责任和义务”被定位为“为了日本自身防御的一环”。

在这样诸多的条件下，决定了“在1972年达成冲绳复归”。关于“去核”，对于“日本国民对核武器的特殊敏感心情以及以此为背景的日本政府的政策”，因为尼克松总统表示“深深的理解”而得到保证。但是，日本政府的核政策，是以“弄不清有什么样的核武器，或者是没有，这即是核武器的威力所在”的想法（佐藤首相的发言）为前提的，这至多意味着撤走已经明确其存在的梅斯B。果不其然，12月15日，冲绳的美空军表示，将撤走已经公认是旧式装备的梅斯B。

冲绳的“1972年、去核、与本土看齐的复归”，不过是指，强化日美的军事政治一体性，使在日美军和自卫队的性质发生重大转变。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从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中认定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并做出强烈谴责，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如此，达成“国民愿望”的佐藤自民党政权，还是在佐藤·尼克松会谈之后马上举行的12月总选举^[1]中，获得了众议院中压倒多数的300个议席，选举后的国会，甚至被称为“无风国会”。满怀自信的佐藤政权，在1970年3月，确定了“冲绳复归对策的基本方针”；1970年6月，开始关于起草冲绳复归协定的谈判。1970年5月，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开始具体讨论“复归后的冲绳防御计划”。

1971年6月17日，冲绳复归协定^[2]签字，同月29日，日美双方的军事负责人交换了久保（卓也）·卡其斯（W.L.Curtis）协定（原注：《关于日本国承接冲绳防御责任义务之决定》）。

“二·四”总罢工之后的斗争

另一方面，“二·四”总罢工的受挫，也促使冲绳的民众就集结在复归运动周围的斗争本身做出深刻反省。从各种立场出发的组织和个人，写下了众多关于“二·四”斗争的总结。即使在漫长的斗争历史中，这样的行动也没有先例。并且，“二·四”总罢工的受挫，一方面标志复归思想的败北，另一方面，被收编进本土革新势力系统是斗争的起因。那么，这次总结，就不只是停留在反基地斗争的政治总结

[1] 总选举：指首相解散众议院后的众议院议员总选举。

[2] 冲绳复归协定：除了有关规定冲绳复归的协定，还有几项关于自卫队的冲绳防卫、美国资产的收购等问题的附属文件。

上，而是引人重新追问，祖国到底是什么？复归运动到底是什么？

这种反思的倾向，并不是突然现身而至，而是自从日美两国政府的对冲绳政策从“分离”到“归还”发生巨大转换时开始，从《冲绳时报》到《琉球新报》，连同同人杂志和各种机关报纸杂志中就能让人很明显地感受到的。但在“二·四”总罢工受挫之后，人们思考的角度，从对冲绳政策的应对问题，逐渐指向每个人的内部。比如，在《琉球新报》的特集《对我来说本土是什么》的系列报道中，作为高中教员的仪间进，对从受害者的立场告发祖国、向繁荣的祖国要求赔偿的声音越来越多的现象做出批评，主张“我们正应该与暗藏在冲绳中的日本——连接着那样的日本，一刀两断”（《琉球新报》，1969年3月3日）。

在这种变化中，5月3日，复归协执行委员会表态反对6月爱知外相访美和佐藤首相访美。对此，屋良主席面露困惑的表情，发表了“爱知访美是为了复归进行重要斡旋，不访美复归无法进行”的讲话。至此为止，对于复归运动整体来说，所持的立场应该是把“县民全体的心愿”摆在日本政府的面前，并使它在对美交涉中有所反映，以希望能实现更好的复归。屋良主席一贯坚持这样的立场。屋良主席在1969年11月，为了对即将访美的佐藤首相转达“县民最后的申诉”而上京，就是因为如此。

但是，对这样的政治姿态表示对抗，在阻止主席行使公务的官公劳、教职员会、复归协等团体当中，主张强化撤走基地的斗争，只有把日美两国政府逼向绝路，才能实现冲绳人民寄托在复归上的解放愿

望的认识，越来越得到广泛认同。

例如，教职员会的《对佐藤访美这样对应——11月行动的指针（案）》（1969年9月）指出，“1970年安保问题事实上因今年11月的日美会谈而宣告结束。关于这一点，总评和本土革新政党在1970年斗争或1970年代斗争中的姿态，从根本上说，失于简单，对形势估计不足”，“就冲绳的现状来说，经过美军24年严酷统治的煎熬，自然难免渴望复归，对佐藤构想下的复归抱有甜蜜幻想”，但我们必须“坚决否定危险的复归交涉，阻挡它的政治进程”。“阻止佐藤访美”这个号召，主张全面否定日本政府的1972年复归政策，得到了众多群众的响应。1969年5月复归协执行委员会的表态，反映了复归运动内部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

这一年的6月，“慰灵日”变成了“反战日”。具体说来，就是在冲绳战中，日本军的牛岛司令官自杀，日本军有组织战斗结束的6月23日，在冲绳被定为“慰灵日”，但复归协把这一天重新定义为“反战日”，召开了废弃安保、撤走B52、要求即时无条件全面复归的县民总誓师大会。这与6月5日全军劳罢工一起，是超越“二·四”总罢工挫折，作为阻止佐藤访美斗争的一环，强化反基地斗争这一动态的表现。

就在这个6月，以“估计6、7月份B52撤离”为理由，为取消总罢工全力奔走的屋良主席和县劳协、总评的干部们，都对自己的估计落空三缄其口。尽管已经明确，“估计6、7月B52份撤离”的最初出处是副官房长官木村，但根本没有追究这个政府方面发言本应为诺言

而要求6、7月份撤走BS2。

此外，以强化反基地斗争为目标的一方，也没有进行追究。在此可以看到，为博取对运动的广泛支持，强化反基地斗争，进一步在与本土的连带中推进斗争的复归协的苦恼状态。所以，在民众之间已经逐渐扩展的阻止佐藤访美的主张，也没有顺势得到发展。

例如，上述教职员会的《11月行动的指针（案）》，出于对本土革新势力的考虑，最后修改成“把11月（行动）定位为最大规模斗争，在全力以赴斗争的过程中，确认1970年、1970年代斗争的展望也将实现，为了粉碎佐藤访美的意图，以总罢工体制临阵”。复归协这边，号召加盟团体讨论以“阻止访美”为基调的方针后，决定采取“反对首相意图的复归方式”的立场，配合抗议佐藤访美的全国统一行动，11月13日整備全县民抗议游行的体制，在召开县民总誓师大会的同时，在首相出发当天的17日，召集单独的抗议集会。

全国性的统一行动，避开了首相出发的当天，被安排在13日，是为了避免与新左翼势力在武力阻止佐藤访美斗争的问题上站在一起。

在本土，日美安保体制的重新整编强化也遭到反对，但在国民性的共通理解中，冲绳复归的交涉无法阻止。就在这样国民的共通理解上展开的抗议访美、反对行动，对佐藤政权来说，真的无关痛痒。通过佐藤·尼克松会谈达成国民愿望的佐藤政权，擎着这个成果，举行12月总选举，并由此获得300个议席。

随后，超出国民共通理解范围的阻止佐藤访美的势力，就只能靠强化街头斗争来挽回劣势。比起1967年10月阻止佐藤首相访问越南

斗争时，他们的势力扩大，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权力一方暴力性的对应能力，也远远超过反对一方，得到强化。本来，武力斗争只有在得到广泛的舆论支持下，才能取得一定效果。所以，对超出国民共通理解的势力，权力一方毫不犹豫地予以镇压。

就在这种状况中，“1972年复归”被确定下来，复归运动结束了。复归协的仲宗根事务局长等，开始用“冲绳斗争”这个语汇来表现新的斗争。

“冲绳斗争”这个用法，要追根溯源，还是新左翼势力从1966年、1967年开始，为了使自己的斗争区分于一直以来的复归运动和冲绳返还运动而开始使用的称呼。从第二次佐藤·约翰逊会谈之后，社会党和总评的一部分成员也开始使用这个说法。佐藤·尼克松会谈之后，在复归协内部也开始较为普遍地使用。尽管如此，这个说法在最开始被使用时，新左翼势力也提出与一直以来的复归运动和返还运动共通的“复归本土、夺回冲绳、即时无条件全面归还”的口号。通过把“废弃旧金山和约，解放冲绳人民”的语言表现变成口号，包括正在摸索更严密的语言表现的势力在内，大家至少在形式上，希望通过冲绳复归日本，来实现对美军统治下的冲绳人民的解放。如果要问立场不同的他们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为了实现能带来冲绳人民解放的归还（复归），必须首先粉碎眼前作为日美两国政府重新整编日美军事同盟强化政策的归还政策。佐藤·尼克松会谈之后，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开始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合并冲绳”的主张。

全军劳斗争和复归不安

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发表两周后，驻冲绳美军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随之宣布对多达两千数百名基地劳动者的大规模解雇。美军做出的解释是，解雇是削减军费政策的一环。美军计划对分布在全世界的美军基地的145万非军人雇工中的5%，即7万余人做出精简。

与大规模解雇同时，美军对超过1000名基地劳动者下达了实质上伴随着削减工资的岗位调整通知。此外，通过停止填补空缺、削减工资（小时工资）和伴随劳动强化的劳动时间的缩减，新设以没有奖金、没有退休金、没有事先通知就可以解雇为内容的临时招聘制度，开始全面推行精简政策。

另一方面，美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太平洋联合军司令官、陆军长官等从各种立场强调，归还之后，冲绳基地的重要性没有改变。基地的精简化，并不意味着基地大规模缩小和军事功能的减弱。

对于这样的基地精简化政策，全军劳发布以强有力要求收回解雇的斗争来做出对峙的方针，展开了1970年1月8日到9日第一波8小时的罢工，和接下来从19日开始为期5天的第二波120小时罢工。

已经不必再作为施政者有所收敛的美军，对全军劳的斗争根本没有任何让步的考虑，完全是一幅武力对抗的阵势。特别是对第二波斗争，发出被称为“紧急状态”的非常警戒警报，对美军人和家属发出禁止外出令，重现了15年前的“美军人员禁止入内”命令。为此，基

地城市胡差市等成了“死城”，罢工的第三天，发生了与基地相关色情业者勾结的暴力团袭击罢工巡逻队的事件。这是在四分之一世纪中，在依赖基地的情况之下，冲绳社会内部矛盾的爆发。像这样看似意料之外，但细想之下，又绝非不可思议的事件的发生，使全军劳斗争，一片凄绝。即使没有这个事件的发生，全军劳的斗争也是以组合成员每个人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牺牲为代价而坚持下来的。全军劳的斗争资金捉襟见肘，不用说动员费用，就是面对因5天罢工而引起的工资损失，也没能给予一分钱的补偿。

尽管如此，全军劳斗争还是以“这是在最近本土劳工界惯有的判断之下，难以想象的团结”（《读卖新闻》，1970年1月25日）给日本政府以极大的震撼。理由之一，是全军劳组合成员的每个人，都把大规模解雇作为对生活的直接威胁，以严肃的态度加以认识。在对基地的依赖程度很深，劳动力市场狭窄的冲绳，那种对解雇的不安，在当时劳动力不足的本土，难以想象。此外，“能用的时候就利用，不需要了，就像扔件破衣裳那样丢开”，也激起了人们愤怒感情的旋涡。

但在同时，在基地劳动者中间，虽然只是少数，但已经出现把撤回解雇斗争向撤走基地斗争转化的清晰主张。这样的主张，从策划“二·四”总罢工的阶段开始逐渐明确。即使在主张还不十分明确时，在基地劳动者群众之间此起彼伏的“要解雇，就把基地还给我们”的怒吼声，还是直冲基地精简化政策的核心。

对于全军劳要求撤回解雇的斗争，基地相关行业的经营者们以“撤回解雇的要求，与反对基地的主张相矛盾”而予以攻击。不仅

是全军劳的敌对势力，即使在革新势力的内部，也存在这种看法。这与“阻止佐藤访美，与要求归还冲绳相矛盾”的主张，真是如出一辙。

但是，全军劳的劳动者，并不是因为希望把基地变成安定的工作岗位，才要求撤回解雇。众多劳动者，希望通过撤回解雇斗争，要求制定离职者政策和确保被解雇后的生活保障，另一些劳动者，则欲与基地再编精简政策进行对决。并且，大多数人在感性上相信后者主张的正当性。所以，随着斗争的深入，后者的比例越来越大。

面对这样的全军劳撤回解雇斗争，屋良主席表示了“同情”，但没有表示“支持”。“接受解雇制定离职者政策”，是以主席为首的琉球政府的基本姿态。以琉球政府这样的姿态为前提，日本政府在1969年12月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一）对离职者的就业指导，强化、扩大职业介绍，（二）对希望在本土就职者，在广大区域内给予职业介绍，（三）支付以本土美军劳务者为基准的特别津贴（人均6万日元）的政策。这就是说，对于被解雇的冲绳劳动者，苦于劳动力不足的本土，只要把他们当做廉价劳动力吸收过来即可，除去支付特别津贴，并没有什么具体内容。不如说，日本政府在静等已经成长为威胁基地存在的全军劳在美军的铜墙铁壁和基地相关行业经营者的夹击间走向崩溃。

在本土革新势力中间，以因没能与“二·四”总罢工连带而自我批评的总评，提议以进行1亿日元的捐款为首，向日本政府提出包括增加退休金、延长事先通告解雇时间等要求。但是，与全军劳面对同样解雇问题的全驻劳，以事先通告解雇时间的延长为条件，中止了原

计划与全军劳共同组织的罢工。这样从整体看来，与确立共斗支援体制还相差甚远。全军劳的撤回解雇斗争，具有撤走基地斗争的方向性，但全军劳与1970年代日美安保体制军事中枢的再编合理化政策的对决，却基本上被忽视。

本土的新闻界，对全军劳的悲壮斗争予以大幅报道。这让人想起1956年举岛上下斗争时的情景，“绝望的斗争”这一报道基调中，也不无对斗争将逝的哀悼。但就是这样，报纸和电视还是呼吁本土的民众与全军劳相联合，在本土的民众中，掀起了对全军劳斗争的共鸣。例如，以“在东京做工的女子事务劳动者”、“全体保育员”、“支援全军劳的伙伴们”命名的三个妇女团体，就匿名以工资的二到三成集资108万日元，捐赠给了全军劳。

在冲绳，在民众中间，不能说对全军劳的斗争没有共鸣，但在甚至给人以悲壮感的全军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参加大阪万博会”却成了话题。这显示出了反对佐藤访美、阻止斗争的败北感使部分民众“脱离政治”的状况。美军统治下成长起来的冲绳社会的凝聚力，开始涣散。

曾经，在1956年时，军用地所有者的问题，引起了举岛上下斗争。1967年，对教职员的政治活动和劳资争端活动的限制，成为全体革新势力的问题。但是，现在对基地劳动者的大量解雇，却只成了全军劳自己的问题。县劳协和教职员会都在形式上发表了支持全军劳的声明，但具体的行动却很薄弱。

在这种状况下，全军劳取消了第三轮罢工以后的斗争。日本政府修订增加退休金等政策，再加上印度支那（中南半岛）形势日趋紧

张（这一年4月，美军和南越政府军一举入侵柬埔寨）、部分解雇的撤回的情况，以及革新势力中的步调不一致和孤立感、对国政参加选举（后述）的想法等各种因素，发生了复杂的相互作用。89名中央委员中有35名认为，在预测到蚕食性的大规模解雇的情况下中止斗争就意味着彻底败北，反对收拾残局。

基地劳动斗争中的大规模解雇，越发加重了群众的“复归不安”。“复归不安”这个词汇开始出现在群众的嘴边，是1969年上半年。追本溯源，对于因为基地被从日本分离出去、置于军事统治下的民众来说，维持基地现状的复归，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在1967年出现“复归已近”热潮的同时，与基地有密切联系的经营者们组织了反对即时复归协议会，在主席选举过程中流行蕃薯·赤脚论这样奇妙的口号，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并且，如果仅限于基地相关需要的减少来说，正好应了民众对“复归不安”的直觉。

国际石油资本的进入

在这样的状态下，如何展望冲绳的将来，就成为冲绳政治经济领导者们的课题。在此，招商基地相关企业实现冲绳工业化的想法就浮现出来。

这个问题开始引起注意，是在1967年秋，对已经确信将要复归的冲绳，海湾（Gulf）、埃索（Esso）、嘉信（Kaiser）、加德士（Caltex）等国际石油资本开始计划进军包括复归后的本土在内的亚洲市场的时

候。对于此种在不受外资法和石油业法规制的冲绳制造既成事实的做法，日本政府持反对态度，但当时的琉球政府主席松冈，在1968年1月接受了这4家公司的申请。

接受琉球政府的委托，尝试追寻以基地需求减少和复归日本为前提的冲绳经济开发基本方向的琉球大学经济研究所，在1968年4月提出的报告书《冲绳经济开发的基本和展望》中，把石油产业作为“能承担起冲绳经济开发战略产业重任的最适合的产业”。报告书称，“石油产业，以精炼业为核心的相关产业，即石油化学、液化石油气、合成树脂、化学肥料、合成橡胶以及合成纤维等各项工业都可能成立，同时还能提供作为能源不可缺少的电力燃料，起到降低电力成本的作用。石油精炼业正可以承担工业化引擎的作用”。冲绳本岛中部东海岸的金武湾、中城湾^[1]一带，被视作首选地。

当时促使松冈主席认可导入石油资本的背景，就有这样的见解。其后，屋良革新政权也直接承袭了松冈保守政权的“通过招商企业实现工业化的路线”。

1969年12月琉球政府的《长期经济开发计划的基本构想（案）》，也把国际石油资本的进入当做是对冲绳地理和地形上的优势的证明。同一时期，总理府特联局^[2]的《冲绳经济振兴的基本构想（案）》，

[1] 金武湾，中城湾：参见附录地图。

[2] 总理府特联局：日本政府总理府特别地区联络事务局的略称，是复归之前主要从事对冲绳援助事务的机构。

也提到冲绳是“适用于在本土中央带状地区无法立足的大规模工业的土地”。在首先考虑维持强化军事基地、急于归还冲绳的日本政府，与在和平宪法下谋求复归的琉球政府之间，在经济政策和实务性行政处理方面，基本上没有产生分歧。

1970年1月，全军劳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为了同政府交涉而上京的屋良主席，就处理大量解雇的问题谈到：第一阶段，扩充当下的离职者政策；第二阶段，为了尽快增大公共投资推行纪念复归事业；第三阶段，有必要进行企业招商。基地劳动者的大规模解雇，成为工业化路线的社会性压力。

同月，总务长官床次要求日本工商会议所、经团联（经济团体联合会）、日经联（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经济同友会、日本贸易会这五个团体，积极进军面临1972年复归的冲绳。3月，被派往冲绳的官民联合的冲绳工业开发调查团在其报告书中写道，“本调查团在一周视察内得到的最深印象，是以屋良主席为首的琉球政府、地方的市镇村长、冲绳实业界以及美民政府对招商本土企业的强烈热情”。

对于这样的动向，集结在革新共斗会议周围的革新政党和劳动组合、民主团体等，没有进行任何批判，反而给予积极的支持。针对这种开发构想的反对运动，开始于传统的革新共斗体制的外部。例如，企业进驻地区的居民的反对运动。

在海湾公司看中的宫城岛，1968年，成立了保卫宫城岛土地会，阻止海湾公司登陆。海湾公司以在旁边平安岛修建连接岛屿与冲绳本岛的海中道路为条件，进入岛屿。在北中城村，村长在加德士

系列的石油精炼设施（东洋石油）的建设被明确的同时，立即展开反对运动。但是，根植于民众朴素的实际感觉上的区域居民运动，离最终能够强化对抗既成权威的理论武器、实现价值观的转换，还需时日。

国政参加选举和反复归论

在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之后，以复归协为中心的组织性的民众运动，持续处于低迷状态。1970年4月28日的冲绳日县民大会，出席者在历年参加人数的一半以下，不到30000人。同一天，在东京冲绳联、冲实委系统下的统一中央集会，则在参加人数上在战后首次大大超过了冲绳当地集会人数，达到45000人。这之外，新左翼系统的统一集会也集结了20000人。在全国449个场所，约有20万人参加了这一天的行动。在这里可以看到以“决战必须在今年11月”（《11月行动的指针（案）》）的决心反对佐藤访美、展开阻止斗争的冲绳人民的失败感，和以佐藤的访美日程为中心考虑展开抗议斗争的本土的冲绳斗争之间的差异。

导致1970年“四·二八”（冲绳日）比较低调的另一个原因，是革新政党开始对秋季的国政参加选举虎视眈眈。让参众两院承认冲绳代表的席位这一国政参加要求，是复归协成立时就提出的要求之一。但是，日美两国政府，到1960年代中期为止，根本对这个要求充耳不闻。却说到了1968年10月，也就是初代主席选举的前一个月，关于

冲绳问题的日美协议委员会，正式就冲绳的国政参加达成协议。然后，何时、以何种形式实施才能在政治上有效的判断，就成为日本政府的课题。

在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发表的同时，伴随作为迈向1972年复归的第一步的开锣宣传，国政参加选举得到实现。作为要求承认冲绳返还协定的形式上的过场，国政参加也是必要的。

像这样，对于国政参加，革新各政党认为这是日本政府、自民党面对民众的权利要求所作出让步，是显示针对日美联合声明的冲绳民意的机会，从而给予积极评价，并敦促其实现。社大党和人民党，在1969年12月，决定参加选举，分别以推荐各自党的委员长安里积千代和濑长龟次郎成为候选人为目标，开始准备。冲绳的革新政党中历史最短的社会党，虽然在候选人推荐上出现困难，但因为在基地劳动者中较有影响，最后推荐了全军劳委员长上原康助。本土的各政党，也对各自系统下，或即将成为其系统之下的冲绳的各政党，表示支持。本土、冲绳一体的白热化的选举争夺战，一举展开。在这个过程中，革新各政党之间露骨的对立情绪也浮上表面。最终，1970年11月15日举行的选举的结果是，濑长龟次郎（人民）、上原康助（社会）、安里积千代（社大）、西铭顺治（自民）、国场幸昌（自民）成为众议院议员，喜屋武真荣（革新统一）为至1974年选举为止的参议院议员，稻岭一郎（自民）为至1971年为止的参议院议员。

在围绕国政参加选举的动态中，引人注目的是为暴露这次选举的

欺骗性，试图组织抵制投票的拒绝国政参加斗争。参加这次斗争的团体和个人的立场各异，其最大公约数的主张为，通过拒绝冲绳返还协定的缔结，和国会承认预备环节的国政参加选举，否定日本政府企图强加于人的“扭曲的复归”。对于反复归论者来说，也把这次斗争视为在政治上表现自己思想的场域。

反复归论的思想，简单说来，是指认为自琉球处分以来，从内部支撑日本国家冲绳统治的，是冲绳人自身当中对日本的向往。为了与日本国家作彻底斗争，反复归论强调必须与复归思想所继承的对日本的向往一刀两断，其思想根据在于“冲绳人强韧地坚持对日本（人）的‘差别意识’”（新川明^{〔1〕}，《反国家的凶险之地》）。这样的想法，虽然在1960年代初期已经出现，但大家真正有自觉地去追寻它，却要等到在1972年复归政策和在与之全面的较量当中、复归祖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被彻底重新追问的过程到来之时。反复归论^{〔2〕}这个语言表现，从《新冲绳文学》^{〔3〕}（冲绳时报社）在第18号（1970年12月）和第19号（1971年3月）发行《反复归论》专辑时，开始被较为普遍地接受。

从思想上对反复归论进行求索的人并不在多数，拒绝国政参加斗

〔1〕 新川明：1931年生于冲绳。曾任职《冲绳时报》，主编《新冲绳文学》，《冲绳大百科事典》。反复归论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他与大江健三郎的交往，促使大江深入思考近代以来集结在冲绳的矛盾，写下《冲绳札记》。

〔2〕 反复归论：代表性的论者有新川明、冈本惠德、川满信一等人。

〔3〕 《新冲绳文学》：在1966年至1993年之间，由冲绳的冲绳时报社发行的季刊，对战后冲绳的文学和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延续至今。

争，也没能在民众中铺开，但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之后的政治状况，赤裸裸地显示出，1972年复归与冲绳人民寄托在复归上的愿望相去甚远。所以，反复归论急速吸纳了民众的心情，给粉碎冲绳返还协定斗争和阻止批准返还协定斗争以很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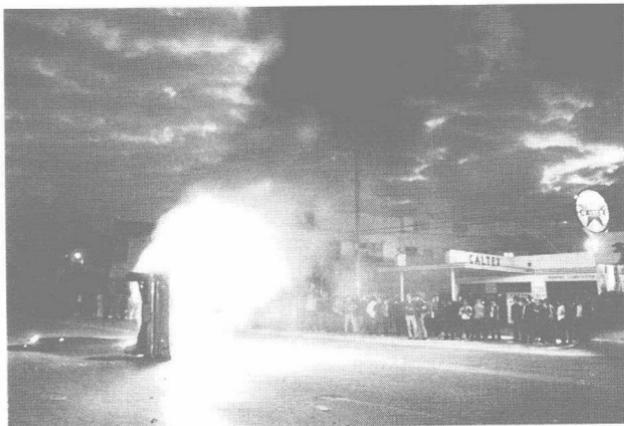
从“胡差 (Koza) 暴动”^[1] 到“五·一九”总罢工

虽然，已经决定了1972年复归，但在冲绳，还是接连发生围绕基地的事件。拖来拖去的排除毒气弹问题就是其中之一。1970年6月，美国议会在通过禁止携带毒气进入美国本土的格拉维尔法 (Gravel) 时，那种跋扈的做法，进一步刺激了民众的感情。

此外，在越南战争走向破产的过程中，美军士兵的犯罪也频繁发生。特别是5月发生的高中女学生被刺伤事件，9月发生的美军士兵酒后驾车辗杀主妇事件等，引起民众强烈的抗议示威行动。辗杀主妇的犯人因证据不足而被无罪释放时，终于引起了民众怒火的爆发。

无罪判决下达10天后的12月20日凌晨，在胡差市内因为交通事故的处理问题引发了美宪兵和群众的冲突，迅即发展成胡差暴动燃烧开来，数十台美国人的小汽车和嘉手纳基地建筑的一部分被烧毁。但

[1] “胡差暴动”：关于此次对由美军士兵引起的交通事故处理不当而导致群众放火烧毁了73台美军车辆、嘉手纳基地雇佣事务所的事件被称为“胡差暴动”。也有意见认为，暴动没有造成一人死亡，也没有发生任何掠夺行为，所以，和无秩序的“暴动”不同，是自发形成的对美军政的抗议行动，不应该称之为“暴动”。



胡差暴动。加油站前被焚烧的美军车辆。

诸见里方向，1970年12月

比嘉康雄摄影集《生之岛 冲绳》

是，这场在催泪弹、投石和火攻中燃起的激烈的反美基地运动，却有一条纪律纹丝不动。除美国人的小汽车和基地的建筑之外，其他东西基本上没有受损。

由此，这次“胡差暴动”得到广大群众的绝对支持和共鸣。10天之后，在冲绳本岛北端的国头村，村民们冲进禁止入内区域，使美军的实弹射击演习被迫中止，转过年来1971年1月，在美里村（现冲绳市的一部分），爆发了武力阻止无视安全性运送毒气的斗争。

与这些半带自然发生色彩的地区居民斗争有微妙的关系，在1971年初登场的有组织性的斗争，是1970年末又有3000人被解雇的通告发布后爆发的全军劳的斗争。然后与全军劳的第三轮、48小时罢工相结合，4月15日，县劳协组织了高举粉碎冲绳返还协定口号的统一罢工。这次

县劳协的统一罢工，进一步发展成为5月19日的粉碎返还协定的总罢工。

从“四·一五”统一罢工到“五·一九”总罢工的斗争，是人们在各个组织中努力超越“二·四”总罢工的挫折、反对佐藤访美阻止斗争的败北，并与“胡差暴动”中喷发出来的民众的能量充分结合而成的。但这其中也暴露出若干问题。

例如，与冲绳地方同盟（约9000人）的敌对就是问题之一。同盟系统下的劳动组合在1970年4月对复归运动的反战斗争化提出批评，退出了复归协，又在围绕国政参加选举的政党支持问题中，与县劳协携手，在1970年7月，结成了冲绳地方同盟。

最大的问题，是斗争的中心组织之一官公劳没能确立罢工权。屋良主席提出，罢工是公务员法禁止的违法行为，不能容忍，对“四·一五”统一罢工采取严厉态度，约见县劳协和复归协的代表，要求中止“五·一九”总罢工。这一时期在官公劳内部，认为不要把屋良主席逼向绝境的意见，还是根深蒂固。

最终，“五·一九”总罢工，除去实施24小时罢工的54个单位劳动组合的54000人之外，另有80000人参加，他们冲破右翼和机动队的阻碍，举行了总誓师大会和示威游行。这一天，在全国各地，都举行了与这次总罢工的连带行动。但这些行动没有能配合“五·一九”总罢工。与“二·四”总罢工的准备阶段和1970年全军劳斗争时不同，新闻界也没有对“五·一九”总罢工给予大幅报道。

6月17日，以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为基础，日美签订了包括放弃对美请求权和收购美国资产内容的返还协定。

“五·一五”冲绳复归

返还协定签字之后，立即有两个“尼克松冲击”袭击了日本。7月15日尼克松宣布访问中国，8月15日发表了《为了美元防御的紧急状态宣言》。越南战争的破产，终于把尼克松逼到了不得不修正封锁中国政策的地步。在这一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要求“邀请中国，驱逐台湾”的阿尔巴尼亚决议案。

特别给冲绳带来巨大冲击的，是美元防御宣言^{〔1〕}。对把美元作为货币使用的冲绳民众来说，外汇制度向日元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1美元从360日元变为340日元），和日元升值（1美元=308日元，浮动幅度为2.25%，复归时的货币兑换为1美元=305日元），使日常生活发生巨大震动。

粉碎、阻止批准返还协定的原则也逐渐淡化，当在现实的力量关系中，复归已逐渐成为既成事实的时候，很多劳动者就理所当然对自己的工资是否以1美元=360日元换算抱有实际利益上的关心。复归协也根据群众的要求，全力组织了要求立即以1美元=360日元进行兑换的“通货斗争”。对复归协的反战斗争路线提出批评之后又退出的同

〔1〕 美元防御宣言：宣言内容包括停止美元与黄金之间的兑换，调整与主要国家通货之间的汇率等，动摇了以固定汇率制为前提的IMF体制和世界通商体制，先进国家纷纷脱离了固定汇率制。

盟系统的劳动组合，参加了复归协主办的“从美元危机中保卫生活县民总誓师大会”（9月1日），给大家留下了一定印象。

立法院也在8月24日，通过了要求1美元=360日元的通货改制和临时性特别措施，以及完整的损失补偿的决议。“尼克松冲击”一下子使返还（复归）变为既成事实。同一天，立法院又一致通过了实现在冲绳主办国际海洋博览会的决议。立法院向以公共投资为主导的经济开发政策，谋求建设富饶冲绳的支柱。就这样，本来由通产省提案的冲绳海洋博览会，变成了最大的纪念复归事业而被具体展开。

通货问题对日本政府来说，完全在意料之外。也曾预想到日元会升值，但没想到这么急速地变成现实。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来充分补偿冲绳民众的损失。为此，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日渐加深，这成为面向审议返还协定和复归相关法案的“冲绳国会”斗争高涨的一大因素。

在本土，以“美中接近”和“美元防御”这两个新条件的变化为前提，认为应该沿着冲绳非军事化的路线修改返还协定的呼声开始抬头，并且开始面向“冲绳国会”〔1〕形成一种舆论。独自把“五·一九”粉碎返还协定总罢工坚持下来的复归协，也在美元危机面前产生了动摇，在“冲绳国会”的阶段，沿着反对批准、重审协定的与本土看齐的路线，不断后退。

〔1〕 冲绳国会：审议冲绳返还协定和冲绳复归关联法案的第67届临时国会的别称。1971年10月16日召开。于一片混乱中，在社会党、共产党缺席的情况下，这届国会以自民党的赞成多数承认了返还协定，通过了复归关联法案。12月27日，历时73天的国会闭幕。



人们在泥泞中坚守抗议行动。

那霸与仪公园，1972年5月15日

比嘉康雄摄影集《生之岛 冲绳》

当佐藤首相在“冲绳国会”上做施政演讲时，冲绳青年同盟的三名成员在旁听席上，燃响爆竹，散发传单，宣布“日本人没有决定冲绳命运的权利”〔1〕。屋良主席带着饱含“县民最后的声音”的建议书到达东京的时候，在众议院冲绳返还协定特别委员会上，返还协定已经被强行通过。

〔1〕 宣传单还写道：“粉碎琉球处分国会。冲绳返还协定企图合并冲绳。抛掉对祖国的幻想吧！通向解放的道路，就在与日本大和的逆水作战以及与美帝的斗争之中。”其后，三名“冲绳青年同盟”成员被逮捕、起诉。在诉讼斗争过程中，三名成员提出“即使在日本国的法庭上，也应该允许使用冲绳话”等主张，在思想性上受到关注。

1972年1月，佐藤首相与尼克松总统在圣克雷门汀^{〔1〕}举行会谈，把返还冲绳的日期定在5月15日。几天后，革新共斗会议决定在复归之后将立即举行的县知事选举中，推举屋良主席，屋良主席也表示接受。对屋良主席的行政业绩比较放心的日本政府、自民党，则在知事选举中，没有显示出主席选举时的热情。

在这样的状况中，只有全军劳，面对美军基地的再编精简化，坚持孤高的奋斗。在1970年、1971年接连收到解雇通知之后，1972年2月18日，又接到1629人的解雇通知的全军劳，在3月7日，要求撤回解雇、保障转包劳动者身份，宣布进入为期10天的长期罢工。在要求没有被答复的情况下，罢工直接延长了7天，又进一步持续到了3月24日，终于进入了无限期罢工。但是，试图从各种角度采访迎接复归的冲绳表情的本土媒体，对全军劳的斗争却几乎没有给予报道。

为避免斗争泥沼化，全军劳执行部的3名主要成员，在没有召开中央斗争委员会的情况下，以单方面指令在4月10日宣布结束持续了35天的无限期罢工，并且引咎辞职。

在全军劳进入无限期罢工的几天后，在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开始大举进攻。参加无限期罢工斗争的众多的人们恐怕都强烈地感到，与“越南之外最大的为侵略越南所用的美军基地”（阮基石南越临时革命政府外相的语言）的斗争，一定在什么地方，与越南人民的斗争紧紧相连。

〔1〕 圣克雷门汀：San Clemente，地名，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但是另一方面，却是使全军劳斗争被迫陷于孤立，准备迎接5月15日冲绳复归的冲绳以及日本现实。

1972年5月15日，在东京举行的冲绳复归纪念典礼会场上，佐藤首相自卖自夸地发表讲话，“在和平时期，通过外交谈判，收复在战争中失去的领土，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在那霸的纪念典礼的会场上，冲绳县知事屋良一边表示“难以言表的感激和无上感慨”，一边继续陈述，“如果以冲绳县民一直以来的愿望和心情，来纵观复归内容，就会知道，很难说复归就眷顾到我们的殷切希望，这也是事实”。同一天，复归协召开了“抗议冲绳处分^[1]”，打倒佐藤内阁，‘五·一五’县民总誓师大会”。

[1] 冲绳处分：指像历史上的“琉球处分”一样，日本政府不顾冲绳人本身的意愿，强行决定冲绳的前途。

下 部

施政权返还后：1972 年 ~ 2005 年



1972年6月23日，冲绳迎来“复归”日本后第一个慰灵日祭奠仪式。

摩文仁，1972年6月23日

比嘉丰光摄影集《红苦瓜》

变成了日本的冲绳

第10章

充满苦涩的复归

1972年5月15日，冲绳复归日本。

这一天，日本政府主办的纪念复归的庆典，在东京的日本武道馆和冲绳的那霸市民会馆举行。在东京的庆典上，佐藤荣作首相发表演讲讲道，“在和平时期，通过外交谈判而收复在战争中失去的领土，这在历史上也极为罕见。让我深深感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是日美友好的强韧的感情纽带”。整个庆典在首相领头的三声“天皇陛下万岁”中宣告结束。从冲绳选出的参众两院议员共有7人，没有一个人

没有出席庆典。

社会、共产两党与总评、中立劳联（中立劳动组合联络会议）等联合在明治公园内召开了打着“要求无核无基地的冲绳全面复归，反对出击越南”大旗的中央集会，并在东京都内举行了游行示威。

在那霸的庆典会场，冲绳县知事屋良朝苗一方面表明“难以言表的感激和无上感慨”，“纵观复归的内容，很难说复归就眷顾到我们的殷切希望”，又在指出美军基地问题的基础上，最后提到“要使冲绳摆脱它在历史上曾经常被利用的处境，……决心为充满希望的新县政建设尽全力”。

在与那霸市民会馆相邻的与仪公园里，召开了复归协（冲绳县祖国复归协议会）主办的“抗议冲绳处分、打倒佐藤内阁‘五·一五’县民誓师大会”。在宫古和八重山也举行了同样的集会。

1972年的冲绳复归，被称为“去核·与本土看齐”的复归。当时，佐藤首相的密使原京都产业大学教授若泉敬，在去世两年前刊行的著书《别无选择》（文艺春秋社，1994年5月）中提供证言指出，美国在协商挟核事前协议（见第9章）时，希望永远能从日本得到肯定回答，于是与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基辛格拟定了挟核秘密协议备忘录，佐藤首相和尼克松总统均在备忘录上署名。

与核问题相关联，在1971年的所谓冲绳国会上酿成争议的，就是伊江岛投放模拟核炸弹的训练问题。政府当时一方面否定事实，一方面假定即使有上述事实，在复归后，从坚持非核三原则的立场出发，

也将向美方提出劝告，要求暂停上述演习。但是，1974年8月的国会上，同样的问题被提出讨论后，虽然承认了美方7月施行了模拟核炸弹的投放训练，但政府却做出“从国民感情来说也许不容易接受，但为了能应对各种事态的发展，这是当然的训练”的解释，容忍了上述问题。

其次是关于“与本土看齐”。所谓“与本土看齐”，是指日美安保条约和地位协定^{〔1〕}无需特殊例外的条件也适用于冲绳。那么，就有在日美安保条约下不可能建设的冲绳美军基地怎么维持的问题。非常集中体现这些问题的，就是后面要提到的“五·一五协议备忘录”和公用地法。

在冲绳，“与本土看齐”这句话，被理解成至少希望在美军基地问题上与本土看齐或以此作为其他决定的根据的倾向较强，但是，日本政府的真正的目的，是让自卫队的驻军规模与本土看齐。当然，日本政府也承认，冲绳基地的过密状态会阻碍冲绳社会的正常发展，有必要整理、缩小基地规模。但在维持美军基地功能前提下进行整理和缩小非常困难。在复归时，冲绳有27850公顷的美军基地（专用设施）。这超过了冲绳县面积的12%，实际上超过冲绳岛的23%。

〔1〕 地位协定：正式名称为《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相互协作以及在基于安全保障条约的设施以及区域内和日本国内美利坚合众国军队的地位之协定》。1960年1月19日签署，同年6月23日生效。此协定在冲绳复归后，也适用于冲绳的美军。

复归后集中到冲绳的美军基地

下面，一边与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专用设施）相比较，一边简单地整理冲绳美军基地面积的变迁过程。

在对日和平条约和旧安保条约生效的1952年，日本（本土）有大约13万公顷的美军基地。这些基地在1960年改定安保条约时减少到四分之一，大约3万公顷左右。而在冲绳，在此期间，美军基地大约增加至两倍。因为海军陆战队^{〔1〕}从本土转移驻扎到冲绳。

在1960年代，日本和冲绳的美军基地的面积，基本上属于同等规模。可是从达成冲绳1972年复归协议的1969年起，本土的美军基地开始急剧减少。比如，1968年3月末时约为3万公顷的美军基地，在冲绳复归日本时，变成了19585公顷。其后，至1974年12月为止，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减少到9702公顷（冲绳26569公顷），冲绳与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的比率，差不多变成了3：1。就是说，日本整体的美军基地（专用设施）的约四分之三，都集中在占国土面积0.6%的冲绳。

换句话说，在迫近1972年冲绳复归的几年间，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大约减少了三分之一，在冲绳的美军基地只减少了百分之几。即，与改定旧安保条约时同样，在冲绳复归时，也是采取把基地集中到冲

〔1〕 海军陆战队（US Marine Corps）：1945年冲绳战时，海军陆战队共计有86000人的兵力参加登陆战。1955年第3海军师团被部署到冲绳后，冲绳就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中被定位为对亚洲地区的永久基地。

绳，来实现对驻日本美军基地整体的整理、统合。比如，关于原本驻扎在那霸机场的美国海军潜艇侦察机 P3^{〔1〕}，将迁往何处新的驻地的问题，日本政府曾经提出“不在本土，而是在冲绳的什么地方”的请求。复归后 24 年，这一内容在美国政府的公文书中得到证实（1996 年 8 月 21 日，时事通信社发自华盛顿）。

1972 年 1 月，参加在美国圣克雷门汀举行的佐藤首相与尼克松总统会谈的福田赳夫外相（后来的首相）提到，“如果 P3 转移到岩国基地（山口县）和三泽基地（青森县），会引起政治问题”，并且“我们向罗杰斯国务卿要求，不是日本本土，而是把 P3 转移到冲绳的另外的基地去”。

在此，想稍微提一下基地的比率。在基地向冲绳集中、呈过密状态时，在复归后的 10 年间，不论是报纸等媒体还是大众运动团体，都在说“在冲绳，集中了日本本土美军基地的 53%”。这是把美军专用设施和一次性设施合在一起计算的数字。比如 1974 年末，在冲绳有 26569 公顷的专用设施和 500 公顷的一次性使用设施，共计 27069 公顷的美军基地。同一时期，在日本本土有 9702 公顷的专用设施和 14143 公顷的一次性使用设施，共计 23945 公顷的美军基地。因此说，美军基地约有 53% 集中在冲绳。

但是，从 1982 年 9 月开始，防卫设施厅和冲绳县（在此阶段为保守县政），开始宣称冲绳的美军基地是 44%。当然，冲绳的美军基地并没有被归还。从 1982 年 9 月开始，北海道的千岁机场等三处设施成

〔1〕 潜艇侦察机 P3：美国海军的主力海上侦察机。装载有探测沉潜状态潜水艇的系统和攻击性武器。

为美军一次性使用设施，因而本土的美军基地面积增大，相应地，冲绳的美军基地的比率就变小了。到1984年10月之后，更进一步降低至约30%。但这其中包括一年中只有几天与美军共同使用的自卫队演习场等一次性使用设施，这显然是在玩数字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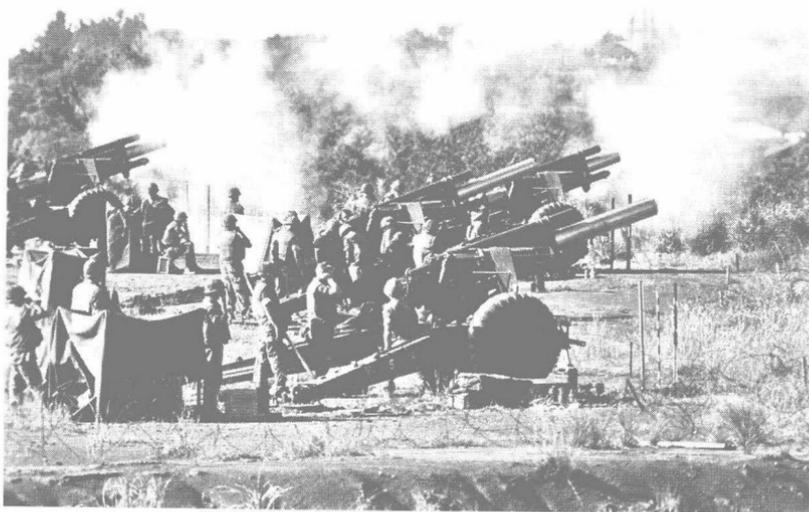
媒体与大众运动团体为了能更确切地表示美军基地的实际情况，开始使用专用设施的数字，在从1995年左右开始的冲绳基地的整理、缩小讨论中，政府也开始使用75%的数字。

承认美军优先权的“五·一五协议备忘录”

从冲绳复归日本的1972年到1973年之间，1972年2月27日的《中美联合声明》（上海公报）、9月29日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恢复邦交）、1973年1月28日《越南战争和平协定》生效（越南战争停战），亚洲的形势不断发生转变。在冲绳，为了维持从越南撤回的海军陆战队的应急作战状态，美军开始重新整编，在海军陆战队所在的主要基地施瓦布基地^[1]、汉森基地^[2]、北部训练场等地，实施各种激烈演习。

[1] 施瓦布基地（Camp Schwab）：驻留冲绳的美海军陆战队宿营地之一。占据冲绳岛北部面向太平洋的大浦湾的一角。因为大规模的登陆训练给当地居民以极大不安，美军于1956年11月强行征用营地所在土地。具体地点横跨名护市的宜野座村。总面积约为2024平方米。参见附录地图。

[2] 汉森基地（Camp Hansen）：位于冲绳本岛中部，横跨金武镇、恩纳村、宜野座村、名护市的巨大美海军陆战队设施区域。经常因战斗训练和演习而引发事故和山火。也是封锁104号县道进行实弹射击训练的地方。参见附录地图。



越过 104 号县道的实弹炮击演习中，正在发射 155 毫米口径榴弹炮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

1977 年 10 月 4 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在这种状况中，美海军陆战队在 1973 年 4 月 24 日，在战后首次封锁 104 号县道，实行跨越县道的实弹炮击演习。因为是本土没有先例的美军封锁县道的演习，县方立即提出抗议并要求停止演习。大众团体也展开了抗议行动，但美军坚持封锁 104 号县道，是根据“在不妨碍美军活动的范围内承认一般居民的使用”这个日美之间的协议。这时，所谓“五·一五协议备忘录”的存在才浮出水面。基于安保条约第 6 条有关美军可以使用的各个设施以及区域的这个协定，根据地位协定第 2 条，“两政府必须通过第 25 条设立的联合委员会缔结协定”。关于美军使用的 88 个设施，在复归当天的日美合同委员会上，缔结了

协议条款，这就是“五·一五协议备忘录”。但是政府在关于美军基地使用的实际状况的问题上，以这是日美间秘密条款为理由，直到1997年为止，都没有公开协议备忘录的全貌。

在这样的背景下，抗议行动向为了封锁道路而强行占领车辆、潜入将要投放炸弹的地方燃起烟雾妨碍演习等武力斗争的方向发展，在与警察及美军的严酷对峙中，1974年10月之后，演习被成功阻止。这次斗争，取斗争现场的地名，被称为喜濑武原斗争，成为1970年代反战反基地斗争的象征。

但是，在1976年7月，尽管有示威者潜入，美军却强行演习，有人被炮弹的弹片击中，负了伤。同年9月，工会4人、第二年4月学生3人以违反刑法^[1]（侵入美军基地）为理由被逮捕，武力斗争结束，演习重新开始。但那之后的20年间，每次演习时，都会反复遭遇抗议行动。

关于美军犯罪，复归后，在发生的频率和性质上并没有大的变化。复归后最初的美军杀人事件发生在1972年9月。从越南归来的海军陆战队员，在极近距离内开枪射杀基地的劳动者。美军当初主张这

[1] 刑法：正式名称为《日本国与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相互协作以及在基于安全保障条约第6条的设施以及区域内和日本国内美利坚合众国军队的地位之协定实施下的刑事特别法》。这是伴随日美地位协定实施下，对有关日本国内的美军基地（设施及区域）的犯罪，制定刑罚和法律程序的日本国内的特别法。在复归后的冲绳的喜濑武原斗争中，有7人因违反《刑法》被起诉。在诉讼中，日美安保条约和《刑法》第2条的违宪性，以及被告人行为的正当性，成为关注的焦点。

是发生在公务时间内，后来犯人自己自首，在那霸地方法院接受了审判。但是，被视为犯罪时处于心神丧失状态，被宣判无罪。

另外，在投放模拟核炸弹成为社会问题的1974年7月，在伊江岛发生了正在割草的青年被美军士兵用车追赶，被信号手枪击中负伤的事件。面对伊江村议会、县政府、县议会等的抗议，美空军司令官最初在给县知事的文件中申明不出具公务证明书。但之后又表明，这是公务中的事件，美方拥有第一次司法权^{〔1〕}。围绕第一次司法权，日美的见解对立，日美联合委员会^{〔2〕}给予了审议，但最终，日本一方放弃司法权，日本政府在县民大会上被激烈弹劾。

招致混乱的日本政府的军用地政策

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军用地的课题。

在美军统治时代，美军用地由琉球政府与各个军用地土地主人缔结租借合同，然后再转租给美军。当然，最终的财政负担由美国一方负担。但是，因为复归，提供安保条约和地位协定上所说的“设施及区域”（美军用

〔1〕 第一次司法权：日美地位协定规定，对于公务过程中发生的美军士兵犯罪，美国拥有司法权。对于公务过程之外发生的美军士兵犯罪，日本拥有司法权。

〔2〕 日美联合委员会：根据日美行政协定（1952年）第26条规定而设定。1960年日美缔结地位协定后，根据地位协定第25条，委员会继续履行同样的任务。具体包括协议向美军提供设施和使用区域以及之后的返还事项，有关民事、刑事案件司法权和事故防范、处理方针，以及电波频率、电波障碍问题、气象、飞行噪音措施等事项。

地)，成了日本政府的义务。日本政府必须与接近3万人的军用地土地所有者缔结土地租赁合同。可是，因为几乎所有冲绳的军用地，事实上都是强行接收的土地，可以预测会出现很多拒绝为提供美军用地而签订土地租赁合同的军用地土地主人。对1972年归还政策的抗拒，更加剧了这一倾向。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在复归的同时，把军用地使用费提高到6倍，如果包括协力酬谢金，就达到6.5倍。这是被美元危机压得喘不过气的美国无法模仿的做法。一夜之间把军用地使用费提高到6.5倍的粗暴政策，加剧了复归后冲绳的局部通货膨胀，成为经济混乱的原因之一，即使从政府政策自身来看，也充满了巨大的矛盾。

比如，政府重视冲绳农业中的基础作物甘蔗，实行收购。在复归的第二年，1973年的甘蔗总产值（农林省收购总额）约为138亿日元，收购面积为23360公顷。相对这一切，军用地使用费约为182亿日元。在美军用地当中，要支付军用地使用费的民有、公有地约为18670公顷，一公顷的军用地使用费为97万日元，甘蔗地为59万日元。

简单地比较一下，军用地使用费是甘蔗地价格的1.6倍。这样一来，农业劳动只有负面价值。就是说，军用地就原封不动地作为军用地更有“赚头”，作为农地来耕作的话，反而收入较低。当然，单纯的比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防卫设施厅的军用地使用费的计算和农林省的甘蔗认购价格之间，明显存在很大矛盾，并且这矛盾一年年在扩大。

日本政府的军用地政策，不仅给复归后的冲绳社会带来了混乱，

政府还有意图地扩大了矛盾。因为这一政策，政府经过数年，把 1950 年代举岛上下斗争的领头军土地联合改造成了维持基地政策的支柱。另外，基于《关于防卫设施周边生活环境整備的相关法律》（1974 年 6 月）被总称为基地周边整備费用的补助金和交付金^{〔1〕}等，也不声不响地把基地所在的市镇村都笼络了起来。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有大约 3000 人的军用地土地主人表明拒绝签订合同。这就是反战土地主人的诞生。

反战土地主人和公用地法

预见到了这一切的政府，在 1971 年 12 月末制定了所谓公用地法（《有关冲绳公用地等暂定使用的相关法律》）。根据这一法律，作为美军统治下被使用的公用地土地（事实上的军用地），不管所有者的意愿如何，在复归后的 5 年之内可以作为公用地（军用地）使用。这是可以与美军统治时代的法令、公告匹敌的恶劣法律。

在冲绳，从以复归协为首的民间各团体到琉球政府，群起抵抗这个法律。但在国会的大混乱中，1971 年 12 月 30 日，包括这个法律在内的与复归相关 4 部法律被通过、确定了下来。

像这样，在复归后的 5 年间，日本政府（那霸防卫设施局）依

〔1〕 补助金和交付金：补助金针对特定的问题，比如基地周边的噪音问题，国际和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交付金则是指国家或地方政府基于法令支付的较为全面的财政援助。

据公用地法持续强制使用土地，同时，为了逼迫反战土地主人签约，政府通过煽动签约的土地主人与未签约土地主人之间的对立等，想尽了各种手段。尽管被置于那霸防卫设施局这种各个击破的攻势下，在公用地法到期的1977年5月14日，还是有396位土地主人拒绝签约。

这些土地主人在1971年12月9日，公用地法通过的20天前，结成了反战土地主人会（坚守权利和财产的军用地土地主人会）。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拒绝签约的土地主人都加入了反战土地主人会，大约有三成没有加入到组织中来。有人并不知道反战土地主人会的存在，也有人并不喜欢积极参加各种社会运动。反战土地主人会在职业、年龄、意识形态上都参差不齐，只在不愿继续把自己的土地当作军用地这一点上的意愿是相通的。

复归协对反战土地主人会的结成给予援助，在财政上也给予了支持。但复归协（冲绳县复归祖国协议会）只停留在自身推行的“和平宪法下的复归”或“反战复归”与作为日美军事同盟再编强化政策一环的复归的现实之间的落差上。对复归协是否应该存续下去，或存续下去后的课题是什么，这些问题没能达成统一见解，它在复归之后正好5年的1977年5月15日解散。复归协没能对复归运动有理论上的总结，但随着1972年冲绳复归政策的实际状况慢慢清晰，复归协的活动逐渐强烈倾斜到反战反基地斗争上，并且在此延长线上，反对公用地法，支援反战土地主人会。

1976年2月16日，包括社会大众（社大）、社会、共产、公明在

内的 18 个团体，结成了应称为复归协的后继组织的违宪共斗（公用地法违宪诉讼支援县民共斗会议）。使这个广泛的组织能成立的原因之一，也许是被暴露在权力直接攻击之下的反战土地主人这一超越党派的多性的存在。随后，在第二年的 3 月 8 日，公用地法违宪诉讼被提起。诉讼理由是，公用地法违反了保障财产权的宪法第 29 条、诉求法律之平等的宪法第 14 条和作为适用一个地方公共团体的特别法需要居民投票的宪法第 95 条。

作为美军统治时代大众运动的组织性基础的复归协，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这之后，也许可以说，争取成为奋起直面日美安保体制下新课题的组织，是留给违宪共斗的课题。

对部署自卫队的抵抗

冲绳复归在军事上带来的重大变化之一，是自卫队在冲绳的部署。部署自卫队，是根据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1969 年 11 月）中“复归后冲绳的局部防卫的责任和义务是为了日本自身防卫的努力的一环”的部分，在冲绳复归协定签字的 1971 年 6 月，通过防卫厅防卫局长久保卓也与美国大使馆首席军事代表卡齐斯海军中将之间交换的“关于日本国接管冲绳防卫责任义务的决定”一文而被具体执行的。

根据这一决定，复归后约半年间部署 3200 名（实际上为了照顾居民感情，错开两个月时间，并比原定减少了不到 300 名人员），最终在

冲绳部署了 6400 名自卫队员。

对日本政府来说，既然冲绳已经变成了日本的一部分，那么“与本土看齐”部署自卫队是理所当然的。至少以民意调查的数字来看，多数的日本国民是这么想。在复归的前一年，1971 年 8 月下旬，从《朝日新闻》在本土与冲绳同时实施的关于冲绳复归的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赞成在冲绳部署自卫队的人，在本土为 54%，在冲绳为 22%，反对的人当中，本土为 25%，冲绳为 56%。

日本政府通过选择冲绳出身的人担任部署冲绳的自卫队司令官等措施作为权宜之计，一时照顾居民感情，但根本不打算改变自卫队部署的方针。因为如此，违背民意的自卫队的冲绳部署，被称为自卫队（日本军）“进驻冲绳”或“派兵冲绳”。1972 年 4 月的复归协的抗议声明，也使用“日本军（自卫队）进驻冲绳”的用词，与此呼应，同年 5 月，在熊本的自卫队陆军西部方面总监部前面举行的总评等抗议集会上，也使用了“派兵冲绳”的字眼。

对自卫队部署的反对斗争最大的成果，是突然把“日本军是什么”的设问再次推到冲绳的民众面前。关于冲绳民众体验的冲绳战，从 1950 年出版的《铁之风暴》（冲绳时报社）以来，有众多的出版物被推出。这些出版物，记录了日本军杀害冲绳居民和集团“自决”的众多事实。但是在这些出版物中，几乎看不到谴责日本军的笔致，几乎都是停留在描写因极端状况而引起的悲剧。

把冲绳战中国本军的行为与“天皇的军队”的本质相关联进行追究，是在进入 1970 年代之后，就是说，是在日本政府开始强行推进自

自卫队的冲绳部署的时候。更直接地说，是冲教组（冲绳县教职员劳动组合）总结制作了《这就是日本军》的宣传小册子的时候。对自卫队部署的反对斗争，可以说给重新把握在与“异族统治”的斗争中被忽视的冲绳战的本质提供了新的视点。

可是，反对部署自卫队的斗争，并不只是依靠复归协等大众运动团体。1972年12月5日，那霸市以“自卫队设施处于以‘居民基本清册’（户籍管理系统）为基础的市长的权限之外”为理由，暂时搁置了设施内居住的自卫队队员的居民登录，在全国也成了头条新闻。第二年2月12日，由于日本政府承认自卫队设施内也属于自治体行政权范围，相关业务才重新开始。这也可以说是反映居民反自卫队感情的行政措施。另外冲绳县至1979年为止，是全国47个都道府县中唯一拒绝国家机关委托地方政府募集自卫官事务的县。

影影绰绰的“太阳旗”

下面对在反对部署自卫队斗争与冲绳战的关系中“太阳旗”的定位稍作探讨。

众所周知，“太阳旗”，是谋求“和平宪法下的复归”的复归运动的象征。并且，它作为“异族统治”下抵抗的象征被正当化。确实，在美军统治下的日本复归运动刚开始时，“太阳旗”还不能自由升起，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成为抵抗的象征。但之后却没有经过对“太阳旗”所起的历史作用的批判，它主体性地成了新的斗争的象征。不

如说，在这些批判缺席的情况下，太阳旗自动变成应该复归的战后日本（有和平宪法的民主国家日本）的象征。

所以，随着“旅行限制”〔1〕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松动，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造访冲绳的本土的革新团体的活动家们，面对反对美军统治的斗争中飘扬的“太阳旗”，不免诧异；反之，访问冲绳的阁僚们，却无上感激。

但是，随着1972年复归政策实际状况逐渐明朗，“太阳旗”很自然地大众运动中消失，复归后在学校举行的仪式等场合也基本上看不到太阳旗。当然，并不因此就可以说，它是被积极地有意识地否定了。比如，在作为复归纪念事业举行的冲绳特别国民体育大会（初夏国民体育大会，1973年5月3～6日）上，数万冲绳民众战后第一次一边被强迫合唱“君之代”（日本国歌），一边不得不看着“太阳旗”迎风飘扬。虽然异样感扑面而来，但没有出现积极的批判和抵抗。尽管自卫队代表队（佐贺县代表队的垒球队）的出场问题，后来成了重大的政治问题……

包括战前、战中的历史作用，“太阳旗”成为被积极批判的对象，是到了复归后十几年之后权力一方把“太阳旗”强加给冲绳的阶段。

〔1〕“旅行限制”：美国一方对出入美国统治下的冲绳的行为所做出的规定、限制。美民政府一直以“施政权和冲绳基地的军事安全”为理由，坚持对出入冲绳的管理实行许可制度。由此，凡是批判美民政府的施政政策、要求撤走基地、与日本复归运动相关的人们，在提出出入冲绳的申请时，经常遭到拒绝。1968年，新左翼学生团体的要求废除“旅行限制”的强行登陆斗争，试图打破的就是这个制度。

“革新王国”

可是，包括复归在内的约 10 年间，从 1968 年至 1978 年，冲绳被称为“革新王国”。1968 年 11 月，屋良朝苗成为公选主席的时候被称为“革新王国”的开始。

1972 年 5 月 15 日，屋良朝苗直接成为战后首任冲绳县知事，并在第二年 6 月 25 日举行的知事选举中再次当选。1976 年 6 月，冲绳社会大众党的首领平良幸市接替任满到期而引退的屋良朝苗担任知事。这期间，冲绳 10 个市中有 8 个市的市长是革新派。但平良知事在任期一半时病倒，在 1978 年 12 月的知事选举中，1968 年的主席公选中败给屋良朝苗的西铭顺治当选，“革新王国”被打上了休止符。

革新县政（也包括革新市镇村）以“无核无基地的和平丰饶的冲绳县”为目标，反对部署自卫队，要求缩小、撤走美军基地，抗议美军犯罪和事故，并要求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只看这些，应该说是反映了民众的要求和愿望。

但是，另一方面，革新县政也回避与日本政府的尖锐对立，有时，也遏制支持自己的革新大众团体的行动。后者的典型事例是瓦解了原定于 1969 年 2 月 4 日要求撤走 B52 的总罢工（参照第 8 章）。另外，因为站在要求撤走美军基地的立场上，所以，革新县政没有签订作为县有地的美军用地的租地合同。但无法否认美军用地正在被使用的事实，所以，通过交换领取损失赔偿金的各

忘录，追认了美军用地使用的事实。所有的革新派市镇村都模仿了这种备忘录方式。

第一次振兴计划和冲绳海洋博览会

虽然，以“无核无基地的和平丰饶的冲绳”为目标的革新县政，与维持强化日美军事同盟的日美政府不可避免地要有对立，但革新县政的“丰饶冲绳”构想（或者称之为幻想）与政府的冲绳振兴政策，却相互微妙地交错、共鸣。

在冲绳复归时，日本政府制定了从1972年至1981年的10年冲绳振兴开发计划（即一次振兴计划），为了推进基于这个计划的各种事业，制定了冲绳振兴开发特别措施法（冲振法）。这个计划让人觉得，是为了尽快矫正因惨烈的冲绳战和长期与本土隔绝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距，追随1960年代经济高度成长政策，充实来自巨额公共投资的社会资本，以此来招商企业。冲绳国际海洋博览会（1975年7月20日—1976年1月18日）等纪念复归项目，就被定位为振兴计划的引爆剂。

冲绳振兴开发计划授予冲绳县知事振兴开发计划原案的提出权。原案本身不能直接被认可，关于振兴计划的这一基本想法，国家与县之间没有大的矛盾。不如说，这正是在琉球政府“冲绳长期经济开发计划”（1970年7月）的延长线上。针对海洋博览会，琉球立法院也于1971年8月通过了招商决议。这个计划和冲振法的高额补助（比如，

新建国道和县道有 100% 补助) 等带来的大额公共投资, 使道路、机场、港湾、上下水道、水库、义务教育设施等的建设, 被一路推进。由于把庞大的美军基地视为圣地不予干涉, 日元升值后变为灵活兑换, 以及石油危机等外部环境的变化, 冲绳振兴开发计划中最终达到了预期目标值的, 只有人口的增加。

另外, 被投放的大额公共投资并不是积累在冲绳, 而是直接通过大企业回流本土。这些暴风骤雨式的公共投资, 在冲绳, 一方面通过与本土大企业联手转包的形式, 依赖公共投资型的建筑业异常发达, 另一方面被复归事业套住、为了回应政策的要求而被迫过剩投资的当地企业接连破产。因为本土资本收购土地而引爆了土地的乱开发, 红土污染^[1] 引起珊瑚礁死亡等开始成为话题。

纪念复归项目并不只是作为经济开发的引爆剂, 也包含了政治意图, 最明显的是天皇对冲绳的访问。但是, 前面已经介绍过, 在反对部署自卫队的斗争过程中, “天皇的军队” 的本质被重新追问。这也是战后冲绳有关天皇制讨论的开始。《新冲绳文学》季刊的“天皇制”特集(冲绳时报社, 1975 年 4 月 29 日) 发行后立告售罄。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还是试图以海洋博览会为契机, 使皇族能自由地前往冲绳, 并任命皇太子(现在的天皇) 为海洋博览会名誉总裁, 把他与

[1] 红土污染: 在冲绳, 每逢暴雨, 在工地现场和农地等有大量土壤被雨水冲刷后流失到有大量珊瑚礁的海洋中, 使海水变浑, 海洋生态环境受到污染。最初在冲绳本岛中北部红色土壤地区发现这一污染现象, 由此得名。

2400名警察（这之外，还动员了1400名冲绳县警）一起送到了冲绳。之后，皇太子在姬百合慰灵塔^{〔1〕}遭人投掷火焰瓶。

提出新价值观的“保卫金武湾之会”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经济开发计划。在奔向丰饶冲绳的构想中，作为战略产业最受重视的是石油产业。计划试图在冲绳岛东海岸一带填海造地，建设以石油产业为中心的广大的临海型工业地带。这些构想，在琉球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报告书《冲绳经济开发的基本与展望》、琉球政府的《冲绳长期经济开发计划》、总理府的《冲绳经济振兴的基本构想（案）》等当中都表现得非常一致。早在这些构想之前，1967年夏，也就是日美政府开始具体展开冲绳归还交涉的时期，敏感地察觉到这一切的海湾、埃索、嘉信、加德士等美国石油资本，瞄准了复归后的日本市场，开始策划在日本的外资法和石油业法规制之外的冲绳先造成既成事实。琉球政府和智囊经济学者把这样的事实理解为是表现了冲绳地理地形的优势。

〔1〕 姬百合塔事件：姬百合塔是祭祀在冲绳战中失去生命的冲绳县师范学校女子部以及冲绳县立第一高等女学校的学生、职员共210人的慰灵塔。在冲绳战期间，姬百合学生兵团一直到最后都与日本军一起行动，尽最大努力开展看护工作，但最后因为毒气弹和“集团自决”的命令，几乎都死于非命。1975年7月，在皇太子夫妇参拜姬百合慰灵塔时，激进派的学生向皇太子夫妇投掷火焰瓶，以示抗议。之后学生被判处有期徒刑。这次事件昭示出战争责任问题的盘根错节，作为象征性的事件，引起了舆论的关注。

但是，不论是在海湾系列资本准备进入的与那城村（现在的宇流麻 [Uruma] 市），还是在加德士系列资本准备进入的北中城村，都迅疾爆发了反对石油基地建设的斗争。最开始以守卫土地运动拉开序幕的斗争，终于急速向反公害运动倾斜。因为大家意识到，进入冲绳的这些企业，尽是在本土立脚困难、雇用效果甚微的公害企业。尽管如此，琉球政府批准了作为 CTS（石油储备基地）〔1〕建设预定地的、三菱资本（冲绳三菱开发）在宫城岛与平安座岛之间的填海工程。面对这种情况，第二年 1973 年 9 月，结成了反对 CTS 的“守卫金武湾之会”。

守卫金武湾之会，无论是组织原理，还是它的方向性，都被作为复归后的冲绳的新运动的出发点而受到注目。一直以来，如由复归协会、革新政党和劳动组合等组成的革新共斗会议所表现的，对抗强大权力的冲绳的运动团体的重要特征，一般是通过拥有金字塔形组织的巨大团体联合，尽量以接近“举岛上下”的形势展开运动。相对于这种方式，守卫金武湾之会只有两位发起人（安里清信、崎原盛秀），基本上是直接依靠居民个人的运动团体。聚拢到守卫金武湾之会周边来的，基本上是为了屋良革新政权的诞生做出努力并成为其支持基础的人们。但是，针对于保守、革新联手の開発构想，守卫金武湾之会从重新追问与自然共生和丰富生活的本质的观点出发，加以严厉批判，从改变生活的方式开始探索冲绳社会的可能性。

从价值观转换中谋求新的冲绳前景的，不仅限于居民运动。《名

〔1〕 CTS（石油储备基地）：Crude Terminal Station 的缩写。

护市综合计划·基本构想》(1973年)提出的“逆向差别论”，也是一种尝试。这是指出，相对于“收入所得差别论”应展开“生活逆向差别论”。统计数字表现的名目上的人均所得，并不一定能表现居民的生活实际状态。并立论证实，名目上收入水准低的社区的生活，比收入水准高的社区，在生活质量上要丰富得多。逆向差别论试图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来构想社区社会的将来。

对复归失望的民众

复归数年后，冲绳仍处于混沌之中。

围绕美军基地的状况，与复归前基本没有变化。通过与颁布的法令、公告同效的公用地法进行的土地强制使用一直持续着。另一方面军用地租用费被大幅提升，冲绳社会的矛盾、对立被激化。美军演习的事故和美军的犯罪几乎没有减少，随着基地精简化，基地的劳动者被大量解雇。除此之外，美元严重下跌中的货币体制转换，也给民众生活以直接打击。

进一步，与本土的制度一体化，也让民众实际感受到新的日本式秩序的结构。在美军统治时代，民众的权利被从制度上严厉限定，从美国开始表示放弃对冲绳统治权的1960年代末开始，因为民众斗争的高昂，美国基本没有动用强权。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大家并不太自觉，但事实上，从1960年代末至复归的时期，是冲绳民众最放开手脚展开斗争的时期。复归，把冲绳民众组织进了与以往性质不同的日本

式秩序的框架中。

这些状况，让众多的民众满怀焦虑，大失所望。各种民意调查的数字都表明，在即将复归之前好不容易维持着对复归期待的民众，在复归的同时，却对那现实骤然失望（请参照书后图）。

在这样的情况下，以社会党系原水（原子弹、氢弹）协会为中心展开了反对实弹炮击演习的武力阻止斗争。另外，反战土地主人提出了公用地法违宪诉讼，对此表示支持的违宪共斗被组织起来。与这种所谓传统类型的斗争不同，守卫金武湾之会所代表的新性质的斗争也开始起步。与这些居民运动相关联，比起企业招商和依赖观光，提倡更应该重视第一产业和传统工艺品产业以实现地区振兴（唤醒岛屿、唤醒村落）的运动也开始抬头。

围绕明确地籍的攻防

正值复归后5周年的1977年5月15日前后的几天，冲绳处于一种政治兴奋之中。5月15日后的几天之间，位于十几处美军基地中的三百数十名反战土地主人的土地，被日本政府宣布为是“非法占领”的。当地报纸在头版上以“非法使用冲绳基地”、“反战土地主人，闯进基地”为题，以与体育报纸^{〔1〕}不相上下的大标题给予报道。

〔1〕 日本的体育报纸不同于正统的报纸，较强调娱乐性，惯常以夸张的大标题来报道社会新闻，以吸引读者。

如前所述，日本政府在复归后把拒绝签订土地租借合同的军用土地主人（反战土地主人）的土地罩在公用地法的罗网下，想尽办法要在5年内逼迫所有反战土地主人签约。面对这一切，反战土地主人通过提起公用地法违宪诉讼展开反击，眼看政府的计划就要破产。

这时候，政府开始策划制定代替公用地法的新的基地确保法。他们利用的是地籍（土地的位置、边界）不明确的土地。

在冲绳战中一切都灰飞烟灭的冲绳，明确记载土地所有权等事宜的登记簿和附录地图类文件，基本都已付之一炬。因此战后不久，就在邻接土地主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了土地所有权确认的作业。但以无法进行现场调查的军用地为中心，留下了众多地籍不明确的土地。面积上，占冲绳岛的9%，其中82%是军用地。

日本政府在复归的同时，本应尽自己的责任进行明确地籍的作业。对冲绳战和军事占领的结果的处理，当然是日本国家的责任。但是政府却没有那样做。不但如此，政府还利用地籍不明确的土地，来瓦解反战土地主人。

即使军用地被归还，地籍如果不明确，就必须把土地分别归还给各个土地主人（土地所有者）。军用土地主人的申报面积（据此来支付军用地租费）的总和与实际测量面积相差很大的情况也很多。但，即使是这样的土地，一旦被归还后，军用地租费与损失补偿金也立即停止发放。像这样威胁利诱式的归还、似松实紧的归还，以反战土地主人的土地为中心展开了。

把安保打开4天缺口

冲绳县强烈要求日本政府负起责任，全力明确地籍，并且拟定、提交了明确地籍法案大纲。随着公用地法即将到期，政府也开始制定明确地籍的法案。但是，法案在若干个点上，与县一方的理解大不相同。

其一，相对于县一方要求以国家责任的形式来明确地籍，政府却企图以集团和解（土地所有者全体的协议）的方式进行。

其二，自政府案申明至通过集团和解来明确地籍为止，这些土地可以作为军用地继续使用。

其三，国家企图把明确地籍的对象地限定在军地上。确实，地籍不明确的土地八成以上是军用地，但基地之外也有地籍不明确的土地存在。那是战争结束后，美军无视土地所有者和地籍进行的一种区划整理，分配给土地被征用为基地的人们的“份地”。

就是说，政府的用意在于，与其说要明确地籍本身，不如说就是要确保军用地。因此，违宪共斗等组织称这个法案为确保基地（新）法案。

但是，这个露骨的构想，不只在冲绳县，在国会内也遭到了在野党的抵制。政府最后坚持集团和解方式，但把对象适用地扩大到基地之外。相应地，在野党通过明确地籍法的附则，默认公用地法的期限由5年延长至10年。就这样达成了妥协。



1977年，本应在5月15日之前生效的《地籍明确化法》，到18日才被通过。此即所谓“把安保打开4天缺口”。反战土地主人岛袋善祐时隔30年得以再次进入西鲁兹基地中自己的土地，插上警告牌，上书“警告防卫设施厅和美军：这是我的土地，未经许可，禁止入内”。

1977年5月17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从《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全国性报纸到《冲绳时报》、《琉球新报》等地方报纸的“东京来电”等都报道说，在众议院内阁委和在野党达成妥协的1977年4月26日，在东京的日比谷野外音乐堂，有总评、社公共三党、市民团体、东京冲绳县人会等约7000人参加，召开了反对确保冲绳基地法案的中央总誓师大会。这成为复归之后第一次有关冲绳问题的大规模集会。违宪共斗组成了约150人的东京行动团，大举进京。因为受冲绳当地运动影响的在野党的抵抗，本应于5月15日以前生效的《地籍明确化法》（包括公用地法的5年延长），终于在18日得以生效。这样，虽然只有4天，却也产生了法律上的真空

期间，把安保撕开了一道裂缝。

众多的反战土地主人冲进基地，确认自己的土地。反战土地主人中一个叫岛袋善祐的人，带着家人坐着拖拉机冲进西鲁兹基地（Camp Shields），开始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大蒜。据说，要首先着手调查土质。但是，在嘉手纳基地，机动队的人墙在没有任何法律根据情况下，阻挡着反战土地主人进入基地。

“安保束之高阁论”

在冲绳，“把安保打开4天缺口”，作为反基地斗争的一个阶段性标志的历史体验，被一直记忆下来。但当时，在本土，不用说反安保斗争，就连安保讨论也开始消失。

这个时期的日本，正是所谓洛克希德事件成为政治焦点的时期。美国的洛克希德公司为了向全日空（日本的航空公司）贩卖飞机，给日本政界以巨额献款，这一切最终发展到前首相田中角荣被逮捕（1976年7月27日）。1976年12月举行的总选举中，自民党大败，在正式追加承认了保守党派无所属的8人之后，自民党终于达到过半数，出现了执政、在野党不分伯仲的局面。执政、在野党不分伯仲，使少数在野党的“拼死对决”路线，转向现实主义的对话路线。全国性的报纸都做出分析指出，明确地籍法的审议过程正有力证明了这一转换。

另一方面，革新联合政权的构想也在被逐渐摸索。当时登场的，首先并不是“冲绳复归”时留下的未解决的安保、冲绳问题，反而是“安保束之高阁论”。比如，把否定安保的社会党和积极评价安保的民社党连接在一起的正是把并非当下紧急政治课题的安保问题束之高阁论。在这个时期的冲绳，以县原水协为中心的阻止越过 104 号县道的实弹炮击演习的斗争，被迫转向刑特法诉讼斗争。

“安保束之高阁论”所象征的社会气氛，并不止于通过合纵连横来暂缓危机的政党政治的世界，而是向更广泛的范围传播。比如，战后一贯主张和平主义的言论领袖坂本义和，在《世界》杂志 1977 年 4 月号中以《现在“安保”到底意味着什么?》为题的访谈中提出，“因为美国亚洲政策自身的变化，现在的形势与日本反对安保的国民运动一直以来贯彻的主张，越来越一致”，“结果上，‘安保’现在也许不需再作为有一时紧迫性的政治焦点，或者不必再被排在优先顺序上”（强调部分为原文所示）。

确实，在冲绳复归后的数年间，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追随从根本上动摇了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美中接近而实现的中日邦交的恢复，比冲绳复归晚了大概 4 个月。想起中国激烈谴责决定冲绳 1972 年复归的 1969 年 11 月的日美联合声明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表现，真有隔世之感。1973 年 1 月越南战争结束，1975 年 4 月南北越南统一。但是，美国从越南撤兵，确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变通之策，而并非主动的选择。

另外，1973 年 10 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引起了所谓的石油危

机。此次危机显示出了运用石油战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复权，与主张对自然资源拥有恒久主权的拉丁美洲诸国的行动相呼应，意味着世界政治上第三世界的崛起。PLO（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作为巴勒斯坦的代表被邀请出席联合国大会（1974年10月），被授予观察员资格，也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日本的“渴望石油的阿拉伯外交”，呈现出希望从美国的中东政策中自立的愿望，也是这种状况的反映。

另一方面，在朝鲜半岛，1976年8月，在南北共同管理地区发生了美军士兵死亡等事件（板门店事件）。同年9月，围绕因政治避难飞到函馆的苏联米格25战斗机处理而显露的日美两国政府的生硬态度，进一步激化了东西对立。这一切最终在1978年以“日美防卫协力方针”和“体贴预算”的形式体现出来，日美进而向强化新军事协力的方向发展。在日本整体状况的变化中，一直坚持孤军奋战的冲绳，在“把安保打开4天缺口”之后，也迎来寒冬，革新王国走向解体。

从屋良县政到平良县政

在此，就CTS（石油储备基地）问题作简单回顾。

屋良知事在1974年1月以因社会形势的变化而发生的价值观转换为理由，撤回征集CTS的方针，要求企业在填充地上开展无公害产业。但是，石油危机过后，越来越感到要建设CTS的企业一方，没有接受这一要求。县政府一方也害怕企业一方提出赔偿损害要求和失去



CTS 绝食斗争。由于冲绳三菱在与那城村平安座岛抢先开始 CTS 建设，与那城、胜连两村的渔民 48 人因主张冲绳县授予的填埋公有水域资格无效，提起了“CTS 诉讼”。10 月 4 日，那霸地方法院以“不存在诉讼的利益”为由，下达了驳回原告请求的判决。把身体锁在法院大门上进行绝食斗争的原告团，立即上诉。

那霸地方法院，1975 年 10 月 4 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对县行政的信赖，没有采取确保方针转换的实效性的具体措施。保卫金武湾之会指出公有水面的填充地的许可手续上存在法律漏洞，并提起诉讼。但因为填充已经完成，无申诉权利而被驳回。

经过这些过程之后，在复归后第二次知事选举中平良幸市当选之后（1976年6月22日），屋良知事立即把建设宫城岛—平安座岛之间的填充地的许可，交付给了冲绳石油基地株式会社。知事解释道，应该在自己的任期内处理CTS问题，所以在交接县政前夜，决定交付CTS建设许可。因为保卫金武湾之会建立得较晚，没能阻止填充土地，也没能阻止CTS的预定用地，但给那之后的居民运动以很大影响。至少石垣岛白保的反对新石垣机场建设斗争迅速能集结起来，是受益于金武湾的先例。

平良知事因为要求美军停止坦克专用道路的建设和实弹炮击演习而来到东京，向美国大使馆提出抗议，他在反对基地行政方面较为积极，特别是因提出军转（特措）法案大纲而受到注目。军转（特措）法的目的，是在军用地有计划地被归还、促进利用空地事业的发展至利用空地事业完成为止期间，国家负起责任，给军用土地主人以相当于土地使用费的补偿。在此，明确表示出县政方面整理、缩小、撤走基地的姿态。但越是这样，越不可能被以维持、强化基地为至上课题的日本政府所接受。

政府（那霸防卫设施局）对于制定军转法的态度冷淡，但对明确地籍的作业却十分热心。明确地籍被认为是能够回避国家责任的集团和解方式，但为了美军用地的强制使用，明确地籍确实是必要的。因为已经有公用地法违宪诉讼，所以再次延长公用地法已经不可能，如果动用已有的美军用地特措法推行强制使用，就必须明确作为适用对象的所有土地的位置、界线。在这种情况下，那霸防卫设施局就在相当强行且轻率的方法下开始推行明确地籍的作业。

比如，岛袋善祐就说“我的土地迈开步子，孕育了孩子”。安保被撕开一道口子的时候，岛袋种上了大蒜的土地变成了别人的土地。防卫设施局表示，另一块土地才是岛袋的。此外，防卫设施局还随便把一块土地分成两块，增加面积。设施局认为，已经增加了面积，所以希望岛袋能忍耐。

土地的位置、界线不太明确的地方，就把各个土地主人所拥有的总面积按比例均分，像铺草席那样一块一块把土地分开。然后，即使有人对这种做法不理解，那么只要把此人周围的土地都确定后，剩下的土地就自然变成此人的土地。

“行动方针”与“体贴预算”

1978年7月，因为综合幕僚会议（由陆、海、空三自卫队的幕僚长构成）议长栗栖弘臣在回答杂志的访谈时提到，在紧急时自卫队有可能有“超法规的行动”，从而使“有事立法”^{〔1〕}问题被近距离关

〔1〕“有事立法”：以日本遭到武力进攻和侵略为假想前提，制定可以规制军队行动的法律。日本战后围绕此种主张与和平宪法的整合性问题，曾经年展开讨论而没有付诸实施。但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终于在世界和日本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政府的影响之下，在2003年通过了《对应武力攻击事态关联三法》，2004年又通过了《关联七法》。但法案与和平宪法“放弃交战权”的条文相矛盾，法案的实施以防卫大臣判断“有可能遭到武力进攻”为前提，即使实际尚未遭到进攻，也可以宣布出动军队，如果在日美军对周边地区实施武力进攻，那么日本也有可能随之被置于此法案的规制之下，此法案实质上为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时，对国民的战时动员，所有人力、物资、土地资源须无条件服从日本政府以及在日美军的征用，而这势必造成对本应受宪法保护的个人的财产权、基本人权的侵害。

注。此次谈话因为违反文民统制，最终栗栖弘臣议长被更迭，并以此为契机，福田首相指示防卫厅加快有事立法和有事的防卫研究，问题被进一步扩大化。11月27日召开的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通过的作为在日本有事时自卫队和美军联合行动的“行动方针”的“日美防卫协力方针”，也是一连串有关有事立法讨论的强化日美军事协力的具体表现。金丸信防卫厅长官表示，根据地位协定第24条，原本应由美方负担的驻留经费的一部分，“体谅到经济上困难的美方”，由日本一方代为承担。所谓的“体贴预算”，也可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给予定位。“日美防卫协力方针”和“体贴预算”，虽然并没有像旧安保条约的生效、1960年改定安保、冲绳复归以及这之后的安保再定义那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但就日美军事协力的强化、安保的变质的意义上来说，确实结束了一个历史阶段。

一方面，在冲绳，在与本土制度一体化和组织的中央系列化的进程中，以作为复归之前斗争留下的残火坚持下来的反对实弹炮击演习斗争为代表，“给安保打开缺口”也成了最后的一波，之后，斗争就陷入退潮期。并且在选出因病不得不辞职的平良知事后任的1978年12月的知事选举中，因肯定安保的西铭顺治当选而迎来了新的局面。

在知事选举之前，交通方式的变更、全军劳（全冲绳军劳动组合）和全驻劳（全驻留军劳动组合。本土的基地劳动者的组合）的组织统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象征着制度的一体化和组织的系列化。

“人在右，车在左”

以1978年7月30日晨6时为界，冲绳的交通法规，由美军统治时代以来习惯的“人在左，车在右”，改变为与本土一致的“人在右，车在左”。交通法规变更的第一个理由为，在日本通过的“有关道路交通条约”中规定，一国之内实行一种交通法规。但是，原则归原则，据说，美国国内也存在交通法规不同的地区（岛屿）。第二个理由为，复归之后，冲绳与本土之间人员的往来有所增加，“每年100万左右的人们因为交通法规的不同，而被置于危险之下”。

但是，如果按照这样的理由理解，几倍于冲绳和本土间往来人数的海外旅行者也同样处于交通上的危险状况。世界上—百几十个国家中，与日本同样采用左侧通行的，只有英国和它的旧殖民地等十几个国家，90%以上的国家都采用与日本相反的、也就是和当时冲绳同样的交通法规。如果要消除因交通法规上的不同而产生的不便和危险，应该是日本顺从世界大势改变交通法规。

就是说，1973年9月的内阁决议通过的交通法规变更的理由，不过是事后补救的借口。政府变更冲绳交通法规的理由，就是在复归后要贯彻在所有制度上与本土的一体化。

即使在冲绳，当初对这个问题，也并没有表示很强烈的关心。但随着“730”（7月30日）交通法规变更的日子越来越近，因为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民众的不满和不安一下子喷发出来。在此，蕴含

着“难道连这样的地方也要整齐划一、一体化”？的普通民众的感情。同时，这与民众对于县厅职员在不知不觉中很自然地把国家各机关称为“本部”的行为所感到的不舒服，是一脉相承的。民众对 730 的不满和不安虽然没有转化为政治力量，但让民众强烈感受到与本土制度一体化的完成。

政党、劳动组合、运动的“一体化”

战后冲绳的政党、工会、各种团体等从美军统治的时代开始，就有谋求与本土各种组织连带的倾向。政党当中，1958 年成立的冲绳社会党在建党宣言中指出“实现复归祖国之时，全体加入日本社会党”。1959 年成立的冲绳自民党宣布“实质上发挥作为日本自民党冲绳县联的作用”。1947 年成立的冲绳人民党，从 1950 年代中期开始在加深与日本共产党关系的同时，选择了独自政党的道路，但到了 1973 年 10 月，也决定与日本共产党汇合。

只有 1950 年成立的冲绳社会大众党（社大党），坚持作为独特地区政党的道路。社大党从当初建党时，就规定了自身复归政党的性格，但在复归时，因为希望通过复归来解决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所以决定为了处理被遗留下来的问题，自身作为独立政党继续活动下去。

在和平团体中，1958 年 8 月结成的冲绳县原水协，因为受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分裂的影响而产生分裂。在冲绳，因为禁止原子弹

氢弹系统的运动独占县原水协的主流，为了区别原水协系统中同样名称的组织，就产生了两个县原水协并立的局面。

有着冲绳特色的劳动组合，在复归时，完成了组织的系列化。比如，冲绳全递（全递信劳动组合，日本邮政公社劳动组合前身）在伴随复归的组织再编中，与全电通（全国电气通信劳动组合）分开，一直以来在同一个组织中的人们，再要同步向前，就显得困难起来。罢工时的斗争指令也变为由东京的本部直接传达。官公劳，也因为国家职员和县的职员分开，而被分别系列化。不只是组织的领导权被中央吸收，直接对峙的对手也不再是对手，很多问题的最终处理都要在伸手不可及的地方（东京）举行，当地的斗争出现了空洞化。试图解决冲绳直面课题的地域共斗（在形式上成立）开始变得困难，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背景。

“全军劳”的名称消失

在组织的系列化中，被独自遗留下来的，是全军劳。

全军劳在1963年成立。在无权利状态下被迫在基地劳动的冲绳的基地劳动者，经过长期的非合法活动，终于在基地中组成小小的工会，已经是战后15年的事情了。作为这些工会组织的联合体，全军劳在1961年成立，并在1963年转成单一组织“全军劳”。

冲绳的基地劳动者们，要求从被美军直接雇佣的身份，至少变成与本土相同的日本政府的间接雇佣，并且要求摆脱美军的劳动法令的

束缚，接受日本劳动法的保护。这正是对于基地劳动者的复归的意义。为此，全军劳也期待尽早与本土的全驻劳联合为一体。

但是，从1968年到1970年，形势突变。1968年4月24日，忍受了两三年屈辱的基地劳动者的愤怒，终于在反对越南战争和要求撤走B52的社会气氛的背景下爆发出来。这一天全军劳要求撤销规定连团交权（团体交涉权）都不承认的有关争议权的劳动法令，开始百分之百年休斗争（事实上的24小时罢工），给一直张牙舞爪的美军以巨大冲击。当时的全军劳的工会成员约为18000人，参加斗争（以带薪休假的方式）的人，包括非工会成员在内达到23000人。

如前所述，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1969年11月）之后，为了基地精简化开始大规模解雇工人。这次大规模解雇，是美国世界各基地重新整编精简化政策的一环，不只是冲绳，影响直达日本本土。基地劳动者所占社会比重有很大差异，但这恰恰给全驻劳和全军劳提供了具体的联合斗争的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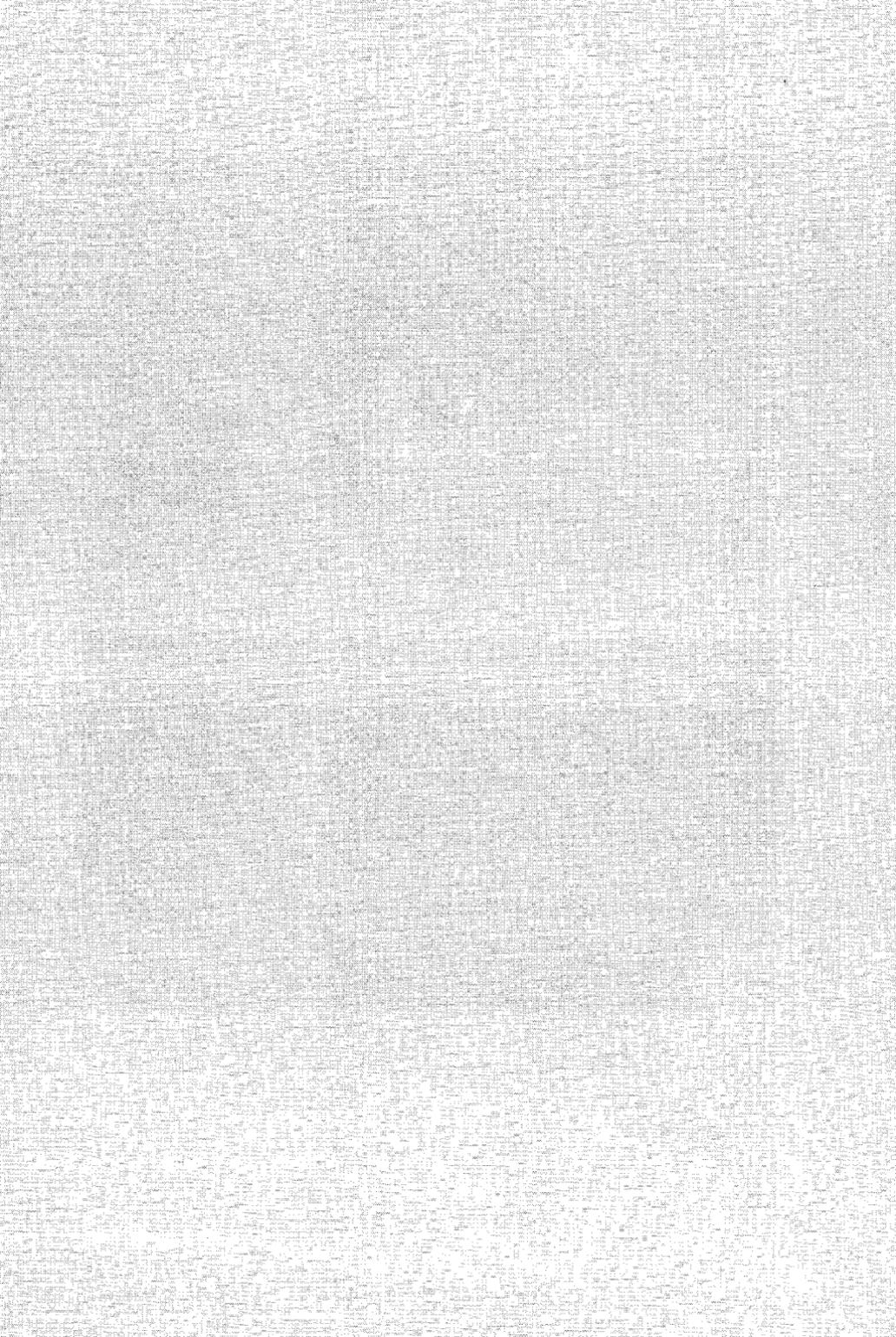
但尽管如此，实际上，并没有产生充分的联合斗争体制。在全军劳展开48小时罢工、紧接着120小时罢工的泥血交加的斗争时，全驻劳连一天的罢工也没有呼应。1970年年初的这场斗争，以经济斗争为中心的全驻劳和把“要解雇把基地也带走”的要求撤回解雇斗争和撤走基地斗争相结合的全军劳的体制上的差别浮现了出来。从这时起，全军劳和全驻劳组织统一的机运一下子变得遥远起来。

复归后，冲绳的基地劳动者的身份变为是被日本政府间接雇佣的，因为全军劳的斗争，使劳动法令出现空洞化，通过部分工作岗位

上的工会活动，也使劳动者获得了本土上的各种权利。另外，因为复归，直接对峙的美军已不再是直接的对手，也产生了难以增强斗争效果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复归之后基地劳动者的断断续续的雇佣还在持续，全军劳的工会成员，也从高峰时期的 20000 人减少到 5000 人。全驻劳和全军劳的合并，因为全军劳斗争力的衰退这一条件，再次变为现实。

随后与在举岛上下斗争的喧闹和不安中实施的交通法规的“一体化”相对应，1978 年 9 月 2 日，在除当事者之外基本没有任何人关心的情况下，全驻劳和全军劳实现了组织统一。这一天，从 1960 年末到 1970 年代初，作为可以称之为冲绳斗争火车头的“全军劳”的名字，消失了。

这样，就为容忍安保的西铭知事的登场预备了条件。在知事选举前哨战的各地方行政领导人选举中，保守革新的相互比率也开始发生变化。1980 年 6 月的县议会议员选举中，革新保守的议席数开始发生逆转，保守化倾向更加强劲起来。





海邦国民体育大会の开幕式上，知花昌一扯下太阳旗。

读谷村，1987年10月

每日新闻社摄影

被烧毁扔掉的「太阳旗」

第11章

愈演愈烈的演习与嘉手纳^{〔1〕}轰鸣噪音诉讼

在西铭保守县政正式起步的1979年8月，在大约两周的时间里，在冲绳岛和周边海域，举行了美第七舰队和第三海军陆战队的联合登陆演习，共有约4万兵员参加，被称为驻日美军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自卫队也参加了演习。这可以说是沿着前一年制定的《日美防御

〔1〕 嘉手纳 (Kadena Air Base)：横跨冲绳县中头郡嘉手纳镇、冲绳市、中头郡北谷镇的美军空军基地。总面积约19.95平方公里，拥有3500米长的两条跑道，有200架左右战斗机常驻，是远东最大的军事基地。参照附录地图。

协力方针》迈出的训练的第一步。第二年1月，在自卫队那霸基地，发生了导弹爆炸事故。6月，发生了F104战斗机爆炸起火事故。这些事故接二连三地发生，显示出自卫队的军事活动日渐活跃。1981年9月，也在冲绳周边海域举行了首次大规模日美联合演习。

以军事演习为先导的军事行动的日益活跃，也必然使噪音等基地受害的情况日渐严重。复归10周年的1982年2月，嘉手纳基地周边的601名居民，请求停止夜间飞行并赔偿损失，提起了嘉手纳基地轰鸣噪音诉讼。这可以说是居民一方针对保守县政下美军演习肆无忌惮地日趋活跃的一次行动。这之后，原告居民增加到907名。

关于美军基地的噪音，横田基地（东京）和厚木基地（神奈川県）也有相同问题。但日美联合委员会就嘉手纳基地适用于横田和厚木标准的夜间飞行限制达成协议，是从1996年才开始的。酿成这种歧视性的待遇，是美军一方希望在嘉手纳基地和与之连动的其他冲绳基地之间实施的军事行动丝毫不受限制的意向，与日本政府遵从这种意向相互契合的结果。并且，因为条文中规定，“被判断为美军运营需要服务”的行动可以例外，所以实际上，清早、深夜的飞行也并没有被禁止。

被激活的美军用地特措法

虽说放眼当时的世界形势，1979年末，苏联介入阿富汗的军事政变，产生了被称之为第二次冷战的紧张局势，日美以及中国

等国没有参加1980年7月的莫斯科奥运会。在近邻韩国，1979年10月朴正熙^{〔1〕}总统被暗杀，第二年5月，掀起了光州民众抗争，8月全斗焕^{〔2〕}就任总统。在中东，1979年1月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1980年4月，美国在出兵营救德黑兰美国大使馆人质的作战中遭到失败。这时出动的，据说就是驻冲绳美军。从这时起，在那霸军港，取代一直以来绿色迷彩的美军坦克等军用车辆，开始排满了各种供沙漠作战用的茶褐色迷彩的军用车辆。驻冲绳美军的矛头，开始从越南、柬埔寨等亚洲各地区，转向中东。1980年9月，伊朗—伊拉克战争开始，1982年6月以色列进攻黎巴嫩，巴勒斯坦形势转入一片黯淡。

同时，在1977年5月被延长5年的公用地使用期限将于1982年5月14日到期。公用地违宪诉讼也在进行之中，只适用于冲绳、很明显带有浓厚违宪嫌疑的特别法，已不可能再次延长。

此时，政府下令，在公用地法的期限到期后，把为扩张立川基地而使用的美军用地特措法，适用于冲绳美军用地。1960年代，在本土已经没有必要适用美军用地特措法。1962年的相模原住宅地区（神奈川县）为最后一例，之后，这个法律已经不再适用。处于冬眠状态的这个美军用地特措法，经过20年，在冲绳又睁开了眼睛。保守县政的

〔1〕 朴正熙（1917～1979）：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从1963年至1979年，任大韩民国第5至第9届总统。

〔2〕 全斗焕：1931年出生，1980年至1988年任大韩民国第11、12届总统。

诞生，使日本政府在美军用地强制使用的问题上，变得更容易上手。

强制使用手续的五阶段

根据美军用地特措法，美军用地的强制使用手续，大致按照以下顺序被履行。

(1) 首先，内阁总理大臣对应该强制使用的土地实施“使用认定”。

(2) 然后，申请使用土地的一方（这里指那霸防卫设施局长），制作希望使用的土地以及建筑物评估报告，并请求土地所有者在这个土地、建筑物评估报告上签字盖章。如果土地所有者拒绝签字盖章，则要求对象土地所在地的市镇村长代行签字盖章（代理署名），如果市镇村长拒绝，则要求知事代行。

(3) 土地、建筑物评估报告完成后，申请使用土地的一方，向县征用委员会申请裁决。征用委员会为了使对象土地所在地的市镇村长向相关人员彻底通知相关文件，要求履行“公告、参阅”^[1]程序，如果市镇村长拒绝，可以要求知事代行。

(4) 公告、参阅结束后，县征用委员会举行听取申请使用土地者和土地所有者双方意见的“公开审理”。

(5) 县征用委员会根据这次公开审理的结果进行裁决。

[1] “公告、参阅”：日本的行政机关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内，就某一公共事项向公众公开相关信息、资料，以求得公众的理解和反馈。

县征用委员会由7名委员构成，是独立于知事部局的机关。委员任期3年，在知事得到县议会同意后任命。

在革新县政时代，强制使用是依据公用地法执行的，所以无论是县征用委员会、知事，还是市镇村长，都没有参与美军用地强制使用手续。但即使是这样，在补偿损失的计算问题上，县征用委员会接受了反战土地主人的异议申诉，国家不服，引起了诉讼。

可是，在1980年6月的县议会选举中，县议会也被自民党和保守派系无所属占到多数，县征用委员会成员的保守色彩，也逐渐浓厚起来。

“5年强制使用”的裁决

1980年11月，那霸防卫设施局依据美军用地特措法，开始办理未签约美军用地的强制使用手续。1981年1月，总理大臣铃木善幸^[1]对约150名反战土地主人的土地实施“使用认定”（前述强制使用手续[1]）。3月20日，那霸防卫设施局长对县征用委员会提出5年强制使用的裁决申请（前述强制使用手续[3]）。

1981年8月4日至1982年2月27日，共有6次公开审理（前述强制使用手续[4]）；4月1日，县征用委员会作出如那霸防卫设施局长

[1] 铃木善幸（1911～2004）：1980年至1982年之间，任日本第70届内阁首相。

所申请的、承认 5 年强制使用的裁决。

西铭知事当然也例行公事地代理署名（前述强制使用手续 [2]）和代行公告、参阅（前述强制使用手续 [3]），根本没有引起话题。公开审理中，加盟违宪共斗的各个组织的成员进行了支援、旁听，但参加者也并不多。由 18 个团体组成的违宪共斗的旁听者只有三四十名，而被动员乘大客车参加活动的设施局职员反而更多。这反映出群众运动整体的停滞状态和运动组织的形式主义。

因为这次裁决，反战土地主人在经济上陷入前所未有的不利状况。强制使用期间 5 年的损失补偿金被一次性提前支付，因为是提前支付，5 年的“整存利息”被当作“中间利息”计算，实际上只支付了 4.3295 年的补偿金。此外，被强迫接受 5 年强制使用的反战土地主人们，因为得到一次性提前支付而导致收入有所增加，在累进课税方式的计算下，要多交所得税和居民税，陷于不利状态。虽然说同样是 5 年的强制使用，但根据军用地租金而每年计算损失补偿，然后再支付的公用地法，与在裁决时就把标准固定下来，一次性支付损失补偿的美军用地特措法，非常不同。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呈几何级上升的 1980 年代，带给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影响，绝对不同。

“一坪反战土地主人运动”的起步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超过 100 名反战土地主人留了下来。如前所述，反战土地主人的立场和态度各色各样：看似基于毫不动摇

的信念而陶醉于反战运动中的人；泰然自若地听凭各种强迫签约的花招在眼前晃来晃去而置之不理的人；于宁静中安守自己意志的人；虽有所动摇，但还是咬牙忍住经济上的歧视和社会性迫害的人……要说起他们的共同点，那就是战争中和战后的历史经验。

能不能设身处地地想象被称为冲绳的良心的反战土地主人人们的立场，缓解社会、经济、政治上对这个问题的压迫，使迫不得已签约并饱尝挫折感的土地主人也加入连带，再次从草根的水平线上重新构筑反战反基地斗争呢？许多怀有这种想法的人们聚集起来，发起了一坪（日本的面积单位，约3.3平方米）反战土地主人运动。

一坪反战土地主人运动，具体说来，就是把当时位于嘉手纳空军基地内的反战土地主人会会长平安常次的土地的一部分，每人出一万日元买下来，然后把自己拥有的那部分进行登记。运动就这么起步了。

一坪反战土地主人运动的起步，是在复归10年后的1982年6月，也就是根据美军用地特措法开始5年强制使用的第二个月。

当初，这个运动的参加者，仅限于琉球弧（琉球地理文化圈）的居民以及出生于琉球弧的人。理由之一是认为，可以对夺回的军用地作为“生活和生产的场域”来加以活用的人应该参加这个运动。但同时，这也是对简单地大谈冲绳和本土连带的复归祖国运动、冲绳返还运动的反省。这里显现出来的，首先是脚踏实地，也就是自力更生的思想。

同一时期，在冲绳的动向之外，比如，在关西地区，也开始出现

购入平安常次别处的土地，结成与冲绳反战土地主人连带的“关西反战一坪会”等动向。此外，对于冲绳的一坪反战土地主人运动，从复归之前就一直与冲绳并肩走过的县外居民们，对运动参加者的限制提出异议，并积极申请参加。由此，一坪运动的发起人们在讨论之后，修改了方针，提出不拒绝琉球弧之外的居住者中拥有强烈意志与冲绳和反战并肩作战的人们。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运动的反响，非常之大。希望参加共有一坪运动的人们，并不止于与劳工运动和居民、市民运动有关系的人，而是扩大到以前与运动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们当中。这当中，比如曾率领“姬百合学生部队”的教员仲宗根政善（琉球大学名誉教授）、在战火中作为新闻记者幸存下来的丰平良显（原冲绳时报社社长）、退休后以私人财产设立培养青年研究者的“宇流麻学术研究助成基金”的医师源河朝明、原陆军医院护士具志八重。在这些人们当中，在战火中失去学生和同事、父母兄弟和年幼孩子的，也并不在少数。来自县外的参加者，有横田基地公害诉讼团团团长福本龙藏。这一年的12月，由833名一坪反战土地主人参加，在“把军用地变成生活和生产的场所！”的口号下，召开了一坪反战土地主人会成立大会。

从复归协到违宪共斗的传统的冲绳民众运动的特点，在于以广泛的团体联合斗争体制为基础，开展举岛上下的斗争。但是，一坪反战土地主人运动的基础却在个人，活动的中心也按地区、职业有所不同。一坪反战土地主人运动的形式，是在继承了保卫金武湾之会和其支援团体扩展阻止CTS斗争会（后来的扩展琉球弧居民运动之会）、

反 CTS 劳动者联络会等个人参加的居民、市民运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复归之后的新的运动形态。

发生变化的自卫队观

随着保守县政的正式起步，与自卫队的关系也发生很大变化。县议会中革新和保守势力格局发生逆转的 1980 年 12 月，县政府向议会首次提出包括募集自卫官的业务费用在内的修正预算案。围绕这次表决，虽然一度发展成导致县警察机动队出动的一片哗然，但最终以多数赞成被通过。那霸市等革新自治体，那之后也没有接受国家机关委托的募集自卫官的业务，但民众的意识，却开始与 1970 年代后半期有很大不同。不管是出于积极还是消极，承认自卫队必要性的人，在逐渐增加（请参照书后附图）。

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自卫队基地，在接受从美军归还的基地的同时，也继承了基地功能，其存在本身，并不引人注目。自卫队基地到复归 30 年之后的 2002 年 3 月，约有 637 公顷，不到美军基地的 1/30，在面积比例上，相当于全国自卫队基地的 0.6%。就是说，如果只看这些，确实是“与本土看齐”（但是，与复归时相比，复归 5 年后为 2 倍，20 年后增加到 4 倍）。并且，自卫队员也有意识地避免穿着制服在大街上昂首阔步。自卫队员公然穿着制服出现在公众视线里，是从复归快 30 年的 1990 年代末开始的。

第二，自卫队考虑到居民的反自卫队情绪，在处理未被引爆的炮弹和运送急诊病人等协助民生的活动中，非常热心，还以初中、高中生为对象，开展在基地内的航空教室、体验搭乘飞机活动。并且招待广大市民一起参加孟兰盆^{〔1〕}节舞蹈，驻地还开设纪念仪式等，进行广泛的宣传安抚工作。此外，在冲绳，冲绳战中没有被引爆的炮弹，虽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但还是在建筑工地现场不断被发现。1974年3月，在某处下水道工地现场，未引爆炮弹发生爆炸，酿成4名幼儿园儿童当场死亡，另有20人负伤的大事故。未引爆炮弹只有自卫队可以处理，再加上离岛的救急运输需求，这就给自卫队必要论提供了根据。

另一方面，在冲绳，以护宪反安保县民会议（1993年与原水禁系统的原水协合并，成为冲绳和平运动的中心）为中心，常年展开反对自卫官成人仪式的行动，已成定例。其背景在于，即使在民意调查中无奈承认自卫队有必要存在的人慢慢占到多数，但根深蒂固的反自卫队情绪依然潜在，只要出现一点契机，就会浮出表面。比如，1982年12月，为了安抚反自卫队情绪，颇有自信的日本政府举行了配备自卫队和那霸防卫设施局开厅10周年的庆祝游行，但因为抗议行动而被迫中止（和平运动中心从2001年开始，重新讨论了反对自卫官成人仪式的行动，改为“异议！绝不允许自卫队·走向战争的市民集会”。每年1月，召开广泛思考自卫队问题的研讨会和集会；2005年，召开了要

〔1〕 孟兰盆：日本以阴历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期间为中心举行的祭祖节日。

求自卫队从伊拉克撤出的集会)。

所谓未满6岁的“战斗协力者”

1979年12月，“冲绳县战灾负伤者之会（未满6岁）”成立。该会是冲绳战当时未满6岁的战争负伤者之会。为什么是未满6岁呢？

在日本，有名为《战伤病者战死者遗族等援护法》（以下称《援护法》）的法律。这是在对日和平条约生效的同时开始制定的法律，对象是军人、军属，换句话说，以与国家有过雇佣关系、从事过战斗的战斗协力者和遗族为对象支付退休金和抚恤金，但并不是支援战争牺牲者的法律。

这个法律，在被制定后的第二年即1953年，也开始适用于冲绳。可是在冲绳，除了军人、军属之外，也有很多民间人士帮助搬运炮弹和看护伤员。这样，政府就新设了协力战斗的名目，阶段性地扩大《援护法》的适用范围。然后最终规定6岁以上就可被认定为战斗协力者。那么最后剩下的，就是未满6岁即被杀害、负伤的人们，换句话说，就是完全没有战斗（协力）能力的人们。

面对应该给这些人们一个说法的申诉，政府一贯坚持“不能只给冲绳搞特殊”、“如果把冲绳战牺牲者的救援对象扩大到非战斗人员，那么，对空袭中的战灾负伤者也必须采取救援措施，这样就没有止境”的态度。

在这样的逻辑下，政府一直拒绝制定以空袭牺牲者为对象的战时

灾害援护法，以及完善的原爆被爆者（原子弹辐射受害者）援护法。

因为幼年期在战争中手脚被切断、脸庞上留下大片伤痕的人们当中，有不少人避开人群，也不能上学。经过战后三十几年，照顾这些人的近亲属们，也逐渐因为上了年纪而丧失了照顾能力。他们不得不自己站了出来。

这个会开始活动约一年半后（1981年8月），政府宣布，满6岁或未满6岁的战伤病者以及战死者遗族，也适用于《援护法》。当然，并不是把这些人们认定为战争牺牲者，然后使之适用于《援护法》。而是把满6岁或未满6岁的已经死去或负伤的人们，认定为战斗协力者。

那么，满6岁或未满6岁的人们，有可能进行战斗协力吗？

申请适用《援护法》的人们的战斗协力的内容，基本上是“提供战壕”和“提供粮食和水”。说白了，就是被日本军赶出避难壕沟，被夺去粮食和水，就是“战斗协力”。再加一点解释的话，如庆良间诸岛的集团“自决”〔1〕的情况，非常例外地，从最开始就把婴幼儿放进了《援护法》的适用范围。根据座间味村遗族会的《援护法》适用申请书（1961年），集团“自决”的目的，“是居民通过自决，把剩下的仅有的粮食提供给军方，表示自己协力战斗的决心”，但婴幼儿能自己“自决”吗？

同一时期（1982年6月），在文部省审定教科书的过程中，高中教

〔1〕 集团“自决”：指在冲绳战时期，在“军、官、民共生共死一体化”方针之下，因为日本军的命令和强制，居民之间互相残杀，集体殉难。

科书的历史记述（把“侵略”改为“进出”等）被篡改的问题，受到来自亚洲各国的强烈批判。在冲绳，关于日本军虐杀居民的事实，被以证据不确凿的理由而删除的问题，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响和行动。《冲绳时报》和《琉球新报》挖掘事实，讨论事实的意义，展开了大规模的分析宣传。在冲绳，即使经过战后几十年，也还是苦于战争后遗症，稍有风吹草动，就隐隐作痛。

“复归就一好百好了？”

但即使是这样，从迎接复归 10 周年的时候开始，通过民意调查数据反应的民众意识，还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复归 10 周年之际进行的若干民意调查中，对于复归的肯定评价都在否定评价之上（参照书后附图）。

藏在这些数字变化背后的，应该是冲绳的众多民众对大和（日本）社会和大和制度的“习惯”。复归，被作为一种既成事实接受下来。道路、机场、学校等公共设施焕然一新，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县民收入虽依然是全国最低，但整体生活水平比复归当时还是提升许多。政府在 1981 年 12 月决定继续执行冲绳特例的高比率国库补助制度。1982 年 8 月，制定了第二次冲绳振兴开发计划（二次振计）。

但是，公共投资的开发，对二次振计中也提出的构筑冲绳经济自立发展基础，根本起不了作用，这一切从一次振计的结果中已经得到了证明。此外，不仅本土与冲绳收入的差距没有缩小，冲绳内部的地

区间差距、阶层间差距，反而愈渐增大。并且，妨碍冲绳社会健全发展的最大因素，军事基地的重压，没有得到丝毫减轻。违宪共斗和两个原水协、护宪反安保县民会议等顽强地坚持反基地斗争，但在日本整体摆脱革新的形势下，在冲绳被收编进本土组织系统的过程中，它们变得越来越孤立和形式化，组织的领导层和活动家们也渐渐感到疲惫。虽然，以个人为基础的各种居民、市民运动也在扩展开来，但这些运动没能接替或辅助原来的运动。

如果纵观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初期冲绳民众的意识状况，也许可以说，退居趋于保守化的日常当中的多数派和摸索打破闭塞状态的自觉的少数派之间的分歧，开始越来越明显。

反复归·反大和

在保守县政正式起步的 1979 年，正巧时值明治政府实行琉球处分 100 周年。1879 年（明治十二年）3 月 27 日，琉球处分官松田道之^{〔1〕}宣布废除琉球藩，设置冲绳县，并发出通告，限旧藩王于 3 月 31 日之前从首里城中退出。自那时起 100 年之后的 1979 年 3 月 27 日，以十几名研究者、牧师、记者等为发起人，在那霸召开了“思考琉球处分演讲集会”。虽然没有进行任何有组织的动员，但从报纸的文化信息栏中

〔1〕 松田道之（1839～1882）：1875 年至 1879 年之间任琉球处分官，在琉球处分中起中心作用。

得到消息，有近 200 名市民赶来参加。

拥有与大和相异的独特的历史，和在这样的历史中培育的带有个性文化的冲绳，每逢历史的转折点，都渴望依据自己历史的、文化的独特性，对冲绳社会的将来做出展望。在战败之后，以在战前被治安维持法镇压过的社会主义者为主要力量提起的“独立论”（的思想），就是其中一种尝试。但是，因为错误地把新的统治者、占领军美军，解释成“解放军”，立即被谋求“向和平宪法下的复归”的复归日本运动的洪流所淹没。

然后，在到了大家逐渐认清 1972 年冲绳返还政策根本不是“向和平宪法下的复归”，而是日美军事同盟重新整编强化一环的 1970 年左右，“反复归论”开始抬头。反复归论主张通过斩断自身内部支持日本国家冲绳统治的“大和情节”，来彻底与日本国家做出较量。但反复归论之所以无奈只停留在了反复归论上，是因为它并不拥有独特的社会构想。

复归后在制度上与本土一体化、一边倒的组织上的系统化，招致广大民众的抗拒，产生了所谓反大和情绪，这造成了复归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坚韧的对于复归的否定评价。“乡土派”知事平良幸市，被夹在反基地行政和制度的一体化之间，在 1977 年年初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倡“重新认识冲绳文化，应该是今年文化立县的第一步”，可以看作是与上述民众心理有某种默契。但与其说这是文化的政治化（把独特的文化转化为政治力量），不如说，这也经常伴随着去政治化的危险性。

在这之前的1976年1月，阻止扩展CTS斗争之会为了构建各岛居民运动的网络，召开了题为“琉球弧的居民运动”的恳谈会。琉球弧，是指行政上包括鹿儿岛县大岛郡（奄美诸岛）在内的琉球文化圈，是萨摩藩侵略琉球之前琉球王国的版图。奄美的各岛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规划建设CTS和石油精炼设施、核燃料再处理工场等。“琉球弧的居民运动”的首要课题，就是把建设居民运动网络与琉球独特的文化圈结合起来，构建运动的原点。如果想想美军统治时代的复归运动，是分别在奄美和冲绳各自进行的，就会感到新的时代状况的变化。

“思考琉球处分演讲集会”，就诞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在国际军事化的潮流中

从复归10周年（1982年）到15周年的1980年代中期的西方世界，就是所谓撒切尔（英）、里根（美）、中曾根（日）时代。它们共通的特征，是标榜小政府和激活民营企业，在收紧财政和福利政策、社会保障的同时，开始对苏联显示出强硬姿态，采取侧重军事力量的对外政策。与日本邻近的韩国，也正处在全斗焕军事政权的时代。

中曾根首相在组阁后还不到两个月的1983年1月访问了韩国全斗焕总统。几天后，又在美国与里根总统会谈，展开日美命运共同体论，提出日本是对苏防御的“不沉的航空母舰”。侵犯萨哈林上空苏联领空的大韩航空飞机被击落的事件，发生在1983年9月。美海军陆战队，摧毁相当于奄美大岛一半大小的加勒比海小国格林纳达的政权，

是在这一年的10月。在接下来的11月，里根总统访问日本，1984年9月，韩国总统全斗焕访问日本。

这一时期有关冲绳的军事动向，引人注目的有：自卫队参加驻冲绳的美海军陆战队和第七舰队的大规模登陆演习（1983年6月）；美太平洋空军限制那霸机场民间飞机的起降，实施大规模飞机战斗训练（1985年11月）；驻冲绳的美海军陆战队，在北海道与自卫队进行了联合演习（1984年10～11月，1985年2月）。

伴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一度从冲绳撤离的美陆军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部队）也在1984年10月又旋风般地回到冲绳，在读谷辅助飞机场频繁地进行跳伞训练。1985年3月，美海军陆战队把配备冲绳的所有火炮，都换成可以发射核弹头的M198型榴弹炮，宣布增强炮兵部队。在越过104号县道的实弹炮击演习中，也使用了M198型榴弹炮。

因为美军的演习（飞机的超低空飞行等），中学的教学被迫中断；因为自卫队飞机的事故，那霸机场被关闭等问题时有发生。

1985年在世界政治上，是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年份。在日本，这一年的8月15日，中曾根首相和全体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来自亚洲各国、各地区的强烈批判。对叫嚣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是“战后政治总决算”的中曾根首相来说，这是他向自己的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一年6月的临教审（临时教育审议会）决定举行强调促进作为日本人自我认知教育的第一次答辩会。

就像应和着这一连串的动向，在冲绳，西铭知事发表讲话，

称天皇出席“海邦国体”〔1〕（冲绳国体），带来了“冲绳战后的终结”。

这样，1987年的海邦国体，就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

天皇访问冲绳和海邦国体

决定第42次国体（国民体育大会）于1987年在冲绳举行，是在1980年1月。在各县轮流举行的国体，最后一站终于轮到冲绳，本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但海邦国体举行的1987年，正值复归15周年。这样，海邦国体就被赋予了复归15周年纪念的意义。然后，在国体举行的过程中，天皇出席开幕式、升“太阳旗”、齐唱“君之代”、自卫队的协作等，都理所当然地大行其道。

这样，随着国体（国民体育大会）召开的临近，“在冲绳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亲手创建国体”的主张，与认为应该遵循其他县的主办经验，即“与本土看齐”的主张，在各种场合中开始发生冲撞。也有意见对在默认主办县必胜气氛下举行的运动大会国体做出批判，但这种声音没有引起关注。

“在冲绳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亲手创建国体（国民体育大会）”的讨论中，主要的焦点是天皇（制）问题和“太阳旗”、“君之代”问题。

众所周知，从战败第二年的1946年1月发表所谓“人间宣言”以

〔1〕 海邦国体：海邦国民体育大会。冲绳县主办的国民体育大会的名称。

来，天皇通过从1946年到1954年之间对全国各县的巡幸，构筑了对象征天皇制牢固的心理支持基础。但是，天皇也没能踏进美军统治下的冲绳一步。

有各种迹象表明，日本政府从复归前后，就开始讨论天皇访问冲绳事宜。据说，当时的琉球政府主席屋良（后来的冲绳县知事），也希望能在自己任内实现天皇对冲绳的访问。复归前一年1971年6月4日的《读卖新闻》，曾经大幅报道天皇已经决定访问冲绳。

1921年（大正十年），昭和天皇在皇太子时代前往欧洲旅行的途中，曾经访问过冲绳。那时候，屋良朝苗是冲绳师范学校的学生，天皇乘坐的军舰“香取”的舰长，是冲绳出身的汉那宪和海军大佐。

冲绳民众的天皇观

那么，冲绳的普通民众，到底拥有什么样的天皇观、皇室观呢？《读卖新闻》在1970年8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粗略估计，有67%的人对皇室保有好感。但是不知为何，在复归的阶段，没有实现天皇对冲绳的访问。并不是因为有反对运动，也许是日本政府和天皇周围，对在复归之后动荡的政情中送天皇去冲绳，没有足够的自信。

那之后，冲绳的民众意识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复归的期待，变作了对复归的否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把皇太子作为海洋博览会

名誉总裁送往冲绳，但在姬百合塔，遭人投掷火焰瓶。

然后在又过了3年的1978年2月到5月，在冲绳正碰到730问题的时候，NHK实施了全国县民意识调查，其中有是否认为“天皇是应该尊敬的存在”的问项。全国平均来看，回答“认为”的占55.7%，回答“不认为”的占25.1%。但在冲绳，回答“认为”的在全国最低，占35.7%，回答“不认为”的在全国最高，占37.1%。否定评价高于肯定评价的，在全国只有冲绳。

1970年8月《读卖新闻》的调查，与1978年NHK的调查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也许因为，在1970年《读卖新闻》调查的时期，对皇室的亲近感和敬爱感情，还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残存着。与“太阳旗”不同，在复归运动热火朝天的冲绳，“君之代”虽被积极歌唱，但基本上没有把天皇和天皇制作为问题意识来对待，只是联想到玫瑰色的日本（就是即使对清醒的人们来说，与美军统治下的冲绳状况相比较，日本也要好得多）时，会对“和平宪法”规定的象征天皇制保有一些亲近感和敬爱感情。在这个意义上来说，1978年NHK调查的结果，正反映了这七八年变化的时代状况。

又过了10年，据1987年2月NHK举行的冲绳居民意识调查显示，对于是否认为“天皇是应该尊敬的存在”的提问，44.5%的人回答“认为”，29.5%的人回答“不认为”。与10年前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没有同一时期进行的其他县府的调查可以对照。日本的整体在这10年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冲绳民众的天皇观也在追随着大和而有所变化。

被强化的管理体制

回过头来，天皇出席海邦国体，对日本政府来说，是头等大事。战后经过42年，复归后经过了15年，昭和天皇还没有踏上冲绳的土地。无论是从天皇的年龄来说，或是从复归15年这个历史阶段来说，天皇都应该访问冲绳。

但是，对于日本政府和天皇周围的人们来说，让天皇访问的这个冲绳，还是一块让人不安的土地。虽然对复归的肯定评价已经扎下根来，只顾眼前的潮流也越来越有市场，但少数派的斗争，主要是反对美军用地的强制使用和反对环境破坏的居民运动，还是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日本政府却倾尽全力地试图限制这些运动。

1986年8月，作为海邦国体的警备负责人从警视厅公安二课调任县警本部长的菅沼清高，刚刚就任就宣称，“我的任务，就是为了不出丝毫差错地迎接天皇陛下并且再完璧归赵地送归而竭尽全力地训练强大的警察”。

冲绳县警把整个冲绳社会置于严密的管理体制之下。在县内各地，成立了许多“为成功开办海邦国体的地区协力会”，协力会的事务局，基本上都设在管辖地区的警察署内。

一股在论及天皇来访冲绳的是与非时讳莫如深的气氛，笼罩着整个冲绳。县当局对新闻界进行总动员，以“闪耀的太阳，遍传的友

情”作为主题、口号，大大地宣传国体大会是非政治性的运动大会，试图以此封锁对利用国体大会政治的批判。

为了打破这种状况，约300名市民作为发起人，在1987年4月29日（昭和天皇的诞辰日），开始了“思考天皇（制）公开市民连续讲座”，培养能够自由讨论有关天皇和天皇制的气氛，每月一次，在两年间，连续召开关于天皇和天皇制的讲座，并且努力使更多的人共有这些成果。

“伴随天皇来冲的过剩警备110报警”等团体，也开始活动。

在劳动组合一方，由县劳协（冲绳县劳动组合协议会）、冲教组、高教组（冲绳县高等学校残障儿童学校教职员组合）、自治劳、各地区劳等组成的“要求国体民主化五者联络协议会”在9月11日召开了“追究天皇战争责任，要求国体大会民主化的劳动者总誓师大会”。进一步，高教组等21个团体，得到市民团体的参加支持，在秋季国体开幕式前一天的10月24日举行了《告发天皇战争责任·战后责任期比里洞窟集会》。第二天25日，也在冲绳市举行了集会和游行示威。

期比里洞窟，位于冲绳岛上美军最先登陆的读谷村的海岸附近。美军登陆的第二天，在这个洞窟里，有八十几人被集团“自决”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在期比里洞窟的入口处，1987年4月，竖立起由雕刻家金城实和当地波平（地名）的人们以及遗族们共同制作的“连接世代的和平之像”。

天皇对于冲绳的战争责任

在准备海邦国体过程中引发的天皇制讨论的一大特征，是有着很强的、要求追问昭和天皇直接和具体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倾向。

作为追究天皇战争责任的直接而具体的例子，是指1945年2月面对原首相近卫文麿^{〔1〕}“恐日本战败已成定势，应予以和平决断”的进言，天皇以“如不能再次树立战果，恐难决断”为由，驳回近卫的建议，下令突进冲绳战的事实。这时的近卫与昭和天皇的交涉过程，作为学术资料，其存在早已为人所知。但它作为冲绳民众的共识，却是从海邦国体的时候开始的。

琉球放送（RBC）电视台以此为素材，在1988年6月制作了慰灵日特别节目《过迟的圣断》，引起巨大反响。其主要内容为，如果在1945年2月，天皇接受近卫的进言，做出和平的决断，那么，就不会有冲绳战，广岛、长崎也不会被投下原子弹。

追究天皇战后责任的直接而具体的事例，是指1947年的所谓“天皇口信”。这与其说是天皇自身的想法，不如说，是天皇逢迎拥护战后象征天皇制的麦克阿瑟元帅的构想的说法而已。并且，天皇特别向占领者表示，支持美军的冲绳统治这一事实，令人震惊。

〔1〕 近卫文麿（1891～1945）：1937年至1939年，以及1940年至1941年期间，任日本国第34、38、39届内阁首相。

但是另一方面，像这样追究战争责任、战后责任的做法，也有可能使追究过于集中在昭和天皇个人的责任上，而使人们的视线偏离天皇制问题，出现由于天皇换代而免责的可能。

在这里，政府就计划不止把“污了手”的天皇，而且把浩宫（现在的皇太子）和皇太子（现在的天皇）也派遣到夏季国体（大会）和残障者运动大会（欢庆大会），从而实现天皇家三代访问冲绳。据称，皇太子对冲绳文化表示出强烈关心，还吟诵了琉歌。浩宫在皇太子的推荐下，阅读了姬百合学生部队幸存者宫良琉璃所著的《我的姬百合战记》（ニライ社）后，发表感想道，“我已经听说，冲绳的人们通过之前的大战，深深地感到‘生命是宝’^{〔1〕}，期盼这谋求和平的痛彻呼声，能变成全体国民的愿望”（《冲绳时报》，1987年9月20日）。

但是，昭和天皇因为自身发病，终于没能踏上冲绳的土地。

“太阳旗”、“君之代”和学校

那么，围绕海邦国体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太阳旗、君之代”问题。

1985年9月5日，文部省针对全国的公立小（学）、（初）中、

〔1〕“生命是宝”：原文为冲绳当地语言，与标准日语的发音不同。作为浸润着冲绳风土的独特语感的词句，表现出对战争的深恶痛绝。它有别于观念性标语，表现出冲绳独有的反战和平思想的成熟。

高(中)各校在这一年春天的毕业典礼和入学典礼上,是否升“太阳旗”、齐唱“君之代”的问题,公布了都道府县和政令指定都市^[1]的调查结果,同时,把升旗和齐唱的实施率都较低的地区,视为有问题地区,向各教育委员会发送了要求“贯彻恰当的国旗和国歌的处理方式”的给初等中等教育局局长的通知(落款为8月28日)。

根据这项调查结果,毕业典礼中,全国平均的“太阳旗”升旗率,小学校为92.5%,中学校为91.2%,高中校为81.6%;“君之代”的齐唱率,小学校为72.8%,中学校为68.0%,高中校为53.3%。入学典礼的每一项数据,都低于毕业典礼。

在这项调查中,数据显示上低得离谱的,是冲绳。毕业典礼的“太阳旗”升旗率,小学校为6.9%,中学校为6.6%,高中校为0。关于“君之代”,小、中、高学校都是0。

从冲绳看这次调查结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全国升“太阳旗”、齐唱“君之代”的统计数据异样高涨。要说起来,大概20年前,对以“太阳旗”为象征的冲绳的复归运动,本土革新团体的活动家(包括教员)们,曾经略带踌躇地表示了疑问。20年间,在这一点上,冲绳和本土完全颠倒了位置。

从文部省的通知和“太阳旗”、“君之代”实施状况调查结果的公布受到巨大冲击的,不用说,就是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县教育厅)。

[1] 政令指定都市:通过行政立法指定的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日本的大城市制度之一。

对于“太阳旗”、“君之代”，冲绳县教育委员会并不是袖手旁观。1987年决定主办海邦国体时，就加强指导，要求在中学生和高中生的运动会和入学典礼、毕业典礼上升“太阳旗”。1984年，县教育总长召集中学校长们训话，敦促“对于在学校的典礼和节庆日升太阳旗的问题，不得有半点犹豫”。中学校6.6%的升旗率，换算成实际数字的话，就是151所学校中，有10所学校升了“太阳旗”，就算是这敦促的成果。但是，这些指导，因为不是强制执行，所以效果有限。

文部省的这个通知，从形式上看，并不是只瞄准冲绳。它平等地发向全国47个都道府县以及政令指定都市的教育委员会。但是，从升“太阳旗”和齐唱“君之代”的实施状况来说，毫无疑问，是以冲绳为主要目标的。

因为文部省发送给初等中等教育局局长关于“太阳旗”、“君之代”的一纸通知，冲绳的保守政党和教育行政负责人开始为升“太阳旗”四处奔走。

在自民党占多数议席的县议会和市町村议会，强行通过了要求不顾一切也要保证升“太阳旗”、齐唱“君之代”的决议。接受这些决议的县教育总长，在1985年11月18日，向各市町村教育委员会和县立学校校长发出要求对其管辖之下的小、中学校和所属职员，强力指导“积极升国旗、齐唱国歌”的通知。

但是，并不是冲绳社会整体都对文部省的通知唯命是从。以此通知为契机，再次回首自身的历史经验，重新确认包括站在以“太阳旗”为象征的复归运动前列的教职员的责任在内的历史经验的意义，

这样的动向逐渐活跃起来。被夹在中间的校长们开始出现动摇。

这种情况下，县教育厅于接下来的1986年1月20日做出说明。称之前的教育总长通知，对于直接监督范围下的县立学校校长，意味着实质上的职务命令；对于市镇村教育长来说，相当于指导建议。后来县教育厅进一步对校长会做出指导，称“毕业典礼如出现混乱，调警察兵力”，“对于有妨害行动的学生的毕业鉴定，要有所保留”。关于1985年8月28日落款的通知，文部省做出“希望实施，但不强制”（《琉球新报》，1985年9月11日）的解释，一脸冷淡。但在揣摩权力者心意向来走在前头的趋炎附势之徒们，却积极地大动干戈。当时，围绕被称为冲绳战中最大悲剧的居民的集团“自决”问题，到底是由于日本军的命令，还是由于社区领导者的积极配合，有所争论。“太阳旗”问题，看起来好像与上述争论有所重合。

混乱中的1986年毕业典礼、入学式

最终在1986年3月1日举行毕业典礼的54所县立高中学校中，升“太阳旗”的是43所（80%），贯彻“君之代”（虽这么说，也只是放磁带的）5所（9%），没有升“太阳旗”或者中途又降了下来的有11所学校（20%）。

县教育厅在1986年3月31日召开临时教育委员会会议，根据毕业典礼的结果，给予35名县立高中学校教职员以停职、降薪、警告的处分，但没有直接把反对“太阳旗”、“君之代”作为处分的理由，而是

罗列出地方公务员法规定的丧失信用行为、违反专心职务义务、违反上司命令等作为理由。

在离高中学校毕业仪式约半个月后举行的小、中学校的毕业仪式上，也因为不属于县教育局的直接管辖范围，“太阳旗”的升旗率只有51%，贯彻“君之代”的只有3所。

这种情况下，县教育总长对于对县教委方针持批判或者怀疑态度的市镇村教委，送发了“尊重教育总长的指导建议为理所当然，进行与通知方针不符的指导，极为不妥”的高压政策说明。

进一步，县教育厅越过拥有市镇村立学校教职员服务监督权限的市镇村教育委员会，把没有升“太阳旗”的小、中学校校长们，传唤到各地的教育事务所（教育厅的窗口机关），进行“让人想起战前特高警察”（某退職校长语）的“了解情况”，对校长们施加阴险的压力。

这样一来，同一年入学典礼上的“太阳旗”升旗率，进一步提高。据县教育厅统计，升“太阳旗”的，252所小学校中有177所（70.2%），156所中学校中，有116所（74.4%），58所高中校中有55所（94.8%）；关于“君之代”，小学校有3所，中学校有3所，高中校有4所。如果只看高中校，“太阳旗”的升旗率，从数字上，已经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

不到两年与全国看齐

从各个小学到高中，从一片混乱的毕业典礼开始算起，马上就要过去一年了。1987年2月，县教育厅向县立高中校校长和市镇村教委

发送内容为“(1)不得让儿童学生自行操办学校仪式，(2)不得与学生父母展开对话，(3)学校校长对所属教职员的工作，要从平素起就加以充分指导”的通知，生怕出现纰漏。

1987年3月的毕业典礼，“太阳旗”的升旗率，254所小学校中有242所(95.3%)，157所中学校中有152所(96.8%)，56所高中校中有53所(94.6%)；播放“君之代”音乐磁带的，小学校中有10所(3.9%)，中学校有9所(5.7%)，高中校有5所(8.9%)。小、中学校的“太阳旗”升旗率，比高中校晚了一年，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日本战后本土40年间逐渐演变的过程状况，硬是由冲绳的地方权力者们，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改造后重新示人。

高中校中没有升“太阳旗”的3校中的2所，是因为毕业生坚决拒绝进入挂有“太阳旗”的仪式场所，校长不得不放弃升挂“太阳旗”；另一所高中校，讲台上的“太阳旗”被学生抢走，无法升旗。夺走“太阳旗”事件的舞台，就在读谷高中校。

在读谷村被烧毁的“太阳旗”

读谷村，被预定为海邦国体的全球会场。全村在村议会决议和村民署名运动的基础上，为实现没有“太阳旗”、“君之代”的国体大会而努力。

进入10月，距离国体大会越来越近了。在各县的选手们开始陆续入住读谷村的时候，日本全球协会会长广濑胜突然宣布，如果没

有“太阳旗”和“君之代”，就要把垒球比赛场地移到其他市镇村或其他县。

在混乱和紧张中交涉的结果，是在没有“君之代”的情况下升“太阳旗”，是一加一除以二式的一种妥协做法。不仅如此，在运动会的前一天，不知广濑会长如何做想，造访了期比期里洞窟。强行推举“太阳旗”、“君之代”的人，来到了期比期里，这是对死者的冒犯和亵渎。遗族们愤慨之至，拒绝了他的献花。

在这种状况中，垒球比赛场地主要建筑物的上方，飘起了“太阳旗”。在村里经营超市的知花昌一把“太阳旗”拽下来，一把火烧掉了。他是村零售商业协同组合代表、村工商会副会长，同时还是竖立期比期里和平之像委员会事务局局长、为了和平读谷村执行委员会代表。在读谷高中校事件之后，他指出“把学生推到前面，是大人们的责任”。

焚烧“太阳旗”事件发生后，就好像原先埋伏好了一样，骚扰和混乱蜂拥而至。先是村长和村职劳委员接到威胁电话，后来又有人打电话到村公所扬言要装炸弹，结果不仅村公所，连附近学校的学生和幼儿园的孩子们都被迫避难。并且最终发展到知花昌一经营的超市被纵火，在大白天被洗劫；期比期里“连接世代的和平之像”被毁坏，愈演愈烈。不仅如此，以“太阳旗”烧毁事件为借口，暴行甚至发展成县里冻结了对读谷村私立保育园发放的补助金。

这些都是在12年前，也就是1975年在“姬百合塔”发生火焰瓶事件时，没有看到的光景。那个时候，没有发生当事人的父母兄弟受

牵连的现象。仅仅过了10年，歇斯底里的民族主义，开始侵蚀冲绳社会。

尽管如此，知花昌一和他的商店，在包括并不一定赞成烧毁“太阳旗”行为本身的人们在内的社区群众的支持下，继续着日常生活。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从冲绳历史中走过来的人们的智慧；在另一个意义上说，也显示出他从平日里就与社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申请“强制使用20年”的暴行

下面，我们来看看美军用地强制使用问题。

政府通过实施美军用地特措法，从1982年5月15日至1987年5月14日，得到了对反战土地主人土地5年的强制使用权限。然后，又早早地从1984年11月开始，进入准备1987年5月15日之后强制使用手续的阶段。

之后，1985年8月5日，那霸防卫设施局长对冲绳县征用委员会提出，对反战土地主人的土地，从1987年5月15日之后的20年间——即至2007年5月14日——强制使用的裁决申请。那霸防卫设施局依据民法第604条即任意的借贷契约也不得超过20年的规定，违反当事人的意愿，企图使20年强制使用正当化。

20年强制使用的直接目的有两个。

第一，“抹杀”反战土地主人。如前所述，即使是5年的强制使用，也已经给反战土地主人在经济上以沉重打击。因此，在根据美军

用地特措法开始强制使用之后，虽是少数，也有人转而加入签约地主的行列。如果实行20年强制使用，对于反战土地主人来说，将造成数倍的经济打击。这对于以土地为生的反战土地主人来说，形势相当严峻。

第二，防止新的反战土地主人出现。根据民法第604条，1992年在复归时签订租约的人们就面临租约更新的问题。可以预见的是，在复归的忙乱中仓促签约的人们，或由于种种原因不得已签下契约的人们，在支援反战土地主人运动和舆论的高涨中，有可能拒绝更新租借契约。对反战土地主人的示众式的措施，就是对这些人的恐吓。

警察介入的公开审理

县征用委员会公开听取土地使用者（那霸防卫设施局长）、土地所有者（反战土地主人）双方意见的第一回公开审理在1986年2月26日举行。

约有800人到会，是5年前的10倍以上。那霸防卫设施局放弃了动员大批职员企图在人数上压倒土地主人一方的战术。反战土地主人们的脸庞熠熠生辉。公开审理的会场，俨然成为学习基地问题的巨大教室。那霸防卫设施局在陈述申请裁决的理由之外，只能穷于防守。征用委员会对第二年5月土地使用期限就要到期显然非常介意。12月12日，征用委员会强行结束了计11次的公开审理，转过年来后的1987年2月24日，下达了至1997年5月14日，为期10年的强制使用

裁决。

裁决书本身，基本上照搬申请裁决理由，只是在使用期限上以“如果经过长期时间认定使用期限，在给予正当补偿的问题上较为困难”为理由，裁决使用期限为10年。但是，如果是20年，就不能给予正当补偿，为什么换成了10年就可以正当补偿了呢？完全没有予以解释（伊江岛的阿波根昌鸿^{〔1〕}），以对损失补偿金的一次性课税违反公平课税原则为理由，向名护税务署提出申诉，但没有被受理。1991年4月，他又向那霸地方法院提起请求取消过重课税的诉讼。1994年12月，那霸地方法院下达了原告方全面胜诉的判决。但国家不服，提出上诉。1996年10月，福冈高等法院那霸支部下达了原告全面败诉的逆转判决）。

在这次公开审理中，特别刺眼的，是警察权力的介入。

在公开审理会场的周边，布置了机动队。后来，一名冒充新闻记者正在拍照的便衣警察被人识破，出现了机动队乱闯入场内的场面。12月12日公开审理要落下帷幕时，违宪共斗议长宜保幸男，冲到拒绝宣布下次公开审理日期就准备离开的征用委员面前，并在与便衣警察

〔1〕 阿波根昌鸿（1903～2002）：伊江岛斗争的灵魂人物。是面对美军贯彻非暴力抵抗的和平活动家的象征。1984年在伊江岛开设反战和平纪念资料馆“生命是宝之家”。伊江岛斗争，指伊江岛村民针对美军征用炮击演习用地展开的反对斗争，从1953年开始，一直持续至复归之后。具体斗争方式包括对美民政府、琉球政府的申诉、请愿，在被征用地上与美军士兵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长时间静坐（于琉球政府内），行程遍及冲绳全岛的“丐帮行进”等。伊江岛斗争最终成为“举岛上下斗争”的重要契机。

的动作冲突中负伤。

关于这个问题，在县议会上面对提问的社会大众党议员、县警本部长菅沼不容分说地倒打一耙，“你的提问中数次提到‘乱闯入’的字眼儿，但你知不知道这个字眼儿真正的意思?!”（《冲绳时报》，1986年12月16日）。

持这种盛气凌人的态度，是为了声东击西地避开提问的核心——便衣警察施暴问题，真是欲盖弥彰（事实上，县议会上讨论的焦点，就此移到了县警本部长这个盛气凌人的发言本身，暴行伤害问题反而不了了之）。当然，这背后隐藏的，是对冲绳社会根深蒂固的反权力氛围（这经常与反大和的情绪结合在一起）的焦躁，和必须教育教育“无知的乡下县议”的心思。

嘉手纳基地突显“人的锁链”

但是，叛乱终于在想也想不到的地方爆发了。

1987年1月17日，冲绳岛北部国头村的村民们，为了反对在美军演习训练场内建设供鹞式垂直起降战斗机使用的升降坪，冲进训练场内，与海军陆战队发生冲突，迫使建设工程中止。

相对来说保守的山村村民们的这个行动，从冲绳县警干部和那霸防卫设施局等政府窗口机关这些大和官僚的秩序感觉来说，当然无从理解。这当中，有冲绳幽怨中的不甘就范，也展示出了天皇没能踏上冲绳的理由。

大约10天之后的1月28日，在石垣岛白保地区，以指挥煽动抵



强烈要求撤走嘉手纳基地，孩子们也加入进包围嘉手纳的“人的锁链”。

嘉手纳基地第一大门前，2000年7月20日下午2时30分

冲绳时报社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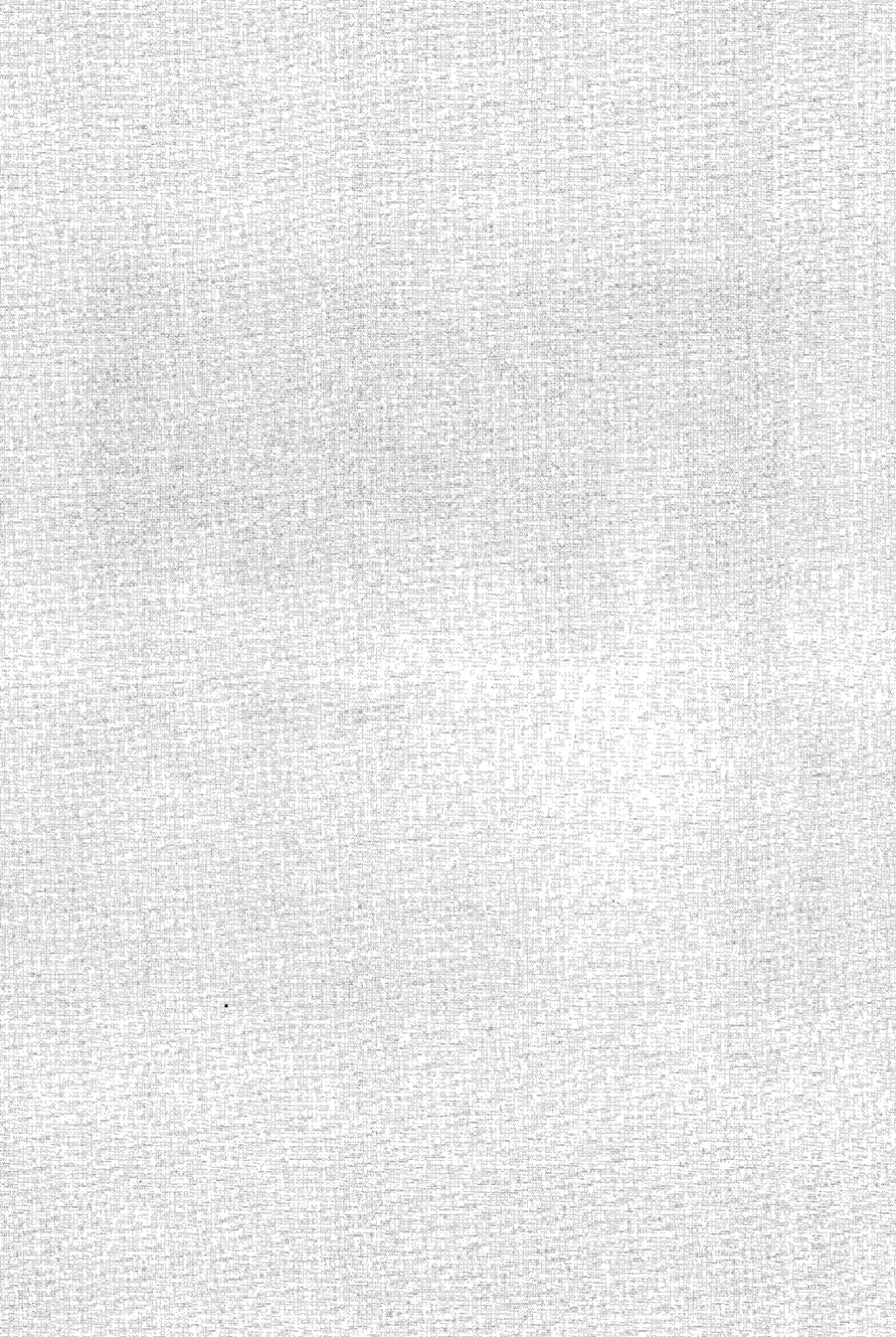
抗新石垣机场建设环境辅助调查的约150名当地居民为指控理由，阻止新机场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迎里清与律师池宫城纪夫以暴力妨碍业务的嫌疑被当场逮捕。这个逮捕，是对像反对鹫式战机升降坪建设斗争这种行动的恫吓。

让我们再回到反对20年强制使用的斗争。以公开审理为中心的这场斗争，是违宪共斗这种团体共斗组织，与一坪反战土地主人会这种个人参加的市民、居民运动组织，以相辅相成的形式共同创造一个斗争的最初的例子。在反对CTS（石油储备基地）的斗争中，团体共斗

组织与居民运动之间曾有过分裂、对立的倾向，但这种状况，终于在实践性运动的过程中得到克服。

在这些斗争的延长线上，1987年6月21日，出现了包围嘉手纳基地的大行动。瓢泼大雨中，约25000人集中到嘉手纳基地，以“人的锁链”把周长17.5公里的嘉手纳基地完全包围了起来。这个行动，最初在二三年前，是由中部地区的活动家们（多数属于中部地区劳动组合）提议的。

县劳协吸取了他们的提议，召集了发起人，然后发起人成为代表委员组织执行委员会，并成为行动主体，就这样展开了斗争。发起人（代表委员）主要为，以那霸市长为首的革新市镇村长、县劳协议长等劳动组合代表、反战土地主人会、一坪反战土地主人会、人权协会等反战、和平、民主团体的代表和个人。“六·二一行动”，在战后40年和复归15年中基于各种想法行动起来的民众的支持下，得以实现。





慰灵日，祖孙一起在刻有亲人名字的“和平之础”前祈祷。

摩文仁和平祈念公园，2008年6月23日9时

冲绳时报社摄影

从海湾战争到安保再定义

第12章

反对废除“慰灵日”法定休息日运动

从1989年到1990年，在冲绳发起了一场“奇妙的”反对废止“慰灵日”法定休息日运动的举岛上下的运动。说奇妙，是因为这场运动是横跨从反战团体到遗族联合的广泛的运动，但劳动团体主流，却比较消极。

在冲绳，每年6月23日是慰祭冲绳战牺牲者的“慰灵日”。“慰灵日”是在复归之前通过《关于居民节假日的立法》而被确立下来的。但是，在复归日本的同时，变为适用于日本国宪法之下的日本法律，这之前的冲绳独自

的立法都消亡殆尽了。琉球政府的职员，被分为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冲绳县的职员）。对于县的职员，《关于冲绳县职员的工作时间、法定休息日以及带薪休假的条例》被制定出来。在法定休息日当中，明确规定了“慰灵日”。各市镇村也相同。

可是，1988年12月，以实施国家行政机关隔周周六（两年后变为所有周六）关闭办公窗口制度为理由，地方自治法被修改，增加了“第四条二款（法定休息日）”的条款。在这个条款中列举的日子，被定为地方行政机关的法定休息日。反过来说，都道府县和市镇村等，无法设立自己独特的休息日。当然，也就不能把“慰灵日”设立为法定休息日。这就是问题的开端。

这个问题，在县政府准备把法定休息日条例提交1989年3月的县议会的阶段终于浮出水面。废除“慰灵日”这个源自冲绳战这一冲绳独特历史经验的法定休息日，会使战争经验风化，抹杀独特的历史经验，一时间反对声四起。一坪反战土地主人会、基督教信徒团体、一英尺运动之会（记录冲绳战胶片一英尺运动之会）和这些团体周围的人们，成为这次反对运动的中心。

一坪反战土地主人会，以支持反战土地主人、反对美军用地强制使用为首要课题，但一直把如何使反基地斗争和作为冲绳历史经验的冲绳战联系起来，作为自己的实践性课题。一坪反战土地主人会，从1984年4月到8月，开办了22次培养解说冲绳战遗迹、基地讲解员的讲座。并由此，在同一年6月23日，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反战冲绳集会。

培养解说冲绳战遗迹、基地讲解员的讲座，是一坪反战土地主人的有志之士们为了使到冲绳交流的人们，能通过现场学习，尽可能正确地了解冲绳战和基地的实际状况而创办的。这个宗旨，在那之后，被冲绳和平网络这个志愿者团体所继承。

国际反战冲绳集会，是出于对保守县政下“六·二三”冲绳战全体阵亡者追悼仪式赞美殉国英灵的倾向愈见强烈的危机感，在“魂魄之塔”〔1〕前举行的集会。那之后，以超越一坪反战土地主人会的执行委员会方式，每年都坚持举行。

一英尺运动之会在1983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战纪念日）成立，其目的是大家集资把美军一方在冲绳战当时拍摄的胶片一英尺一英尺地购买回来，然后再重新编辑，创造向孩子们讲述冲绳战的线索。

一英尺运动和一坪反战土地主人、致力于靖国神社问题的基督教信徒们，反对废除“慰灵日”法定休息日，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但也有从完全不同的立场出发，发出反对废除法定休息日声音的团体。这就是冲绳县遗族联合会。县遗族联合会在日本政府的援护工作开始之前就成立了，并在1954年10月被定位为日本遗族会的支部。这样，形式上，就和日本遗族会持相同方针，比如“靖国神社的国营化”和“实施靖国神社的正式参拜”等。但毕竟过去是复归协的加盟团体，实际的状态，并不相同。复归后，

〔1〕“魂魄之塔”：纪念冲绳战死者的慰灵塔中历史最久的一个。

人们好像觉得遗族联合会也完全被本土化了，但在直面废除冲绳战“慰灵日”法定休息日这个关系到其存在原点的问题时，却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条例案被废除后，通过海部讲话达成协议

1989年6月，法定休息日条例案被提交县议会。但反对舆论一片沸腾，县议会各派之间僵持不下。特别是占县议会半数以上的自民党，对来自应该被称为右派支持基础的遗族联合会的反对，不知如何是好。最终，条例案在1990年3月的会议上由执政党和在野党双方全会一致通过，被废除。就此被束之高阁的废除“慰灵日”法定休息日的问题，在1990年6月23日，因为海部俊树首相在出席“慰灵日”冲绳战全体阵亡者追悼仪式中关于应该考虑到地区特性的讲话，迎刃而解。

1991年3月，地方自治法被重新修正，在“第四条二款”中，增加了以下内容。

(3) 在前面各项规定的日期之外，如果对于当地地方行政机关有特别的历史、社会意义，全体居民均认可认为应该纪念的日期，作为该地区行政机关的法定休息日，能得到国民广泛理解的日期，可以被认定为第一项的地方行政机关的法定休息日。(以下从略)

与“七·三〇”时期相比，时代的氛围渐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以“拒绝续签契约的土地主人”为对象启动的强制使用手续

在海部首相参加“慰灵日”典礼的3天后，美军举行了复归后第100回穿越104号县道的实弹演习。那霸防卫设施局开始启动依据美军用地特措法的第三次强制使用手续。

如前所述，根据民法规定，政府必须和复归时缔结租用契约的军用土地主人在1992年5月更新契约。那霸防卫设施局明确了向更新契约的地主支付协力酬谢金的方针，在土地联的协助下，也得到部分更新契约的预约。但是尚有约100名土地主人没有答应更新要求，所以，以这些地主为对象，开始实施第三次强制使用手续。

在拒绝更新契约的人们当中，有一部分是在阻止城市型战斗训练设施建设斗争的过程中，从签约土地主人转变为拒绝签约土地主人的。美军从1988年开始在基地（汉森基地）内建设训练设施，恩纳村和宜野村爆发了激烈的反对运动，试图阻止搬入建筑材料的居民和机动队发生冲突。两个村子的保守色彩浓厚，一直被认为对基地的拒绝反应不会那么强烈。但出人意料的激烈的反对运动与1987年国头村反对鹞式战机升降坪建设的斗争很相似。

在这种情形下举行的1990年11月的县知事选举中，由社大、

社会、共产推荐，公明支持的大田昌秀^[1]，阻止了自民、民社联合推荐的西铭顺治第四次当选。但是，打着反安保、反基地、反自卫队的革新旗号当选的大田知事，在知事选举后的第一次县议会常务会议上，对以上问题却含糊其辞。报纸这样报导，“从在野党自民党中也传来‘怎么好像姿态与我们这边相近。下一次，由自民公这边推荐吧’这样讽刺的声音”（《琉球新报》，1990年12月24日）。

在大田知事当选后10天，那霸防卫设施局向县征用委员会递交了裁决申请，要求针对拒绝更新租借契约的地主，也就是新的反战土地主人约70人和一坪反战土地主人约500人的土地，得到10年强制使用的权利。要求10年的根据，在于上一次（1987年）征收委员会认可了10年强制使用。一坪反战土地主人会从一名新的拒绝签约的土地主人那里得到转让的普天间基地^[2]的部分土地，并分给约500人共有，又有新的反战土地主人约70名一起加入了战斗的行列。

[1] 大田昌秀：1925年出生于冲绳。曾作为学徒兵参加过冲绳战。后任琉球大学教授。担任了两届冲绳县知事。

[2] 普天间基地：Marine Corps Air Station Futenma，位于冲绳县宜野湾市的美军基地。1945年6月，当冲绳的居民还在收容所里的时期，就在宜野湾村的中心地带建立起来。失去了土地的人们便聚集在基地周围生活。普天间基地拥有2007米长的跑道，与嘉手纳基地并为冲绳美军的重要据点。基地地处人口密集地区，军用机的起降等对当地居民的生活造成极大威胁。返还普天间基地的问题，自1996年日美政府之间达成协议后，一直没有落实，至今（2009年日本民主党联合政权上台后）仍为日美政府之间的悬案。

通过海湾战争被追问的冲绳战经验

就在这些交涉的过程中，战争的脚步声，也越来越近。

1990年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要求进攻科威特的伊拉克撤军，并在苏联赞成、中国弃权的情况下，通过了所谓授权行使武力决议。这标志着以东西对立为轴的战后世界秩序的解体，并且最终也带来了以追求和平、平等为终极价值的战后日本的思想理念的解体。12月末，美海军陆战队也从冲绳被大量调往沙特阿拉伯。1991年1月17日，以美国为中心的多国部队，开始对伊拉克进行猛烈攻击。

在冲绳，最先开始反对这场战争的具体行动，是1月23日到24日石垣岛的市民们举行反对“海湾战争”的24小时绝食静坐斗争。那之后，“绝不允许迈向战争道路的女性联络会”和市民联络会（反对海湾战争市民、居民联络会）也掀起了行动。市民联络会主要由一英尺运动之会、反战土地主人会、一坪反战土地主人会、基督教信徒团体等曾经参加“反对废除‘六·二三慰灵日’法定休息日、呼吁它的存续之会”的市民、居民运动团体为中心，姬百合同窗会和县母联（冲绳县母子、孀妇福利联合会）等也联名在内。县母联是以战争未亡人救济组织起步的团体。市民联络会中，劳动组合等没有参加。

海湾战争给拥有地面战争经验的冲绳民众以巨大冲击。作为民众运动来说，本没有任何关系的姬百合同窗会和县母联参加进市民联络

会，就说明这一点。但是，从冲绳总体来看，却不能说反对海湾战争的势头很强劲。

众多的民众，虽然对美国“正义的”战争感到狐疑，但也不知所措。这场战争，实际上是利用阿拉伯各国之间的内部对立，为创建配合美国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新秩序，利用联合国开始的战争。但这一认识，在冲绳却很薄弱。反而容易被看作是“因为中东的希特勒——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而引发的战争”。战争开始后伴随信息控制的片面报导，越发助长了这种倾向。虽说有冲绳战的体验，但这体验本身，却没能产生有普遍性的否定战争的思想。此外，战后的和平教育，也没能培养出识破战争鬼把戏的双眼。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只限于冲绳。海湾战争也极大地改变了战后日本的战争观、和平观。海湾战争之前没能通过的联合国和平协力法，在海湾战争后，以PKO协力法的形式被通过（1992年6月15日），就是一个例子。

公告·参阅代行和军转法

在海湾战争正当中的1991年2月12日，那霸防卫设施局长对大田知事提出了公告、参阅代行申请书。

如果是在保守县政时代，代理署名和公告、参阅代行，知事都是立即执行，所以没有成为政治问题。但大田知事是以撤走基地、反对美军用地强制使用的立场当选的。所以，没有立即响应公告、参阅代

行。公告·参阅代行成为在基地问题上要求作出具体判断的试纸。

知事最初表示了强硬的拒绝态度。但政府把代行问题，与三次振兴（第三次冲绳振兴开发计划）捆绑在一起，给知事施加压力。此外，政府还通过前防卫厅长官山崎拓提示了对军用地的返还预告期间和返还军用地地主的补偿加以研究的交换条件。最终，知事认定，关于基地的有计划归还和原来土地的使用，防卫厅提出的包括新的立法在内的制度性措施——这个玫瑰色的承诺，是向前迈了一步，从而答应了公告、参阅代行。至少从结果来说，知事是把公告、参阅代行当作了在军转法制定问题上的交易条件。但是，这个玫瑰色的承诺，实际上不过是张空头支票，至宝珠山讲话为止，一直被置之不理。

军转法的制定，前面已经提过，是1970年代中期平良县政提起的问题，被政府扔在一边，之后有几次以议员立法的形式被提交国会，但最终未被审理而被搁置起来，所以大家都觉得早已被人遗忘。但是1980年代末以来世界局势的变化，打破了基地为半永久存在的神话，土地联等也在军用地租金增加的同时，开始对返还后军用地的使用表示出强烈的关心。就在这时登场的大田县政，当然就把军转法当作最重要的课题。

但即使因种种情况而把公告、参阅代行当作手段，无疑也是对拒绝签约土地主人和平意志的否定。因为，如果知事真想解决问题，那么应该还握有拒绝签订用作军用的县有地的契约等与政府交涉的条件。面对要求知事拒绝执行公告、参阅代行手续的拒绝签约的土地主人们，大田知事表示，“我们需要掌握加盟土地联的土地主人有几人，

反战土地主人会的会员有几人，从行政上希望在尊重民主主义的基础上作出判断”（《冲绳时报》，1991年6月3日），给拒绝签约的土地主人们以巨大打击。知事的民主主义，不过是对多数派的尊重而已。

公开审理中呈现的日美安保的变质

总之，因为知事的公告、参阅代行，美军用地强行使用问题的焦点，转向公开审理。在公开审理中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在裁决申请理由中被明确的日美安保体制的性质。裁决申请理由如下：

日美安保体制，作为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亚洲、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不可缺少的框架，发挥其功能。并且，驻留军队基于日美安保条约，为维护我国以及远东的国际和平及安全，驻留在我国。具有明确目标的驻留军的驻留，对于确保维护我国生存与安全的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和高度的公共性。由此，驻留军的驻留，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作为其活动基础的设施、地区也会在今后相关期间内被使用，有必要确保其使用的安全。（斜体字部分为原著者引用强调。——译者）

土地的强制使用和征用，作为保障财产权的日本国宪法第29条的例外措施，只有在优先公共福利的情况下被允许执行。一直以来，政府向日美安保条约寻求这个公共性的根据。1985年的20年强制使用裁

决申请时，从上文引用文第二行的“驻留军”以下部分，基本上照搬原文，以强调美军用地的“高度的公共性”。并且，整个文面，基本上引用的是安保条约第六条的前半段。

可是1991年的情况是，在前一次申请书中没有见到的有重点标识的文面，被摆在了开头部分。把日美安保作为保障亚洲、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框架来考虑的认识方法，一般认为出现在1995年至1996年所谓“日美安保再定义”的相关讨论中，但实际上，在1991年的美军用地强制使用的裁决申请书里，就已经很清楚地展现出来。

东西对立的解体、冷战结构的终结，以及美国财政赤字的吃紧，使在冲绳的美海军陆战队宣布削减5000人（1990年6月）以作为在外基地削减计划的一环。这一连串的动向，一面给冲绳带来希望，一面也带来不安和风雨飘摇。土地联开始对军转法表示关心，就是后一种情绪的反应。

但在另一方面，也出现了随着东西冷战结构的解体，基地也会自然消亡的乐观看法。把赶走基地的努力先放在一边，大谈如何把曾经的军事上的太平洋基石^{〔1〕}——冲绳发展成为国际交流据点梦想的经济学者和经济界人士，也开始出现。

但是实际上，在“世界正向裁军、和平迈进，为何只有一个冲绳背负着基地重压”的慨叹声中，从1980年代末之后，在冲绳美军的基

〔1〕“太平洋基石”：Keystone of the Pacific，这一用语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被用来象征冲绳在美国战略中的重要性。

地反而被强化。比如，强行建设垂直起降的鹞式战斗机^[1]的训练基地（从国头村转移到伊江岛），强行建设城市型战斗训练设施（邻近恩纳村居民居住地区的设施，作为1992年出席复归典礼的奎尔 [Dan Quayle] 副总统带来的见面礼，被撤走），因菲律宾的克拉克基地^[2]的关闭、航空部队转移向嘉手纳（说是暂时驻扎，但就此没有撤走）等，数不胜数。因为强化演习而引起的流弹事故也频繁发生。

这些对基地和演习的强化，都不是对苏战略，而应该称之为所谓病人膏肓的北半球世界，为管理、压迫南半球世界而对军事据点的调整。

然后，在现实中，哪里仅止于“亚洲、太平洋和平与安全的框架”。1990年末，参加海湾战争的美海军陆战队，被从冲绳大批地输送到沙特阿拉伯。“远东的范围”，从“亚洲、太平洋”一点点向“世界”扩张。

那霸防卫设施局和县征用委员会原本设想，公开审理不过是形式上走过场而已。但是，在公开审理的现场，不仅安保讨论，程序上的

[1] 鹞式战斗机 (Harrier)：一种高性能的战斗机。可以在小型航空母舰、强行登陆舰、小型机场等一般战斗机难以发挥功能的条件下，完成战斗机任务。

[2] 克拉克基地 (Clark Air Base)：原来位于菲律宾的美空军基地。与苏比克 (Subic Bay Naval Station) 海军基地一起因25年基地租用协定到期，在缔结新基地租用协定谈判僵持不下之中，因1991年7月皮纳图博火山 (Pinatubo) 爆发而撤退。在基地谈判破裂的1992年11月，苏比克基地也撤出菲律宾。

重大漏洞也被暴露出来，这样，场面就转化为严格的实质性审理，征用委员会的如意算盘要落空了。

热锅蚂蚁般的县征用委员会，在1992年1月30日，突然召开会议，取消了原定于2月6日举行的下一次审理日程，决定结束公开审理。2月12日，通过了5年强制使用的裁决。把申请的10年改为5年的理由，据称是“认定长时间使用，从提供适当补偿的方面来说，存在困难”。这是与5年前（前一次）完全相同的理由，但为什么在1987年10年就是妥当的，而在1992年就变为5年，却没有任何解释。

正好那一时期，在冲绳，战争疟疾的补偿问题，成为公众的话题。战争疟疾，是指在战时遵从日本军直接、间接的命令、指示，疏散到疟疾流行地区的人们，多数都成为牺牲品的史实。即使在没有直接地面战斗的八重山各岛，疟疾的牺牲者也达到数千人。尽管复归已经过了20年，但战争牺牲者的补偿问题却纷至沓来，显示出冲绳战留给冲绳社会的累累伤痕，是多么严重。但是，在这里，解决问题的方向，也只是要求适用援护法，没有见到从问题意识上对包括空袭牺牲者在内的《战时灾害援护法》的制定问题，对作为原日本兵的台湾人、朝鲜人以及亚洲人慰安妇的补偿问题，以及在于所有这些问题共通的立场上，对国家的战争责任、战后责任进行的追究。最终，这些问题，个人补偿没有得到承认，只通过对牺牲者的追悼和纪念仪式，给予一定国费支出的形式来解决。

复原首里城

美军用地强制使用手续的更新结束后，正赶上冲绳复归后逢 5 年的纪念日——5 月 15 日。在手续没有结束的情况下赶上 5 月 15 日并引起极大骚动的，是 1977 年的“把安保打开 4 天缺口”。复归后的第 15 年，政府以海邦国体大会为理由，妄图拼命镇压不屈服的人民，展开了平定冲绳的围攻战，对此表示迎合的趋炎附势的潮流和少数派的叛乱，确实喧闹一时。

相比较而言，复归后的第 20 年，却静悄悄的。看起来好像冲绳社会已经完全融入了日本国家。但复归 20 周年，毕竟是历史性的纪念日，政府、冲绳县都举行了大规模的纪念庆典。虽然，冲绳的民众基本上对这些庆典没有表示任何关心，但作为复归 20 周年纪念工程的复原首里城，大家却也抱着强烈的期待和关心。一进入 1992 年，可以说，报纸上没有一天不登载关于首里城复原的报道。

首里城，作为 15 世纪前半期有别于日本这个国家而独自形成的国家——琉球的王宫，战前被指定为日本的国宝。战时，日本军在首里城的地下构筑要塞工事，把这里变成司令部，迎击美军。就这样，首里城消失殆尽。战后，在它的遗迹上，根据美军指令，成立了琉球大学。

首里城的复原，于冲绳来说，意义何在呢？“在重新确认冲绳本身的历史、文化的同时，创造开拓冲绳明日的‘自信’和‘骄傲’”，

《琉球新报》（1992年4月15日）这样写道。这也许是广大民众共通的心情。在战前，对居于贫瘠边界的冲绳知识分子来说，就是“鹿儿岛那几件也算国宝的话，在冲绳，怎么也有20多件”的骄傲，是心灵的寄托。

从在一片焦土中被占领美军视为未开化民族的战后时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就在瓦砾中收集各种文化遗产的碎片，并尝试重新拼接，也是源于这种来自心灵寄托的呼唤。在当初，这具有确认作为日本人认同的意味，并支撑了复归日本运动。复归之后，则转化、发展成为主张与大和文化不同性质的冲绳文化独特性的论据。

以人们这样的心情为基础，首里城复原运动从复归前开始一直顽强地坚持下来。从已变得局促的琉球大学的转移计划进入具体实施的时候开始，近于痴人说梦的首里城复原，突然带有了现实的意味。1984年，自民党的“关于冲绳战灾文化财产复兴小委员会”宣布把作为国营公园整備计划一环的首里城复原，同时作为复归20周年的纪念工程来推进。作为呼应，县一方制定了《首里城公园基本计划》，复原计划的骨架已经搭好。

复归20年，首里城的复原，让人忆起曾几何时活跃于整个亚洲地区的琉球人的往昔，勾起人们无限的浪漫回想。但是，首里城只是作为国营公园被复原了。日本这个国家，也许在试图缓慢地把冲绳不同性质的独特文化收编进自己的内部。当然，不用说，并没有准备包容冲绳独特性的整体。因为，基于独特的历史经验形成的对“太阳旗”、“君之代”、“天皇制”的民众的感情，也正是冲绳的独特性。

从1993年1月开始，历时半年，NHK播放了把被复原的首里城作为舞台、以17世纪的琉球作为主题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琉球之风》。这时，在大和（日本本土），冲绳话的戏剧和岛歌（冲绳的歌谣）博得好评和欢迎。在复归20周年之际，前所未有的冲绳热到来了。但是，它的含义又是多么复杂。

“在冲绳建设PKO^[1]训练设施”的冲击

在日本政府和冲绳县准备大肆渲染复归20周年的庆祝气氛时，又发生了给冲绳民众以极大冲击的事件。UNTAC（联合国驻柬埔寨临时行政机构）事务总长特别代表明石康发表了“在冲绳建设PKO所需工作人员的训练设施和物资集散地”的讲话。

惊异于冲绳方面的抗拒，明石康表示，“冲绳在日本当中，离亚洲最近，对亚洲有亲近感。如果能在冲绳建设，作为联合国的和平活动，冲绳的人们也应该感到高兴”（《冲绳时报》，1992年5月15日）。

这时，正是PKO法案审议的最后关头。在冲绳，“反对海湾战争市民、居民联络会”于1991年12月更名为“反对PKO法案市民联络会”（这个会后来为对应变换的政治课题，又把名称改换为“反对自卫队海外派兵市民联络会”等。在1999年8月，变为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这个永久性组织）。

[1] PKO: Peace Keeping Operation,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国会的PKO讨论，主要围绕“国际贡献”、“联合国维和活动”等抽象的事项上，以细枝末节的考察为中心展开，当然，不会具体提到冲绳。但是，一旦自卫队的海外派兵被认可，就冲绳的地理位置和军事功能集结状况来说，不言而喻，一定会成为重要的出动据点。在这个意义上说，明石康的发言，真可谓“有话直说”。

PKO协法于6月15日被通过。9月23日，PKO第一轮先遣队工作人员从小牧基地（爱知县）出发，特意到自卫队那霸基地停宿一晚后，再向柬埔寨进发。

非自民联合政权与冲绳

在冲绳社会看似已经完全融入日本国家的时候，中央政界却一步步走向混乱。

中央政界的混乱，是从五五年体制的崩溃，或者说以解体作为共同口号的时候开始的。在这里，所谓五五年体制，就是“对应东西冷战的国内政治框架”。具体说来，就是亲美反共、坚持安保的自民党和非武装中立、反安保的社会党的对抗关系。当然，自民党拥护资本主义体制，社会党名副其实地以社会主义为目标。

可是，东西冷战以东方的败北而告终。并且，胜者讲述历史。现有的社会主义体制矛盾，被解释成社会主义本质上的缺陷，媒体更是对这层氛围大加渲染。社会主义的中国，也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话语来表现自己的体制，人民陷于拜金主义的横流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扩军备战，作为压迫所谓社会主义阵营的手段，总是由美国执牛耳。这实际上，是站在列强对俄国革命的军事干涉以来帝国主义诸国传统政策的延长线上。但这一事实，却已经被遗忘。

冷战后的局部地区争端，因为两个超级大国的影响已经鞭长莫及，使地区性的民族利害关系喷发而至，并开始引起冲突。海湾战争、波黑的悲惨事态，无不是由于欧美各国为追求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进行各种干涉后被挑起和扩大的结果。这一点，却几乎没有被人们识破。

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自民党竹内派内争夺主导权的斗争中败北的小泽一郎集团，以打破五五年体制为口号，把权力争夺的场域扩大到党外。这时，面对情况的变化束手无策、完全失去自信、脚下无根的社会党，被卷入简单粗暴、去意识形态的纵横联合剧中。

由自民党的分裂而实现的1993年夏天的众议院议员选举中，唯一遭到惨败的是社会党，而不是自民党。这是社会党抛弃支持自己的基层力量，轻易加入政界重组闹剧的必然结果。

笼罩中央政界整体的保守化现象，一举蔓延开来。尽管如此，已经太过漫长的自民党一党统治还是因腐败和矛盾丛生，被人们所厌倦和诟病，所以，只因为是“非自民”，就让人产生一种懵懂的“新鲜感”和期待。

对于社会党担起一角的非自民联合政权的诞生，革新冲绳县政表示欢迎。特别是，人们期待，冲绳选出的众议院议员上原康助（社会

党)，能成为冲绳选出的议员当中的第一位大臣（国土厅、北海道开发厅、冲绳开发厅长官）。人们还期待，非自民联合政权执政党与共产党能通过议员立法的形式通过军转（特措）法。但是，成为法案基础的县的法案纲要本身，与以通过追究国家的责任实现基地的有计划返还的平良县政相比，内容上反而有倒退。适用对象的“军用地”中，“自卫队用地”被除外，变成“驻留军用地”，属于国家责任范围内的基地原址土地利用成为高额补助事业。

嘉手纳基地轰鸣噪音诉讼判决

可是，从1993年到1994年这段时期，在冲绳，以所谓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核嫌疑问题为背景，反复实施了旁若无人的军事演习。在日本，开始活跃地讨论以此为契机重新解释集团自卫权和制定有事立法的“机会”。那霸地方法院冲绳支部下达嘉手纳基地轰鸣噪音诉讼的一审判决，也是在这一时期（1994年2月24日）。

判决认定了飞行噪音超过忍受程度的事实，确认至终审判决为止的过去部分的损害赔偿。但又以国家的统治无法禁止美军飞行行为理由，驳回了要求禁止飞行的上诉请求。这次判决从结论上来看，与横田诉讼等先例比较，没有特别的新鲜之处。但是，判决书中有这样的记述，冲绳战的悲惨经验和军事占领下的基地形成过程、产生众多死伤者的大规模坠落事故、复归后也持续不断地受害和美军犯罪等，使原告们对美军基地抱有非常不愉快的感情，这增强了对飞机噪音的焦

躁和不愉快感，从这一点说，应该考虑对精神受害的内容、程度，给予理解（对于这次判决，原告、被告双方都提出上诉，1998年5月的上诉审理判决，下达了扩大受害者救济范围等前进一步的判决。但是，对接下来由5500多名原告提出的第二次诉讼，2005年2月的一审判决，缩小了忍受限度对象地区等，比起第一次诉讼有大幅倒退。2002年10月，普天间基地周围居民400余人，也提起了轰鸣噪音诉讼）。

接连不断的美军事事故，核密约疑案

在那之后不到两个月的4月4日，嘉手纳基地所属的F-15伊格尔战斗机在起飞之后即刻坠落在嘉手纳弹药库地区的默认耕地^{〔1〕}里。这次事故让人想起1959年的石川市宫森小学校的美军战斗机坠落事故（包括学生在内，死亡17名，轻重伤者121名）和1969年的嘉手纳B52坠落起火事故。仅凭这一点，当地的报纸和电视台，就做了大规模报道，冲进田间的烧焦的美军用机的样子，被登上报纸的头条，在电视的画面里被反复播出。这边的余波还没平静，两天后的4月6日，在普天间基地又发生了CH46E中型运输直升机的坠落事故。这些事故，在中央的媒体中，没有成为大的新闻。基本上未给予报道。

〔1〕 默认耕地：在冲绳美军基地中，美军在附带一定的条件下，批准土地所有者或其他人在暂时没有紧急需要的土地上进行农耕等作业。

接下来的5月，曾担任佐藤首相密使的原京都产业大学教授若泉敬在著作中曝光了关于再次引入核武器的秘密协议议事录的存在。据若泉敬的记录，佐藤首相和美国总统尼克松署名的秘密协议议事录应该被保管在美总统府和日本首相官邸。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在国会上就此事向羽田孜首相追究，但首相回答没有这样的事实，予以否认。非常讽刺的是，村山委员长在一个月之后，成为首相官邸的主人，但没有继续追究真相。

这个核密约、核疑案问题，再次让人们痛感进入基地进行调查的必要性。然后，阻碍这一切的地位协定问题，就被提了出来。在这一年的12月，县府对基地对策室长提出要求组织地位协定等研究会，就是因为这个核密约问题。

宝珠山讲话和 P3C 基地

在核密约问题余波未平的9月9日，在冲绳，发生了成为这个年度最大政治问题的事件——宝珠山讲话。

在从9月7日起的3天的日程里，为了视察美军基地和自卫队基地来到冲绳的防卫设施厅长官宝珠山升，在离开之前，于那霸防卫设施局举行记者招待会，进行长篇大论的演讲。主要内容为以下几点。（1）社会党也应180度地转变态度，坚持日美安保、主张自卫队合乎宪法；（2）希望知事也先把政治立场放在一边，坐到有建设性的谈判桌前来；（3）因为冲绳在世界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希望冲绳能向与

基地共生、共存的方向改变，这样，也可使基地的整理缩小顺利进行；(4)有计划地返还基地或要求在使用原基地用地的情况下也要支付相当于军用地租金费用的请求，不具有现实意义。

宝珠山升 1994 年 7 月就任防卫设施厅长官，于 9 月初到冲绳视察。1975 年以来，他曾数次访问冲绳，应该熟知冲绳基地的作用和居民对于基地的感情。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作出以上讲话。但是，他之所以会发表这样的讲话，就像他自己讲话中所提到的，是因为村山首相（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在国会答辩中表明了日本社会党不负责任的方针转换（即从反对安保改变为坚持安保、从自卫队违宪改为自卫队合乎宪法）。但是，宝珠山讲话，也显示了因海上自卫队 P3C 基地的建设问题搁浅而产生的焦躁。

P3C 是一种针对潜艇的空中侦察机，一直到复归时，都一直被美海军配备在那霸基地，复归之后，由于那霸基地被自卫队接管，P3C 就被移交到嘉手纳基地。海上自卫队共拥有 100 架 P3C，其中 20 架配备在那霸基地。自卫队收集到的所有潜水艇情报，都被提供给美军。如果自卫队与美军使用同一机型、同一架飞机的话，美军可以很有效率地收集、管理情报。这就意味着日美军事合作又前进了一步。

对日本来说，P3C 的军事意义，关系到所谓海岸线防御。1981 年访美的铃木善幸首相表示，对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确保资源运输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 1000 海里海岸线的防御问题。而这又在后来中曾根康弘首相的扩军路线中得到继承。对于海上自卫队来说，这是从专事防卫向远洋发展迈出的第一步。

从经济方面来看，在从美军大量购进军用机这一点上，具有日美经济摩擦对策的意义。

P3C 的对潜水艇作战，通过由那霸基地内的对潜作战中心（AS-WOC）、本部镇丰原的发射基地、国头村伊地的信息收发基地这一整套系统来完成。1987 年 2 月，P3C 基地建设的计划被宣布后，在国头村和本部镇，当地政府的领导和议会都立即表示反对。但是，面对作为接受基地建设交换条件的各种补贴工程的利益诱惑，最终，当地政府的领导们推翻了自己原有的态度。

1991 年 3 月，本部镇议会主张基地建设一派的“建设申请”通过表决；7 月，镇长也表明接受基地建设。被强调的最大理由是，这里是即将复归之前被归还的军用地（留有厚厚的珊瑚礁夹层跑道的美军本部辅助飞机场遗址），空地的再利用比较困难。这之前的 1989 年 12 月，国头村议会通过了接受 P3C 基地建设的决议。那霸防卫设施局解释道，这里与噪音四散的鹞式战机升降坪等不同，没有任何基地危害。看起来设施局的解释好像是奏效了，但实际上，接受鹞式战机升降坪的建设，并作为交换条件，得到农业用水水库建设等农业基础设施工程的伊江岛的先例，给了国头村的议会多数派和领导以很大的影响。

1992 年 3 月，防卫设施厅宣布已确保预定建设 P3C 用地的 92%。但是，这之后，丰原区当地的居民们，还是坚持以武力赶走防卫设施局测量班的斗争。丰原区居民的斗争让人想起，这个地区在明治时期曾有过激烈的抵制征兵的斗争。

从1993年下半年到1994年，形势在一点点地发生变化。美军演习愈演愈烈和接连不断的事故、坚韧的反基地斗争，使冲绳要求整理、缩小、撤走基地的社会呼声越来越强烈。进入1994年后，在冲绳市、具志川市、平良市等举行的市长选举中，社大、社会、共产推荐的革新候选人，依次把自民党的候选人拉下马。在冲绳，保守革新的二分法，即落后于时代的“五五年体制”还健在。

自民党冲绳县联在反基地气氛的高涨中召开的6月10日的定期大会上，宣布“展开迈进基地‘整理缩小’论的讨论，坚持优先县的利益”，明确要重新讨论此前的坚持安保、容忍基地论。这是发生在日本社会党没有经过任何群众性讨论，就采取从上至下的方式，宣布从反对安保到坚持安保、从自卫队违宪到自卫队符合宪法的180度方针转换的一个月前的事情。

这样的气氛，也传到了本部镇。内部情况发生变化的是，把土地卖给或租给防卫设施厅的不在当地的土地主人（离开当地，转移到那霸和中部地区的人们）中，已经卖掉土地的人们，失去了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发言权。

1994年6月17日，本部镇议会，全会一致通过了由反对派提出的“反对基地建设”的陈情书。在8月举行的镇长选举中，从反对转变成赞成基地建设的现任镇长落选，反对建设的镇长当选。P3C基地建设，虽然已经确保了92%的预定土地，但完全搁浅。这是宝珠山访问冲绳前几天的事情。

围绕宝珠山讲话的攻防

以此种状况为背景发表的宝珠山讲话，招致了冲绳一侧的总反攻。讲话发表的第二天，当地报纸就在头版头条，以《与基地共生、共存》（《琉球新报》）、《与基地共存是冲绳的命运》（《冲绳时报》）的大标题，报道了宝珠山讲话和对它的反应。政党中间，从社会大众党和社会党县本部、共产党县委员会到自民党县联、新生党县联，都发表了愤怒和抗议的声明。

但是，宝珠山却铁嘴不改，坚持自己也许言语不慎没有传达真意，但没有讲错。

这样，在9月13日，那霸市议会全会一致通过要求撤回发言的决议。这之后，各市町村议会接连通过要求撤回发言的决议。但是，政府却想通过严重警告轻率发言的宝珠山的方式来收拾局面。

就这样到了9月22日，县议会全会一致通过了要求撤回发言和承担“相应责任”的决议。同一天，社会党冲绳县本部发表了“如果当事者不自己提出辞职，除了罢免之外别无他法”的看法，决定与轻易妥协的日本社会党中央冻结一切关系。让社会党县本部做出这样超出常规的行动的根源，在于以村山内阁成立为契机，日本社会党基本方针发生的重大转换。坚持安保、认定自卫队合乎宪法的主张，使冲绳社会背负的现实矛盾被固定和扩大开来，这就难怪社会党冲绳县本部无法容忍党中央的方针转换。并且，如前所述，在村山政权成立之

前，自民党县联刚刚明确了重新讨论坚持安保、容忍基地的政策。

从村山首相在国会宣布方针转换政策时开始，自社会党县本部内外开始出现只能走“冲绳社会党”自己道路的呼声。面对这些呼声，才出现了以社会党方针转化为前提的宝珠山发言。

最终，到了10月4日，自民党和社会党决定了“(1)自民党接受大幅修正发言，积极讨论军转法；(2)社会党不对长官提出辞职要求”的方针。但是，在同一天，在冲绳和平运动中心主办的“声讨防卫设施厅长官宝珠山的发言、要求其立即辞职县民总誓师大会”上，冲绳和平运动中心议长（社会党县本部委员长）新垣善春指出，“与军转法做交易，是把县民当作乞丐。坚决要求长官辞职”。

5日的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面对以自民党和社会党收拾局面的提案为基础，社会党副委员长上原康助的代表提问，村山首相和玉泽防卫厅长官做了撤回部分发言并表示道歉、承诺向整理统合基地的方向努力的“过场”。撤回的发言部分，是对县民感情欠考虑的“共生、共存”的部分、言及社会党政策转换的部分、介入县的基地行政的部分以及关于军转法的不适当的发言。

大田县知事和自民党县联，表示暂且通过这些措施来收拾局面。自民党县联表示，“宝珠山先生并不是政治家，所以不应该要求更严厉的处分，但是，根据发言的内容，县民应该确认，这种意见在防卫（厅）相关人士中广泛存在。希望把此次经验当作确认我们县的生存方式、由120万县民自己选择的机会”。

社大党、社会党县本部、共产党县委员会，却并没有被说服。社

会党县本部与党中央关系的冻结也持续到了年末。最后，在党中央作出积极解决基地问题的承诺后，解除了冻结。那之后，社会党县本部虽然继续坚持“反对安保、撤走基地、自卫队违宪”的方针，但看起来已经与党中央合流。

宝珠山发言，不管本人是否意识到，是把“太阳旗”和天皇塞给冲绳（1993年4月，在冲绳的全国植树节上，实现了战后首次天皇、皇后的冲绳访问）、把首里城收进手心的日本政府对冲绳认可与基地共存这个最后课题的尝试。但这个尝试无疑遭到了惨败。

军转法与基地三事案

给宝珠山讲话收拾局面的过程中浮现的问题，是军转（特措）法和基地的整理缩小问题。

自民党没有参加制定军转法案的过程，这个法案特别受到来自国防部会^{〔1〕}的强烈抵抗。社会党和自民党的协调迟迟得不到进展，被留到1994年末的临时国会上继续审议。这时大田知事隐隐地渗透会拒绝下一次美军用地强制使用手续时的公告、参阅代行，以促进军转法的成立的信息。

军转法，在第二年1995年5月19日被通过，正好在村山首相宣布

〔1〕 国防部会：自民党政务调查会的一个分支机构，对自民党提出的有关国防的政策立案等进行调查及审议。

认定强行使用的 10 天后。军转法正是作为美军用地强制使用手续开始的前提条件而成立的。并且，有计划地归还基地和因基地原址空地而所给予地方政府的财政支援，都被搁置起来。对于返还军用地的所有者，军转法很清楚地显示出补偿相当于军用地租借费用的军用地援护法的性质。

基地整理缩小的具体内容，就是所谓的“基地三事案”。基地三事案是指：（1）返还那霸军港；（2）返还读谷辅助飞机场；（3）废除穿越 104 号县道的实弹炮击演习。那霸军港在复归后，立即在附带转移条件的情况下，达成了返还协议。但因为没有找到转移的地方，就被放置了 20 年。

经过 1995 年 1 月的日美首脑会谈、2 月的防卫厅长官玉泽访问冲绳和 5 月初访美，最后在 5 月 11 日的日美联合委员会上，那霸军港和读谷辅助飞机场的返还，以明确转移场所的形式，达成了协议。但是，协议的内容为：（1）把那霸军港转移到紧邻浦添市的“牧港补给基地邻近的海岸”；（2）读谷辅助飞机场的“跳伞训练”和“跑道修复训练”转移到“汉森基地”和“嘉手纳弹药库地区”进行。准确地说，不是“返还”，而是“转移”。关于炮击演习问题，被搁置在一边，开始讨论日本政府负担美军的转移费用、向东富士演习场等全国几个地方疏散的事宜。

对于这一切，被指定为接受转移地区的市镇村长和议会爆发了强烈抗议。但是，作为政府的态度是，县里只要把这些当地的利害关系理顺，就可能实现基地的整理统合。

大田知事在2月与防卫厅长官玉泽会谈的阶段，就已经改变了“不附带转移条件的全面返还”的方针，希望“从照顾到当地市镇村的意向和地区的开发计划、县整体的振兴开发的综合性观点来加以讨论”（《琉球新报》，1995年2月19日），想充当协调当地市镇村利害关系的角色。

但是，这样的做法，把本来日美间的问题或日本政府与冲绳之间的问题，转化为冲绳社会的内部矛盾。不仅如此，这还将是战后冲绳方面首次同意提供军事基地。对于此，民众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并且，基地的转移带来了基地的强化。这绝不意味着迈向基地撤走的具体的第一步，也不意味着基地的整理缩小。不如说，意味着军事功能的有效整合和永久化。比如，那霸军港的情况是，以提供35.3公顷的代替设施为条件，归还56.8公顷的港湾设施，从面积上说，缩小了约21.5公顷。但实际上通过军港与牧港补给基地的直通，基地功能被大大强化，进一步促进了基地的永久化。

1995年2月末到3月初，美国防部向议会提出的两个报告书，也证实了这一切。2月27日提出的《东亚战略报告》提出，美国为了保护这一地区的利益，将在本世纪中维持以在日、在韩美军为中心的展现前方战斗力的10万人体制。另外，在3月1日提出的《日美安全保障关系报告书》中，对于日本负担在日美军经费给予很高的评价。比起美国让军队在国内待命，让军队待在日本，要合算得多。

因代理署名而被瓦解的市镇村长

3月3日，那霸防卫设施局，开始执行美军用地强制使用手续。成为被执行对象的土地，是从1987年开始10年间被强制使用的反战土地主人和一坪反战土地主人的土地，从1992年开始5年间被强制使用的反战土地主人和一坪反战土地主人的土地、那霸市的军用地，此外还有读谷村楚边通讯所^{〔1〕}（所谓“象笼”）那一块土地。

楚边通讯所的土地所有者，至1976年3月末为止是反战土地主人，从1976年4月1日开始转为签约地主。因为继承土地的土地所有者之子知花昌一拒绝续签契约，依据民法第604条，这片土地将在1996年3月末到期，所以，政府把它也放进了强制使用对象土地的范围之中。

5月9日，因为村山首相宣布了认定强制使用的手续，开始进入下一步土地调查报告、建筑物调查报告的签字画押的阶段。

通常，被视为强制使用对象的土地，因为属于它的所有者，所有土地所有者对自己土地的位置、形状及里面的建筑物都了如指掌。但是，美军用地基本上都是强制接收的土地，在50年以上的时间里被美军占领，可以自由进出的美军、向美军提供土地的防卫设施厅对土地

〔1〕 楚边通讯所：从1957年至1960年美军建立的监听雷达群。因为有很多网状的天线设施，故也称“象笼”。主要监听、破译来自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亚洲各国的军事、商业、外交情报。1998年转移到金武镇。

现状比较了解，而土地所有者对自己的土地却一无所知。这样说来，就不可能把那霸防卫设施局单方面制成的土地调查报告、建筑物调查报告，视作完全正确，并在上面签字画押。

土地所有者如果拒绝签名，使用土地一方的那霸防卫设施局长就向市镇村长要求签名盖章。一直以来，所有所谓的革新市镇村长，都拒绝这个签名盖章（代理署名）。这当然因为他们站在反对安保、撤走基地、反对美军用地强制使用的立场上，但同时也因为，连土地所有者本人都无法确认的土地调查报告、建筑物调查报告的内容，市镇村长就更不可能确认。

可是在1995年，发生了曾拒绝前一次代理署名的宜野湾市长和北谷镇长答应了代理署名的异常情况（在1995年也拒绝代理署名的有：那霸市长、冲绳市长、读谷村长）。宜野湾市长桃源正贤表示，“作为个人来说，反对的立场没有改变。但通过防卫设施厅的基地周边整備费来完成的工程非常之多，必须听取国家的主张，以大局为重”（《冲绳时报》，1995年7月28日）。此外，北谷镇镇长边土名朝一则虽然表示“谋求基地全面返还的想法没有改变”，但在新官舍建设预定地桑江基地（参照附录地图）返还工作的最后阶段，“考虑到预定地的共同使用……面临社区建设的重要局面，就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冲绳时报》，1995年7月30日）。

就像前一次公告、参阅代行时大田知事所做的那样，部分革新领导试图以反战土地主人的“志向”为杠杆来解决军用地问题的处理。

这样，那霸市、冲绳市、读谷村的反战土地主人的土地调查报

告·建筑物调查报告的代理署名任务，就落到了大田知事的身上。知事表示，“不签当然简单，但也不能不签”，“要考虑到对冲绳经济的影响，不是简单地撤走基地，就万事大吉”（《冲绳时报》，1995年7月30日）。

对“和平之础”的疑问

这边却要说到，1995年正值战后50周年。作为冲绳战结束50周年最大的纪念工程，为了“向在冲绳战中所有失去宝贵生命的人，致哀悼之意，同时也为了让后世继承悲惨的战争教训”，冲绳县在糸满市摩文仁之丘，建立了“和平之础”纪念碑群，6月23日举行了揭幕仪式。

在“和平之础”当中，“在冲绳战中阵亡的234183人的所有姓名，都被不分敌我、国籍”地镌刻于纪念碑上（那之后也有追加镌刻）。

6月23日的电视报道中，指间轻抚不知在哪里倒下的战死者的名字的泪眼蒙眬、上了年纪的遗族身影，把画面占得满满的。“和平之础”，作为追慕、哀悼战死者的纪念碑，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巨大反响。在那之后，每逢旧历盂兰盆节等纪念日，来这里献花上香的人们，络绎不绝。

此外，电视的画面中，还醒目地映出经过战后50年，重访冲绳的数百名上了年纪的美国老兵，呜咽着把刻在纪念碑上的战友的名字写

在纸上。他们对冲绳人把昔日敌人的名字一起镌刻在纪念碑上的宽容和仁慈，无限感激。出席纪念碑揭幕仪式的驻日美国大使蒙代尔（Walter Mondale）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我代表美国，感谢把美国一方的牺牲者也镌刻在战争纪念碑上的冲绳的人们”。

但是，被镌刻在纪念碑上的冲绳出身者的 147110 人，并不只是冲绳战的阵亡者。在整个 15 年战争期间，作为日本军人被送往中国大陆和亚洲各地，杀了人或被杀的人们，在广岛、长崎被原子弹爆炸夺取生命的人们，被排除在援护法适用范围之外的战争症疾牺牲者和战时遇难船只的牺牲者，没有任何区分和隔离，他们的名字也被镌刻在纪念碑上。好像在证明，他们的死，并非“白死”。

但是，也正因为如此，冲绳战牺牲者的实际状况，反而变得模糊。此外，也有人指出，把日本军司令官牛岛中将和长勇参谋长^{〔1〕}以及把冲绳居民视为间谍而杀害的士兵，也不加区别地与被害的人们镌刻在一起，不过是把战争责任问题束之高阁的“一亿总忏悔”^{〔2〕}的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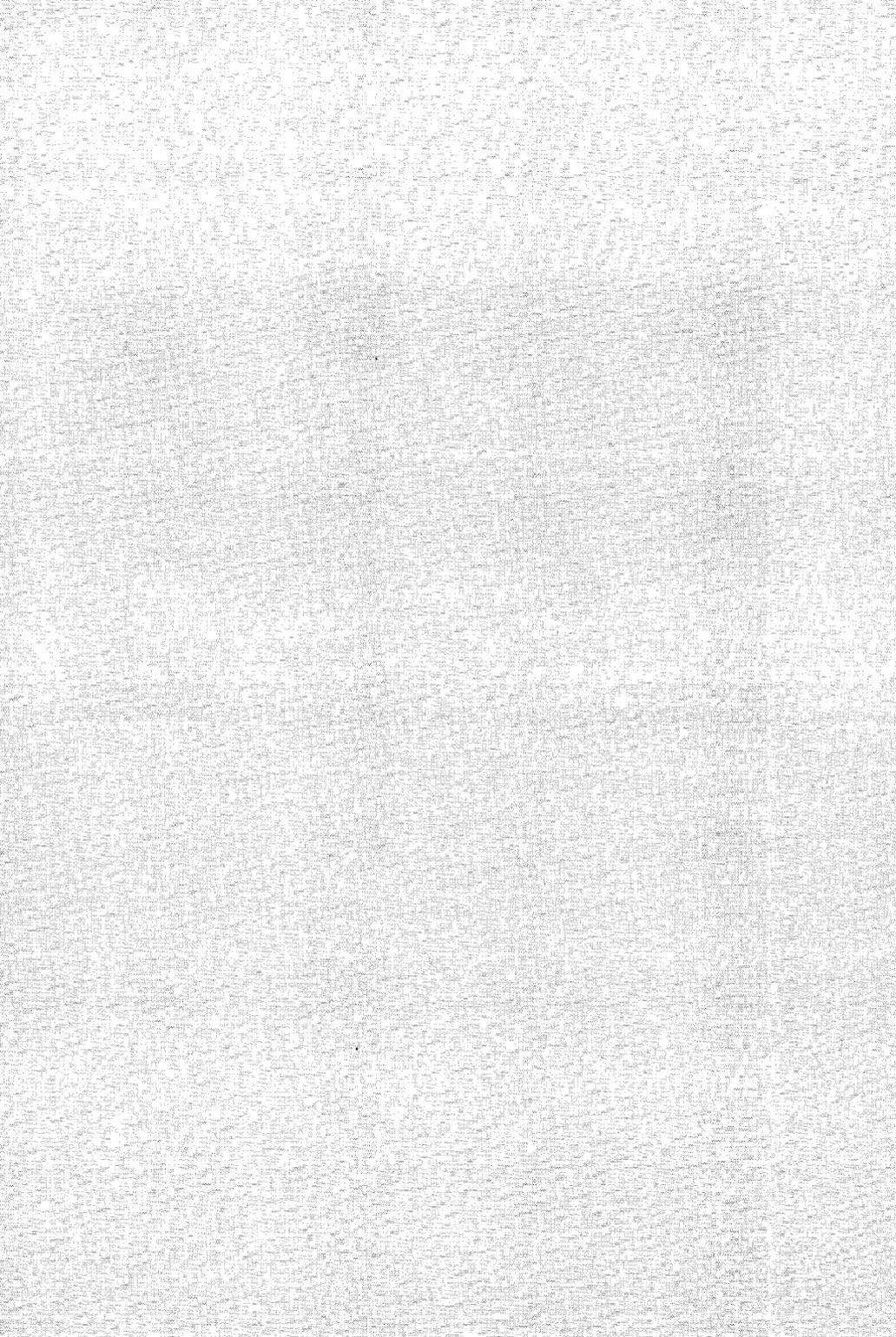
最大的问题是对朝鲜人牺牲者的处理方式。根据推算，在冲绳战中牺牲的所谓“从军慰安妇”和被称为军夫的朝鲜人，至少在数千名

〔1〕 长勇（1895～1945）：冲绳战时任 32 军参谋长。1945 年 6 月 23 日，败势已定中，与司令官牛岛满一起自杀。

〔2〕 一亿总忏悔：日本战败后的以东久迩宫稔彦为首的皇族内阁，号召全体日本国民（所谓“一亿国民”）对战争做出反省、“忏悔”，承担战争责任。号召本身带有模糊国家领导层，特别是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引起争议。

左右。但是，现在被镌刻在“和平之础”上的，只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82 名、大韩民国 51 名。日本大韩民国民团冲绳县地方本部的团长在“和平之础”揭幕仪式的致辞中这样指出：

在这里，我们不可以忘记的是，在牺牲者的遗族中，以这将成为子子孙孙、代代相传的耻辱为理由，拒绝镌刻姓名的人们的存在。





1995年抗议少女遭暴行的县民大会。

1995年10月

冲绳时报社摄影

民众掌握政治

第13章

少女暴行事件的冲击

1995年9月4日，发生了3名美军士兵对少女施暴的事件。这一事件被报道后，各种抗议行动像决了堤的潮水般喷涌而出。此事出有因。

首先，这个事件让人鲜明地记起，正好40年前的1955年9月发生的“由美子事件”的冲击。参加抗议行动的一名年轻女性在某个集会上谈到，“我们在小、中、高学校时接受和平教育，教给我们冲绳战的悲惨以及要珍视现在的和平。但现在，我们痛感，并不和平”。这

时，复归后的和平教育的内容实质再次被反思，冲绳战和战后史被首次联系起来。

其次，对复归之后也反复出现的美军士兵犯罪的愤怒已经到达极限。据冲绳县警统计，复归后 23 年间的美军士兵犯罪，从立案侦查的件数来看，是 4790 件。光恶性案件，就包括杀人 12 件、抢劫盗窃 355 件、强暴女性 31 件（这类事件，没有报案的情况很多，这个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每次发生美军士兵犯罪和有关基地的事件、事故，县议会和市町村议会、各种市民团体等，就会对日美当局提出抗议并要求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针对美军事件、事故的县议会的抗议，到这时为止，就已经达到 125 次。

时代的背景也在发生变化。对于儿童人权和女性问题的认识，在世界范围内也正不断扩展并逐渐深入人心。在 1995 年 9 月民众的各种行动中，冲妇联（冲绳县妇女联合会）、妇团协（冲绳县妇女团体联络协议会）、NGO 北京 95 论坛^[1] 冲绳执行委员会等的活动，尤其活跃。在这些活动过程中，“绝不允许基地、军队的存在而奋起行动妇女之会”诞生了。

[1] 北京 95 论坛：1995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了由联合国主办的关于提高女性地位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来自 189 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和 2600 个非政府组织（NGO）参加了会议。冲绳的 70 多位女性参加了非政府组织妇女论坛。当代表们参加完题为“军队：其构造性暴力和女性”的专题讨论会回到冲绳时，在那霸机场传入耳内的却是少女遭受强暴的犯罪事件。

知事拒绝代理署名

美军用地的强制使用和美军士兵犯罪，虽然在形式上属不同问题，但是由于针对美军士兵犯罪的舆论的沸腾，代理署名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并且，预定于12月举行的村山—克林顿会谈中对日美安保的重新定义，使人们越发对冲绳基地的重压会随之加深而担忧。

知事背负着民众汹涌奔腾的怒吼声、带着要求重新协调地位协定的请求来到东京。但是，面对知事的请求，政府表示，“讨论是不是有点过头……”（河野洋平外相），这就成了火上浇油。

终于，知事在9月28日召开的冲绳县议会上，以回答代表提问的方式，明确了拒绝代理署名的方针，并且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为了创造能让年轻人在21世纪有梦想的冲绳，也要把阻碍自立发展的基地撤走”（《琉球新报》，1995年9月29日）。知事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在知事明确拒绝代理署名的那一天，县议会在野党自民党和新进党的干部做出“国家机关的委任事务，应该在不带政治判断的情况下执行”的批判。但第二天，进行一般提问的自民党、新进党、政经俱乐部等在野党议员，都异口同声地“给知事以很高评价”。当地媒体的紧急民意调查显示，拒绝代理署名的支持率从75%上升到90%。少女暴行事件和拒绝代理署名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头条新闻，把日本国民

中有有心人的关心引向冲绳。来自全国的激励知事的电报和信件，蜂拥而至。

意料之外的拒绝代理署名使政府大为狼狈。那霸防卫设施局拒绝接受发自知事办公室长的拒绝代理署名的通知。无奈，县里用快递邮件邮寄了过去。在接到通知的同时，防卫厅长官卫藤（征士郎）在没有和县里事先协调日程的情况下，让防卫设施厅长官宝珠山乘最后一班飞机赶往冲绳，但是他没有见到大田知事。

政府无论如何都想让知事回心转意，开始动脑筋展开各种策划：要求普天间基地的归还；努力把75%的基地缩小到60%左右；在重新定义安保时，在联合声明中明确记述避免冲绳基地的扩大、强化等等。各种匿名的来自政府周边的消息，鱼龙混杂地充斥着报纸的版面。冲绳开发厅长官高木（正明）还谈到冲绳振兴的特别政策，但反而招致强烈谴责。

县里派遣副知事吉元政矩前往东京，向政府表明，拒绝代理署名并不是想索要交换条件的斗争，敦促政府采取法律手段。根据当时的地方自治法的规定，像这样的情况，首先，负责大臣“劝告”知事履行职责。如果还不行，就“下达命令”。如果知事继续不从的话，就向高等法院起诉。知事对法院的命令也不服从时，负责大臣自己代行职责。

但是，村山内阁迟迟不采取这样的措施，想尽量“说服”知事。知道政府一方并没有具体说服材料的防卫官僚们，气不打一处来。就在这种情况下，宝珠山突然冒出“首相的脑袋不好用，才弄成这样”

的讲话。他的潜台词是，日本是“法治国家”，不得犹豫，应尽快采取法律手段。第二天（10月19日），宝珠山被强迫辞职。

运动的高涨

在政府一方的混乱中，冲绳的群众运动进入了新的局面。

1995年10月21日，县议会全会派、县经营者协会、联合冲绳、县妇女联合会、县青年团协议会等18个团体发起，约300个团体一起组成了执行委员会，召开了县民总誓师大会。县民大会的正式名称是，“追究美军人对少女施暴事件、要求重新讨论日美地位协定冲绳县民总誓师大会”。宜野湾市海滨公园的会场上，聚集了85000人。同一天，在石垣市（石垣岛）和平良市（宫古岛），也召开了同样宗旨的集会。奄美大岛的名瀬市，也举行了声援集会。

这次大会确认了把重新讨论地位协定、基地的整理缩小作为全岛一致的要求。与一直以来反战反基地斗争中反对安保、撤走基地的口号相比，这一措辞看似温和，但实际上，它一面从内里怀抱反对安保、撤走基地的要求，一面以“举岛上下”之势铺开，从而逼近对安保彻底的反思。反过来说，也因为如此，土地联没有参加“一〇·二一”县民大会。尽管如此，市镇村的军用土地主人会也参与了大会执行委员会的工作，以个人身份参加的军用土地主人，也绝不在少数。

在对“一〇·二一”县民大会做出观察的基础上，11月4日，村山首相与大田知事举行了最初的会谈。知事在再次强调拒绝代理署名

意志的同时，要求重新讨论地位协定和制订返还基地的行动计划。

此外，冲绳县指出日美地位协定中，与县的行政和县民生活直接相关的10款内容的具体问题点，希望重新加以讨论。特别是关于第25条（日美联合委员会），对于原则上不予公开的协议事项，希望迅速公开并明确记载。同时还希望公开《五·一五协议备忘录》。

关于基地的整理缩小，提出了至2015年基地的全面归还，利用原址土地建设国际都市的构想。在冲绳内部，有质问让冲绳必须和基地共处到2015年的根据到底在何处的声音。整体来说，基地的整理缩小，被定位于全面撤走基地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安保再定义意味着安保的强化、扩大，是从上至下的安保反思，那么“一〇·二一”县民大会提出的代表全岛意志的最低限要求——“重新讨论地位协定”和“基地的整理缩小”，就意味着迈向缩小、废除安保方向的从下而上的安保反思。

克林顿总统中止访日计划

这边，政府却没有任何回应冲绳方面要求的准备机制。在村山一大田会谈中，首相一方的提案是，通过内阁决定来设置新的协调机构。后来这个被称为冲绳美军基地问题协议会的机构的成员为：官房长官、外相、防卫厅长官（后来又加上冲绳开发厅长官）以及冲绳县知事。这个协议会之下的干事会，也邀请冲绳县的副知事和政策协调监督参加。复归25年，基于日美安保条约被强加了75%的美军基地的

冲绳县，第一次拥有了正式发言的场所。

总之，克林顿访日进行安保再定义的条件还不具备。克林顿总统以国内情况（因为与议会的对立，而导致行政功能的部分停止）为托辞，中止了访日计划。作为替代举行的戈尔（美国副总统）—村山会谈中，再次确认已经在美国务卿佩里和日本外相河野之间达成协议的“冲绳日美特别行动委员会（SACO）”〔1〕的设置问题，以此为交换条件，村山首相对自身的代理署名（法律程序的开始）做出承诺。关于驻冲绳美军基地的整顿、统合、缩小等问题，SACO将在一年之内得出结论，向部长级会议的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提交报告。

12月22日，在村山首相履行法律程序之后，关于代理署名职务执行命令诉讼的第一回口头辩论在福冈高等法院那霸支部举行。一开场，知事在展开陈述时，就期待“能有禁得起历史审判的诉讼”。

基地返还行动计划与建设国际都市的构想

第二年1996年1月9日，冲绳县建立了推进国际都市建设的县和市镇村的联络协议会。在1月30日的冲绳美军基地问题协议会上，提出了基地返还行动计划和国际都市建设构想。政权，则由村山内阁交

〔1〕 冲绳日美特别行动委员会（Special Actions Committee on Okinawa, SACO）：是为应对1995年冲绳民众奋起而成立的组织。这里所提到的SACO协议，成为以返还普天间等冲绳美军基地的整理缩小问题的起点。

替为桥本内阁（1月10日）。

行动计划的基本构思已经在1995年11月4日的村山一大田会谈时得到披露。具体内容为，把至2015年的时间分为三个阶段，有步骤地返还基地（整理、缩小），最终以撤走全部基地为目标。第一个阶段（2001年）的返还目标中引人注目的是普天间基地。

政府，特别是防卫厅，面对基地返还行动计划的提出，有点措手不及。因为，关于基地转移，政府正在着手处理以县的协力为前提的三事案，这边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此为背景，县府提出了大大超过三事案的具体的整理缩小基地要求。

但是，冲绳县并没有明确表示对基地转移的协作，所以又不能谴责冲绳县不履行诺言。这说起来，防卫设施厅好像是挨了一记闷拳。这是因为在1991年有计划返还基地和军转法制定上的公告、参阅代行问题上开出了空头支票而遭到的报应。政府不得不以“安保与和谐”为盾，以基地返还行动计划为矛，以“看得见的形式”，来推进基地的整理和缩小。

劈头盖脸对基地返还行动计划表示反对的是土地联。其理由为，基地原址利用计划不明确的基地返还，有损于军用土地主人的利益。

冲绳县把利用基地原址进行国际都市建设的构想与基地返还行动计划捆绑在一起提出。但是，“建设南国国际交流据点”的计划，尽管由冲绳振兴开发计划分三次提出，却没有任何实际的效果。国际都市建设构想，与这到底有何区别，完全没有明确的说明。不如说这构想是站在复归后振兴开发计划的延长线上，并没能对复归后的开发政策

作出反省，也未能建立起没有军事基地的冲绳社会的理念。在这里，仿佛只是为了让人想起贸易国家琉球的黄金时代，和香港、新加坡式的繁荣。

所以，看起来，比起以此作为讨论的原案来引起各个层次的全县规模的讨论来，讨论的重点放在了向政府呼吁、与政府的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结合起来从而得到财政支援上。终于，把冲绳作为一国两制^{〔1〕}的、规制缓和的先行地区来实现振兴的想法也提出来了，与本应以基地返还为前提的构想和政策一起被称为“三件套”，慢慢变成与基地返还行动计划一样的对政府的请愿要求。

对这样的倾向和内容，环境保护团体和部分经济界人士中间开始传出担忧和批判的意见。土地联的态度，是拒绝国际都市建设构想（基地原址利用计划）的说明本身。他们真正的想法是维持基地现状，尽量延迟归还的进程，就是不得已返还之后，也要求改定军转法来延长保护地主的时间（3年）。

一直以来，冲绳的舆论对军用土地主人非常同情。因为，军用地实际上是被暴力剥夺的土地，并不是土地所有者主动提供的土地。1956年，基于对军用土地主人的同情和共鸣掀起了“举岛上下的土地斗争”。但是，复归之后，土地联只对反对军用地返还和提高军用地租借费用表示关心，没有主体性地提出不损害军用土地主人利益的基地

〔1〕“一国两制”：原本指中国在香港回归或设想台湾统一时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针对冲绳迟迟不见好转的经济状况，也开始用在了发展冲绳经济的设想上。

原址利用的希望。

此外，从报纸的投稿中也开始能看到来自军用土地主人的以撤走基地为前提讨论基地原址利用方式的意见。宜野湾市的军用土地主人会与市政府当局就普天间基地收回后的利用问题交换了意见。无论在土地联这个组织当中，还是军用土地主人之间，矛盾都在逐渐扩大。

县民投票条例的制定

从1995年末到1996年初，在基地整理缩小问题陷入僵持状态的情况下，把日本国家和冲绳社会的对立展示在世人面前的职务执行命令诉讼引起了关注。反战土地主人们认为，身为当事者，诉讼对自己来说也有重大的利害关系，要求“辅助参加”〔1〕诉讼。但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都驳回了这个要求。

冲绳县议会向美国派遣了申诉基地受害的请愿团。冲绳县发起了传达“来自冲绳的声音”的纵贯全国的宣传游行。对冲绳的共鸣、支持的同圆心逐渐扩大。

反思安保问题看似陷于胶着状态，为了打开局面的下一招，是举行居民投票。居民投票是行使自决权的重要手段之一。冲绳社会如果要实践性地构想如何自立，那么共有居民投票的经验就必不可少。

〔1〕“辅助参加”：指日本的民事诉讼中，与进行中的诉讼将产生的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者为了辅助当事人的一方而参加诉讼的行为。

1995年秋天以来，居民投票成为热门的话题。但是最终，掀起具体行动的，不是说教自立意义的自立派知识分子，而是联合冲绳。当然，很难说联合冲绳对居民投票的意义和程序了解充分，它的行动稍显准备不足。

联合冲绳在1月25日宣布，要求制定县民投票条例的署名运动开始。但是，由于申请条例制定的程序十分烦杂，署名运动被大大推迟（联合冲绳把34500人的署名——根据地方自治法的规定，投票权人口的1/50，不到20000人——递交给知事，直接请求制定关于追问“地位协定的反思”和“基地整理缩小”是非的县民投票条例是在5月8日）。

激烈的交锋

一方面，3月25日，福冈高等法院那霸支部向知事下达了代理署名的命令。这是县一方完全败诉的判决。知事没有顺从这个命令，3月29日，桥本龙太郎首相实施了代理署名。之后，那霸防卫设施局长立即对县征用委员会申请为期10年的强制使用，同时，对3月31日租借合同将要过期的楚边通讯所即所谓“象笼”的那部分土地申请紧急使用。

4月1日，位于楚边通讯所的知花昌一的土地的租期已过，政府（官房长官梶山静六）以“不立即构成违法”为借口，“非法强占”这片土地，拒绝土地所有者入内。这一天，冲绳县不服高等法院的判

决，向最高法院上诉。

4月12日，桥本首相宣布，日美达成全面归还普天间基地的协议。这是第一个迈向基地整理缩小目标的具体动作。但是，这必须满足以下4项条件：（1）补给燃油机转移到岩国（山口县）；（2）部分基地功能转移到嘉手纳基地；（3）在县内其他设施内建设直升机升降坪；（4）出现军事情况时，民间设施的军事利用。（1）到（3）是维持、强化军事功能，（4）是与基地整理缩小不同层次的新的军事协作。

第二天，“美军人、军属事件受害者会”（受害者会）成立。一直以来只能饮泣的人们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接下来在4月15日，日美安保协议委接受SACO的中间报告，决定归还包括普天间基地在内的11处冲绳美军基地的全部或部分。根据这个归还计划，冲绳美军基地的面积将减少20%，从原来占全国比例75%的比率，减少到70%。相当于冲绳县的基地返还行动计划第一期中的很多基地，包括三事案的对象基地，都在这个范围内。但是，这个返还计划，也基本上是部分零碎土地的归还，或附带转移条件的归还。换个角度说，这是实现基地的整理统合和集约化，是对年久失修设施的更新。

这样的返还计划被宣布之后，4月17日，访问日本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桥本首相发表了日美安保联合声明。这就是日美安保再定义。声明中对美军和自卫队之间《物资服务相互提供协定》

(ACSA)^{〔1〕}的签字(4月15日)表示欢迎,开始重新讨论《日美防卫协力方针》。日本(在日美关系中)军事地位的飞跃明确宣告了日美军事协作的质的转换。

针对克林顿访日、日美首脑会谈、安保再定义,反战土地主人会、违宪共斗、一坪反战土地主人会4月15日(大阪)和16日(东京)召开“绝不允许军用地强制使用大阪(东京)集会”,17日在东京举行了以“从冲绳质问安保”为题的研讨会。这一类集会,由冲绳方面主办,在本土(大和)举行,还是第一次。尽管冲绳问题就是安保问题,本土的民众运动状况是:共有反对安保扩大、强化目标的人们,却没能超越组织的利害关系而团结起来。相反,冲绳的共斗(联合斗争)体制在参加全国集会时,却不得不按照中央组织的派别被分成上下级。

所以,希望通过由冲绳主办来实现维持“存小异,求大同”冲绳共斗体制的全国集会包容了从在本土很难共处的政党系列的团体到小小的市民团体、无党派的个人,实现了大阪7000人、东京15000人的集会。

市镇村长几乎全体拒绝公告、参阅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看看冲绳当地的动向。5月12日,县征用委

〔1〕《物资服务相互提供协定》: 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 ACSA。

员会驳回了要求紧急使用“象笼”部分土地的申请。本来，紧急使用只限于在由于灾害等重大事态发生而无法使用土地时，限期6个月之内执行。一边说“不立即就构成违法”一边继续使用的情况，不符合紧急使用的条件。县征用委员会一边驳回了紧急使用的申请，一边受理了关于这块土地的裁决申请，向读谷村村长发出公告、参阅的委托通知。但是，因为读谷村村长拒绝了委托，知事被要求执行代行。但知事也予以拒绝，桥本首相立即着手进入法律程序，在实施“劝告”、“命令”之后，7月12日，以知事为对象，向福冈高等法院那霸支部，提起职务执行命令诉讼。

顺带可以提到的是，县征用委员会在6月6日也受理了有关楚边通讯所以外土地的裁决申请，向相关10位市镇村长发出了委托实施公告、参阅的通知。但是，除了伊江村，其他9位市镇村长都拒绝了公告、参阅。一年前，拒绝代理署名的领导是3位，那么就是说，在一年间情况的变化中，拒绝美军用地强制使用的领导增加到3倍。对于这种状况，知事又被要求实施代行，但是因为被知事拒绝，所以，桥本首相在8月16日对知事提起诉讼。这样一来，在政府和县之间，同时平行有（1）代理署名的上诉，（2）楚边通讯所的公告、参阅代行，（3）楚边通讯所之外的公告、参阅代行这三个诉讼在进行。

另一方面，在那霸地方法院，在要求进入自己土地的知花昌一和政府之间，达成了允许进入土地的和解。政府之所以和解，是因为顾忌到法院有可能下达指出“非法占领”的违法性的判决。

通过县民投票条例

再说这边，5月8日接到联合冲绳条例制定请求的知事，在5月20日的临时县议会上提出了县民投票条例案。条例案本来预计会被全会一致通过，但在最后关头，却奇妙地以慎重审议的理由被决定在县议会选举后在由改选前的县议员组成的议会上再次审议。

6月9日投票开票的县议会的选举的结果是，社大、社民、共产、公明等执政党一方获25个议席，自民、新进等在野党获得23个议席，知事执政党一方成为多数。改选前的情况是，在野党25、执政党21，空缺两个议席。过了16年，终于又迎来了“革新占上风”的局面。县议会选举之后，自民党县议团突然亮出反对县民投票条例的态度。但是，由于新進黨还是持赞成态度，所以，条例还是被通过。

反对条例的理由，被列举了不少。从认为直接民主主义会使议会制民主主义空洞化，到“基地的整理缩小”和“地位协定的重新讨论”都已经在“一〇·二一”县民大会上以县议会决议的形式得到了确认，县民投票多此一举，完全是浪费经费的论调，不一而足，但都不具说服力。

如果县民投票条例有问题，那应该是县议会选举争论的焦点。但是，认定在选举时害怕招致投票人的反抗而保持沉默，即使选举过后露出真面目，多少会招来反抗，但选民在至4年后的选举之间一定会

忘掉这不愉快的思想态度，却使议会制民主主义自掘坟墓。

自民党冲绳县联从这个阶段开始离开“举岛上下斗争”的战斗行列，成为自民党中央的尖兵。这是自1994年6月的党大会的自立路线的极大的倒退。

围绕县民投票条例，虽然有各种讨价还价，但条例最终就在没有实质讨论的情况下被确立。条例制定后，从报纸的投稿中可以看到各种意见。有的认为，设问的方式过于模糊，应该像“没有县内转移的基地整理缩小”那样明确下来；有的认为，基地的整理缩小和地位协定的重新讨论，应该在别的项目中讨论；有的认为，在选择赞成和反对的任何一方画圈的方法，不易辨认；有的则认为，应该降低有投票资格者的年龄。这些讨论，如果能发生在县议会选举过程中，或县议会上，那么，县民投票条例一定会更完备。

县确定9月8日为投票日。因为，据预测在9月中旬到下旬最高法院会下达有关代理署名诉讼的判决。

如果县知事在最高法院败诉的话，当然，要求公告、参阅代行的压力就会加强。冲绳县想把在县民投票中表现的县民的意志，当作牵制最高法院判决的挡箭牌。就好像应验了县一方的担心，最高法院在7月25日，把判决日指定在公告县民投票结果的前一天，8月28日。判决驳回了上诉，也就是县一方全面败诉。而且，这个反常的闪电式的判决，比起3月的福冈高等法院的判决，在形式上更为粗糙。因此，并没有给冲绳社会以很大冲击，反而降低了最高法院的威信。

半数选民赞成缩小基地

在最高法院判决马上就要被下达的8月26日，自民党县联以县里关于县民投票的启蒙活动束缚选民自由意志为理由，发表了广泛呼吁弃权的方针。除自民党县联和土地联之外，陆上自卫队第一混成团的团长敦促队员弃权的发言被曝光后，因为有失慎重而遭到口头批评。

围绕县民投票，最费心思的是对联合冲绳属下的基地劳动者组合全驻劳的处理方式。1970年代中期之后，对以补缺退休人员的方式被新招收的人们（每年约300人）来说，由于日本政府的“体贴预算”承担工资支出，基地正慢慢成为仅次于政府机关的职业场所。对于这些劳动者来说，主张有计划返还基地应与雇佣对策并行推进、拥有全军劳斗争经验的领导层否定基地的方针，颇难渗透。尽管如此，全驻劳最终还是参加了县民投票，选择了要求基地整理缩小并且最终撤走的道路。

县内的高中生们自发实施的“县民投票”，也引起人们的注目。通过高中生交流集会、高中生和平集会等结识在一起的高中生们组织了“高中生立志县民投票之会”，向69校、41653名高中生发出呼吁，其中63校、36139人参加进来。结果为支持“基地的整理缩小”的占67%，支持“地位协定的重新讨论”的占75%，回答“不知道”的，各占19%和18%。

在9月8日举行的县民投票中，在909832名选民中，541626人冒



宜野湾市的妇女组织“灶头女之会”的成员在普天间基地第二大门前，头顶基地模型，挪揄起舞，呼吁和平。

2000年5月14日

冲绳时报摄影

着酷暑来到投票站，其中，482538人投了赞成票。投票率达到59.53%，其中赞成票占89.09%，在所有选民中的比例为53.04%。这明确显示了民意。

但是也有人认为，与投票前的群情沸腾相比，不到六成的投票率，不论是在冲绳还是在本土，都给人“较低”的第一印象。这是一些企图极力贬低县民投票结果的人在政治上的利用。

知事评价这个结果为，“体现了如果不解决基地问题，冲绳就没有光明的未来”，但对是否接受这次结果中显示的、县民希望坚持拒绝强制使用的意志，则以“无可奉告”来显示出慎重姿态。而关于公告、参阅，在10日与桥本首相的会谈中，只表示“在听取政府的对应措施后，再总结作为县的考虑”而没有涉及（《冲绳时报》，1996年9月9日）。

知事应允公告、参阅代行

但是，却几乎没有人从这个发言中预测到知事应允公告、参阅代行。说好听些是慎重、说不好听是优柔寡断的知事的言行被大家视为顽强的政治战术。包括过去在公告、参阅代行和三事案时对知事的处理方式有批评的人们在内，这一年来，对知事的评价大大提高。看起来，得到民众舆论支持的知事，在与中央政府较量的过程中，作为政治家受到了很大的锻炼。所以，在8月中旬以后，虽然从副知事周围透露出如果在最高法院败诉的话就应允代行的消息，但大家觉得总在找纰漏的副知事和坚持原则的知事之间的分歧在不同的场合总是被翻来覆去，几乎没有人当真去相信，知事真的会应允代行。

所以，知事在9月13日对桥本一大田会谈内容给予评价，明确表示应允公告、参阅代行的时候，众多的人们，特别是在反基地斗争中和支援知事的诉讼、为县民投票的成功竭尽全力的人们，都惊得目瞪口呆。那之后有一段时间，走到哪儿都能听到“奇鲁代”〔1〕这个

〔1〕“奇鲁代”：冲绳话中直意指昏昏欲睡、打不起精神，此处取此直意。“奇鲁代”原指冲绳悠然自得的亚热带风景和时间感觉。相对于日本近代以来冲绳被表象为萎靡、不思进取，从1970年代冲绳复归日本前后的时期开始，有部分艺术表现者、思想家开始对“奇鲁代”所带有的冲绳独特的时间感觉做出评价。如冲绳复归日本6年后的高岭刚的电影《冲绳“奇鲁代”》，以时间感觉为线索来刻画复归6年来冲绳的变化。通过对“奇鲁代”所表现的安之若素中又底蕴不灭，来揭示近代机械化时间向度之外的时间感觉的可能性，并以此来确认冲绳自身的认同和抵抗方式。

词，对本打算与知事共同奋斗的人们来说，这真是让人一瞬间都忘了生气。

使知事下决心应允代行的第一个理由，是担忧因为解散（众议院）—总选举而使至今为止和政府交涉的努力付诸东流。知事在与反战土地主人和一坪反战土地主人们会见时（9月13日）也表示，“如果总选举的结果，产生对基地问题没有理解的保守联合政权，该怎么办”？

但是，以知事为先头，冲绳民众在这一年间所打开的局面，却并不是在由总选举结果产生的政权意志下就可以被扑灭的。总选举反而成为彻底追问战后日本结构性地歧视冲绳的日美安保体制的绝好机会。

如果什么事也没有，舆论就一直在惰性下支持作为几十年既成事实的安保体制。但是，如果突然发现有很大的问题，那么舆论就会发生很大变化。1995年9月前后进行的两次民意调查就显示出了这个规律。如果比较一下1995年8月和10月举行的《日本经济新闻》的舆论调查中“日美安保体制该向何处去”的项目答案就会发现，回答“维持现在的体制”的从59.85%急剧减少到43.5%，回答“应该解体”的从28.7%激增到40.2%。实施调查者自身面对“远远超过预想的结果”惊诧不已。再来看，1994年4月和1995年12月举行的《每日新闻》的有关日美安保的调查项目，回答“原封不动地维持”的从53%急剧减少到30%，回答“将来应该废除”的从16%激增至35%。舆论非常具有流动性。换句话说，总选举成了检阅这长达一年的冲绳斗争成果的机会。

并且不用说，上蹿下跳地想把冲绳问题从选举的焦点处拉开的，是日本政府。得知大田知事表明应允代行，桥本首相表示，“现在，正式开始向能取得冲绳问题成果的解散众议院和总选举迈进”（《朝日新闻》，1996年9月14日）。

应允代行的第二个理由，是担忧因为特别立法（美军用地特措法的改定），美军用地强制使用手续都被移交给国家。知事在上面提到的与反战土地主人和一坪反战土地主人的会见时也强调，“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特别立法的制定”。但是，没有谁能保证，通过应允代行，就能阻止美军用地特措法的改定。

应允代行的第三个理由，是来自把基地问题放在一边、通过振兴开发政策得到一定满足的人们施加的压力。这是把财经界人士也包括在内的“举岛上下斗争”的致命弱点。

在桥本—大田会谈的基础上发表的经过内阁决议的首相谈话，在关键的基地问题上，除了“诚心诚意努力”这个口头的承诺之外，没有任何新的进展。具体的内容，包括作为国际都市建设构想与规制缓和等冲绳特别振兴对策协调费50亿日元的预算措施和设置冲绳政策协议会这两点。但是，冲绳政策协议会是除了首相和北海道开发厅长官，把已经设置的冲绳美军基地问题协议会的成员，扩大到全体阁僚的新设的组织，这样，基地问题就被替换成振兴开发政策问题。

在这个协议会之外，8月19日，作为官房长官的私人咨询机构，成立了冲绳悬谈会（关于冲绳美军基地所在市镇村的悬谈会。后来，

以领导人庆应大学教授岛田晴雄的名字简称为“岛田恳”)。冲绳恳谈会中，也加进了冲绳经营者协会会长、联合冲绳会长、名樱大学校长、《琉球新报》、《冲绳时报》两报社的社长等冲绳一方的有识之士。这个会的主要课题，是讨论如何缓和基地所在市镇村的闭塞、凋敝，而不是针对有计划地返还基地、基地原址利用、基地从业人员的雇佣对策。这从它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来。岛田恳(谈会)很快就在11月提议7年间支付1000亿的基地所在市镇村振兴费。

这段时间给人的印象是，各种层次的咨询机构和协议会，开始在与基地的整理、缩小、撤走完全不同的方向上开始运作。总之，毫无疑问，公告、参阅代行再次被作为讨价还价的手段。比起县民投票所显示的县民的民意，从解散(众议院)——总选举的脚步声中感到威胁的知事，最终选择了与桥本政权的信赖关系。显然，讨价还价之间，政府魔高一丈。

10月20日的冲绳的众议院议员选举的投票率为56.84%，在全国平均的59.65%之下。在复归后举行的18次国政选举中，冲绳的投票率没有一次在全国平均之下，特别是众议院选举保持在70%以上。在国民审议中，对最高法院法官的不信任率达到34.06%，是都道府县中不信任率第二高的京都府(14.16%)的2.4倍。这是传达了民众切齿愤怒的投票结果。只要冲绳基地的现状没有任何改变，冲绳的民众，就必须以这愤怒为动力，冲出“奇鲁代”这恍惚的状态。斗争的主人公，本来就不应该是知事，而是民众自身。

改定美军用地特措法

从1995年9月拒绝代理署名以来，跨越一年的“知事领头的举岛上下斗争”时代宣告结束。知事从主角的位子上跌下来之后，被推到反基地运动前台的，是本来应为主人公的以反战土地主人为中心的民众运动。已经许愿要给土地联、知事、经济界和与之相关的阶层以安抚政策的政府，为了掏空反基地运动，开始瞄准改定美军用地特措法的机会。把反战土地主人，尤其是一坪反战土地主人描绘成反对安保的特殊意识形态集团的动向也开始越来越明显。

比如，以大田知事的公告、参阅代行为话题的TBS电视台的《周日晨报》节目（1995年9月15日）中，《每日新闻》编辑局次长岸井成格谈道，“明年5月，强制使用期限到期的3001人中间，有2885人是本土的反战土地主人。不是冲绳县的人。这里就有政治意图……”。这就是在说，一坪土地主人不是冲绳县的人。这个完全无视事实的发言，与其说是无知，不如应该说是有意歪曲。这之后，岸井继续说如果知事拒绝公告、参阅代行，就必须通过特别立法来强制使用土地，暴露出改定法律的露骨用意。

受到这种气氛扩张的启发，自民党副总裁小渊惠三（后来的首相）发表了以下谈话：

“土地主人共32600人，说（国家的使用）请便的有29500人。……故意说不行的人在3000人左右。其中2900人是所谓的一坪

土地主人。一坪土地主人拥有的就是0.2公顷。做一下除法，就知道根本没有一坪，也就一个坐垫大小。‘坐垫土地主人’连坐垫也没有，也就是‘手绢土地主人’吧。但是，这些人不躲开，日本（政府）的（使用）权利就不复存在……这个问题，也许可以通过改定法律，让它有个着落。”（《朝日新闻》，1997年3月14日）

另外，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纘一的“‘跑道里有小窝棚’的话，就不好办”（同上，3月6日）的发言，也贯穿着同样的政治意图。

确实，由于意外的知事拒绝代理署名和政府粗糙的应对，使美军用地的强制使用手续被大大延迟。在这里，征用委员会把过去一个月只召开一次的公开审理，召开了两次，努力提高审理的速度。另一方面，征用委员会在审理的开头部分明确了“以准司法的中立机构，从严正中立的立场进行实质审理”的方针，没有出现以前的混乱，有条不紊地进行公开审理。但就是这样，5月15日，从1987年5月开始的被强制使用的土地的租借期限确实要到期了。

可是，如果说因为使用期限到期，跑道的反战土地主人的土地上盖了小屋，那么，在一年以前就已经到期的楚边通讯所的“象笼”，是不是就已经盖了楼房？在日本的法律制度之下，虽然说使用期限已经到期，但并不是说，这块土地马上就归土地所有者自由支配。进入土地和转让土地，都要经过暂行处理申请和转让诉讼的手续，经过法院的判决后才能得到认可，自行采取措施则不被认可。另外，如果在履行条约义务有困难的情况下，可以申请紧急使用。也就是说，政府试图把反战土地主人、特别是一坪反战土地主人当作替罪羊，然后改定

美军用地特措法，使美军用地的强行使用变得更容易，来夺走冲绳民众的抵抗手段。

1997年3月25日，桥本首相向大田知事传达了改定美军用地特措法的意向。那时候，首相亲手把受到关注的《五·一五协议备忘录》交给知事。但是，这份完全公开的备忘录，除了强调冲绳的美军基地可以像复归之前那样使用外，对25年间不见天日的军事机密却完全没有包括。公开这样的文件，是想把它作为化解对特措法改定的反抗的手段（此外，首相在这一天的会谈中，提案在名护市设立国立高等专门学校。2000年4月，在名护市边野古建成的国立冲绳工业高等专门学校开始上课）。改定美军用地特措法，在4月3日通过了内阁会议讨论。桥本首相和在野党第一党小泽一郎新进党党首联手成交，特措法在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实质性审议的情况下，通过了参众两院，于4月17日生效。桥本首相预计在4月24日访美。特措法改定，也成了访美的见面礼。

政府狡辩说，这次特措法的改定，是在判决下达之间，作为对向征用委员会申请裁决的土地请求暂时性使用的紧急补救措施，是最低限度的法律修改。但是实际上，这次改定是“事实上，排除一切‘中立的第三者机构（征用委员会）’的判断，以暂时使用的名目，来达到永久性强制使用目的的法律”。具体说来，就是不仅至征用委员会的裁决下达之前可以暂时性使用，如果土地使用一方（那霸防卫设施局）对征用委员会的裁决不满，可以向建设大臣请求审查，在审查期间，不管几年都可以继续强行使用。

对这样的法律修改，众议院议员的九成、参议院议员的八成，都表示赞成。对这种异常的状况，处于推进法律修改立场的自民党干事长代理野中弘务都表示，感到大政翼赞会^{〔1〕}式的恐惧（《冲绳时报》，1997年4月22日）。这宣告了“安保翼赞体制”^{〔2〕}的成立。但是，冲绳选出的8名国会议员中，投赞成票的3名，反对票的5名。在反对的议员中，也包括对党的方针提出造反的新进党所属的议员。在这背后可以看到通过县议会决议和市町村议会决议、舆论调查的数字和当地两家报纸的评论显示出来的冲绳的舆论。改定特措法的成立很具象征性地表现出了日本的政治压垮冲绳舆论的局面。这样的状况，使独立论的气氛在冲绳社会中铺展开来。这不仅来自政治较量的结果，同时也成为支撑冲绳人在音乐和文学、体育等领域中的活跃，以及对冲绳文化重新评价的文化上的自信。文化上的自信和政治的力量，也有相辅相成的效果。

尽管如此，这个社会气氛却给人停留在“居酒屋独立论”上的印象。这里所说的“居酒屋独立论”，是指一杯酒落肚，就慷慨激昂地煽动“这么一来，就独立啦”，但酒一醒，就立即跌回到浸满以促进与基地共存的高利率补助政策为代表的特别措施的日常生活中去。如果不告别这种状态，何谈独立，就离各种形式的自立，也差得很远。缺乏这种决意的独立幻想，如果脱离既成国家的制度框架，就很会简单地

〔1〕 大政翼赞会：1940年以近卫文磨首相为中心建立的法西斯精神总动员组织。

〔2〕 安保翼赞体制：比喻指以赞同安保为中心的划一的社会、政治体制。

与所谓一国两制的规制缓和联系起来。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使民众的反权力意识转化成心情上的揭发歧视论^{〔1〕}而烟消云散。改定特措法被众议院通过时，大田知事指出了它的歧视性，提出“对日本来说，冲绳到底意味着什么”的问题。但也没忘了强调，对政府的信赖毫不动摇。以1996年9月的桥本—大田会谈为界，冲绳县的反基地姿态一下子降低了八度，取而代之的，是自由贸易区（FTZ）和无签证制度等围绕一国两制的讨论被推到前台。在政府的压力下，冲绳县在1997年11月决定了以2005年为目标，把冲绳全县变为自由贸易区的提案。

名护市市民投票的胜利

这边在知事应允代行之后，立即有报道明确了桥本首相提出的作为普天间替代设施的海上直升机升降坪的提案。1996年12月，SACO（冲绳日美特别行动委员会）提出了认定如果普天间替代设施没有必要，那么可以选择撤走能撤走的海上设施的最终报告书。1997年1月，日美两国政府，就决定建设场所为施瓦布基地（Camp Schwab）达成协议。在当地，不管是名护市市长还是市议会，整个地区都从边野古（位置参见附图）海边被确定为最终建设地址之前，就

〔1〕 揭发歧视论：指为宣泄心中的不满，而历数冲绳受到的歧视，但缺乏相对冷静的分析讨论。

对决定表示强烈反对。但是，大田知事尽管在嘉手纳弹药库地区和中城湾海边被指定为替代设施的候选地时，与当地力量一起表示了强烈反对，这次却表示“这首先是当地自治体政府与国家之间的问题”而采取了旁观者的态度。当初，对于那霸防卫设施局要求对事先调查给予协助，表示“与县里一起行动是前提”予以拒绝的名护市市长比嘉铁也，也被县里抛弃，4月18日，一边嘴上表示对于替代设施建设原则上反对，但还是改变了态度，同意事先调查。这样，大田知事会见名护市市长，表示支持市长的立场，同意为事先调查而在边野古海边钻探取样调查。知事反而退回到了拒绝代理署名以前的阶段。

但是，当地的居民们没有沉默。他们以对美军用地特措法改定的愤怒为动力，发扬县民投票的经验，为了获得自我决定权^[1]，立即开始行动起来。边野古当地的“保卫生命之会”和“拒绝直升机停机坪名护市市民之会”等21个团体于6月6日结成了市民投票推进协会，开始投入要求制定市民投票条例的战斗。这时候，名护市市长比嘉铁也和在市议会内部占多数的市长的执政党，已经踏上了以容忍海上基地来交换北部地区振兴政策的方向。所以，对制定市民投票面有难色。但当要求制定市民投票条例的署名高过在市长选举中比嘉市长的得票达到46%（17539人。按照日文发音的谐音，人们把这个数字

[1] 自我决定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人民的自我决定权”这一国际主流的思想（国际正义）为基础，整个国际社会向认同殖民地解放与原住民自治的方向发展。在此背景下，在思考冲绳的历史以及社会、文化、地理的特性时，萌生了“冲绳人决定冲绳事的权利”的“冲绳的自我决定权”的主张。

念作“感谢好样的名护”)时,又转而改变态度,在改变市民投票内容的基础上,制定了条例。

具体地说,市长把质问是否赞成建设海上直升机基地的条例案,修改成“赞成”、“因为可以期待环境对策和经济效果所以赞成”、“反对”、“无法期待环境对策和经济效果所以反对”这四个选项的方式,把问题偷换成是维持现状,还是要振兴政策的选择题。市民投票条例以条例制定推进派反对、反对派反而赞成的颠倒的方式被确认成立。在条例成立的同时,以建筑业为中心的北部经济界人士组织的“促进搞活名护市市民之会”,开始“在‘因为可以期待环境对策和经济效果,所以在‘赞成’上画圈!’的署名运动。受到冲绳青年会议所的邀请来到冲绳的桥本首相,于11月21日举行了政府主办的“复归25周年纪念典礼”,表示希望发出展望冲绳光明未来的冲绳宣言。在这一年的5月15日,冲绳因为美军用地特措法改定和强制使用到期的问题,一片哗然,根本不是举行纪念典礼的时候。但因为1972年冲绳复归中达成的日美联合声明,是在1969年11月21日最开始被提出的,政府在这点上打起了主意。市民投票日被设定在正好一个月之后的12月21日。进了11月,官房长官村冈(兼造)、前官房长官梶山、自民党税调会会长山中等与冲绳有因缘的政府高官和自民党干部相继造访名护,要求对海上直升机基地建设予以协助,听取了关于北部振兴的要求和希望。那霸防卫设施局让职员两人一组拿着彩色印刷的手册,到名护市挨家挨户地访问,呼吁协助。裹挟着当地经济界,政府全体动员的宣传,被轰轰烈烈地展开。

对抗这个庞大宣传的，是把市民投票推进协会更名并加以发展的“反对海上直升机基地协议会”（反对海上直升机基地、谋求和平与名护市政民主化协议会）。对集结草根民众每个人的意志，亮出明确反对日美两政府强加的军事基地建设这一运动的共鸣、同感，越过名护地区，向整个冲绳扩展开来。特别是一直以来强烈要求撤走普天间基地的很多宜野湾市市民赶往名护，讲述基地受害的深重和危险性。宜野湾的女性们，成立了名为“灶头女之会”的组织，和当地的女性们配成一组，挨家挨户地访问，以“不想再让你们品尝我们体验的恐惧和苦恼”的劝告，呼吁拒绝新基地建设。因为宜野湾的人们的呼吁，更加实际地感受到基地问题的人也不在少数。

赞成派拉票动作中，最有效的是名为不在者投票的管理投票^{〔1〕}。让企业制定动员人数的指标，在有接送、监视的情况下举行的不在者投票，在选民中占到19.99%（投票者总数的24.24%）。投票者的四分之一，在投票日之前就投完了票。这之中，很大一部分被认为是赞成票。赞成派深信人力物力的大量投入和谋略性拉票的成功，“促进搞活名护市市民之会”的代表洋洋自得地宣称“胜一票也是胜”，“市长当然要尊重过投票者半数的意见”。

〔1〕 不在者投票：指在投票日当天无法前往投票地点的人，可以在公布投票日期至实际投票日期前一天的时间里，前往管理不在者投票的管理人指定的投票地点投票的制度。

即使这样，名护市民还是表示拒绝基地。投票结果，投票率82.45%，其中，“赞成”8.13%，“因为可以期待环境对策和经济效果所以赞成”37.18%，“反对”51.63%，“无法期待环境对策和经济效果所以反对”1.22%。名护市民投票，以地区居民获得自我决定权为目标，追问生活（丰富）的真正内涵，显示出了作为人的骄傲。

从名护市市长选举到县知事选举

这个结果，不管怎么说，对于长期统领这个保守地区的比嘉市市长，是个巨大的打击。他在投票日的第二天对执政党议员团流露，“不得不放弃接受基地的想法”。

一方面，从投票结果被明确之后的瞬间，政府、自民党相关人士却纷纷话锋一转，态度骤变：“这就是胜利宣言。知事和市长将在这样的投票结果面前做出决断。我们所期待的条件都凑齐了”（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中）；“赞成票确实比预想的多”（桥本首相）；“作为政府，并不是全盘接受投票结果”（冲绳开发厅长官铃木宗男）。他们的立场是，市民投票的结果并不具有约束力，不过是可供自治体首长参考的问卷调查而已。他们以反对和赞成的差别极其微小，逼迫市长和知事作出决断。

名护市市长比嘉要求面见大田知事。也许说求救更合适。如果这时候，知事接见市长，共同尊重市民投票的结果（民意），宣言反对海上基地建设，那么就不会让政府钻空子。但是，结果并不是这样。知

事也一边感到投票结果的压力沉重，一边逡巡在投票结果和政府的压力之间。知事以日程调整困难为由，拒绝了面谈。最终，抓住一路追随交涉预算上京的知事来到东京、希望在东京能见到知事的市长的，是政府一方。1997年12月24日，紧急安排了桥本一比嘉会谈，上演了希冀北部振兴的比嘉市长表明接受基地后辞职，宣布给自己的政治生命划上句号的泪汪汪的一幕。如果不辞职，也只有罢免在等着，再重新出马也几乎不可能当选。

同一天，桥本首相向大田知事传达了比嘉市长的英明决断，以促膝谈判来逼迫知事作出决断。但是，知事没有点头，而是承诺1月中旬再见首相时，作出最终判断。蹂躏市民意志的市长行为、把市长逼到绝境的政府、民众对于自民党的愤怒，都转化为促使知事表明反对海上基地建设的力量。站在先头的女性团体们结成“深入人心的女性之声网络”，蜂拥至县厅。到了1998年1月10日，知事终于流露出会反对的意向。据说，知事是为了第三次出马参加选举。如果要参加知事选举，不可能有反对之外的选择。

知事表明反对的意向后，这回轮到政府开始以日程调节困难为理由，拒绝与知事见面。被逼无奈的知事，在2月6日，就在没有与桥本首相会面的情况下，正式表明反对海上基地的意向。这是在名护市市长选举投票日前两天，是最糟糕不过的时机。

伴随比嘉市长辞职的市长选举中，作为市长的后继者成为候选人的，是有丰富行政经验和实际业务处理能力的助手岸本建男。于名护市土生土长的岸本，是反差距论的主要倡导者，也是一坪反战土地主

人。即使在岸本成为比嘉铁也市长的心腹之后，对他的过去残存有淡淡期待的人，也不在少数。

反对派一方，出身自紧邻名护市本部镇的社民党县议员玉城义和脱离社民党成为候选人。普遍认为，尽管选择候选人会有一些拖沓，但在市民投票结果的基础上，反对派的胜利应该不会有问题。政党中，从社大、社民、共产、公明到民主冲绳和新进冲绳第三支部（新进党系列的北部支部）都想骑上胜利的快马，站在玉城阵营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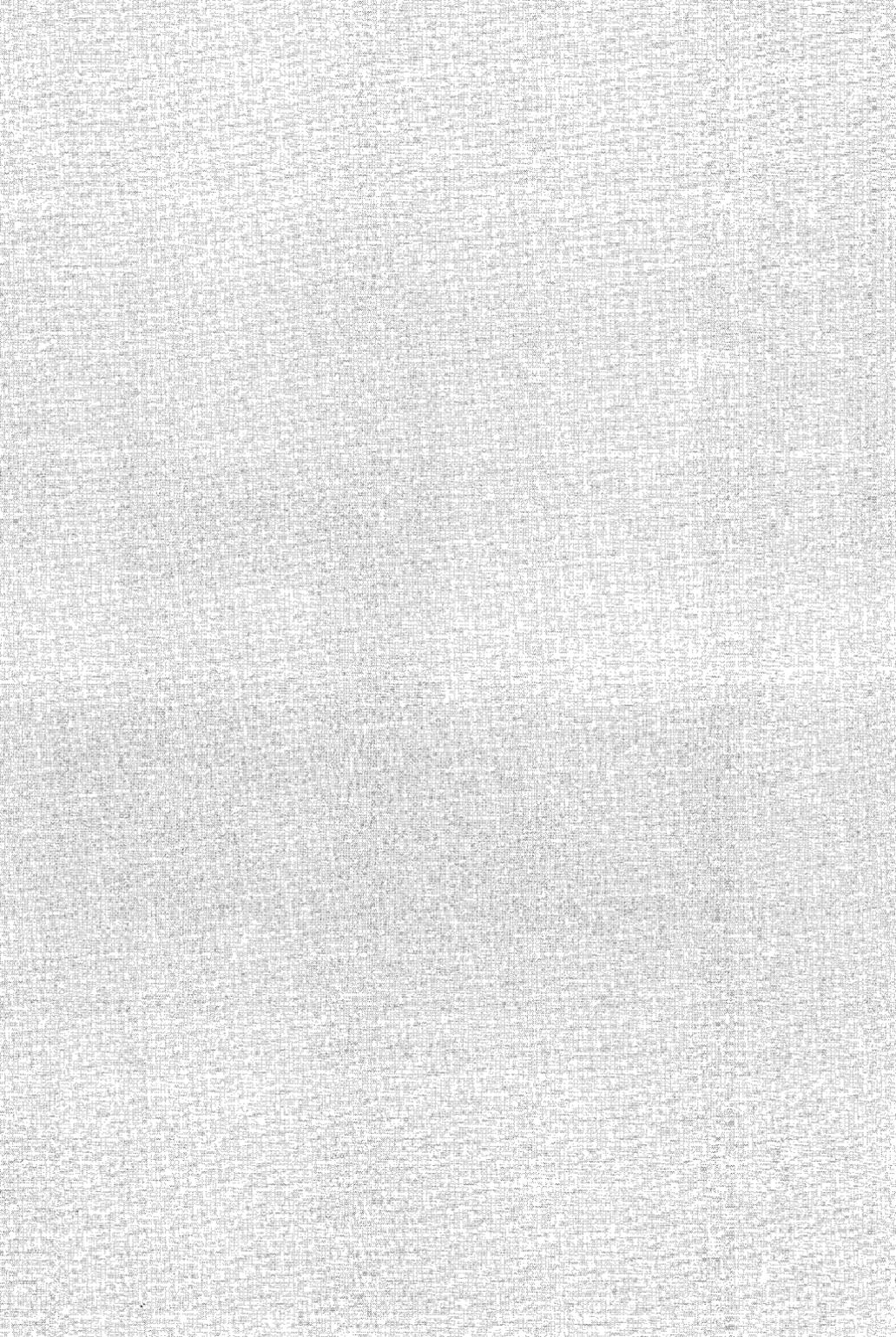
玉城阵营把海上基地问题推到前台，岸本阵营表示“这不是追问直升机基地是非的选举，而是选举能运营名护市政的人”，煞费苦心地把基地问题从争论的焦点部分拉开。然后，这里就有知事表明立场。岸本候选人毫不迟疑地跟进，承诺“海上直升机基地的问题，追随知事的判断”。岸本候选人冲出了作为比嘉市长后继者的制约。投票的结果，岸本 16253 票，玉城 15103 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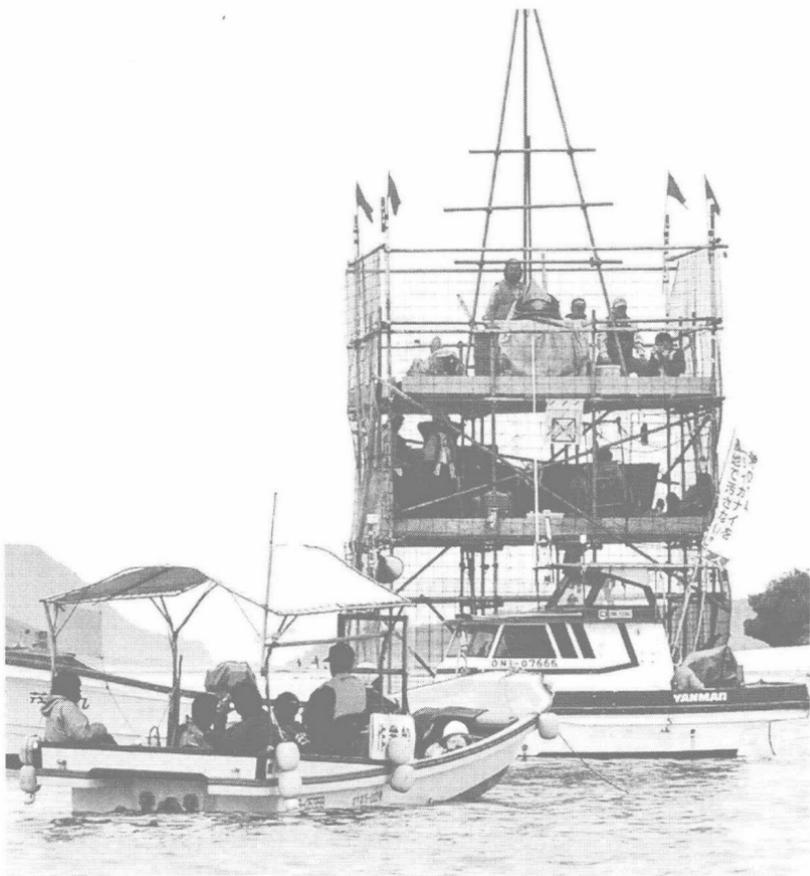
还差一步就把知事逼到绝境但漏掉大鱼的政府和自民党，对名护市市长选举的结果稍感放心，表示“绝对不与背信弃义的大田县政联手来”（自民党代理干事长野中广务。《琉球新报》，1998 年 7 月 1 日），煽动只要大田县政存在一天各种振兴政策就都无法实现的走投无路的气氛，期待下一次知事选举中能出现面对现实型的候选人。回应这种期待登场的，是作为冲绳经营者协会会长，与大田知事一起在 1995 年 10 月的县民总誓师大会中登上演讲台，之后成为岛田恳（谈会）第二把手的稻岭惠一。稻岭阵营，批判大田知事失去政府的信

任，所以导致“县政萧条”，在所有地方都张贴写有“失业率9.2%”的黑底宣传画，向舆论呼吁“改变潮流”。“县政萧条”这个词，是从因为消费税上涨成为争论焦点而使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惨败的“桥本萧条”中得到的启发。这个口号在当时冲绳的社会气氛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原为县政执政党的公明党，也以“大田基准的自主”投票这个奇怪的表现，开始改变态度。

至于关键的海上基地，稻岭候选人也持反对态度，打出创造与临近机场产业一体的带有15年使用期限的军民用机场的态度。就连一直认为“海上基地就是最佳选择”的政府（小渊惠三）也在知事选举投票日之前表明要“重新讨论海上基地”，支持稻岭候选人。

11月15日举行的知事选举，稻岭惠一得到374833票，大田昌秀得到337369票。大田知事的凝聚力已经衰竭。据称大田知事在选举战的最终阶段，强调“冲绳人的骄傲”，“不得为一点点钱出卖灵魂”。如果在8年县政中，能从一开始地贯彻这毅然的态度，又何至于此。像这样噬脐莫及的支持者也不在少数。





为反对政府的海底抽样调查，反对派成员在边野古海上静坐。

2005年4月26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民众运动的停滞和再生

第14章

县政交替与新基地问题

新知事稻岭惠一就任的第二天（1998年12月11日），政府召开了已经一年多没有举行的冲绳政策协议会（第9次），决定了以冲绳特别振兴对策协调费100亿日元为首的有关冲绳的慷慨预算。本来，1990年代后半期的冲绳振兴政策，是在想把基地封存在冲绳的政府，与梦想在政府的资助下通过经济开发实现没有基地的冲绳的大田县政，以及只盯着眼前利益的冲绳经济界的同床异梦中，被编织起来的。大田县政当时把它称之为国际都市建设构想。之后

因为大田知事的造反而被一时冻结，现在，又由于县政交替而一举复活。

就任稻岭新县政副知事的，是批判国际都市建设构想的牧野浩隆。他主张，和硬件（设施）中心主义下建设国际交流据点相比，更有必要通过培育人才和产业技术的扩充来创造新的产业；关于自由贸易区构想，他也认为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但是，稻岭县政的经济政策，只是避开国际都市建设构想这个词汇，与大田县政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区别。因为这是政府和经济界的意向。剩下的，只有“拿基地当人质来要求经济援助”的大田批判。稻岭县政不是“拿基地当人质”，而是“以接受基地为代价”要求提供经济上的利益。政府提供了丰盛的菜单。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免不了被批判为“乞讨政治”。为了逃避批判，需要把“接受基地”本身正当化。

最初担起这个任务登场的是瞄准1998年县知事选举出版的真荣城守定、牧野浩隆、高良仓吉的《冲绳的自我检验——三人谈·由“感情”而“逻辑”》（漂木社）。声称反战和平的主张和运动不过是基于感情冲动的抽象观念论的这个三人谈基调的逻辑，是指“冲绳复归日本是冲绳自己的选择”、“日本的国策是坚持安保”、“协力安保是对日本国家，进一步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在这个延长线上的，是2000年3月小渊（惠三）首相也出席的论坛上，由高良仓吉等三名琉球大学教

授发表的《为了冲绳的能动性》^{〔1〕}。

可是，1998年知事选举的焦点，是普天间替代设施的转移问题。稻岭知事公开承诺：反对海上基地，建设军用目的、使用期限为15年的军民共用机场；关于建设预备用地（普天间替代设施的转移用地），建立专家委员会进行慎重讨论。但是，实际上，只是煽动离岛偏僻地区首领，在几处地区掀起了捆绑有振兴政策的宣传运动，不只没有设置专门委员会，连当地调查也一个都没进行，就在1999年11月22日，宣布决定边野古沿岸海域为最适合地点。

稻岭知事在向政府传达转移候选地、要求15年的使用期限的同时，对名护市市长提出接受转移的要求。政府立即召开冲绳政策协议会（12月17日），明确了北部地区振兴、转移地点以及周边地区振兴、基地原址用地对策，表明10年间确保1000亿日元的北部振兴预算。12月23日，名护市议会经过彻夜审议，通过了促进向边野古沿岸海域转移基地的决议。名护市市长岸本于26日在名护市内与官房长官青木干雄会谈。27日，接受替代设施。具体地说，岸本市长虽然认为“基地负担应该由日本国民均等承担”，但“因为哪一个县都不愿承

〔1〕《为了冲绳的能动性》：指琉球大学教授高良仓吉、真荣城守定、大城常夫在2000年3月于那霸市召开的“亚洲太平洋议题计划——冲绳论坛”上发表的宣言。主要内容为倡导21世纪冲绳应有的前景，在承认日美同盟的作用以及在日美军基地存在意义的基础上，言及在安全保障领域冲绳应该接受的角色和责任。同时主张，应该把冲绳作为连接日本与亚太地区之间知性交流的据点。此宣言被视作对冲绳“禁忌”的挑战。发表之后，在冲绳县，各种对此宣言的批判和意见喷涌而出。

担，并且必要的国民共识也没有形成”，“虽知道众多市民不能容忍进一步强化军事设施的功能”，但不得不接受。在作出解释之后，市长举出（1）确保安全性，（2）考虑到自然环境，（3）改善既存的美军设施，（4）日美地位协议的改善以及接纳设施的使用期限为15年，（5）缔结基地使用协定，（6）基地的整理缩小，和（7）北部振兴政策的稳步继续这7点，向市民承诺“如果为了确保实施这些前提的具体方针没有被明确，我撤回对转移基地的承认”。政府接受岸本市长表明的意志，于28日通过了关于普天间转移问题的政府方针的内阁决议。

接受这个内阁决议的政府，设置了4个协议会。分别是，由官房长官、防卫厅长官、外务大臣、交通大臣、冲绳县知事、名护市长、东村长、宜野座村长组成的替代设施协议会；由官房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冲绳县知事、名护市长、东村长、宜野座村长组成的转移地区以及周边地区振兴协议会；由官房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冲绳县知事、北部12市镇村长组成的北部振兴协议会；由官房长官、冲绳开发厅长官、冲绳县知事、宜野湾市长组成的基地原址对策准备协议会。从替代设施的规模、工程方法，到振兴政策和基地原址利用对策，以尊重当地所有意见的名目，市镇村长也都被紧密地安插进去。

大田县政时代，政府采取“在日美（SACO 冲绳日美特别行动委员会）达成协议的基础上制定政府的基本草案——向知事和市长作出说明——动员当地居民”的顺序来推进，但最终被居民投票所拒绝。吸取教训的政府，到了稻岭县政后，故意强调“尊重当地意向”，授意县议会和知事表明接受基地转移，然后再向名护市提出要求，等到市

议会和市长表明接受基地转移后，政府再通过内阁决议。但是，背地里进行的一些谋划串联的事实，都被报纸作了详细报道。其中，甚至有名护市长表明接受普天间替代设施的书面草稿。也有报道揭出内阁府的审议官打电话给名护市议会的议员介入市议会决议的事实。一方面，政府以收拾外围的形式，尽力渲染容忍基地的气氛。把日本首次地方峰会的主办地点定在冲绳（4月29日），也是这些动作之一。此外，政府在6月的冲绳政策协议会上，决定了冲绳经济振兴21世纪计划的中间报告（具体有81条政策）。21世纪计划，是在对名护市民投票虎视眈眈的复归25周年纪念庆典上，由桥本首相发表的计划制订、在名护市民投票之后被搁置起来的。这次它作为制造县内转移基地气氛的手段，又被搬了出来。同时也利用了外来的压力。美国总统克林顿在6月25日发表“不想在基地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去冲绳”，敦促至峰会召开为止制定出转移方案的讲话。

从“不战国家”到“向战国家”

冲绳美军基地的再编统合，即使在因民众的抵抗而受挫期间，基于日美安保联合声明的安保再定义的具体化，也被顺利地推行。日美两政府于1997年9月，就日美新行动方针达成协议。1998年4月，政府通过了新行动方针相关法案的内阁决议。新旧行动方针（《日美防卫协力方针》）的最大区别在于，旧行动方针主要规定日本在受到武力攻击时，日美两军协作的方式；而新行动方针在基本上难以设想日本

会遭到武力攻击的世界局势下，把日本如何协力日本周边的美军行动作为主要课题。在这里，就越出了自卫队军事协力的框架，所以必须整備各种法律，即为了把日本从“不战国家”转化为“向战国家”而需要的法律准备。就这样，《周边事态法》（1999年5月）、《地方分权推进总括法》（7月）、《国旗国歌法》（8月）、《通信监听法》（8月）等，接连被通过。这里，让我们来看看在大和（日本本土）与冲绳应对方式极端不同的地方分权推进总括法。

地方分权推进总括法案（关于为推进地方分权整備相关法律的法案）是在推进地方分权的名目下一揽子改定475项法律的法案。1999年7月8日，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除了冲绳选出的议员和共产党等仅有的几票反对，在压倒多数的赞成中通过了决议。这个法律的基本方针，表面上是使知事、市镇村长以及自治体（地方）的行政委员会摆脱作为负责大臣（国家）下属机关的委任事务，从而破除国家和自治体之间的上下关系，重新定位对等的关系。被废除的机关委任事务，被分成（1）原本属于国家但被委托给自治体的法定受托事务（自治体无法拒绝受托——约40%），（2）除此之外的自治事务（约55%），（3）国家直接执行的事务。“为了推进地方分权”而被改定的475项法律之一，就是美军用地特措法。改定的核心，主要为以下两点。

第一，把强制使用和征用的对象土地的土地调查报告、建筑物调查报告的代理署名和相关文件的公告、参阅（代行）手续从市镇村长和知事那里解放出来，使之成为总理大臣的事务，第二，审理土地征用和强制使用事宜的征用委员会，对紧急使用裁决申请没有尽快下达

裁决，或裁决申请被驳回时，总理大臣可以代行裁决。也就是说，关于向美军提供土地，不论是私有地还是公有地，只要总理大臣愿意，就可以征用。这纯粹是宣布安全保障政策是中央政府的专管事项、当事者和地方自治体的参与一律不被承认的赤裸裸的军事优先政策。这次关于公共用地的征用，就完全无视宪法和土地征用法为主要原则的财产权保障手续这一点来说，具有两年前的改定绝对不可企及的恶劣性质。这是美军用地特措法的有事立法化。但是，这个特措法改定，除了在冲绳，基本上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两年前改定时，《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在全国范围内做了舆论调查，但是这一次，要想从全国发行的报纸上发现美军用地特措法的字样都难。地方分权推进总括法成立时，冲绳当地的报纸，以“首相代行裁决”、“再次改定特措法成立 国家的干预更加明显”的大标题进行报道，社民党县联、社会大众党、共产党县委员会、公明党县本部、自由联合冲绳等分别以“‘军国化’的暴行”、“贫瘠的宪法感觉”、“进一步强化基地”、“一揽子方法有问题”、“中央集权化的强化”等虽有措辞上强弱之差的表现，一齐发表了批判意见。但是，这些政党的中央方面，除了共产党，都对这个法案表示赞成。

同一时期在冲绳，新和平祈念资料馆建成。在有旧资料馆5倍规模的新资料馆建成之际，关于展示内容和方法的讨论由受县的委托的专家集团监修委员会负责推进。可是在知事换届后的1999年3月，接到“公立资料馆如果展示不符国策的内容合适吗”这样来自县知事和县干部意见的负责事务的人员，在没有与监修委员协商的情况下，就

在淡化战争和日本军残暴性的方向上变更了展示内容的情况，被大幅报道出来。比如，把“洞窟里的惨剧”替换成“冲绳战和洞窟”，把“虐杀”换成“牺牲”，删掉了“从洞窟驱赶出的人数”和“日本军虐杀居民的人数”，展示模型中“持枪的日本兵”被拔掉枪等。作为战争疟疾赔偿工程的一环，1999年5月开馆的八重山和平祈念资料馆，也遭到同样的处理。

在当地媒体的宣传呼吁下，展示内容全部恢复原样。但也留下诸如威吓居民的日本兵的表情给人的印象宛如在保护居民等众多问题。总之，稻岭县政妄图以提前揣摩中央政府意向的方式和短见的手段改变和平祈念资料馆展示内容的做法，进一步刺激了民众的危机意识。

冲绳峰会与民众的行动

县知事选举后，有一段时间，冲绳的舆论充满希望看透新县政如何举步出招的空气。面对新知事打出的“反对海上基地、15年期限军民共用机场”的选举承诺，一开始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想法，即，明摆着选举承诺会与日美两政府的政策发生矛盾，但不一定一开始就把知事推到政府一方。但是，日本政府为了不使稻岭县政成为第二个大田县政而小心翼翼，首先把振兴政策推到前台，制造容忍县内转移基地的社会性气氛，妄图把反基地斗争扼杀在摇篮里。对这种气氛推波助澜并在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就是冲绳峰会。

作为日本首次地方城市峰会的主办候选地，举手申请的，有8个

自治体。大田县政虽有迟疑，也加入了其间。与县里步调一致，革新政党和当地两家报纸，都联名参加申办峰会的运动。不只冲绳，每个候选地都并不是充分认识到峰会（发达国家首脑会议）的国际政治意义，而不过是眼睛盯着申办世界性活动可以为地区社会带来的经济效果而已。按照设施的状态和警备方便等为基准，在官僚层面上列出的顺序，A级的是福冈和宫崎，冲绳排在尾巴上。比如在宫崎，首脑会议要使用的会场已经准备完毕。可是在冲绳，会场的工程还没开工，所以当然是这个排名。可是，一再延迟选定候选地的政府，却在最后急转直下地决定峰会在冲绳举行。这样一来，戏剧效果果然显著。稻岭知事和名护市长岸本都谈到，没有想到首脑会议会在冲绳举行，他们只是希望能和福冈、宫崎一起被在内阁会议上讨论，就已经十分满足了。就这样，瞄准制造县内转移基地气氛的炫目的峰会热潮，被演绎得喧闹非凡。

据称，美国当初对冲绳峰会（实际状态也许说名护峰会更合适）并不热心。由于对宣布新战略概念（对 NATO 地域外的周边事态的军事介入）的 NATO 轰炸南斯拉夫作出严厉批判的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失误轰炸”，在中国对日美周边事态概念表示强烈关注的时期，炫耀西方军事力量集结的峰会，在中国的鼻子底下举行，未免意味着露骨的挑衅。但是，美国在日本决定在冲绳举行峰会后，立即把它利用到冲绳基地的再编问题上。这样，在 1999 年 6 月到 7 月之间，以克林顿总统为首的美政府高官接连发表诸如，“峰会是解决基地（县内转移）问题的好机会”、“峰会是最后期限”的讲话。好像被这样的发言

催促着，从日本政府和稻岭县政中也开始传来普天间转移地在年内一定要落实的声音。好似在呼应这一切，在宜野湾市，敦促以县内转移为前提的普天间基地转移的动向越来越强。宜野湾市议会通过了要求县内转移的决议（8月21日），网罗了工商会、军用土地主人会、农协等市内众多团体，成立了促进普天间飞机场返还、原址利用协议会（9月1日）。从本来对军用地返还比较消极的军用土地主人会也加入进来可以看出，对这个促进返还运动来说，比起基地的整理、缩小、撤走，各自如何与被称为一兆日元事业的返还原址地开发事业发生关系，成为大家巨大的关心所在。县议会也随后通过了尽早实现县内转移的决议（10月15日）。

被美政府高官的发言鞭策着急于在年内落实问题的政府的动向、新和平祈念资料馆的展示内容被篡改问题中暴露出来的稻岭县政的实质，使民众的危机感不断增高。以这个危机感为背景，8月，成立了“从冲绳赶走基地、谋求世界和平市民联络会”（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9月，成立了“反对普天间基地、那霸军港的县内转移县民会议”（反对县内转移县民会议）。

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一边就冲绳峰会对东亚国际关系和在冲绳美军基地再编的影响作出分析，一边试图建构打破它的政治意图的斗争（峰会之后，和平市民联络会召开第二期联络会起步的集会，在总结第一期活动的同时，确认继续展开追求会的名称所表现的目的的诸项活动）。

反对县内转移县民会议，是集合了冲绳和平运动中心、统一

联（废弃安保冲绳统一联）、反对（名护）直升机基地协会、反对（浦添）军港转移市民之会、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社大、社民、共产等各政党的常设组织。从组织上来看，比起1987年嘉手纳基地包围行动和1995年的县民总誓师大会的一日共斗（联合斗争）的方式有所前进。这反映了长期以来参加反基地斗争的劳动组合、市民运动团体、各政党的“无路可退”的危机感。10月23日，县民会议主办的反对县内转移县民大会，有12000人参加。集会洋溢着久违的沸腾气氛。

从这时起，“灶头女之会”的女性们开始明确“不是反对县内转移，而是县外转移”。稻岭知事和名护市长岸本，然后是高良仓吉们，接受了根植于结构性冲绳歧视的安保体制的现实，并向日本“政府”索取交换代价。相对于此，灶头女之会的女性们，对这个歧视性结构进行揭露，在谋求日本“国民”对这个结构存在的自觉的方向上，迈出了一步。这也是1995年以后，追问安保本身行动的衰弱和空洞化的反作用。

以这种状况为背景，1999年末名护市长表示接受替代设施，并通过了内阁决议。这时，名护市民投票之后正好过了两年，政府想尽量找到解决的途径。但是，政府也许能对知事和县议会、名护市长和市议会做些争取工作，但绝得不到县民和市民的同意。在市长表明接受基地转移之前的舆论调查中，反对意见也绝对压倒赞成意见。在关键的边野古当地的决策机关行政委员会，9月24日通过了反对边野古转移的决议。敦促接受的压力和怀柔政策撕裂着当地的社区社会，2000年1月，边野古区长的自杀未遂事件，被报道出来。

名护市长接受新基地建设后，反对直升机基地协会宣布了罢免市长的提案。两年前的市民投票，通过阻止日美同盟军事核心的基地再编强化，抑制了日美联合霸权主义世界的发展，挽救了冲绳，挽救了世界。尽管如此，两年后，日本再次把自己的问题推向冲绳，冲绳把它推向了名护。名护市民不得不在更困难的条件下，站到斗争的最前沿。

为了请求进行罢免市长的投票，需要1/3选民的署名。即使对在请求制定居民投票条例时由600名工作人员收集到选民46%的署名的反对直升机基地协会来说，这也是相当棘手的挑战。对现任市长的解职要求，纠缠着地缘、血缘关系，交织着许多只凭政治争论无法理清的复杂因素。就是这样，为了收集罢免署名，有相当于请求制定居民投票条例时人数1.5倍的900人要求参加。但是，罢免署名运动却没能开始。因为没能决定罢免后的市长候选人。前一次市长选举的候选人玉城义和，在市长选举之后的县议补选中，迅速回到了县议会。也许可以说，是“群众运动”败给了“选举”。扑面而来的冲绳峰会的“成功”，也在日程上形成巨大的压力。2000年4月24日，反对直升机基地协会召开了确认放弃罢免运动的临时总会。罢免运动没有经斗争就宣告失败。政治的焦点，转移到冲绳峰会。

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在2000年4月17日，召开“从冲绳发出和平呼吁四·一七集会”，面向世界发出了《冲绳民众和平宣言》。1996年的这一天，日美安保联合声明发表；1997年的这一天，美军用地特措法被改定。

冲绳民众和平宣言断言，每年在峰会上被反复强调的“‘经济繁荣’，只是一部分大国和其中的特权阶级在追求利益。而被强调的‘和平’，只是为了保证经济体制和维持国际秩序而已”，“而我们希望的‘和平’，应该是地球上的人们珍惜自然环境，对有限的资源和财富，尽量平等地分享，绝不使用暴力（军事力量），互相尊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制度，实现共生”。这一年6月实现的朝鲜半岛的南北首脑会谈，让人觉得好似在证明冲绳民众和平宣言的现实性。

冲绳和平运动中心和反对县内转移县民会议，一边联起手来，把集中众多记者的冲绳峰会作为冲绳民众对和平发出自己声音的场所加以活用。当地的两家报纸，也在峰会之前，在社论和编辑局长署名的论说中，主张“重新讨论名护转移”和“明示海军陆战队撤走的步骤”。

每年，在峰会的主办地，以要求取消最贫穷国家债务的 Jubilee——2000 国际 NGO 为首，致力于解决南北问题与和平问题的组织济济一堂，宣传呼吁自己的要求。冲绳的各组织、团体，也与这些组织直接、间接地取得连带，展开反对峰会的行动。最高潮，是7月20日的“拒绝基地的人锁县民大行动”执行委员会组织的包围嘉手纳基地的行动。

冲绳的反基地斗争从对抗峰会的行动总体中吸收了两个视点。第一，给视野限定于本土与冲绳这个日本框架内、易陷入孤立感的冲绳反基地斗争拓宽了国际性视野。光看看，与嘉手纳基地包围行动一起举行的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的“反对基地、军队和平交流集会”，除了

主办者邀请的维艾克斯（Vieques，波多黎各的一个小島）和韩国，菲律宾、中国台湾、德国、夏威夷等地的和平活动家们也突然参加进来，接连发言。第二，虽然还很模糊，民众开始逐渐认识到，经济与军事的相互关系。因为以冲绳反基地斗争为首的日本和平运动，非常缺乏对自身为经济大国的自觉。

但是，这样的成果也并没有被转化为新的斗争契机。“人锁”包围基地运动，从1987年以来，在嘉手纳和普天间共举行了4次，作为冲绳最具表现民众反对基地意志特色的方式，得到认可。但反过来说，这也使这种形式逐渐失去新鲜感，被仪式化。冲绳峰会，并没能“向世界宣告冲绳战略的重要性”，反峰会行动，也没能粉碎县内转移基地的社会气氛。

通向新基地建设的过程

冲绳峰会的喧闹告一段落后，政府在8月25日召开替代设施协议会的首次会议。因为反峰会行动看似有一定的缓解效果，新基地建设已经悄悄地迈出一大步。北部振兴、转移地以及周边地区振兴这两个协议会已经举行了两次会谈，决定了12个工程；原址对策准备协议会按照课题分类对11个项目做出了中间报告。振兴政策得到先行。政府在替代设施协会首次会议的同一天，召开了第15次冲绳政策协议会，在之前的21世纪计划的中间报告上增加了16项计划后，决定了最终报告。这之后的两年间，又召开了9次替代设施协议会，对新基地的

具体位置、工程方法等加以讨论，举行了关于海牛^{〔1〕}的预备性调查报告会。2002年7月，设施全长约2500米、填海方式、工期9年半的军民共用机场建设达成协议。SACO达成的协议中可能撤走的海上直升机场，变身为巨大军民共用机场，又登场了。

在协议的过程中，岸本名护市长曾要求，希望使用期限（15年）和基地使用协定与基本计划并行推进。但事实上，被完全无视，只有建设计划一步步地变为既成事实。原本军事利用15年的使用期限问题，只是被夹在舆论和政府的穷追不舍中间的稻岭知事的选举对策而已，从军事观点看，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非常没有常识的想法。知事自身在知事选举之后曾发言试图模糊这个条件，但在反对县内转移的强烈舆论面前，作茧自缚。政府虽然宣称“严肃地听取来自冲绳的要求”，但根本不把它列入对美交涉的议题。一边把知事和市长当做缓冲，与民众舆论对峙，一边埋头塑造既成事实。

替代设施协议会的使命结束后，2003年1月，替代设施建设协议会被成立起来。12月，替代设施建设协议会，以那霸防卫设施局为事

〔1〕 海牛：冲绳边野古海域，是珍稀保护动物海牛的栖息地。但因为美军基地的存在而使海牛的栖息环境，受到很大影响。由此，冲绳地区的人们，以海牛为象征，展开反对基地斗争。2003年9月，根据美国《国家历史保存法》（*National Historic Preservation Act*, NHPA），以海牛、冲绳、日本本土及美国的若干团体和个人组成原告团，以美国国防部和当时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为被告，提起了“海牛诉讼”。2008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联邦地方法院做出判决认定，作为普天间美军基地替代设施，将在边野古海边进行的海上基地建设，会对珍稀保护动物海牛的生存造成极大影响，违反NHPA，判决原告方胜诉。

业主体，开始填充约 207 公顷的土地。“5 至 7 年内返还普天间”这个 SACO 的协议早已过了期。那霸防卫设施局为了护岸工程准备实施边野古海边的取样调查，向冲绳县请求批准（公共财产使用协议书）。2004 年 4 月 7 日，县里表示同意。4 月 19 日，那霸防卫设施局开始实施取样调查。

布什、小泉政权登场

在日本政府为了在边野古海边建设新基地，步步紧逼地堆积既成事实的时候，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大的转折点，是 2001 年布什政权的诞生。围绕总统选举开票的一片混乱之后登场的布什政权，不论是在经济还是在军事上，都比以往任何一届政权更倾向于自以为是的美国中心主义政策。几个月之后，日本历届内阁中最为亲美或者说追随美国的小泉政权登场。布什政权利用所谓“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迫使各国领导人在“是站在美国一边，还是恐怖分子一边”的选项面前，自我甄别，表明立场，然后以进攻阿富汗为引线，揭开了反恐战争的序幕。日本也紧随其后，制定反恐特措法，向印度洋出动自卫舰，通过周边事态法对无法预测的美国军事行动做后方支援。

通过布什政权和小泉政权初见端倪的新型日美（同盟）关系，在两个政权成立之前，就已经被一部分人所期待。比如，共和党派系的阿米蒂奇（Armitage）和民主党派系的坎贝尔（Campbell）、奈

依 (Nye) 等从超党派的立场总结出了报告书 (《日美关系·迈向成熟的伙伴关系》, 2000 年 10 月, 美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特别报告), 以美英关系作为成熟的日美关系的典范。美国认为, 日本应该在亚洲发挥英国在欧洲的作用。

后来被称为阿米蒂奇报告 (*Armitage Report*) 的这个报告书, 也提到冲绳过重的基地负担, 并暗示, 通过强化包括承认集团自卫权的日本的对美军事协力, 可以减轻基地负担。利用冲绳来强化日美同盟的手法, 这之前已经有冲绳复归交涉、以普天间归还为钓饵确立新行动方针体制等先例。总之, 布什和小泉政权作为把日美同盟推向下一个阶段而付诸实践的角色登场了。

2002 年 1 月, 布什在国情咨文演说中, 辱骂伊拉克、伊朗、朝鲜是“邪恶国家”; 在 9 月的国家安全保障报告中, 把先发制人的攻击战略正当化。然后第二年 3 月, 在没有经过联合国决议的情况下, 以掌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开发的确凿证据为理由, 与英国一同侵略性地进攻伊拉克。

但是, 从侵略性地进攻伊拉克开始, 以绝对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美国的独断行动主义就开始露出破绽。在联合国安理会, 以德法两国为首的各国, 没有承认美国的伊拉克侵略性进攻。这与因为苏联赞成和中国弃权的格局导致安理会事实上默许美国行使武力的海湾战争、北约进攻南斯拉夫时的状况, 明显不同。这里, 当然反映了美英德法在中东的国家利益关系, 但与以欧洲为中心超越国境的 1000 万人的反战游行中所表达的民众意志, 也不无关系。

一心打算以绝对军事力量轻而易举地打倒侯赛因政权、发表事实上的胜利宣言（大规模战斗终结宣言）后就把矛头指向下一个目标的美国，在伊拉克民众对占领统治的抵抗斗争面前，进退两难。在这种状况中，发生了两名协助美国占领行政工作的日本外交官被杀害的事件。围绕朝鲜的所谓六方会谈，也并不是因朝鲜的变化而得以实现，而是因为美国占领伊拉克统治政策的破产和把这一切放入视野的中国外交战略的结果。

对追随美国的小泉外交来说可以称之为例外的，是通过突然访问平壤实现的日朝首脑会谈。关于这次会谈，小泉政权的本意当然还有待探讨，单就作为首脑会谈结果而发表的日朝平壤宣言来看，虽然关于殖民地统治责任和赔偿，留下了和日韩条约同样的问题，但作为依然与朝鲜处于战争状态的美国的同盟国日本向邦交正常化迈出重大一步本身，应该说也受到众多韩国民众的欢迎。但是，企图利用与朝鲜的紧张关系强化日美同盟和整备有事体制的势力，却反而最大限度地利用绑架问题，在煽动对朝鲜的敌对情绪上取得了成功。几年前还难以想象的有事关联三法（2003年6月）、有事关联七法（2004年6月）等的成立，可以说如果不与排外主义、好战民族主义的蔓延联系起来，就很难分析。

时代状况与民众舆论

2001年5月19日，内阁府发表了“冲绳县民的意识调查”。第二

天的全国性报纸，都以《承认基地的意见超过了反对意见》的标题，对调查结果给予大幅报道。具体说来，对“在冲绳有美军基地，作何感想”的提问，回答“对日本的安全来说必要”的占9.8%；回答“为了日本的安全不得已需要”的占35.9%；回答“对日本的安全来说没有必要”的占20.6%；回答“对日本的安全来说，反而更危险”的占23.8%；回答“必要”和“不得已”的45.7%的基地承认派，超过了“没有必要”和“反而更危险”的44.4%的反对派。顺带说明，在1985年、1989年、1994年的3次调查中，回答“没有必要”和“反而更危险”的占了53.9%到60.7%，均超过了半数。

这个变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这次调查中，有“是否认为本土的人对冲绳的理解比复归当时有所加深”的提问。与前一次相比，回答“有所加深”的人数减少，回答“没有加深”的人数有所增加。面对这样的事实，《冲绳时报》这样分析：“围绕基地的县内转移，县内舆论分裂为截然不同的两派，越来越封闭、保守。尽管如此，政府和国民的关心急剧淡薄，甚至‘不关己事’的气氛大行其道。这是一组在反映这样现实的面前，人们焦躁心情的数字。”好似对这一分析加以佐证，根据2000年1月总理府面向全国实施的“关于自卫队、防卫问题的舆论调查”，关于冲绳美军基地的部分功能向（日本）本土转移，回答“反对”的占40%，超过了“赞成”的37%，与1997年的调查结果（赞成42%，反对35%）相比，赞成和反对发生了逆转。知道冲绳集中了七成以上驻日美军基地的人数，也有所减少。这个变化，可以说明把冲绳问题当做自己的问题来面对的姿态发生了倒退。这与

迈向名护市民投票的民众运动的高涨时期，知事和名护市长接受县内转移、边野古的新基地建设通过内阁决议的时期，非常不同。

回归 30 周年的第二年 2002 年 3 月，时隔 10 年，NHK 又进行了县民舆论调查。其中，对“复归之后，在冲绳残存着美军基地，你对此作何感想”的提问，回答“对日本的安全有必要”的占 7.3%，回答“不得已需要”的占 39.9%，回答“没有必要”的占 19.1%，回答“反而更危险”的占 24.5%。也就是说，回答“必要”和“不得已需要”的加起来是 47.2%，超过回答“没有必要”和“反而更危险”的加起来的 43.6%。如果比较 10 年前 NHK 同样的调查，“必要”5.8%，“不得已需要”28.9%，“没有必要”26.1%，“反而更危险”24.4% 的数字，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不得已需要”的人数增加，也是表明“只有冲绳努力也没办法”的挫败感。

在这项调查中，也有“是否认为本土的人对冲绳有理解”的提问。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与 15 年前的调查、10 年前的调查相比较，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理解程度越来越倒退（参照书后图表）。同样的倾向，在“是否认为冲绳人对本土人有理解”的提问的回答中也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双方互不理解的程度在加深。这与一年前内阁府的调查结果也一致。另一方面同时被推进的是，以冲绳出身的少女为主人公的 NHK 早间播出的连续剧（《美姑娘》）得到很高的收视率，琉球音乐和冲绳出身的演艺界人士也受到高度评价，冲绳被称为“疗慰之岛”，本土与冲绳之间的鸿沟愈见加深。

对此作出证实的，是美英军队进攻阿富汗之后，冲绳的观光客剧

减。小泉首相因为支持美国的报复战争，为了防卫冲绳的美军基地，从本土派遣了机动队。从这一阶段小泉内阁维持了很高的支持率来看，国民的大多数支持小泉政权的战争协力政策，但自己却避开危险的场所。冲绳观光业界，把这归结为基地受害，但县里却含糊其辞，称这是因谣传而引起的损失，反复展开“冲绳——没问题”的宣传活动，县议会还通过了冲绳观光安全宣言。已经到了极限的冲绳市议会，通过了请求撤走自卫队的意见书。日本政府就像支付风险补贴一样，支出特别补助金鼓励到冲绳的修学旅行。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光客的人次后来有所恢复，但很明确的是，无视军事基地存在这一现实，“疗慰之岛”的幻想也不可能成立。

2002年，是民众运动处于最低谷的时期。在这种状况中，革新在野党因为党的利益和战略考虑的混乱，在名护市长选举和县知事选举中遭到惨败（岸本、稻岭以绝对优势胜出）。2002年4月，在复归40周年之际，冲绳振兴特措法开始实施。

边野古的斗争和美军再编协议

在冲绳峰会之后3年半多的时间里，在民众无法直接接触的地方，一点点加紧边野古新基地建设准备的政府，在2004年4月1日，终于准备开始在当地的取样调查。并且当然，面对面地遭遇到居民、市民的阻止行动。无论是边野古的“保卫生命之会”，还是名护的反对直升机基地协议会，和支援这一切的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强烈反对

普天间基地县内转移的宜野湾市职劳，都还健全地存在。就这样，政府（那霸防卫设施局）与居民、市民的直接对峙开始了。

冲绳峰会之后，虽然冲绳民众运动整体处于低迷状态，但各地小小的运动潮流，并没有完全消失，而是坚持了下来。

因为2001年6月美军士兵的强暴事件而在宜野湾市的美领事馆前举行的“深入人心女性之声网络”的星期五集会，到2004年4月，终于要迎来第100次了。每周五正午举行的这个集会，是学习在韩国首尔的龙山美军基地前召开的星期五集会的经验而来（反过来，龙山基地转移预定地平泽的土地共有化运动，也被韩国的活动家们称之为韩国的一坪土地主人运动）。

在伊拉克形势愈加紧迫的2003年1月，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组织了伊拉克派遣团，美英的进攻开始后，在美总领事馆前展开绝食静坐行动。5月，派出了携带医药品等物资的第二次派遣团。至此为止，颇费周折后，一般市民还能进入伊拉克。

在着手边野古海边取样调查倒计时阶段的2000年3月末，7月参议院选举冲绳区所有在野党联合推荐的统一候选人，被确定为社大党副委员长系数庆子^[1]。在大家觉得又要面临选举分裂的最后关头能实现统一的背景，在于置身边野古斗争之中的民众的危机感。选举分

[1] 系数庆子：1947年出生。曾在二十多年间，作为“和平导游”，向冲绳和来自冲绳以外的人们讲述冲绳战的真实情况，呼吁珍重和平。其后当选为冲绳县会议员，2004年当选为参议院议员。现任冲绳社会大众党委员长。

裂，一定会给反基地斗争带来打击。在这里，“民众运动”战胜了“选举”。推荐系数为候选人的在野党各党的政策，从修改宪法到安保，在国政层面上，有颇大差异。如果说有唯一一致的地方，就是反对再次成为地区政治焦点的边野古新基地建设（县内转移）。政府在花时间协调各种利害关系、收拢基地承认派、准备新基地建设的时候，被排除于这一协调过程之外的一般民众之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边野古新基地建设的“非现实性”。到这时为止，基本上与反基地斗争无缘的市民们，也开始参加边野古的静坐，站在各自居住地区的街角，向人们呼吁反对新基地建设，都显示了民众这一认识的扩展。在参议院选举之前的《共同通信》和《琉球新报》的舆论调查中，反对边野古基地建设的占六成，支持的占一成。无论哪一个政党，都无法无视这个舆论。使政府在强行突破市民、居民的防线时稍事迟疑的，正是这种政治状况。另外一点，在日美军再编协议已经开始（根据2005年10月发表的再编协议中间报告，就是所谓的《日美同盟 面向未来的变革和再编》，再编协议在2002年12月的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通称2+2”时，就已经开始了）。

2003年5月，《洛杉矶时报》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在商榷，把在冲绳美海军陆战队约20000人中的15000人，转移到澳大利亚。对于冲绳县的照会，美国国防部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日本政府却称与事实不符，予以否认，并表示对冲绳县越过政府直接照会美国非常懊恼。布什政权，特别是在“九·一一”之后，通过进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经验，开始摸索从确保冷战时代固定的军事据点，过渡到包括核武器在内的



边野古的海边，老人们在求龙官神保佑早晨即将出海阻止政府作业船只的人们。
2004年11月16日
浅见裕子摄影

尖端武器的开发、小规模的美军据点的网络化、活用同盟国的军队和民间军事企业，重新规划适应冷战后世界战略的美军重新配置和兵力构成。还积极推进与韩国等同盟国的协议，2004年4月在日本也报道了关于美国本国的陆军第一军团司令部转移到座间（神奈川県）的提案。

这样的思考下，对美国来说，与其进行加上环境影响评估^{〔1〕}的实施时间到开始使用需十几年，而使用期限只有15年的新基地建设，还不如推进包括基地共同使用在内的与自卫队的军事一体化，更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就是这样，日本政府虽然没得到美方的具体提案，

〔1〕 环境影响评估（Assessment）：指事先对大规模建设工程（这里指基地建设）对环境的影响做出调查、预测和评估。

也不得不维持既定方针。于这种僵持状态中，美军的直升机坠毁在紧邻普天间基地的冲绳国际大学内。这真是“最后的警告”。

美军直升机坠落的时候，稻岭知事正在访问玻利维亚的冲绳移民聚居地。知事在返途中于东京强调的，并不是即时关闭普天间基地，而是加速边野古新基地建设。名护的建设促进派希望召开敦促转移的大会，被岸本市长阻拦。边野古新基地建设就是这样，无论直接还是间接，交织着众多的利益权利。好似被知事的声音催促着，那霸防卫设施局在9月9日绕开静坐的居民、市民，试图从南边很远的马天港放出船只，着手取样调查。这边从边野古渔港，静坐的人们乘坐小型船只和独木舟冲向已发出风浪警报的海洋，海上的攻防，就这样开始了。根据《朝日新闻》和《冲绳时报》的舆论调查，在这一时期，反对边野古新基地建设的数字，达到81%。冲绳的民众意识，2001年到2002年时内阁府和NHK的舆论调查时的数据，与2004年到2005年时的数据，发生了重大变化（参照书后的琉球新报社·每日新闻社舆论调查）。这时候，有报道指出在伊拉克费卢贾（Fallujah）进行扫荡武装势力作战的中心部队，是派遣自边野古施瓦布基地（Camp Schwab）的海军陆战队。同时还有报道指出，美军直升机的坠毁事故，也是发生在急着完成每天16小时的向伊拉克的运送任务的3天连轴转的整备作业过程中。

2004年9月21日的日美首脑会谈之后，一直以来几乎没有对冲绳做具体谈话的小泉首相，突然开始提到“减轻冲绳负担”和“冲绳基地的县外转移”。可以说，这显示出从“尽量把美军基地封闭在冲绳”

的消极政策，向“以减轻冲绳过重负担为借口，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的政策转换。10月，美副国务卿阿米蒂奇来到日本，要求再编协议的重新规划（公开化），在确认共同的战略目标后，进入个别协议。2005年2月，举行了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2+2）。在此，与朝鲜一起，中国也作为警戒对象的战略目标被明确下来。同时，确认“一边减轻包括冲绳在内的当地负担，一边维持在日美军的威慑力量”（日美联合发表）。“减轻当地负担”的“公约化”，使人们产生了对美军再编协议的期待。“重新讨论边野古”、普天间的自卫队管理和嘉手纳统合等，担负测定舆论动向、观测气球式的林林总总的消息满天飞。

但是，美军再编协议的本质，归根到底，符合美国的世界战略、有效率的兵力运用和与同盟国的军事一体化原则。在2004年12月通过内阁决议的新《防卫计划大纲》，以先声夺人的2+2形式把朝鲜和中国当作警戒对象。其中作为“对新的威胁和多样事态的对应”列举的5个项目之一，是“对应面向岛屿部分的侵略”。2005年1月16日，当地两家报纸在头版整版报道了防卫厅提出以设想西南诸岛“有事”（军事动向）为前提，派遣陆上自卫队55000人的对应方针。拥有3000米跑道的民间航空飞行员训练场的伊良部镇^{〔1〕}的议会，这一年的3月，通过了引入自卫队的紧急决议，后经居民的反抗，10日后被撤回，引起一阵骚动，这背后也有政府相关人士的动作。

〔1〕 伊良部镇：位于宫古岛，2005年10月，与平良市、城边镇、上野村、下地镇合并为宫古岛市。

就在这种种动向此起彼伏之间，那霸防卫设施局试图开始取样调查已经过了一年，但是一个地方也没有取样成功。在海上搭建的为调查用的4个操作平台，成为静坐的场所。海上静坐，不得不在十分危险并且严酷的条件下进行。当然，这同时意味着对排除、企图强行调查的一方来说，也是困难的条件。台风等气象条件，不如说也是对阻止行动一方更有利。终于，支援静坐的渔民船只，成为保卫在操作平台上静坐的人们的屏障。对冲绳县公共财产使用协议书的同意期限，已经过了一年的期限。国家申请一年的更新，县里也表示同意。

对政府来说，不管如何加加速度，“普天间替代设施”也只能在十几年后才能完成，其重要性，应该已经变得很低。但是，如果因为放弃这个计划，而长了反基地斗争的士气，或者给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引入基地承认派以打击，却是无论如何也要避免的。终于，他们开始拼命做无用功。那霸防卫设施局在4月26日打破自己公布的作业方针（他们本身为了避免夜间取样影响海牛，曾规定作业时间为从日出后一小时到日落后一小时），开始强行夜间作业。

就这样，海上的对峙，成为没有休息日，贯穿24小时的斗争。即使是这样，人们还是坚持斗争。边野古斗争，成为“被个体志向的集合支撑的彻底的非暴力行动的斗争”。操作平台上可容纳的静坐人数有限。但是，不间断的长期斗争，并且是24小时体制，就需要几班倒，从而需要大量人力。参加静坐的人们，并不是受组织或团体的动员而来，完全凭个人自愿，各自根据自己的健康状态和生活条件，决定天数和时间段来参加。有的人几乎偶然地参加斗争从而改变了人生，也

有人是读了这样的人的经验谈参加进来。在这个斗争的背后，有统计数字上小数点以下、肉眼看不见的人们之间的连带。这扩展开来的连带，远远超越了冲绳。在日朝鲜人也有参加。

不损坏物品，对暴力也不做物理性反击，谨慎避免语言上的挑衅字眼，这种彻底的非暴力主义，也是这次斗争的特征。如果要从冲绳历史上追寻它的传统，可以追溯到1955年时不得不与美国绝对军事权力对峙的伊江岛农民的《陈情规定》。在平台上静坐的帐篷小屋里挂着伊江岛斗争的象征阿波根昌鸿的肖像照片，这也可以看出来，大家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

建设都市型战斗训练设施

随着美军再编协议的进展，在支持自己的基础群体新基地建设促进派和压倒多数的反对舆论之间左右摇摆的稻岭知事，把边野古问题搁置一边，为谋求“海军陆战队的县外转移”和“中止都市型战斗训练设施的建设”（后述）访问了美国（3月），试图回避因日美两政府的政策转换而带来的政治打击。这种情况下，在县议会，在野党把要求“海军陆战队的县外转移”的超党派县议会决议向执政党提出，但因为这时县议会组织的国防议员联盟的中心成员等一部分执政党议员的反对而没有通过。与在野党在安保和在冲绳美军的威慑力的认识上不同，在冲绳，一直以来，一般把基本认识的差异放在一边，面对当前的课题发表超党派的意志的例子不在少数。通过县议会全会派提出

的超党派提案的1995年的县民大会，也是其中一例。但是，这种方式却产生了新的困难状况。最终，自民党县联和执政党会派，决定了“向政府要求普天间基地的县外转移，如果在县内，边野古之外，绝不承认”的方针。

同一时期，在冲绳，另一个基地问题浮上水面。美军在2003年11月，明确了在汉森基地兴建都市型战斗训练设施的计划，预计2004年5月开始施工。汉森基地距离金武镇伊艺区的居民居住地仅300米左右，在伊艺区，过去发生过数起被来自汉森基地的流弹击中的受害事件。居民立即发起反对行动，在可以一览建设预定地的冲绳机动车道旁建起监视塔，接连数日一大早来到基地的大门外，要求停止建设训练设施。金武镇长和镇议会也表示赞同。当初县里虽然对居民的不安表示理解，但一直避开积极地应对。但是，当美军直升机坠落、边野古吃紧、反对都市型战斗训练设施建设也加入进来，反基地气氛愈发高涨之后，好像想把人们的视线从边野古移开，突然对反对都市型战斗训练设施建设的运动积极起来。知事自己造访监视塔，向政府递交反对设施建设的申请，与县选出的执政党议员一起，提出把设施从汉森基地深处的居民居住地转移到远处的提案。最终达成协议，在距离居民居住地1公里左右的基地内建设新的设施，建设费用由日本负担。

但是这时，美军传来通告，表明至新设施建成之前，要在已完成的设施内进行战斗训练。对于战斗训练设施的暂时使用，当地居民做出激烈反抗。本来因为认识到设施的危险性，才协议建设新的设施，

却原来到新设施完成的数年间，居民们还是要被暴露在危险之中。对于这个申诉，知事和县议会也不得不给予倾听。这样，县民紧急集会就以超党派的形式召开了。但是，执政党的一部分对于把这次集会定位在仅限于一个设施的问题上，同时可以化解反基地舆论的沸腾的意图，却毫不掩饰。集会也特意避开使用“县民大会”的名称。但即便如此，在金武镇当地召开的“县民集会”，还是热气腾腾。

但是，政府“无法要求训练中止”的态度却没有松动。政府相信，基地的管理权在美军一方，应该是在考虑到安全性的基础上进行训练，设施的转移，已经是特别照顾了。暗地里，县一方也被指出动作迟疑，冲绳一方的内部矛盾也被看穿。在日美军再编协议，就是以这样的状况为背景，被步步推进。

无视民众的日美协议

2005年9月2日，那霸防卫设施局以台风逼近为理由，把在边野古海边取样调查用的4个操作平台全部撤走。消磨反对派的夜间作业也在5月末不得不停了下来。5月16日，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小泉首相在发言中先提到，“我非常理解大家静坐的强烈的阻止决心和辛苦”，然后接着陈述“正在考虑与当地也交换意见，认真思考是否有可以协调的解决方法”（《冲绳时报》，2005年5月16日）。但是，自从小泉的这个发言之后，关于在日美军再编协议，类似“主张减轻负担的日本，和强调抑制力量的美国之间僵持不下”的新闻越来越多，“重新

讨论边野古”，开始倒退回“县内转移”的方向。

随着“重新讨论边野古”越来越有可能变成现实，惊慌失措的，是当地的新基地建设促进（或承认）派。对把边野古的新基地建设和与之配套的各种振兴政策都当做自己的利益来考虑的他们来说，无论如何要绞尽脑汁想办法阻止建设计划完全作废。他们在2月于名护召开了2000人规模的促进普天间飞机场替代设施建设大会；在6月，以冲绳县防卫协会北部支部的名义，制作了为大幅缩短工期而缩小基地规模，并且把场所选在浅海的提案，向政府作出动员。岸本市长本来以自己不是推进派，与建设促进大会保持一定距离。但遭遇支持派的压力，只得含糊其辞地称浅滩案在允许范围之内。

美国一方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本来以“减轻冲绳负担”为交易条件来推进日美军事一体化的就是美国一方，驻日美军再编协议的主要目的也在于此，其意图，可以追溯到阿米蒂奇报告。但是，在没有自己的主体战略、从始至终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与美国的协议中，它却变成军事一体化被轻易推进，所谓减轻负担政策只是一体化推进的结果。在这里，能拿到手的都要拿到手的美国的跋扈，真是发挥得淋漓尽致。美国一边暗示中国的威胁来强调冲绳位置的重要性，开始研究当地支持的浅滩案，然后加上削减海军陆战队人数的让步，把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高官派到冲绳，开始越过日本政府做说服冲绳县的试探。

面对这种形势，本来对县外转移持消极态度的日本政府，提出了在施瓦布基地内建设陆上基地案（嘉手纳暂定统合案也同时被讨论

过，但因为当地的强烈反对而在较早阶段就被取消了）来对应。因为以海牛保护为首的环境问题、根深蒂固的反对运动的牵制和谈判桌上的讨论难以想象的海上工程的困难，政府希望尽量避开海上基地，在既有的美军基地内建设新基地。但是，陆上建设案会给施瓦布基地的既有功能带来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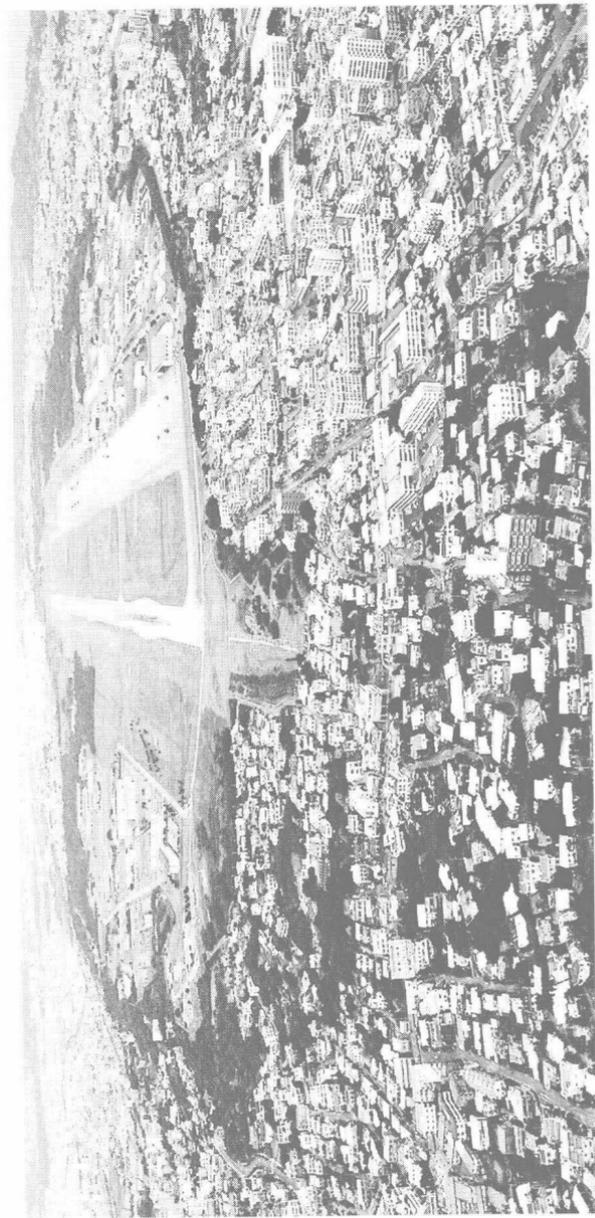
就这样，在各执一词的交涉之后，日美最终就施瓦布基地沿岸方案达成协议。根据协议，一部分设施横穿边野古海边的施瓦布基地兵舍地区，东北到大浦湾、西南从边野古海上伸出 1800 米的跑道，并且在大浦湾呈反 L 型建设飞机库和燃料补给栈桥。尽管陆上案和浅滩案跑道的长度都是以 1500 米为前提，以导入新型 MV22 “鱼鹰”（Osprey）直升机为前提的多功能军事专用设施的建设却达成了协议。众多的报道都认为美方向日方做出了妥协，但实际上，这对美方来说是笑得合不拢嘴的结果。但尽管如此，美方却再三咬住是日本提出负责建设的，所以才做出让步。

但是，这是陆上案和浅滩案的弊害一并压头，对冲绳来说最糟糕的结果。因为靠近陆地，会给居民居住区域造成噪音、事故受害等巨大影响。因为填海，对海牛饵料场的破坏和海域污染的问题，依旧被原封不动地搁置。稻岭知事和岸本名护市长，显然也不可能接受这个提案。对于对浅滩案持认可态度的岸本名护市长来说，这也是不可能对居民做出解释的提案。本来认可现行计划的地区，也接连表示无法接受。现行计划之外主张县外转移的知事，当然也不得不表示拒绝。不用县里特别指出，无论是陆上方案还是浅滩方案、沿岸方案，都不

过是在替代设施协议会的讨论过程中，因为问题点过多而被废除的方案翻版而已。10月30日，召开了“反对县内转移县民会议”主办的县民大会。根据《琉球新报》和冲绳电视台的联合舆论调查（11月1日到3日），支持沿岸方案的只有7%，其他回答中，县外转移的27.4%，国外转移的29.4%，要求普天间基地即时关闭、无条件归还的占28.4%。

预见到冲绳方面的整体反抗，有消息称，在自民党内部，从日美达成协议时开始，就开始讨论制定把公有水域的使用权限、环境影响评估手续、基地设施的建设许可、出土文化财产遗迹的调查等权限从知事和市町村手里转移到国家的特别措施法。媒体上，也开始出现“冲绳主张15年使用期限、军民公用等条件，制造问题”这样在把责任转嫁给冲绳一方的同时主张对反对运动采取坚决态度的论调（《日本经济新闻》，10月9日社论；《读卖新闻》，11月4日社论）。美军用地特措法改定时的状况，以更大规模、更彻底的方式被再现了。在冲绳，对超党派行动持否定态度的自民党县联干部，也开始利用县内转移的问题做文章。

不复赘述，在日美军再编协议的首要目的，是日美军事一体化，通过美军基地的重新布局和兵力的再编等，是否能减轻冲绳等基地所在地区的负担，不过是次一级的结果。10月29日发表的《日美同盟面向未来的变革和再编》，明确了日美军事一体化，日美同盟将“为了达成地区以及世界的共通战略目标”而全面展开。以1996年的日美安保联合声明为起点的安保再定义，正要迈进新的阶段。



普天同基地。
2009年11月10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施瓦布基地。
2008年5月3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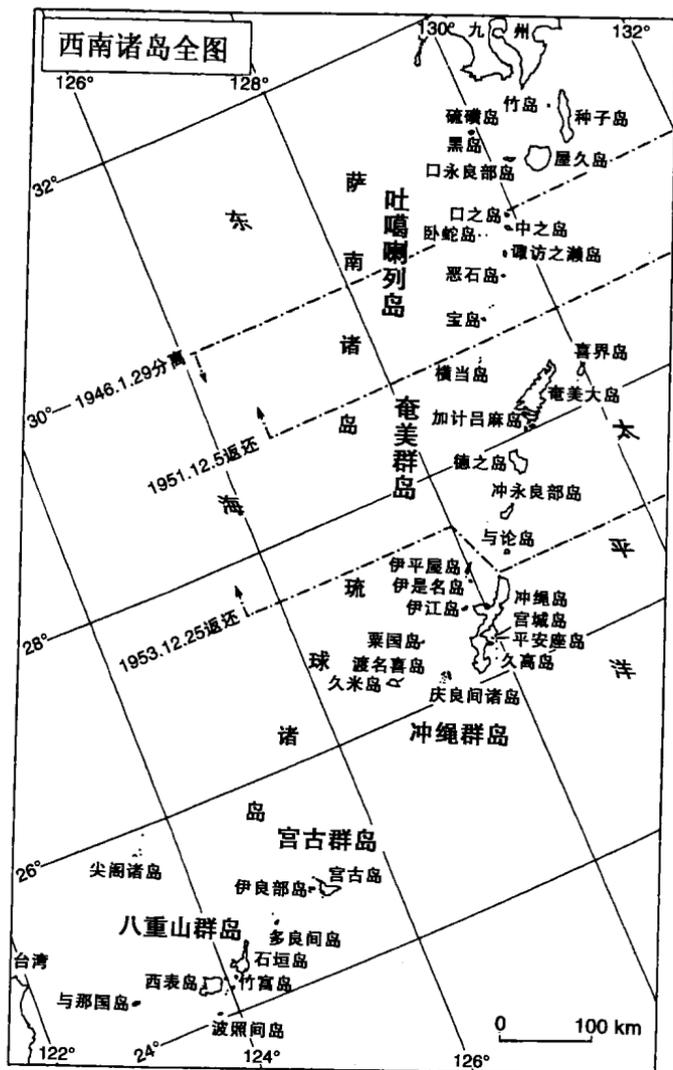


历史不容歪曲。

那霸市国际大道，2007年6月9日

冲绳时报社摄影

附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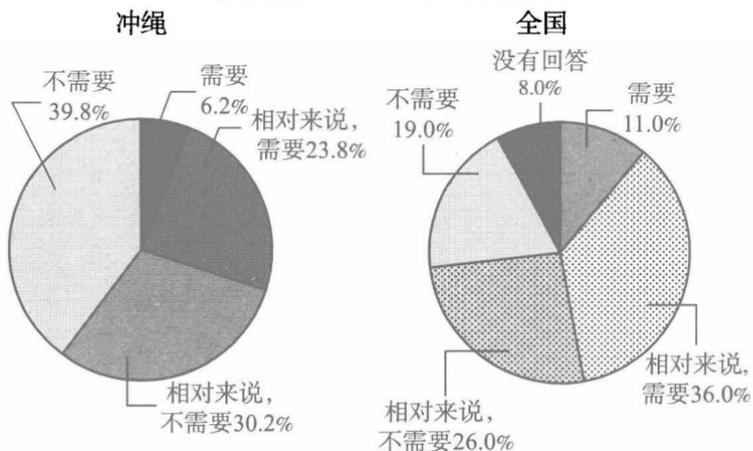
附表：民意调查统计情况

冲绳民众关于本土人对冲绳理解程度的评价 (%)

	1987年2月	1992年3月	2002年3月
1.充分理解	4.5	3.0	3.4
2.大概理解	40.9	34.4	31.9
3.不太理解	43.5	45.9	49.2
4.根本不理解	4.0	5.5	8.0
5.不知道，没有回答	7.0	11.2	7.5

数据出处：NHK《冲绳居民意识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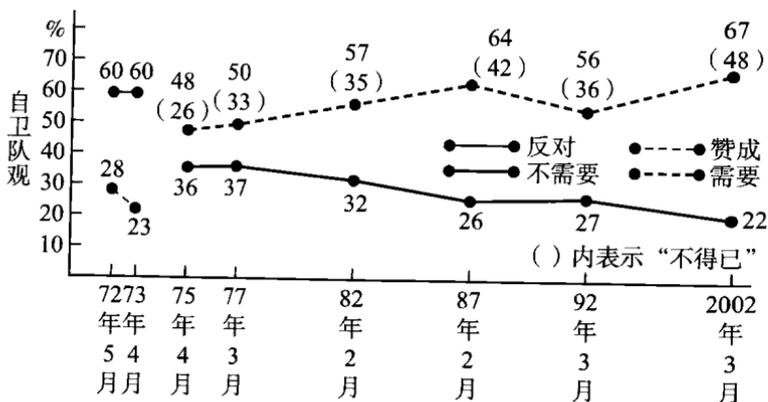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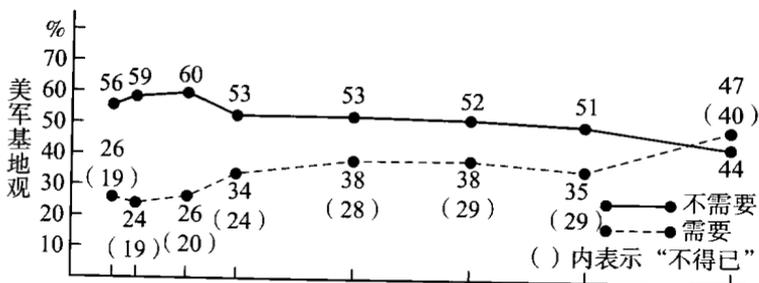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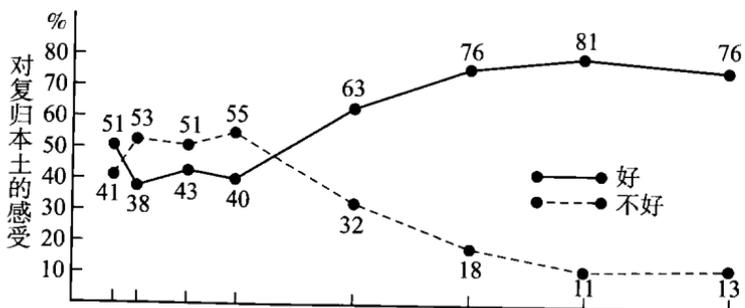
冲绳民众以及日本全国对驻冲绳美军的评价
(是否需要)(2005年6月调查)



数据出处：琉球新报社、每日新闻社

* 舆论调查，作为了解当时民众意识的一个线索，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设问方式如稍有不同，结果就会差之千里。当时，通过跟踪调查，可以了解民众意识变化的倾向。但是，例如1997年（民众意识的高涨时期）NHK也曾就美军基地的认识实施过调查，所显示的民众意识的变化倾向完全不同。舆论调查的结果，只是我们了解民众意识的线索之一。

冲绳民众对复归、美军基地、自卫队的评价



数据出处：NHK《冲绳居民意识调查》

冲绳现代史简略年表

- 1945 3 26 美军集结于冲绳岛周边，登陆庆良间诸岛，开始炮击冲绳岛
4 1 美军登陆冲绳岛
6 23 日本军队结束有组织的反抗
8 15 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冲绳咨询会成立
10 31 人们开始从民间人士收容所向指定地区迁移
- 1946 1 29 GHQ 备忘录规定北纬 30° 线以南的西南诸岛被从日本分离出去
4 22 冲绳民政府成立
8 17 来自日本本土的避难者遣返开始
- 1947 2 奄美共产党成立
3 22 冲绳全岛实施白天通行许可
5 1 在奄美和八重山对战后首次“五一”劳动节集会发出禁止通告
6 15 结成冲绳民主同盟
7 20 成立冲绳人民党
- 1948 5 1 设立琉球银行
7 16 把全琉球的通货单位统一为 B 元
8 6 在伊江岛，弹药处理船只发生爆炸
因为难以募集到足够的军劳务者，美军发出停止粮食配给命令
- 1949 10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西茨少将就任美琉球军政长官
防空演习开始
- 1950 4 10 设置琉球复兴金融基金
决定 B 元对美元的汇率
6 25 朝鲜战争开始
8 15 社会民主党（奄美）成立

- 10 31 社会大众党（冲绳）成立
- 11 4 群岛政府（奄美、冲绳、宫古、八重山四群岛）成立
- 12 5 关于琉球列岛美国国民政府的指令
- 1951 2 1 民间贸易开始
- 2 14 奄美大岛复归日本协议会成立
- 3 18 社会大众党与人民党分别在党大会上通过促进复归日本运动的决议
- 4 29 琉球复归日本促进期成会（冲绳）成立
- 9 5 对日和谈会议
- 12 5 归还北纬29°线以北的诸岛与日本
- 1952 2 29 通告第13号《设置琉球政府》
公布法令第68号《琉球政府章典》
- 4 1 琉球政府成立
- 4 28 对日和平条约生效
日美安保条约生效
- 8 31 成立琉球民主党
- 11 1 公布法令第91号《契约权》
- 1953 4 3 公布法令第109号《土地征用令》
- 4 7 成立反对殖民地化共斗（联合斗争）委员会
- 7 24 琉球立法院表决通过劳动三法
- 8 18 公布法令116号《有关琉球人被雇佣者的劳动基准以及劳动关系法》
- 11 20 美副总统尼克松在冲绳言明，“只要共产主义的威胁还在，美国（就将）
领有冲绳”
- 12 9 公布第26号法令《对军用地区内不动产使用的补偿》
- 12 25 返还奄美
- 1954 1 7 美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国情咨文中表明，“准备无限期领有我们在冲绳的基地”
- 3 17 美民政府发表一次性付清地租方针
- 4 27 公布第132号法令《关于被禁止或须申请的示威游行及集体列队的处罚条款》
- 4 30 立法院表决通过《关于军用地处理的请愿（土地四原则）》
- 5 1 马克思“五一”劳动节

- 10 6 人民党事件
- 11 7 冲绳监狱暴动
- 1955 1 13 《朝日新闻》刊登《震惊于美军的“冲绳民政”》
- 3 16 公布第144号法令《刑法以及诉讼程序法典（集刑法）》
- 3 18 公布第145号法令《劳动组合的认定程序》
- 5 24 四者协议会代表团（主席一行6名）访美
- 9 3 由美子事件
- 10 23 普莱斯调查团访问冲绳
- 1956 5 16 国际自由劳连调查团访问冲绳
- 6 8 发表普莱斯劝告
- 6 20 贯彻军用地四原则居民大会
- 7 4 解决冲绳问题国民总誓师大会（东京）
- 7 18 成立保卫冲绳土地协议会
- 7 28 贯彻四原则县民大会
- 8 8 中部地区实施“禁止美军人员入内（Off Limits）”
- 9 20 成立保卫冲绳土地总联合
- 11 1 民政长官莱穆尼茨任命那霸市长当间重刚为行政主席
- 11 30 保卫冲绳土地协议会解散
- 12 25 濑长龟次郎当选那霸市长
- 1957 2 23 公布第164号法令《美利坚合众国土地征用令》
- 4 29 发表奈克基地建设计划
- 6 5 关于琉球列岛管理的行政命令
- 6 21 岸信介·艾森豪威尔联合声明
- 7 1 设立美太平洋联合部队
- 7 4 民政副长官莫尔就任首任琉球列岛首席行政长官
- 11 23 公布为放逐濑长龟次郎而改定的法令
- 1958 1 7 首席行政长官承认教育四法
- 1 12 兼次佐一当选那霸市长
- 2 16 冲绳社会党成立
- 7 7 关于土地问题的琉美联合声明
- 7 18 冲绳经营者协会成立

- 8 6 禁止原子弹氢弹冲绳县协议会成立
- 8 9 撤销第 145 号法令劳动者大会
- 9 16 冲绳的货币从 B 元转换成美元
- 10 4 改定日美安保条约的交涉开始
- 12 24 立法院表决通过《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借贷土地的提前支付的立法》,《土地借贷安定法》
- 1959 1 16 促进复归祖国县民大会
- 5 18 公布第 23 号法令《琉球列岛的刑法以及程序法典(新集成刑法)》
- 6 4 成立新集成刑法对策协议会
- 6 30 美军用机坠落于石川市宫森小学校
- 8 7 首席行政长官宣布新集成刑法的实施延期
- 10 5 冲绳自由民主党成立
- 11 2 阻止奈克导弹发射县民大会
- 11 7 在冲绳美军召集内外媒体公开奈克导弹的发射
- 1960 2 22 计划开发西表岛的调查团访问冲绳
- 4 28 冲绳县复归祖国协议会成立
- 5 6 美下院批准梅斯 B 基地建设
- 5 10 立法院表决通过反对引入梅斯 B 基地的决议
- 6 15 针对艾森豪威尔美国总统的冲绳访问,举行复归请愿游行
- 6 19 日美新安保条约自然通过(于 6 月 23 日交换备忘录并公布)
- 7 12 通过普莱斯法
- 1961 4 4 成立冲绳人权协会
- 6 17 成立全冲绳劳动组合联合会、全冲绳军劳动组合联合会
- 6 22 池田(勇人)·肯尼迪联合声明
- 10 5 凯森调查团访问冲绳
- 12 17 西铭顺治当选那霸市长
- 1962 2 1 “二·一”决议
- 2 8 废除第 145 号法令
- 3 19 肯尼迪总统发表冲绳新政策
冲绳首次统一春斗开始

- 1963 2 28 国场君事件
3 5 首席行政长官凯拉维发表“自治权神话说”讲话
4 8 进入公交系统联合斗争的“50天罢工”
6 25 5个组织退出全冲(绳)共斗(联合斗争)
11 1 部分在冲绳美军向南越移动
- 1964 1 13 发表实施“快启动”演习
4 25 成立援助冲绳日美协议委员会
6 13 冲绳自民党分裂
6 26 主席公选、获得自治权县民大会
9 25 成立冲绳县劳动组合协议会
10 29 指名主席临时议会、调集警察部队坐镇实现对松冈政保的指名
12 26 冲绳民主党成立
- 1965 1 13 佐藤(荣作)·约翰逊联合声明
2 7 美军开始对北越的轰炸
4 9 抗议介入越南争端县民大会
7 24 宫古农民暴动
7 29 从冲绳基地起飞的B52轰炸越南
8 19 佐藤首相访问冲绳
- 1966 3 10 佐藤首相发表冲绳防卫论
6 16 移交诉讼命令
6 28 要求撤销移交诉讼命令共斗会议成立
7 1 冲绳经济振兴恳谈会成立
8 23 总务长官森提议教育权分离返还构想
12 2 美民政府法院针对移交诉讼下达判决
- 1967 1 19 佐藤首相否定教育权分离返还构想
2 1 外务次官下田提起挟核返还论
2 24 缔结事实上废除教公二法的协定
8 1 冲绳等问题恳谈会成立
10 8 佐藤首相出发遍访南越等东南亚地区
11 16 第二次佐藤·约翰逊联合声明

- 1968 1 31 美国总统约翰逊承认主席公选
 2 5 B52 开始常驻嘉手纳基地
 2 27 要求撤走 B52 县民大会
 4 24 全军劳“十成年休”斗争
 11 11 首次主席选举中，屋良朝苗当选
 11 19 在嘉手纳基地发生 B52 坠落事故
 12 7 结成保卫生命县民共斗体制
- 1969 2 2 “二·四”总罢工中止
 2 4 保卫生命县民总誓师大会
 3 13 焦点作战
 4 28 冲绳联与冲实委首次实现统一集会
 6 5 全军劳 24 小时罢工
 6 23 要求废除安保·撤走 B52·即时无条件全面返还县民大会
 11 22 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
- 1970 1 8 要求撤回全军劳解雇通知斗争
 3 3 基于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的冲绳复归准备委员会成立
 6 5 制定冲绳返还协定的谈判开始
 7 19 冲绳地方同盟成立
 9 10 琉球政府发表冲绳的长期经济开发计划
 11 15 国政参加选举
 12 20 胡差暴动
- 1971 1 13 开始排除毒气弹的作业
 3 自由作战
 4 15 支援粉碎返还协定·春斗胜利·全军劳第三轮罢工县劳协统一罢工
 5 19 粉碎返还协定全县总罢工
 6 17 冲绳返还协定签字
 7 15 美总统尼克松宣布访问中国
 8 15 美总统尼克松宣布进入美元防卫体制紧急状态
 8 24 立法院通过要求切换货币体制以及申办海洋博览会的决议
 11 10 反对批准冲绳返还协定总罢工
 11 17 众议院冲绳返还协定特别委强行通过返还协定

- 1972 1 8 确定冲绳返还日期
- 2 20 确定冲绳海洋博览会的会场和主题
- 3 7 全军劳进入无限期罢工（4·10 结束）
- 5 9 琉球政府认可填充宫城岛与平安座岛之间的水域，作为 CTS（石油储备基地）的用地
- 5 15 返还冲绳
抗议冲绳处分县民总誓师大会
- 6 25 战后首次冲绳县知事选举，屋良朝苗（革新）当选
- 6 30 自卫队开始正式进驻冲绳
- 11 26 纪念复归植树节（摩文仁）
- 12 18 通过冲绳振兴开发计划（10 年计划，“一次振兴”）
- 1973 4 24 美海军陆战队因为实弹炮击演习封锁 104 号县道
- 5 3 冲绳特别国民体育大会（初夏国民体育大会）召开
- 9 25 反对 CTS 的“保卫金武湾之会”成立
- 1974 1 19 屋良知事撤回引进 CTS 的方针，表明反对建立 CTS
- 3 2 战时中未引爆的炸弹爆炸，幼儿园儿童 4 名立即死亡，20 人受伤
- 7 10 在伊江岛射击训练场，发生美军士兵枪击当地青年事件
- 9 5 认定公共水域填埋许可无效诉讼（CTS 诉讼）起诉
- 10 17 美军跨越 104 号县道的实弹炮击演习，游击性地潜入着弹地点武力阻止（喜濑武原斗争）
- 1975 2 5 阻止 CTS 建设县民总誓师大会
- 7 20 冲绳国际海洋博览会开幕（～ 76.1.18）
因长期经济萧条和海洋博览会的负面影响，企业相继破产
- 1976 2 16 支持公用地法违宪诉讼县民共斗会议（违宪共斗）成立
- 6 13 复归后第二次县知事选举，平良幸市（革新）当选
- 6 22 屋良知事认定 CTS 建设许可
- 7 1 跨越县道的实弹炮击演习的弹片使阻止演习的团体中出现受伤者
- 9 17 跨越县道的实弹炮击演习，阻止行动中 4 名劳动组合成员，以违反刑法为理由被逮捕
- 10 10 具志坚用高获世界拳击青少年轻量级冠军

- 1977 4 19 阻止跨越县道的实弹炮击演习行动中, 3 名学生以违反刑法为由被逮捕
- 5 15 公用地法到期“打开安保 4 天缺口”
- 5 18 通过明确地籍法, 公用地法被激活
- 10 4 美军强行实施跨越县道的实弹炮击演习
- 1978 2 10 名护市, 阻止美军坦克通行
- 4 12 在钓鱼岛附近出现约 100 艘中国渔船
- 4 13 金武镇和名护市有弹片落下 (23 日)
- 7 30 交通方式、规则改变为日本式 (左侧通行)
- 9 2 全军劳与全驻劳完成组织统一
- 12 11 平良知事因病辞职, 知事选举中西铭顺治当选
- 12 29 在施瓦布基地演习的美军士兵用机关枪向名护市许田部落乱射
- 1979 7 19 县·美军·那霸防卫设施局的基地问题联络协议会成立
- 8 18 美军大型联合演习“要塞飓风”(Operation Fortress Gale) 在冲绳开始, 有自卫队参加
- 12 4 “冲绳县残障者之会 (未满 6 岁)” 成立
- 12 30 白保 (石垣) 部落总会, 全会一致通过反对机场建设决议
- 1980 1 14 冲绳县, 决定引入轻轨轨道交通
- 1 23 决定第 42 次国民体育大会 (海邦国民体育大会, 1987 年) 在冲绳举行
- 1 25 自卫队那霸基地发生导弹爆炸事故
- 3 22 因为美核导弹巡洋舰入港“长滩”, 在“白色海滩”检测出“高于正常值的放射能值”
- 6 8 县议会选举中, 革新保守的形势发生逆转, 保守化倾向增强
- 6 10 在自卫队那霸基地, 发生 F104 战斗机起火事故
- 8 21 苏联的核潜艇在冲绳近海处发生火灾事故
- 11 17 那霸防卫设施局启动美军用地特措法, 实施强制执行手续
- 12 24 县议会通过包括“招募自卫官业务费”在内的辅助预算案
- 1981 1 16 革新市镇村会长会宣言拒绝招募自卫官业务
- 3 20 那霸防卫设施局长申请裁决 5 年强制使用
- 8 17 《援护法》开始适用于未满 6 岁的战时伤病者及阵亡者遗族
- 9 23 冲绳附近海域首次举行大规模の日美联合演习

- 9 25 由于嘉手纳基地噪音受害, 周边 6 个市镇村结成居民共斗会议
- 11 13 山原〔1〕秧鸡 (Rallus aquaticus) 被认定为野生鸟类的新种
- 11 21 那霸市请求取消认定私有地强制使用, 向那霸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 12 19 决定冲绳相关税制延长 5 年
- 12 27 决定继续冲绳特例的效率国库补助制度
- 1982 2 26 嘉手纳基地周边居民提起轰鸣噪音诉讼
- 3 23 白保新石垣机场建设获许可
- 4 1 县征用委员会裁决未签约军用地 的 5 年强制使用
- 8 5 制定第二次冲绳振兴开发计划 (二次振计)
- 8 26 石垣机场发生西南航空飞机越过停机位事故
- 12 12 一坪反战土地主人会成立
在冲绳自卫队与那霸防卫设施局举行设施局设立 10 周年纪念阅兵仪式
- 1983 1 28 海上自卫队在白色海滩地区建设为潜水艇作战的信息基地
- 2 3 因为施瓦布基地的大型演习, 久至中学 (名护市) 被迫中断课堂教学
- 6 7 自卫队参加由在冲绳美海军陆战队和第 7 舰队联合举行的大规模登陆演习 “Variant Bridge 83”。
- 10 8 宜野湾市长对知事提出普天间机场迁址的要求
- 12 4 “保卫冲绳—八重山—白保的海洋和生活之会” 成立
- 12 8 “记录冲绳战—英尺胶片运动之会” 成立
- 12 23 那霸防卫设施局发生贪污事件
- 1984 1 15 在有自卫官参加的成人仪式上, 革新团体·右翼·警察发生冲突
- 4 6 培养讲解冲绳战遗迹·基地情况人员的讲座开始
- 5 16 冲绳战记录胶片放映会
- 5 18 在名护市许田翻斗车被美军战斗机机关炮射中
- 6 21 自卫队飞机在那霸机场起飞失败, 发生大火
- 6 23 在“魂魄之塔”前举行第一届国际反战冲绳集会
- 9 12 冲绳县启用机动队强行对白保地区进行环境调查
- 10 19 美陆军特种部队创建仪式 (部署绿色贝雷部队)
- 10 21 在冲绳美海军陆战队, 首次在北海道与自卫队举行联合演习 (~ 11.3)

〔1〕 山原: 冲绳本岛北部, 国头郡的俗称, 有丰富的野生生态系统。

- 11 30 那霸防卫设施局,开始第二次强制执行手续
- 1985 3 1 美海军陆战队宣布,把在冲绳部署的全部火炮更换为可以发射核弹头的M198型榴弹炮
- 6 4 因为自卫队飞机的坠落事故,那霸机场被暂时关闭
- 8 28 文部省下达推广“太阳旗”、“君之代”的通知
- 9 27 日本体育协会,决定海邦国民体育大会的日程
- 11 19 美太平洋空军,限制那霸机场民用飞机的起降,实施大规模的飞机战斗训练
- 1986 2 4 冲绳县请求航空自卫队在海邦国民体育大会时给予协助
- 2 17 反对美军用地20年强制使用县民总誓师大会
- 2 25 反对“太阳旗”、“君之代”县民总誓师大会
- 2 26 针对20年强制使用的第一次公开审理
- 6 10 以核战争为假想前提的“Global Shield (全球防御)86”计划,嘉手纳基地也采取呼应行动(~23)
- 8 7 自卫队以冲绳县内中、高学生为对象开设青少年国防讲座
- 10 1 反对机场军事利用官古郡民誓师大会
- 12 12 针对20年强制使用的第11次公开审理(实质上结束审理程序)
- 1987 1 17 建设鹫式战机升降坪的工地现场(国头村),美军士兵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
- 1 28 在新石垣机场建设的环境辅助调查中,反对派居民和辩护律师被逮捕
- 1 29 基地内大学就学〔1〕备忘录签字
- 2 24 县征用委员会,裁决未签约军用地地的10年强制使用
- 2 28 海上自卫队,发表“潜水艇作战中心”相关设施的建设计划
- 4 2 期比期里“连接世代和平塑像”揭幕仪式
- 6 21 包围嘉手纳基地行动(人的锁链)
- 8 27 冲绳县改变新石垣机场建设计划(2500米跑道变为2000米)

〔1〕 基地内大学就学:基地内大学指设置于在日美军基地内的美国的短期大学、4年制大学、研究生院。主要设置在三泽、厚木、横须贺、座间、横田、岩国、佐世保、冲绳的美军基地内。本来以美军和其家属为对象,通过接受地方自治体委托的法人的中介,承认部分日本市民的入学。在冲绳的基地内,美国马里兰州大学开设讲座,经过财团法人冲绳县国际交流人才育成财团的中介,1987年以来,每年有十余名学生就读。

- 9 20 夏季海邦国民体育大会 (~ 23)
- 10 25 秋季海邦国民体育大会 (~ 30)
- 10 26 在和平森林球场 (读谷村), “太阳旗” 被烧毁
- 12 9 针对苏联侦察机侵犯冲绳上空, 自卫队飞机开炮警告
- 1988 5 26 冲绳自由贸易地域那霸地区建成
- 7 20 反对一系列军事演习和基地强化的县民总誓师大会
- 10 15 在金武镇民间区域的道路上和居民住家大门处发现9颗流弹 (~ 25)
- 12 13 反对强化恩纳演习场委员会成立
- 1989 3 2 宜野座村议会通过抗议都市型战斗训练设施建设的决议
- 3 20 本部镇议会通过反对 P3C 发射塔建设的意见书
- 4 21 就废除“慰灵日” 休息日问题, 县遗族联合会提出保留意见
- 4 26 冲绳县放弃新石垣机场白保海上方案, 转向嘉良岳东部方案
- 10 7 在都市型战斗训练设施建设工地, 由于村民的静坐, 美军无法调入器材
- 10 13 伊江岛的哈利亚训练基地完成
- 1990 6 22 美太平洋军队司令官宣布将在3年间对在冲绳美军做出5000人的削减
- 6 23 海部首相出席冲绳战全体战亡者追悼仪式
- 6 26 复归后第100次跨越县道实弹炮击演习
- 7 11 那霸机场部署 P3C 潜艇侦察机
- 8 23 世界冲绳人大会 (~ 26)
- 11 18 大田昌秀当选冲绳县知事
- 1991 1 17 海湾战争开始
- 2 4 反战行动周 (反对海湾战争市民·居民联络会) (~ 10)
- 3 26 地方自治法再次修改 (保留“慰灵日” 休息日)
- 5 28 大田知事表明实施代行公告、参阅手续
- 9 24 县议会全会一致通过反对在菲律宾美军用机驻扎嘉手纳基地的决议
- 1992 2 12 县征用委员会下达强制使用5年的裁决
- 2 16 敦促战争疟疾国家补偿总誓师大会
- 7 29 P3C 发射塔建设的测量工程开始
- 11 3 首里城复原后, 向公众开放
- 11 26 大田知事表明支持新石垣机场官良方案

- 1993 3 23 那霸地方法院举行的“太阳旗”诉讼，知花昌一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4 23 在冲绳举行全国植树节，天皇·皇后首次访问冲绳
 9 27 阻止 P3C 发射塔建设总誓师大会
- 1994 2 24 那霸地方法院冲绳支部，嘉手纳轰鸣噪音诉讼第1审判决
 4 4 F15 伊格尔战斗机在嘉手纳弹药库地区坠落起火
 8 29 本部镇镇长选举，反对 P3C 发射塔的长滨德松当选
 9 9 宝珠山发言
 12 12 针对反战土地主人课重税的诉讼，那霸地方法院下达胜诉判决（国家一方上诉）
- 1995 3 28 信息公开诉讼，那霸市胜诉（国家一方上诉）
 5 9 村山首相，表明认定强制使用
 5 19 军转（特措）法通过
 6 23 “和平之础”纪念碑建成
 9 4 美军士兵强暴少女事件
 9 19 河野外相对大田知事提出的对地位协定重新讨论的要求予以驳回
 9 28 大田昌秀知事在县议会表明拒绝代理署名
 10 21 县民总誓师大会，85000 人参加
 11 16 美国总统克林顿中止访日计划
 12 7 村山首相相对大田知事提出诉讼（职务执行命令诉讼）
- 1996 1 11 复归后，冲绳的作家又吉荣喜首次获芥川文学奖，是冲绳人中第3位获此荣誉之人
 1 30 冲绳县提出基地返还行动计划
 3 25 代理署名诉讼，县一方败诉
 3 29 桥本首相实施代理署名
 向县征用委员会提出紧急使用楚边通讯所（“象笼”）的申请
 4 12 桥本一蒙代尔会谈，就返还普天间基地达成协议
 4 15 反对美军用地强制使用大阪（东京）集会（~16）
 4 17 日美首脑会谈，发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
 6 9 县议会选举，时隔16年，革新派重新获得优势
 8 19 政府设置冲绳恳谈会
 8 28 代理署名诉讼，最高法院下达判决（县一方败诉）
 9 8 全国首例县民投票

- 9 13 知事表明代行公告·参阅手续
- 10 20 众议院议员选举，复归后冲绳县的投票率首次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 10 31 课重税诉讼，福冈高等法院那霸支部，原告方败诉
- 1997 1 16 日美就在边野古海边建设海上直升机基地基本达成协议，遭到当地的强烈反对
- 2 21 美军用地强制使用第1回公开审理
- 4 17 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美军用地特措法修改案，法案生效
- 5 14 要求进入租用期限到期的军用地等各项行动（~15）
- 7 17 目取真俊获芥川文学奖
- 8 1 冲绳县批准海上基地抽样调查
- 8 13 提出要求制定名护市市民投票条例的署名名单
- 9 23 日美就新行动方针达成协议
- 11 4 通过FTZ（自由贸易区）全县方案（至2005年为止在冲绳全县推广）
- 11 5 政府提出海上基地基本方案
- 12 21 名护市市民投票，52.86%反对海上基地建设
- 12 24 比嘉铁也名护市长，宣布接受基地后辞职
- 1998 1 29 美军用地强制使用公开审理结束
- 2 6 大田知事表明拒绝接受海上基地
- 2 8 岸本建男当选名护市长
- 5 19 县征用委员会下达强制使用裁决
- 5 22 嘉手纳轰鸣噪音诉讼上诉审判判决（双方放弃再次上诉）
- 10 8 县议会通过敦促那霸军港迁址决议
- 10 9 美海军陆战队队员驾车撞倒女高中生后逃跑
- 11 15 稻岭惠一当选冲绳县知事
- 12 22 “反对那霸军港迁址浦添市民之会”成立
- 1999 1 14 野中广务官房长官，兼任冲绳开发厅长官
- 1 29 稻岭知事表明那霸军港迁址浦添
- 4 13 金武镇镇长表明接受“象笼”的迁入
- 5 25 通过周边事态法
- 7 8 通过推进地方分权总括法
- 7 16 冲绳县和平祈念资料馆建成

- 8 14 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成立
- 9 29 反对迁址县内县民会议成立
- 10 5 官房长官青木干雄兼任冲绳开发厅长官
- 11 22 稻岭知事，宣布普天间替代设施迁址边野古沿岸地区
- 12 27 名护市长宣布接受替代设施迁入
- 12 28 内阁通过迁址边野古决议
- 2000 3 20 森喜朗自民党干事长发表“冲绳当地报纸受共产党控制”的讲话
- 3 27 第2次嘉手纳轰鸣噪音诉讼
- 4 17 从冲绳呼唤和平4·17集会
- 6 11 县议会选举，公明党县本部宣布加入执政党
- 6 13 朝鲜半岛南北首脑会谈
- 7 21 冲绳峰会 (Summit) (~ 23)
- 8 25 冲绳21世界计划最终报告
替代设施协会首次举行会议
- 11 30 “古斯库”〔1〕(城垣遗址)相关遗产群落被认定为世界遗产
- 12 5 桥本龙太郎担任冲绳·行政改革大臣
- 12 12 国立“组舞”〔2〕剧场(国立冲绳剧场)破土动工仪式
- 2001 4 26 小泉政权起步，尾身幸次担任冲绳大臣
- 5 22 伊良部镇长提议自卫队在下地岛进行训练
- 6 29 美空军士兵强暴事件(北谷)
- 8 31 探讨冲绳新大学院大学构想委员会成立
- 9 11 美国本土“九·一一”恐怖事件
- 10 8 为了美军基地的警备，机动队来到冲绳
- 10 15 县议会通过升“太阳旗”·“冲绳观光安全宣言”
- 10 29 通过反恐怖特措法

〔1〕“古斯库”：在冲绳本岛中部中城村、北部今归仁村等地的城垣遗址。关于遗址原本为何目的而建，近年的考证中，有的认为是过去防卫用的护城，有的认为是自然村落的生活遗址。

〔2〕组舞：由音乐、舞蹈、韵文的台词构成的冲绳独特的传统音乐戏剧。也称琉球国剧。

- 11 12 浦添市长宣布接受军港设施
- 2002 3 20 填充泡瀬（冲绳市）浅滩工程动工
 3 29 通过冲绳振兴特措法
 7 29 替代设施协议会，接受以填海方式建设军民共享机场
 12 3 美军少佐强暴未遂事件
 12 16 在日美军再编协议开始
- 2003 1 13 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伊拉克派遣团出发
 1 28 替代设施建设协议会成立
 3 4 宜野湾市长比嘉因违法提供政治资金事件被逮捕
 3 27 F15 等战斗机从嘉手纳飞往伊拉克
 4 27 伊波洋一当选宜野湾市长
 5 29 美国报纸报道在冲绳美海军陆战队大幅撤退
 6 6 通过《有事关联三法》
 7 26 通过支援伊拉克特措法
 8 31 自卫队员在把玩枪走火身亡
 11 16 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访问冲绳（经停东京）
 11 19 在汉森基地实施都市型战斗训练设施建设的计划
 12 9 内阁决议通过自卫队派兵伊拉克基本计划
- 2004 4 19 阻止边野古取样调查静坐开始
 6 14 通过《有事关联七法》
 8 13 美军战斗机坠落事件
 9 9 阻止边野古取样调查的海上行动开始
 12 10 制定防卫计划大纲
- 2005 1 16 关于西南诸岛有事（军事动向）时应对方针的报道
 2 19 日美安保协议委员会（美军再编协议）
 3 13 稻岭知事，为请求美海军陆战队迁往县外而访美（～18）
 6 9 美水陆两用坦克在边野古海边暗礁处发生沉没事故
 7 19 抗议强行推行都市型战斗训练设施演习县民集会
 10 29 发表《日美同盟 面向未来的变革与再编》
 10 30 反对迁址县内县民大会
 10 31 知事宣布拒绝名护市长的沿岸方案

译后记

对民众“无名的能动性转换”的自觉

也许是命中注定。我出生的那一年，中国和日本恢复邦交，冲绳被美国“返还”给日本。

后来到日本留学后，总觉得最难以接近的就是冲绳。不得不承认，日本本土一些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对冲绳的负疚，也感染到我，让我有“观念上的紧张”。两年前，一些因缘之下，在我和友人们在北京完成帐篷戏剧后，我终于第一次踏上冲绳。行前，邀请我们去冲绳的评论家仲里效老师见我还是面有踌躇，打趣道：“中国人要去冲绳，这么紧张呀！想想以前你的老祖宗，披荆斩浪到琉球的‘册封使’们，给

自己打打气吧。对冲绳的了解，当然有个过程，不过也许什么时候冬竹就突然翻译起冲绳历史来了呢……”

两年，弹指一挥间，仲里老师调侃的余音还在，我却真的心怀忐忑地在翻译冲绳的现代史了，并且，这本书的翻译从开始到结束的这一年间（2008年底至2009年底），美国和日本都实现了“民主党”的政权交替，台湾的“政权”则实现了从民进党到国民党的交替。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两岸关系以及关系到这一系列关系的重要因素的冲绳问题，都迎来了戏剧性的变化，真是始料未及。由于日本民主党联合政权在竞选时许诺要“与美国建立对等的关系”，当然竞选成功后，怎样兑现自己的承诺，就成为日本公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而论及“与美国建立对等的关系”、“重新讨论日美间地位协定”，作为关键因素的冲绳问题，特别是美军基地问题，就绕不过去。这真是很特别的一种经验：在我对这本书做最后修订的阶段（2009年9月到11月），日本的电视和报纸几乎每天都连篇累牍地论及冲绳问题。不止于日本，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地区的媒体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在北京的父母给我打来电话时也在说，“现在大家都知道冲绳有个普天间机场了……”虽然自己翻译的是已成书的“冲绳的历史”，可是萦绕那白纸黑字的“历史”的“律动”却一刻也未停止，书上字字句句的“历史”好像都不示弱地向我这个译者眨眼——“历史”只身阔步往来于过去和现在之间，使人难以招架。作为译者，每天夹在摆在眼前的“字字句句的历史”和现实政治中被“历史”掀起的波澜之间，如履薄冰。

这里提到原书“白纸黑字的历史”，也许大家会觉得那是“刻板僵硬的历史叙述”，那就是误解了。本书由日文版的《冲绳战后史》（中野好夫、新崎盛暉合著）和《冲绳现代史》（新崎盛暉著）两本书为底本，翻译成中文。我也许先应该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之一新崎盛暉老师，他自身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人”。

新崎盛暉老师的双亲均为冲绳人，但新崎老师本人于1936年出生于东京。因为冲绳被置于美军政统治下，新崎老师第一次踏上冲绳是在二十多岁，准备大学毕业论文的时候。而真正回到自己的原乡冲绳定居，却要等到冲绳复归后的1974年。新崎老师曾回忆说，作为出生在日本本土的冲绳人，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对冲绳问题有迫切思考的意识。而1952年4月28日那一天，还是高中一年级学生的新崎，却被当头一棒喝醒。那一天，因为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生效，新崎所在的学校举行全校大会，庆祝“日本重新获得独立，回到国际社会”，校长带着全校师生“三呼万岁”。读过本书的读者应该已经知道：“日本回到国际社会”的交换筹码，是把冲绳交给美军政府统治。在全校师生震耳欲聋的“万岁”声中，少年新崎冲上大讲台，大声质问全体师生，他们是否想过冲绳人的心情。自那一天起，新崎义无反顾地走上半个多世纪的与冲绳民众并肩斗争的道路。在这本书完成的过程中，每次新崎老师来东京开会，我都会向老师确认一些翻译上的疑问，然后照例我会在地铁站里目送老师马不停蹄地赶往羽田机场回冲绳。望着老师的背影，总让我想起张承志先生所说的“清洁的精神”……新崎盛暉的身上，也许相当集中地体现了冲绳民众斗争实践的特点：一

方面作为学者，新崎是“冲绳历史”名副其实的“书写者”，同时他也永远站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的第一线，在参加日本政府交涉的听证会时，他会以“我就是你们说的‘手绢土地主人’和‘坐垫土地主人’（日本政府领导人曾讽刺‘一坪反战土地主人每人就手绢或坐垫那么一大块地方’）……”作开场白，然后据理力争地展开论述。2009年12月1日，新崎盛暉将作为“冲绳秘密条约事件”诉讼的原告之一，出庭对崎日本政府。

而另一位作者中野好夫（1903~1985），生于日本的大正时代，是日本研究英国文学，特别是莎士比亚的泰斗。中野好夫后来在一篇题为《最后的县知事》的文章中，回忆他与冲绳研究的渊源：“最后的县知事”是指“最后的冲绳县知事”——岛田睿，中野在东京帝国大学时代视为知己、情同手足的先辈。岛田在1945年1月冲绳作为日本孤注一掷的牺牲品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接任没有任何官僚愿意接受的冲绳县知事，为了尽量减少县民的伤亡，泣血奔走，与驻冲绳的日本军不懈交涉，却四面碰壁，他拒绝扔下县民单独撤退，在冲绳战结束后失去音信，尸骨下落不明。这当然只是战争中悲惨的一幕，但视为知己的兄长最后在冲绳尸骨不得，还是让中野好夫抱憾终生，并结下与冲绳的不解之缘。战后，中野好夫以自己的稿费收入在东京建立了“冲绳资料中心”，聚集了包括新崎盛暉在内的冲绳出身却苦于得不到冲绳研究资料的年轻人。冲绳复归后，资料中心被移交给日本法政大学，建立了冲绳文化研究所。

本书主要执笔作者新崎盛暉老师的文字平实无华得几乎禁欲——

不容任何一丝刻意（或随意）的感怀或抒发。我自己对于冲绳苦难忧患在文字表达上的预设想象，在看到文章的第一眼就落空了。这并非说冲绳没有苦难忧患，相反，也许可以稍有独断地说，车载斗量的苦难和“两难”，也许从来就没离开过冲绳片刻。正如孙歌老师在本书的导读文章中所述，冲绳的人们从来就没有“自欺欺人的余裕”。新崎老师的文字当然是站在浸润着血泪的苦难和“两难”上，但已经抖掉了感怀的眼泪和慨叹，只剩下不动的风骨。而对于我这个译者来说，当然没有现成的“不动的风骨”。我隐约觉得，前提是我没有机会亲历新崎老师所斗争的历史瞬间（非常讽刺，我出生的那一年，冲绳的人们刚刚被迫接受日美合谋下的“冲绳复归”），没有亲见那一代人“抖掉血泪、化为风骨”的复杂历程，但正因为如此，我必须强迫自己探求能进入那段复杂历程想象的方式。而这个过程，也许意味着我必须以自己的方式“还原”那被抖掉的“血泪”，然后再通过译文思考那“重塑风骨”的可能性。而在一开始，我几近绝望。坦率地说，就是在新崎老师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经验面前，没有凭借，无从下手。有一天晚上，我翻译到1950年代美军镇压冲绳战后第一次“五一”劳动节行动时，“群众演讲的声音几乎被淹没在美军用机的轰鸣声”，正想用什么拟态词来形容那“轰鸣声”，突然友人通过网络电话Skype给我打来电话，深夜里急促的电话铃声突然与我冥思苦想的“轰鸣声”合二为一，在我的内心爆炸开来，令我悸动不已。友人诧异于我何以只是接个电话，就如此“失措”。我无法解释，在我苦于无法还原原文语言（历史）的张力时，他的电话铃声突然让我一瞬间听到了50年前的“美军的轰隆

声”。可是细想想，“美军的轰隆声”在战后的东亚，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可为什么现在我们听不到呢？正所谓“充耳不闻”！是什么让我们听不到那“轰鸣声”，从而也很难听到冲绳人民斗争的“呼吸”？

作为 1970 年代出生的人，青少年时期正赶上中国以改革开放政策为表象的国家的转换时期，国家本身对之前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还来不及做出分析判断，普通人在价值观取向上也不免无措。国家和普通个人在对历史经验和自身内在价值体系的判断上都出现断层。某种意义上说，这断层现在依然在延续。我难以免俗，在整个国家社会对“历史”的疏离中，也陷进一片懵懂。后来到日本留学，通过日本的经验和台湾地区、韩国、冲绳等东亚其他地域历史经验相遇时，却不时感到中国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经验在这些地区的折射。当然，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不是唯一的历史经验，但至少在东亚地区的战后史中，它的影响以及各个地区根据自身情况接受影响时所表现的能动性，却是构成东亚战后史中的活生生的部分，无法忽视。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所提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失去历史意义，相反，现今的一片严峻之中，让人不得不再次重新思考它的历史意义的延续。这也是后来我试图进入新崎老师那一代冲绳人的历史经验时，所依凭的手段之一。新崎老师在中文版序言中也提到，“中国是给予我种种启示的巨大的存在”。但显然，一直被置于大国利益争夺中而能保持尊严的冲绳的人们，已经不是简单的“受众”，他们已经基于自己的传统，锤炼了历史经验，获得了自己的政治智慧。而这个锤炼

的过程，又是建立在他们对于自身传统的“内在挣扎式”的撤离批判——一种“穿透自我”的觉悟之上。这里说到“内在挣扎”，就不得不提到鲁迅思想对冲绳的影响。对自身的“内在奴性”的警觉，即是对自身内里与日美对冲绳统治基础有同谋关系的“大和情节”的意识过程，几乎是所有冲绳人必经的精神历程。比如书中提到的“反复归论”思想，它的代表人物之一冈本惠德先生，就在论文《水平轴的思想》（中文完整版在2009年12月号的《热风学术》上刊载）中，通过对冲绳战“集团自决”中冲绳共同体原理本身的剖析，发掘在通向冲绳自立的道路上，共同体原理的局限性和可能性。冈本先生所代表的冲绳知识人子几近执拗的“扪心自问”的姿态，一直在今天冲绳的斗争中生生不息。

现在大家在电视里看到了冲绳美军基地问题。在反对基地的斗争现场，这种姿态被运用得有声有色。比如在反对边野古海上基地建设的过程中，大家以象征冲绳海域传统生态文化的“海牛”为斗争的标志，挑起了“海牛诉讼”，运用美国的法律，告倒了破坏冲绳生态、生活环境的美国政府和国防部，通过“海牛”，把冲绳、日本、美国等地区的有识之士联合起来，形成了“海牛联合阵线”。这不愧是新的时代国际背景下，基于自身传统的斗争智慧的最新体现。也可以说，这是冲绳在“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之外，通过锤炼自己的历史经验获得的自己的政治智慧——“冲绳的世界感觉”。在日本本土，冲绳问题经常被笼统地表象为“特殊问题”。无论是它独特的历史经验还是现实当中冲绳民众的抵抗姿态，都被处理成“当地的特殊问题”，好像

一句“特殊”，就可以安心地画地为牢，因为听起来“当地的特殊”好像很难与“普遍价值”挂上钩。但就像“保护海牛斗争”所展现的——集冲绳的文化传统、生态环境象征于一身的带有“冲绳特殊性”的“海牛”，却通过“海牛诉讼”的形式，像一把利剑直指美国全球军事霸权的正当性——最“普遍的世界性问题”。“冲绳的世界感觉”向人们昭示：“越是特殊的，越是世界的”，只要我们能把自己“独特的历史经验坐穿”。而这向自我“逼问”的姿态，也许正是我们中国人正在或已经淡忘的。中国民众的斗争经验不可谓不丰富，所取得的历史成就举世共睹。但也许与冲绳民众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是躺在被封闭的“革命胜利”的记忆上。与没有任何掩耳盗铃余地的冲绳相比，“革命的胜利”毕竟容易被划上完美的句号封存起来，从而失去对塑造民众政治感觉和现实政治运作的激活能力。

但也许我太偏激而失于悲观了。

民众重塑自我的实践能力，从来都走在我们观念性思考的前面。不同地区的民众之间自觉或不自觉地互动正一刻不停地塑造着整个地区的政治文化进程。

汶川地震之后，我曾经到映秀等灾区进行调查。在我到达灾区之前就从中国和日本媒体报道上了解到，众多志愿者奔赴灾区以及与受灾群众之间互助的情况。最初几天的所见所闻，也基本印证了报道的情况。

我在灾区志愿者中，遇到一位从黑砖窑里逃出来的大男孩子。

他从黑砖窑死里逃生地被解救出来后听说地震，就辗转而来。那

几天，周围志愿者们的行动已经给了我很大的冲击，但当我见到他时，还是心里一惊。对于中国国内黑砖窑、矿难的内幕，我在日本只能从网上看到——夹杂在一堆花边新闻中，或者网页的正中是关于黑砖窑的报道，而网页的周边充斥着让人脸红的广告。黑砖窑血淋淋的事实要通过一堆格调低下的广告才能到达因特网利用者，真是现代媒体环境“丧尽天良”的一面——当然不是说包括我在内的依赖于因特网的利用者没有一点责任。总之，对于我来说，刚从“血淋淋的事实”中走出来的人——自己刚被“解救”的人，自发自觉地出现在“救人”的现场——由“被解救”的对象，转换为“救人”的主体，这至少应被视作是现代中国民众主体性抗争的表现之一。尽管近年对黑砖窑、矿难的报道和社会性关注有所提高，但无疑，被置于其间的人们，处于现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是什么使劳动者的一部分被置于阶级、阶层重组后的中国社会的最底层？这个看似“中国国内”的问题，应该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不是绝对地说“中国内里已经囊括了世界结构的矛盾”，但置身于以美国全球军事霸权为后盾的所谓“全球化”政治、经济秩序之中，中国有意识或本能地做出的应激性反应所带给中国本身的影响，却无法忽视。那么，被置于如此情况之下的中国民众所做出的行动，就不止是“拯救自身和同胞”，而客观上是对以美国全球化军事霸权辐射的一种抵抗，相应地，应该也是对包括冲绳人民斗争在内的全球抵抗运动的一种间接回应。因为从原理上说，民众固然被置于完全不同的状况之中，但是否能随时于“状况”中不断发掘抵抗的主观能动性，也许是最大的关键。我一直在

想，支撑那个大男孩子从“黑砖窑的受害者”转身为“救人”主体的，到底是什么？我很难用之前的“雷锋精神”（雷锋已经被排斥在社会最危险的边缘，也称不上“社会主人翁”了吧），或基于西方式人道主义思想的“志愿者精神”来作出解释。现在我还很难用自己的语言来对他“无名的转换”作出确切的解释，自己当中也许还处于一种“混沌”状态，就像现在的中国。但那“无名的转换”的身影，还是让我想起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作为方法的亚洲》的演讲中提到，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在中国目击“五四”运动时的情景：让杜威惊异的是，游行队伍中的学生们很多带了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准备。就此，在当时全世界视中国为一片“混沌”之中，杜威感到了一种“内发的中国精神”。

在地震灾区时，因为日程上已经定好，那之后的6月要去冲绳参加“冲绳战慰灵日”的研讨会，所以，每天在灾后的瓦砾之间，总忍不住想起冲绳战的死者，以及不懈地追寻死者逝去与现在自己生存之间关系的生着的冲绳的人们。虽然一个是天灾，一个是战争，但“生者”对“死者”的彻骨哀思和追问，以及由此反思自己的生之意义，恐怕还是有深深的内在联系。正像新崎老师在本书的序言中所提及的，东亚的现代史中，中国民众对于冲绳民众的真实姿态曾较为隔阂，但包括这本书出版本身在内，在中国，对“作为历史主体的冲绳民众的存在”，也开始表示关心。自觉不自觉之中，也许中国民众与冲绳民众已经各自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对互相的连带关系做出印证。

6月在冲绳本岛参加“慰灵日”会议之后，我前往距离本岛200公

里左右的宫古岛。

我完全是出于一种“恶作剧式的好奇心”。当时在钓鱼岛海域附近刚刚发生台湾渔船与日本海上保安部队舰艇相撞事件。我看了一下地图，直线距离上官古岛几乎最近，并且我在宫古岛渔业联合会的网页上查到，他们有提供钓鱼岛方向船只的服务，就想去嗅嗅“钓鱼岛方向的空气”。当时媒体的报道使事件被包在一片不明真相的紧张之中，据说钓鱼岛附近海域的警备也在加强，我突然幸灾乐祸地想：自己拿中国护照，凭借签证在日本居留（原则上我有权在日本自己声称的领土内的任何地方行动），如果在钓鱼岛附近被盘问到，不知会被如何处置……这当然仅止于我的异想天开。当渔业联合会把当地有名的船长介绍给我时，船长不听我对钓鱼岛方向的好奇心，直接问我，“你觉得多长时间能到钓鱼岛？”我回答说，地图上看宫古岛距钓鱼岛之间大概 220 公里，“那要看您船的时速是多少。”船长立即仰天大笑，“好奇怪的中国人，对海没有半点了解，完全用陆地上的思维，就想去钓鱼岛？我们现在不去钓鱼岛，要到冬天捕金枪鱼的季节才去那个方向……”我对自己的好奇心所引起的反应有思想准备，但还是忍不住想，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钓鱼岛的一片交涉之中，基本依赖于政府发表和媒体抽象报道的普通中国人对钓鱼岛的了解，可能也免不了像我一样，有点“异想天开”吧。

晚上在落宿的客栈，我向经营客栈的老妈妈也问起钓鱼岛，却未曾想让老妈妈陷入一片回想之中。“日本马上要战败的时候，妈妈带着我和姐姐拼命挤上一条往台湾的避难船只，哪想到途中遭到轰炸，我

们的船最后好不容易漂到钓鱼岛，我们就在岛上捱了半个多月，才等到救援，当时觉得永远也到不了台湾，也回不到宫古岛了……”

这样的民众经验面前，“国家主权”、“民族自决权”等范畴笼罩下的历史想象是何等的冷酷而苍白。

第二天一早，船长还是答应我随他的船“去看看冲绳最美的海域——宫古岛周边的海”。途中，船长突然建议，“你不入海的话，怎么知道冲绳和宫古岛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五分钟之内，我下了“入海”的决心。当我生平第一次潜入海底，海底的幽暗和温暖突然一下子让我充斥“观念紧张”的大脑得到整理。一个月之前在地震灾区感受到的中国民众“无名的转换能量”、一个星期之前“慰灵日”浓重哀悼气氛下的冲绳本岛、边野古海边反对海上基地的妇女们、没有直接经历地面战的宫古岛的老妈妈漂流钓鱼岛的回忆……在边野古的海边，一位脸庞晒得黝黑的女船长骄傲地告诉我，她们为了呼应反对基地斗争，组织了女子帆船队，像琉球时代她们的祖先扬帆远航到达福建一样，为了向世人展示她们反对基地的决心，自己开创航路，冲破“美军基地铁丝网所规划的东亚秩序”。“我们现在正练习，特别是为了通过钓鱼岛附近，准备了多种方案……”

历史在“被书写”和“被翻译”的同时，在民众“无名的内在转换”的推动下，从不停步。这也许就是我们曾经耳熟能详的“人民创造历史”和“历史选择人民”吧？

冲绳的问题终于一点点地进入中国和东亚的视野，以我有限的经验来看，这得益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日本、冲绳、在日朝鲜人等

几地人们的不懈互动。中国大陆学者关于冲绳的关键性论文（孙歌《从那霸到上海》，汪晖《琉球：战争记忆、社会运动与历史解释》），台湾学者陈光兴邀请冲绳的学者在2007年1月访问台湾，特别是2008年8月，在贺照田（中国社会科学院）、丸川哲史（日本明治大学）、池上善彦（日本《现代思想》杂志主编）等诸位老师的推动下，于北京举行了《作为思想和现实的亚洲》研讨会。会上，三位来自冲绳的女性若林千代（冲绳大学）、冈本由希子（《逆风》杂志主编）、上间加纳惠（佐喜真美术馆），在在日朝鲜人诗人李静和“现场性”概念思想资源的启发下，阐述了各自日常“斗争的现场”经验，极大地激发了中国和冲绳的人们之间的对话，直接给了这本书的出版以最大的契机（请参考《开放时代》2009年3月号）。

这里记下的我的些许经验，很多都发生在我翻译这本书之前，好像是我进入翻译冲绳现代史的前奏。直到现在翻译完成，这些前奏还余音缭绕，不肯散去，好像催我步入下一个思考和行动的篇章，我就借此机会，记之以律己，并与大家共勉。

最后请让我对本书的照片部分稍作说明。

翻译文稿脱稿之后，冥冥中好似有神灵指点，希望加进照片的构想越发强烈。终于忍不住盲人摸象似地疯狂搜集“有关冲绳的照片”。但作为一个“外部的译者”，在短短几个星期内，就想确定一组照片能配合新崎老师的文字来“表现”冲绳战后的60年，未免傲慢。但在我

为了照片跌跌撞撞地四处交涉时，冲绳的人们却不曾被我的“傲慢”击倒。无论是冲绳时报社、冲绳县档案馆，还是已故摄影家比嘉康雄的夫人比嘉信子女士，大家都对我说，“如果我们提供的照片能和新崎盛晖老师的文章一起来到中国读者的面前，将深感荣幸”。由此，我就放任自己的“傲慢”，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在新崎老师的文章与这些“表现冲绳”的照片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发挥对冲绳的想象。不知我的野心将是如何下场。

请让我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对这本书出版的资助。

感谢所有促成本书出版的师友。特别感谢新崎老师和冲绳大学的若林千代老师在本书交稿的最后一天还在帮我确认一些注解的细节；感谢摄影评论家仲里效老师在我为照片失魂落魄时，平静而鞭辟入里的启发；感谢本书的编辑三联书店的叶彤老师以最大的耐心，包容我这个“不守本分的译者”；最大的感谢，献给在这一年中倾听我翻译过程的苦恼，予我无限理解和关怀的父亲和母亲。

胡冬竹

2010年1月27日 凌晨于东京

内在于冲绳的东亚战后史

孙 歌

一

2008年初夏，我应邀参加了在冲绳举办的研讨会《为了创造“自我决定权”——冲绳·亚洲·宪法》。这是一个由冲绳思想界和社会运动界筹备和举办、面向冲绳市民的公开学术讨论会，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冲绳的知识分子、社会活动家对于施政权归还日本之后冲绳社会思想状况的一个回顾和总结。

在会议中，我通过影像资料了解了老一辈知识分子冈本惠德等人关于冲绳复归日本基本状况的思考，也通过诗人川满信一的报告了解

了他在复归——反复归运动中起草《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的真实动机，更听到在场的社会活动家关于冲绳社会现状的看法，并有幸接触到了很多战斗着的冲绳人。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近年来少有的会议，我从中感受到的是东亚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重负，它使我体验到了历史参与者面对历史纠结时特有的高度紧张和隐藏在话语背后的“失语状态”。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我有幸结识了本书的主要作者新崎盛暉。也是在这次会议之后，我才开始阅读本书的日文本（本书前半部分《冲绳战后史》一时难以买到，承蒙《现代思想》主编池上善彦把他珍藏的唯一一本赠送给我，在此谨表谢意）。新崎是一位谦和沉静的学者，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正与他的书写风格一致：一个可以如此冷静地清理一团乱麻般的现实状况并把它整理成“历史”的人，必定具有深刻的洞察目光。

正如新崎在为本书中译本写作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今天的冲绳是日本的一个县，但是它不同于日本其他的县（或者应该再补充一句，它也不同于有别于其他县的北海道），它有着以琉球王国命名的悠久历史，曾与明朝和清朝保持着以礼仪为表象的朝贡关系；在被江户时期的萨摩武力控制之后，它的独立性渐渐被剥夺，在明治初期的1879年，琉球成为日本的一个“县”，它在朝贡体系中曾经拥有过的自主性不复存在，它的历史也被日语所遮蔽，今天的多数冲绳年轻人甚至不再会说自己的语言，也不再熟悉琉球的文化艺术。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冲绳重新以琉球之名脱离了日本，但是却没有获得自由，

因为它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之下。在世界强权政治的网络之中，冲绳这个被践踏的区域社会却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它是美国称霸全球的军事基地，它也是日本转嫁危机的一个载体。然而，这个“重要性”给冲绳民众带来的，不仅是无尽的灾难，而且是选择认同的艰难。发生在1950年代初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复归日本还是独立于日本”的两难，就是冲绳人历史命运的写照。1972年冲绳的施政权“复归”到了日本，但是这丝毫没有解决冲绳的问题。日本政府给了冲绳某些经济援助，但这不过是转嫁本土各种危机（首先是本土的美军基地）的铺路石而已。冲绳人要获得各种基本权利，依然必须依靠自己的抗争。

会议之后，著名的评论家仲里效和他的夫人挤出时间陪我参观了一些古琉球文化遗迹。我至今无法忘记在琉球王国的旧址上仰望头顶美军战斗机飞过的情景。琉球的辉煌曾经属于这片被占领的土地，这里的人们为了夺回自由竭尽全力地拼搏着、坚持着，今天，作为“日本人”，他们如何感受自己与历史的关系？

离开冲绳之前，我在一家咖啡店与一位社会活动家约见。她匆匆赶来，一杯咖啡功夫，又匆匆离去，这短暂的会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她告诉我，冲绳的社会活动家们正在为持续对抗美军基地的运动不断注入能量，这是个耗尽心力的事情，因为任何群众运动在兴起的时候尽管需要发动和组织，但是比起其后的坚持而言，它消耗的心力还是有限的；而对抗美军基地在冲绳的扩展，特别是把美军基地从冲绳赶出去，却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斗争，社会活动

家必须时刻向运动群体中注入能量，以保持斗争的持续，防止它中途变质。

那位活动家对我说，美国最终可能会撤走在冲绳的基地，但是这未必意味着冲绳人的胜利和美国政府的失败，因为撤出冲绳的美军基地可以立刻重新安置在太平洋中的其他岛屿，并非所有的岛屿都有如同冲绳这样的反对美军基地的能量；美国早已预备了几套可以选择的基地设置方案，冲绳的抵抗即使可以赶走在冲美军，却未必可以把美军真的赶回他们的国土。

我为这位活动家的分析所折服。在她的视野里，冲绳人的斗争目标并不是把美国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而是真正消灭战争的潜在威胁，取消美国在他国土之外的军事基地。这是怎样的政治责任感！

同样，当川满信一解释他所起草的《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的时候，我受到的触动也是难以言说的。这份草案并非是一个对现行日本国宪法的替代方案，因为它并不是一份“国家的宪法”，而是一份“社会的宪法”。这份宪法草案曾与另外一份由法学家起草的《琉球共和国宪法草案》一起，最初发表于1981年的《新琉球文学》上，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川满在他的草案第一章《基本理念》里是这样写的：

第一条 我们琉球共和社会人民，立足于历史的反省与悲愿，扬弃人类有史以来权力集中的功能所造成的一切罪孽的根基，在此明确宣布坚决废除国家。

这部宪法仅仅保障共和社会人民的如下行为：凭借对于万物的慈

悲原理，不断地创造互助互惠的制度。

超越和偏离了慈悲原理的人民，以及协调机构及其当权者，他们的任何权利都不会得到保障。

第二条 这个宪法是为了废弃所有法律而设的唯一的法。因此它废除军队、警察、固定的国家管理机构、官僚体制、司法机关等等集中权力的组织体制，不设置此类组织。共和社会人民须在每人心中摧毁权力的萌芽，竭尽全力将其去除干净。

……

要指出这部“宪法”的乌托邦性格是很容易的，在1980年代它似乎也得到了这一类评价。然而，在时隔二十多年之后，尽管这一类批评还在，但冲绳的知识分子再次重温这部“宪法”（另外一部“宪法”由于作者去世，没有直接被讨论；但是在会议文件中也同时印发），却是出于清醒的现实认识。如果说它具有乌托邦的性格，那么，这种乌托邦并非远离现实社会，它恰恰以一些散在的“要素”的方式存在于现实政治关系之中，具有瓦解现实既成秩序的功能，因而，它或许代表着冲绳的明天。

川满信一在研讨会上说，在日本国会并不让冲绳议员发挥作用的状态下，他希望这部宪法可以唤起日本民众对现行日本国宪法合法性的质疑，唤起日本人自主设计自己社会形态的主体意识；他说，假如日本每一个都督府县都有一部自己的“宪法草案”，那么，日本国的宪法就不得被真正重新制定，在此前提下，日本本土进步知识分子今天这种保卫宪法第九条的斗争也就显得过于苍白无力、舍本逐末了。

仲里效则说，这部宪法草案是对于冲绳本土发生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复归日本”运动的彻底批判，它同时提示了一种对于权力的另类想象，这就是基于对冲绳“近代”深入反思的“反复归·冲绳自立论”。局外人或许仅仅把它直观地理解为“冲绳要求独立自主”，但如果这样理解，那就实在是大错特错了。仲里效和其他反复归运动的倡导者绝对不是直观意义上的“独派”，相反，他们反对对现实不负责任的“冲绳独立论”。在严酷的斗争中，这些思想家时刻关心着斗争的有效性和理念性，为此，他们锤炼着作为斗争灵魂的原理。按照仲里效的解释，“反复归·冲绳自立论”试图对峙的，不是简单的“复归日本”，而是这样一种复归潮流中表现出来的对于殖民地主义的内在化认同以及这种认同的文化形态。同时，也如同本书作者新崎所说，反复归思想并非是复归思想的反命题，它包含着更多的创造性想象。仲里强调，真正的问题在于，“生长于冲绳的我们，是否能够获得通向世界也回到自身的话语？”这两部宪法对于政治权力的另类想象，应该理解为对冲绳话语和冲绳的世界意象的创造。

在这次会议之后，我一直想动笔写下我所受到的冲击，把它传达给中国的读者；但却一直苦于无法找到准确的语言。冲绳的经验并不是用苦难和反抗就可以概括的，它凝缩了半个多世纪东亚的战后史，几乎聚集了这段历史里所有的残酷和两难；而冲绳人的反抗，不仅决定着冲绳的命运，也影响着东亚的命运。冲绳的活动家们在艰苦的“持久战”中付出了几代人的生命岁月，冲绳的思想家们在紧迫的实践课题中为这一持久战打造着不断变动着的思想轮廓；在当今世界

的知识格局中，冲绳人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要想表述自己的历史，必须从锻造自己的话语开始，因为，这个被强权支配的世界并没有为冲绳这样的区域预留属于它的表述空间。

中文世界里已经有了大江健三郎的《冲绳札记》，这是一部具有相当代表性的著作，它表达了本土有良知的日本人对于冲绳的复杂情感。这部著作中涉及到的关于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军队强迫冲绳民众“集团自决”的事实曾经在日本引起了一场诉讼，大江通过这场诉讼又一次向日本社会传达了他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同时，这场诉讼也暗示了冲绳的战争记忆并不仅仅是“记忆”，它还以现在进行时的状态活在人们中间；随着时间的流逝，冲绳的现代历史正在以更广泛的方式被记忆，例如今年由岩波书店推出的《残伤之音》——这部由旅日韩国诗人、学者李静和主编的文集，汇集了冲绳、韩国、日本本土艺术家的创作和对这些创作的阐释，其视点被明确地置于战争时期的冲绳和朝鲜半岛。而且，这部配以DVD的著作最大的特点是它瓦解了语言而尽可能地代之以话语之外的“音响”。应该说，李静和的工作中暗含了一个与仲里效提出的“冲绳话语”问题相吻合的主题，这就是面对冲绳和韩国（就中尤其是济州岛）的历史，我们必须处于“失语状态”，才能听到它的声音，才能缔造属于它的话语。

二

在上述经验的脉络之下，我阅读本书时所获得的感受或许才便于

传达。这部由两本书合成的《冲绳现代史》，是严格按照同一条线索写作的，这就是从日本战败之后直到今天发生在冲绳政坛与社会中的抗争。冲绳在战后从被美国“托管”到施政权回归日本，再到复归后与日本政府和美国的尖锐冲突，这被分为两个阶段加以记述的历史同样贯穿着冲绳民众的一个一以贯之的奋斗目标，那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而非依靠任何外在的恩惠为自己争取最大限度的自决权；同时，这一奋斗一直是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利用各种制度空间和时代变化的空隙来推进的，每一个斗争环节都构成这个历史的一部分，但是每一个环节的内涵都未必与其他环节直接勾连，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有以相互矛盾的方式才能相互连接。这个特性，正来源于冲绳在国际政治格局中所处的特殊位置。

从冲绳在战后以“琉球”之名脱离了日本而被美国“托管”，直到1972年施政权返还日本，这期间它是美国的一个州还是东亚的一个孤儿，一直是一个暧昧不明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美国和日本政府而言并不重要，因为它们关心的是如何在战后国际格局中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琉球仅仅是转嫁危机和进行交易的筹码而已；但是对于需要在现代世界中确定自己位置的冲绳人而言，这个关乎身份的问题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不仅仅意味着归属与认同，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对于现实政治权利的确认与斗争目标的设立。作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唯一发生了本土战役的区域，冲绳在战争后期就被日本政府用来“丢卒保车”了。当美军在冲绳登陆之后，这个登陆行动在它发生的时刻就体现了美国建立世界霸权的计划性：美军登陆的行动和在

冲绳本岛划分禁止民众进入的大片军事区的行动是同时发生的。当日本本土的进步势力还在把美国军队视为解救民众于天皇制水火之中的“解放军”之时，冲绳的民众却已经饱尝了这“解放”的艰辛；而当本土的人们还对美国输入的“民主化”充满幻想的时候，冲绳的民众却已经在现实的抗争中深刻地体味到了这民主制度的虚假内涵。如果说，历史曾经给了本土日本人以虚幻的“选择余地”的话，那么，可以说这种哪怕是片刻的虚幻可能性都不曾光顾过冲绳。当本土日本人尚且有梦可做的时候，冲绳人却面临着鲁迅所说的“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局面。

本书上部简洁地勾勒了这段历史。发生在冲绳的合法斗争，正是在这种无路可走的状态下，依靠冲绳人自己的力量推进的。他们巧妙地利用日本与美国的关系、利用美国占领的事实和美国军政府（1950年开始，这个直到1972年为止都拥有琉球实际统治权的美国军事机构改名为“民政府”）出台的各种政策条文，一步步推进和确立冲绳社会的自由度和自决权。本书上部花了大量篇幅勾勒了冲绳政坛本身的纷争对立：革新势力与保守势力、革新势力内部的对立，以及这些对立导致的冲绳社会的变化；在几乎难以喘气的紧迫节奏中，新崎盛晖描述了一个复杂变迁的动态政治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日本政府与冲绳政坛内各种势力所构成的紧张力学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刻具有不同的结构关系，很难使用同一的尺度加以衡量；例如在这一时刻需要捍卫的政策条文的法律效应，在另一时刻却需要彻底摧毁；在这一时刻需要坚持的对日对美的某种立场，在另一时刻却需要加以

否定。

政坛斗争如果没有民众意志的参与，不免会流于党争；而冲绳的政治斗争却始终贯彻了民众的意志。本书中不止一次地介绍了“举岛上下”的大规模抗争形态，而且特别强调这种全岛奋起的政治斗争传统直接影响政治局势的能量，它不仅能够有效地制止例如美军对于那霸市政的操纵，也能够迫使美国驻冲政策进行让步和调整。冲绳人这种在极限状态下形成的战斗传统，在日本政府出卖冲绳利益、美国把冲绳作为控制亚洲的主要落脚点的险恶局势下，几乎是维护自己基本权益唯一可靠的方式。

本书中的“冲绳民众”并不是单数。换言之，民众并不总是进行同样的选择或者进行统一的行动。事实上，当本书叙述战后岁月中发生在冲绳政坛的政党分歧和不断形成的各种社会组织的时候，它正是在叙述冲绳民众的“多元”性格。在当今世界的民主制度日益流于形式化、政党政治日益脱离它的社会基础、民众要求与议会辩论日益脱节的时候，冲绳的民众政治抗争依然保持了它的活力，民众的多元化政治欲求依然可以影响到政坛的斗争形态，这是一个需要极大的能量才能够得以维持的艰难局面。而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冲绳在当代东亚格局中的重要位置和它战后命运的两难处境。

最具代表性的，应该是本书涉及到的“复归—反复归”运动了。这个运动尽管内部充满了歧异和对立，但从整体上看，却相当清晰地体现了冲绳战后历史中最大的两难。本书第9章所写的问题，并不在于冲绳的最终归属，而是围绕着这个归属问题在冲绳与日本本土之

间、在冲绳内部所引发的一系列派生的问题。例如冲绳施政权返还给日本政府，与日美安保体制之间是什么关系？日本自卫队是否可以开进冲绳？美军基地在冲绳返还时是否可以保留核武器使用权？冲绳的美军基地在返还之后与本土的基地之间是否应该建立一个“平等”的标准？冲绳的复归与反复归运动在时间形态上似乎是前后相续的，其实它们是同时进展的。因为在倡导冲绳复归的活动家中，很多人仅仅是把复归日本视为突破冲绳被占领局面的一个出路，为此，复归“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就成为一个有感召力的口号，而这个口号的实质，与其说是回归日本，不如说是回归“和平宪法”；但是，复归“和平日本”的理想并不能解决冲绳被日本政府离弃和歧视对待的现实，也不能解决日本政府在战后并没有真正独立于美国，因而复归日本并不能有效地对抗美军占领的问题。因此，从复归日本运动兴起的时候开始，反复归的理念和情感就同时生长了。但是，反复归是否可以通向冲绳的独立？当反复归与冲绳独立论结合的时候，它的具体困境是什么？这些困扰着冲绳人的问题最终使得“复归—反复归”变成了一个思想和现实斗争的框架或者媒介，而不是实践的目标。借助于这个框架，最为清晰地浮现出来的就是冲绳人在孤独的战斗中为自己设定的一个个具体的目标，而这些目标不仅关系到冲绳人的生存问题，也同时关系到东亚地区的国际局势。

冲绳的归属问题纳入日美两国谈判日程的时候，正是越南战争进入白热化，冲绳成为侵略越南的前线基地、日本政府更深入地介入越南战争的时期。冲绳施政权回归日本，与美国把东亚反共政策的具体实

施转嫁给日本的政策互为表里。与冲绳人回归“和平宪法”的愿望相反，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这一时期表现了它最强烈的战争愿望。据《朝日新闻》2008年12月22日报道，当中国在1964年核试验成功之后，1965年1月访问美国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曾经明确表示，如果日中之间爆发了战争，希望美国立刻使用核武器进行报复。正是同一个佐藤首相，在1969年11月访美并签署“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使得冲绳复归日本成为了现实，而这个现实的直接后果，正是本书下部中所提示的，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进一步集中到了冲绳，冲绳的复归日本没有使它通向和平，而是相反，把它进一步推向战争。

复归还是反复归，这个问题远比认同问题复杂。在越南战争爆发的1960年代中期，冲绳的民众意识到了复归与美国的远东反共政策之间的潜在联系，运动口号从“向和平宪法复归”转向了“反战复归”，这是一个与日、美政府的冲绳施政权移交目标在方向上相反的斗争，尽管它也使用了“复归”这个口号。本书指出，这个运动虽然最终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它却使得民众认识到了对于美军基地的默认就是对越南民众构成事实上的加害，这一认识使得冲绳的归属问题和认同问题构成了东亚国际关系的一个环节。

冲绳复归日本之后，日美军事同盟以此为契机得到强化，自卫队进入了冲绳，日美的军事力量被重新整编，所谓周边事态法案等补充条款进一步强化了日本民众一直试图摧毁的安保条约，为以后的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准备了军事条件，也为美国和躲在其保护伞下的日本在东亚确立军事霸权不断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复归为冲绳民众

带来的，是虚假的繁荣和实质上的被掠夺。一位冲绳知识分子告诉我，如今充斥着冲绳的观光、贸易、生产机构，基本上都是来自日本本土的大公司，它们在冲绳的盈利并非造福于冲绳人，这些收益被转移出去，它的最大受益者仍然在冲绳之外，而冲绳在战后的畸形发展，使得它丧失了自己的渔业和其他可以维持社会再生产的经济形态，只能依靠“基地经济”维持社会的发展。因此，如果美军基地真的被赶出冲绳，日本政府也将撤销基地补偿金（这个数额约占冲绳县收入的一半），那么，并不具备合理的产业和商业结构的冲绳社会，将要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72年之后更加成熟的“反复归运动”和反对美军基地的运动，以及与此相应的反对天皇制和拒绝日本国旗的运动，是一个艰难的奋斗过程。这意味着，它必须为自己找到一个更合理的社会形态，并且在现实斗争中不断打造它的基础。在不具备可以与美国和日本相抗衡的“国家机器”的情况下，冲绳人激发了民主社会最大的潜能，依靠自己的危机感和决断，利用合法斗争的制度空间，不断牵制美国的军事扩张和日本的同谋，也不断培育自己的政治理念。本书中几次提到的“一坪反战土地主人运动”，就是这样一个具有理念性的具体斗争。由于它动员了多数人以“一坪”为单位分购美军基地内部分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美军基地内部造成了障碍，这使得它具有了一定的现实对抗功能；同时，由于这个运动强烈的象征性，使得它同时具有了某种社会启蒙的功能。它与其他相应的运动，例如“一英尺胶卷运动”（即筹款以“一英尺”为单位联合购买美军占领

冲绳时拍摄的胶卷以保留历史教育下一代)等结合,在冲绳社会形成了使每一个体都可能参与的政治过程。只有理解了这样的社会氛围,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川满信一起草的《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的乌托邦所具有的现实性格,也才能理解由冲绳和平市民联络会发表的《冲绳民众和平宣言》中的下面这段宣言:

所谓“经济繁荣”,只不过是追求一部分大国和其中的特权阶级的利益,所谓“和平”,只不过是维持足以保证这种利益的经济体制和国际秩序而已。

我们所企望的“和平”,是地球上的人们珍惜自然环境,尽可能平等地共享有限的资源和财富,绝不使用暴力(军事力量),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制度之间相互尊重,从而实现共生。

在人们可以用自己的斗争去影响现实,并且在分歧和争执中日益培养出相应的社会共识的时刻,这样的宣言就绝不是观念性的纸上谈兵,它规定了具体的抗争目标,也规定了具体的理念环境,因此,它具有真实的政治能量。

三

冲绳民众和冲绳思想家旷日持久的抗争,并没有成为东亚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尽管这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抗争每一次的起伏跌宕都牵动着东亚和亚洲的国际局势,尽管“举岛上下”的对抗行动是冲绳人为世界和平直接牵制着美军的手脚,并为此耗费着巨大能量,但

是，冲绳人却是在孤独中战斗的。他们的孤独不仅起源于一次次被日本政府出卖，而且也起源于难以找到冲绳以外区域的深度理解者和同盟军。

本书中多次提到了日本本土的进步力量与冲绳社会之间的隔阂，提到了部分冲绳人激愤于本土日本社会的淡漠态度转而“支持基地”或者“支持挟核返还”的曲折纠结情绪；与此相对，其实本土进步人士在面对冲绳的时候也常常因为感觉到问题的复杂而无所适从。本土日本人中的良知者对于冲绳近代以后的遭遇有着深刻的罪孽感，面对冲绳和冲绳人的时候，他们常用“冲绳应该独立”或者“冲绳不是日本”来表达自己的心情，其实他们的感情大多比这种表述更为复杂。据我观察，本土进步知识分子的高调批判态度在冲绳并没有找到立脚的基础，而本土的良知者在面对冲绳时的那份真诚的歉意也并非冲绳社会真正的期待和需求。这个深刻的错位不仅折磨着冲绳的人们，也同样折磨着本土有良知的日本人。

我曾经查阅过从1951年日美安保条约缔结到1960年安保条约改定时期、再到1970年代冲绳施政权回到日本这一时期的部分资料，可以说冲绳的归属问题与安保条约的关系、冲绳回归日本和安保斗争中本土进步势力的认识盲点等等，构成了一个相互勾连很难化约的庞大问题群。冒着挂一漏万的危险，我想仅仅初步地指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冲绳被美国占领的二十余年，正是安保条约在日本不断渗透、日本政府从“不战国家”转向“向战国家”的时期，安保条约这个以维护远东和平为借口的军事条约把美国在东亚的军事部署合法化，并使其不

断“日本化”（日本政府在冲绳回归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接管”了原来由美国负担的军费、基地补偿费和土地管理权，成为美国在冲扩建军事基地的得力帮凶；同时，日美通过条款的修订使日本自卫队更直接地参与到了美国军事行动中），而冲绳的基地何去何从，正是安保条约中最核心的问题；对此，日本本土的思想界并非缺少意识，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于，冲绳问题的性格并不能完全被国家视角所回收，而日本的进步知识分子却无法建构足以对应冲绳现代史困境的有效视角。这也是本书批评本土安保运动致命弱点的原因。在本书作者看来，本土反对安保条约的群众运动与冲绳民众的斗争是相互脱节的，这种脱节导致了日后冲绳民众反基地斗争孤立无援的困境。

冲绳在当今世界是一个饱受凌辱但却不被真正尊重的地方。人们今天仍然很难理解的一个问题是，冲绳人并不需要同情，他们需要的是对“冲绳逻辑”的理解和尊重，需要的是立足于这样的理解和尊重的思想与行动支援。而建立这种理解和尊重，需要人们在认识论层面上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近代以来的国家观念造成的主流意识形态使得所有与认同相关的历史问题都被归入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决权的范畴，这样的思维定式固然处理了世界体系中那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却无法触及重大问题所遮蔽的更为深层的社会问题。当今世界上的多数政治问题都被从“归属”的视角来定位和争执，但是归属问题的讨论可以处理的对象以及解释问题的有效性却需要具体甄别：这个视角并不是万能的，在很多情况下，它不过是一个媒介，却并非问题的核心。在那些主权问题没有受到威胁或者也不存在选择余地的地方，有关归属

的问题很难被相对化，也很难被问题化，它往往被顺理成章地视为可以提纲挈领的先为前提；但是在冲绳这样的社会里，归属这个关乎主权也关乎认同的重要问题却必须是相对的。冲绳的思想家对于无条件的复归日本和绝对化的冲绳独立同样保持了警惕，这恰恰是朝贡时期的古老琉球和饱受创伤的现代冲绳给他们提供的宝贵思想遗产。冲绳人为了什么而战斗？他们反抗的方向是什么？他们给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样的贡献？

本书作者分析现实运动中“反复归论”（因为篇幅，无法在此展开“反复归论”在冲绳的多义性问题；这里新崎所说的作为现实运动的“反复归论”与本文开头提到的仲里效作为理念的“反复归·冲绳自立论”并非同一对象）的弱点时，尖锐地指出：“反复归论主张通过彻底斩断冲绳人自身构成日本国家统治冲绳内在基础的‘大和情结’，从而与日本国家在根本上相抗衡；但反复归论不得不止于反复归论，是因为它并不拥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社会构想。”统观本书，可以注意到一个重要的特征，作者虽然把复归与反复归作为一条阐述冲绳现代史的基本线索，却并没有把它设定为讨论的到达点。显而易见，真正的焦点是“独特的社会构想”，并不是归属问题。

本书或许并不是写给外国人看的。在无暇喘息的反对美日军事霸权第一线上战斗了半个多世纪的冲绳人，还没有获得足够的时间来斟酌他们“通向世界的话语”；但是，当饱尝歧视之苦、付出惨重代价的冲绳人拒绝把他们仅仅视为受害者、同时也拒绝把他们的“边缘”位置翻转为中心的时候，他们却已经在为我们生产着人类未来的理念。

对于外界的想象力而言，或许脱离美国和日本、回归历史上的琉球、重新获得独立自主，这就是冲绳人斗争的最终到达点，而对于冲绳人来说，他们的战斗目标却远远高于这一想象，他们的具体奋斗又远比这一目标预设的内容丰富而曲折。这一切都使得冲绳人的奋斗不再仅是解决自身困境的手段，它本身就构成了原理。

如果说，《琉球共和社会宪法草案》所提供的理念对我们这些外国人而言仅仅意味着遥远的将来，那么，它在冲绳这块燃烧的土地上却是脚踏实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冲绳人走在我们的前面。理解本书所记录的那些抗争的含义，需要颠倒我们的世界感觉，需要反思我们的政治意识，需要重新思考关于认同的那些基本问题。发生在冲绳人和本土日本人之间的隔阂，并不仅仅是他人之事，这隔阂也同样存在于我们的政治想象与世界想象之中。在我们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并非不存在冲绳人所面对的问题，只不过它们没有以赤裸裸的形态呈现，没有形成基本的社会结构关系罢了。或许冲绳人已经在自己的实践中摸索出的政治表达方式，只有通过必要的转换才会与我们真实的问题意识发生连接，我们无法直接套用这些宝贵的思想经验；但是，即使不在这一意义上学习冲绳，至少，我们也需要扪心自问：冲绳人在反战和平意义上的国际主义视野，冲绳人反对霸权的平等共生理念，冲绳思想家在认同问题上表现出的清醒判断力，不正是中国社会也需要的基本共识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冲绳现代史 / (日) 新崎盛晖著; 胡冬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2
(“世界”丛书)
ISBN 978-7-108-03402-1

I. ①冲… II. ①新…②胡… III. ①冲绳—现代史
IV. ①K31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9559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装帧设计 张 红 朱丽娜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9-2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4.875
字 数 301 千字
印 数 0,001 - 6,000 册
定 价 42.00 元

即使在占领已经开始3年的时候，美军政府在说明对日本本土占领政策与对冲绳占领政策的不同之处的文件中还强调，“只要是军政府统治琉球列岛，就不可能确立恒久的民主政府和完全的民主。只是在统治琉球列岛时，军政府会在可能的范围内施行‘民主主义原则’”。

关于当时占领美军的实际状态，访问冲绳的《时代周刊》记者富兰克林·齐布尼在该杂志1949年11月28日那一期上，作了如下报道：

这里的冲绳，被称作陆战军人们最后的宿营地，司令官中有人颇怠慢，工作没有效率。这里的军纪比世界任何其他地方的驻扎美军都要糟。驻扎冲绳的15000人的美军部队，统治着在绝望的贫困中度日的60万居民。……冲绳成了收容美国陆军中无能和落伍之辈的垃圾站。截止于刚刚过去的9月，过去6个月之间，美军士兵犯下了杀人29起、强奸18起、盗窃16起、伤害33起的令人震惊的罪行。

自中国革命的成功成为不可动摇的事实时开始，冲绳美军基地的建设进入正式阶段。

日本整体的美军基地的约75%，都集中在占国土面积0.6%的冲绳。

ISBN 978-7-108-03402-1



9 787108 034021 >

定价：42.00元